大晶島 (現代都市奇俠故事) 龍乘風新著 筆,保証令你滿意!

87.00

編者話 龍乘風不但對撰寫新派武俠小說有所擅長,對現代社會技擊打鬥故事寫作也有獨特風格,旣充滿靑春氣息,也充滿爆炸性氣氣。今期選刊的一部劃時代鬥智鬥力的超級巨著一一上水晶島 7 有很精采的題材,而且動作場面特别多,內容講述一個年青鉅富子弟突然神秘失踪,一位奇俠奉命明查暗訪眞相,與惡勢力展開連場劇鬥,於是連串令人不可相信的怪事接踵而來,到頭來……?欲知整個故事眞相,敬請購閱本刊。

長篇連載 L 鐵胆傲骨 ] 今期開始刊出,故事序幕展開使你立即摒息靜氣,由一個怪異老人連續殺戮了十三名武林人物揭發了一件神秘可怕的江湖大劫殺開始,直到第十四名武林人物出現時,那怪異老人就……故事內容曲折詭秘,請參閱內文113頁。

と一篇疾情能異故事,叙述一座雪人之內,居然 隱藏着一具屍體,陰森可怖,但却引來了一羣正邪 人物,明爭暗逐,所爲何事?下期該故事有交代。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水 晶 島 (現代都市奇俠故事) 一個年青鉅富突然神秘失踪,奇俠奉命 明查暗訪,接着揭發了連串怪事,耐人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荒島奇遇(攝影記者奇遇記) 制服强徒 救錯私梟······李
斯 42

除 殷 郊(封神榜故事之十三) ◀三 ▶ · · · · · 關 趙 于 49 毀滅天鵝島(美蘇秘密武器爭霸戰) · · · · · · 麥 海 雲 53

天 劍(俠義傳奇故事)

不擇手段 兒子喪生 …………………… 黃 鷹 6. 劍 影 迷 踪 (俠情中篇故事)

何柔柔受創 急熱祁七婆·······陳 瑜 7 九 龍 刀 (歷史宮韓故事) 逃避敵退擊 急如喪家犬························ 歐陽雲飛 7

要甲·秋水寒(俠情中篇故事)夜訪千毒谷 身中散功毒…………東方玉 93

金 釵 令 (俠義傳奇故事)

三言兩語探前途………………………… 計 龍 生 1

世 田 伊 曾 ( 新派武体長篇 ) ▲

岐見生出恨 嗜殺便成仇…………藍 田 玉 113

魔鳳遊龍(新派武俠長篇)

對姑娘可恨 見谷主可怕………金 童 12

武侠世界

第27年第36期

(總號137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督 印 人:羅 威主 編:羅 斌執行編輯:鄭 重

(C)

出版者:武 俠 世 界 出 版 社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號香港工業大厦十八牌 D 麻香港

世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一次一次一元

日八一六一六四六 承印表:環 球 印 剧 F

BOXING MAGAZINE
444 DES VOEUX RD. W
18TH FL. FLAT 'D'
HONG KONG

###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120.00 一年港幣 \$ 239.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146.00

一年港幣 \$ 291.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206.00

一年港幣\$411.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儒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儒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擊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 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糸機構廣告部 香港德輔道西四四四号 香港工業大厦十七樓 電話: H八一六〇二六一

· 每册港幣四元 · H. K. \$4.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 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 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 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著



環球出版社出版

不想出門,但他的額上却已隱隱冒出了細間,雖然外面的天氣冷得連鬈毛狗芝芝都 小的汗珠。 ,雖然外面的天氣冷得連鬈毛狗芝芝都 呂力穿插在一羣婀娜多姿的女孩子中

最忙碌的日子往往就是他生日的時候 女孩子比去年更多,也更漂亮 呂力,二十九歲,一年三百六十多天 今天,又是他的生辰,圍繞在他身邊

以至打架都是一樣。 得很熱鬧,甚至是瘋狂。 呂力不喜歡平淡的一切,由喝茶喝酒

生日舞會,有些很平淡,但也有些攪

要就不動手,一旦動手就得出手如雷似電 絕不留情。 茶要喝最濃的,酒要喝最烈的,打架

開舞會也是一樣。

賽的女孩子聚集着。 個可以參加選美,而且大有機會進入總决 今天,在呂家的別墅裏,最少有三十

個女孩子聯袂到達呂家別墅,參加這個生 但也有一部份是單身而來,或者是兩三 這些女孩子,有些是由男朋友帶來的

一晚的舞會,是一件很有體面的事。 對許多女孩子來說,能夠有機會參加

派頭十足,而且未婚。 呂力不但年青,英俊,能幹,富有

子心目中的夢中情人,白馬王子。 可是,這些正在瘋狂玩鬧着的少女, 一個這樣的王老五,自然是許多女孩

呂家別墅亂成一片,就像是有兩支軍隊

曾經在這裏打過仗似的。

呂力沒有醉倒,但却也有了七八分醉

保時捷跑車離開了別墅。 但呂力却悶聲不响,駕駛着鮮紅色的

分不情願地離去。

她們都很喜歡呂力,現在却有點担心

怎樣也想不到明天的呂力,實在是怎樣了

生日舞會差不多在黎明的時候才結束

她們都要留下來侍候呂力 有三個漂亮的女孩子本來還不捨得走

連主人都走了,這三個女孩子才萬一

一個喝了差不多兩大瓶白蘭地的人,

他

還駕駛着跑車出外,的確是難免令人感到

心的 其中有個女孩子猜測: 呂力去了什麼地方?

間酒店租房子休息去了。」 另一個女孩子立刻反駁:「笑話,他 「他一定是找

沙灘上躺臥着,他眞是一個浪漫得可愛的 倦的時候,總是很喜歡在一些泳客稀少的 不着掏腰包租用。」 酒店的董事長,無論想要什麼房子,都用 怎會去租房子?別忘記他是兩間五星級大 ,他現在一定是跑到沙灘去了,他每逢睏 第三個女孩子却說道:「我最瞭解他

上挨凍……」 哥再優,也不會在這種天氣之下跑到沙灘 麼天氣了,每一個沙灘都冷冷清清,力哥 第一個女孩子冷笑不已:「現在是什

根受罪,倒不如跑到海灘聽聽呼嘯着的北 帶不是一件賞心樂事。 有時候,聽聽她們各自大發議論,倒也未 但聽得太多,效果就會變了,變成耳

女孩子多了,總是難免吱吱喳喳的

風聲好了。

第三個女孩子說最瞭解呂力,那是不

是最瞭解呂力的一個 最少,在那三個女孩子之中 ,她的確

生員,只有呂力一個人。 沙灘很清冷,沒有任何泳客,沒有救 呂力果然駕駛着跑車來到了沙灘

不會太多,在這個時候杳無人跡,那是很 這沙灘很偏僻,就算在夏季,泳客也

沙灘剛好就是坐北向南之故 海浪不大,那是因爲吹正北風,而這 天亮了,但天色還是灰濛濛的

所以,風雖很大,浪不大

花令人看得爲之目眩。 色的快艇,快艇速度很高,艇首撞起的浪 七點三十分,海面上出現了一艘金黃

快艇很快就在這些岩石旁邊停了下來。 沙灘左邊,有一堆又高又大的岩石

但却美得令人窒息的黑衣女郎。 快艇上只有一個人,一個臉色蒼白 呂力跑到一塊大石上,兩眼直視着她

現代都市奇俠故事/龍乘風

「珊,妳來了

黑衣女郎緩緩地點了點頭,並沒有躱

開他的目光。 她也凝視着呂力,過了好一會才說

「你現在退出,仍然來得及。」 ,就不會來。」 呂力立刻用力搖頭:「不,我若要退

若不怕後悔,我們馬上就出發。」 呂力說了一個「好」字,立刻就跳上 黑衣女郎咬了咬嘴唇,終於說:

了快艇。 快艇瞬即開走,它來的時候很快

的時候更是像一支金色的箭。

轉角處消失了了踪影。 半分鐘後,浪花仍在,快艇已在沙灘

呂力失踪,是一件不大也不算小的新

幾乎每天都有人失踪,但呂力的失踪,却 頗引起一般人士的注意。 在一個超過六百萬人口的大都市 裏

人估計,他的家産超過十億。 最大的原因,是因爲他太富有了 ,有

是他一個人就有十億元資產,那就太驚人一個財團有十億元,並不算多,但光

大海,就此給波臣寵召,以致一去不返。 有人懷疑他在醉酒之後,失足跌入冰冷的 由於他的車子停放在沙灘附近,所以 他是不是已經遭遇到什麼意外

條超過五十斤的魔鬼魚,在海面上飛來飛 澈底的搜查,却是全然沒有任何發現。 但一連幾天,警方在附近海域展開最 沒有浮屍,也沒有任何遺物,只有一

去 而作出重大的努力。 一個星期之後,一般人對這件事已漸 ,但仍然有不少人爲了呂力的失踪

這 一天,是星期日。

在這沙灘附近停下來。 上午八點左右,一輛銀灰色的勞斯萊

制服的汽車司機。 ,首先走出來的是穿着整齊

子 司機的皮鞋也擦得發亮,鞋面光滑有如鏡 這一輛車子價值超過一百萬,連汽車

又有一個人從車廂裏走出來 司機恭敬地打開另一扇車門,不久

這人該是他的老闆罷?

也不像個老闆,也不像個公子哥兒,只是但後車廂裏走出來的這個人,却一點

了 這輛名貴車子的主人,恐怕誰都不會相信 闊脚牛仔褲更是左穿右爛,假若說他就是 襖最多不會超過八十塊,一條不倫不類的這個漢子穿的是殘舊球鞋,身上的棉 這個漢子穿的是殘舊球鞋,

恭敬,半點也不敢怠慢,更不敢得罪這個 人 但是現在,這輛車子的司機對他十分

這中年漢子不但衣着不好,脾氣更加

不好 他是爛命一條,三年前會經涉嫌在一

足,在法庭上被當場釋放 場黑社會大火倂裏殺了人,但結果證據不 他叫洪勝超,綽號有五六個,最多人 0

叫的是「刀疤超」 「刀疤超」的臉頰上沒有刀疤,他的

刀疤在背上。

背上吃了一刀。 在他十六歲那年,曾經給人在背後暗

他命不該絕,至今仍然活着。 這一刀,本來是想要了他的性命,但 倒是那個在背後攻他一刀的人,半年

知 後就失了踪,是死是活直至現在還沒有人

於死命。 的野牛,一對尖角隨時都可以把任何人制 悍了,就像是一隻曾經和鬥牛勇士拚過命 侥倖逃過大難之後,他的性格就越來越兇 自從二十三年前給人砍了一刀,而又

刀疤超在這沙灘上走動着,約莫七八

車廂裏還有一個

是五十六、七那麼年輕

鳥黑,但眼角的皺紋已又多又深了 這人大概五十六七歲,他的頭髮還很

名貴,價值超逾萬元以上。 製成的鏡框的眼鏡,身上披着的大衣質料

那樣的人在一起? 但一個這樣的人,爲什麼會和刀疤超 0

走了

悠閒,其實却是陰森得可怖 搖去的吊椅上, 嘴角啣着雪茄 ,神情看似

花 巳很冷,但園子裏還是開滿了色彩繽紛的

中還不乏罕有的品種。

花鱸魚球」,如此而已。 花來冲茶,或者在酒家裏叫一道菜:「菊

「這傢伙不錯,一支要多少錢?」 他

問呂翼輪

萊斯也是呂翼齡的,而這層巨宅的主人 也同樣是呂翼齡的。

洪勝超乾笑一聲:

· 「你曾否聽過我的

一望而知,他才是這輛車子的主人。

刀疤超鑽回車廂之後,車子就立即開

形式的勒索。

旣沒有勒索,也就不是綁票案了

呂翼齡很担心,他在年輕時遭遇到

是自始至終,根本就沒有綁匪提出過任何

初時,有人懷疑這是一樁綁票案,但

這裏是一幢巨宅的後花園,雖然天氣

菊花盛開,每一盆都是名種貨色,其

刀疤超從不欣賞菊花,他只懂得用菊

名字,是絕對不重要的,最重要的 ,你想不想找回你的侄兒?」

麼會對刀疤超那樣的人物陪盡小 呂力有錢,呂翼齡也不遑多讓 他是呂力的伯父。 一個擁有數億元家財的大富豪,爲什

他身材微胖,鼻樑上架着一副用玳瑁

這一點,就連汽車司機都不知道

呂力是否已經死了。

完全找不到任何綫索,許多人都在懷疑,

呂力失踪,警方雖然全力追查, 說來說去,還是爲了呂力

但却

次嚴重的傷害,使他無法令任何女子懷孕

所以,他一直都沒有結婚

他沒有妻兒,只有這一個侄兒一

五十五分鐘後,刀疤超坐在一張搖來

望

力

所以,呂力也就是他的兒子

,他的希

螞蟻。

齡,又怎能不担心,他正爲之急得如鍋上

現在,呂力失踪了,身爲伯父的呂聲

但這一支雪茄又香又濃,他還是懂得

起,在我記憶中,好像從來沒聽過闊下的呂翼齡怔住,隔了半晌才說:「對不

姓洪,洪勝超。」

接到了一個神秘的電話。

就在這一天清晨,他在睡眼惺忪之際

他聽見一個粗濁的聲音這樣說:

雪茄是呂翼齡親手奉上的 ,那輛勞斯

呂翼齡正確的年歲,是六十一,並不

呂翼齡道:「一億的十份之一

,我已

他只等了兩分鐘,彷彿已經等了兩個

再急也是急不來的。

呂翼齡有點着急

,但對方沒有出現

足十是個流浪漢的模樣 裏抱着一隻用格仔布縫製的枕頭,果然十 洪勝超終於出現了,他衣衫襤褸,手

打過交道。 呂翼齡從來沒有和這樣潦倒的 一個人

而且還儘量要表現得客客氣氣 他不但要和這個潦倒的粗漢子接觸 但這時候,他已沒有選擇的餘地 0

嗎?」

匪

誤會了,我沒有帶走呂力,我並不是個綁

但洪勝超却說道:「呂先生,你完全

帮助我找回呂力?」

呂翼齡吸了口氣,道:

「你真的可以

打電話來,是要索取贖金。

當時,他以爲洪勝超是個綁匪,現在

量,把呂力找回來,這個希望只怕是太渺勝超嘿嘿冷笑,說道:「你想靠警方的力

一聽到這裏,立刻睡意全消

…你把阿力怎樣了?」

麼人?」

呂翼齡一呆,道:「那麼,閣下是什

電話掛斷。

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證,你自己慢慢考慮一

洪勝超道:「也許可以,但這種事

好了。」聽他的語氣,好像馬上就會把

洪勝超道:「一個流浪漢。」

呂翼齡眉頭一皺:「哦?你認識呂力

現在馬上見面,然後詳細再說好不好?」

呂翼齡連忙說:「不必考慮了,我們

洪勝超進入車廂,與呂翼齡並排坐在

呂翼齡和洪勝超兩人之間的談話 一道隔聲玻璃,使汽車司機無法聽見

實答覆。」 「呂總裁,我問你一句話 ,你必需老

「好的,你問罷。」

照付?」 「假若我要一億元的酬勞,你肯不肯

甚至想把電話擱掉

但就在這時候,洪勝超說了一句很古

「保險箱裏的畫眉飛走了。」

的

。」說完,電話已給掛斷。

呂翼齡只是呆了五秒,立刻就叫傭人

會拿着一隻枕頭,枕頭袋是用格仔布縫製

洪勝超想了一想,道:「你來罷,我

聽見這句說話,呂翼齡驚呆住了

怪的說話:

「我不是已經說過了嗎?」

車廂裏

呼喚司機,然後匆匆穿好衣服

急步趕進

**著也不知道** 

他甚至沒有洗臉漱口

連襪子反轉子

…你是誰?」

「喂!我要更清楚一點知道閣下的身

本什麼都不知道,却想混水摸魚……」他

呂翼齡已有點不耐煩,心想:

「這人根

但我們素未謀面……」

呂翼齡立刻說:「好的,我馬上趕來

麼秘密?例如關於那一方面的?

你

於說:「十五分鐘之後,我在三角花園等

但洪勝超看不見,他沉吟了一會,終

但却知道不少秘密。」

洪勝超道:「雖然我只見過他一次

次,又能帮得了什麼忙?」

了警戒之色。

麼要害怕。」嘴裏這樣說,眉宇間却顯出

呂翼齡道:「你是來帮我的,我爲什 洪勝超冷冷一笑:「你不怕?

呂翼齡不由語氣一沉:「你只見過他

洪勝超道:「一面之緣。

「一億!」

千萬。」 若能把呂力平安無恙交還,我可以給你五 呂翼齡考慮了片刻,才回答說 「不錯,是港幣一億!」 : 你你

T 剛才我只是說假如!」 洪勝超搖搖頭 「你把我看得太貪婪

多 我承認現在我很窮,也很想賺一筆意外之 財,但我毋須要一億,也不必五千萬那麼 呂翼齡怔住,洪勝超接着又說道: 「你心目 77

呂翼齡有點奇怪地望着他:

中想要的數字實在是多少?」

「一千萬?」

很心滿意足!」

服服地過日子。 以過着極富裕的生活,有了一千萬,只要 不狂嫖爛賭,在五十年之內 「不錯,一個人有了一千萬,已經可 一定可以舒舒

十億,我也不一定可以賺到手。」 種洒脱的人生觀,我給你兩千萬好了。」 洪勝超冷冷一笑:「就算你肯給我二 呂翼齡吁一口氣,道:「難得你有這

帮我的。」 呂翼齡牢牢地看着他: 「你答應過會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令侄能否平安回來 ,還得看看幸運之神是否眷顧他。」 洪勝超道:「我現在並沒有反悔**,**但

呂翼齡道:「阿力是個好孩子

,上天

歸。」 都敢幹的,說不定却會長命百歲,福有攸人往往反而死得快些,像我這種人,什麼供勝超却潑出了冷水:「這年頭,好 一定會保祐他平安無事。」

話的時候,他只關心一個人 !時候,他只關心一個人,只關心一件 呂翼齡沒有反駁,現在並不是說多餘

事

車子開得很慢,在九龍塘綜錯複雜又 阿力到底怎樣了

寧靜的街道上兜來兜去。 呂翼齡沒有怪賣司機,因爲他們現在

洪勝超忽然說:「我想到沙灘看一看。」 當車子第三次駛過三角花園的時候, 根本沒有任何目的地。

M 6

豪來說,真的是那麼重要嗎?」不悅,「一個人的身份,對你們這些大富 「不!別誤會,我不是這個意思。」 「不是這個意思又是什麼意思?」 」洪勝超的 聲音聽來有點

運

,又有一個手裏捧着鳥籠的秃子在附近

這時候,花園裏只有三幾個老婦在晨

十三分鐘後,車子已到三角花園。

逛來逛去。 這些人,都不是洪勝超

多個沙灘 「沙灘?」呂翼齡一怔:「香港有百 ,你想看那一個?」

**洪勝超說道:「是呂公子失踪的那** 

令司機,把車子駛到那個沙灘去 呂翼齡的眼睛立刻發亮了 ,他馬上命

自己家裏。 不是爲了要享受這些名貴的奢侈品。 雪茄很香濃,但洪勝超這 沙灘已看過了 ,呂翼齡把洪勝超接到 一次來,並

不是豉油、或者是來自法國巴黎的高級香渴望得到食水的人,他需要的是食水,而名貴雪茄,也是不中用的,那就像是一個 水 的却是錢。 沒有花綠綠的鈔票,就算是有幾百打

只要他能夠讓阿力平安回來,付錢是絕 呂翼齡當然也明白洪勝超要的是什麼

對不成問題的 兩千萬的數目,

對普羅大衆來說自

然是天文數字,但在呂翼齡那樣的大富豪 容 而言,就算用「九牛一毛」這四個字來形 ,也不見得十分過份。 洪勝超在吊籐椅上抽雪茄,一面抽

面沉思。

上帝派來的救星好了。 呂翼齡沒有催促他,暫時把他當作是

人在內,總數是一打整,但呂翼齡早已下 命令, 呂家的傭人,連花王、管家和司機等 此刻誰也不可以接近這後花園。 ,別說洪勝超只是在沉思,就算

> 對不會有人打擾他的 他要練功打坐,在五六個小時之內還是絕

沙灘。」 超才說:「呂公子失踪的沙灘,就是那個 等到雪茄抽了差不多一半之後,洪勝

呂翼齡不禁爲之一呆 他完全不明白洪勝超的意思

說得清楚一點?」 「什麼這個沙灘那個沙灘, 閣下可否

重地說道:「以前 洪勝超從吊籐椅裏站了起來,神情凝 ,我也曾經到過這個沙

呂翼齡道 「你曾在這裏游泳?」

灘

呂翼齡想找回呂力,而洪勝超想得到

玩意 「燒烤?這好像只是年青人才熱衷的 「不是游泳,是燒烤。

時 「不錯,這種玩意,對我來說早已過

行燒烤?」 「你在很久以前,曾經在這沙灘上旅

「這件事和阿力失踪,有關係嗎?」 「不算太久,只是在三個月前。」

而其中一位,就是令侄呂力先生!」 道 呂翼齡眉頭緊皺不已 : 「因爲那一次燒烤,總共有三個人, 「極可能大有關係, 」洪勝超沉聲說

有另外一個又是誰?」 呂翼齡呆住了,接着他連忙問 :「還

洪勝超說:「丁紫珊。」

過,但現在却偏偏的識的女孩子太多了。 但結果却還是嘆了一口氣,道:「阿力認 但現在却偏偏沒有什麼印象 「丁紫珊?」呂翼齡努力地在思索 ,這名字我也許曾經聽

> 分美麗的女孩子。 洪勝超默然半晌,道:「紫珊是個十

却不是這樣。」 個個都如花似玉,這又有什麼特別?」 「有,最少有一點是很特別的 「別的女孩子老是圍着呂力,但紫珊 「是那一點?」 「你說對了 ,事實正是這樣。」 0

氣

忿

但忽然間

,他的臉色變了

不行?」呂翼齡又是着急,又是感到有點

「她的身世怎樣了?別老是賣關子行

說話,再談下去也是枉然,對不起,洪某 洪勝超冷冷一笑:「你若不相信我的 呂翼齡面露奇怪之色:「是真的?」

懼地望着他的臉。

洪勝超沒有回答,只是嘴角向下微微

超的臉色變得更難看。

「洪先生,你怎麼了

」呂翼齡簽

他的臉色驟變,那是因爲他看見洪勝

子採取主動,而可力。是以來,都是別的女孩樣說,只是因爲一貫以來,都是別的女孩 過。」 子採取主動,而阿力,唉,也許是條件太 好了,從來都沒有見他爲了女孩子而煩惱 「別誤會 ,我不是這個意思 」呂翼

直就是恐怖之極,因爲就在他嘴角向下

但這時候,他這個表情不但難看,簡

彎之際,大量鮮血也同時從他口

腔裏湧出

女孩子的臉上,可能會有十分動人的

0

他這個表情,若出現在一個年輕漂亮

地說 不屬於這個年代的老人……」呂翼齡惘然

仆倒下去。

這樣的一張臉。

呂翼齡活到這把年紀

,從來沒有見過

洪勝超嘴角吐血之後,不到五秒鐘就

爲他從來沒有爲女孩子而煩惱過 吕翼齡楞住,洪勝超接着說 . . 那只是 「你以

呂翼齡苦笑了一下: 「就算我不瞭解

呂翼齡道:「圍在阿力身邊的女孩子

嗎?

洪勝超又是冷冷一笑,道: 「你是呂

力嗎?」 「當然不是,我只是他的伯父, 一個

然你是他的伯父,但却不能完全瞭解他的 「你知道就好了。 」 洪勝超道:

因爲你不瞭解呂力這個侄兒!」

給

顆子彈射中。

然是有人在他背後放黑槍!

呂翼齡的背脊也冷透了

,彷彿自己也

就瞪着兩隻可怕的眼睛嚥氣了。

「是……滅口……」他設完這三個字

他的背脊,竟然已穿了一個窟窿,

好了,請你告訴我,他和那位丁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情?」

小姐之間

世

紫珊是個很特別的女孩子,但是,她的身

洪勝超深深地吸了口氣,才道:

「難道是阿力纒着這一位丁紫珊小姐

子彈是從那一個角落射出來的 兇手在那裏?

天比一天頹唐 ,呂翼齡寢食不安,精神

裏盤旋不散。 洪勝超被射殺的情景,一直在他腦海

有見過面的朋友。 ,他搖了一個電話,找一個已經很久沒 到了第三天清晨,呂翼齡實在忍不住

「我就是司徒星。」對方的聲音聽來 「喂,司徒星先生在不在?」

「好極了,我是翼齡。

「翼齡?是呂翼齡?」司徒星有點詫

我這個老朋友罷?」 「對了,是呂翼齡,你一定不會忘記

十八歲,雖然在警局裏權力相當,但事無

雷博聰是個年輕的警司,

他今年才三

提出任何勒索!」

肯定絕非泛泛之輩。

對雷博聰警司說。

「是滅口!殺人滅口!」

呂翼齡激動

又隱瞞着眞相,那才自當別論。」

- 我發誓保證,絕對沒有人向我

「除非曾經有人向呂翁勒索,而閣下

對準洪勝超的背心,然後扳掣將之射殺。

沒

有人提出任何勒索,

除非……

能夠使用這種槍械進行暗殺的兇手,

住宅樓字,兇手極可能隱藏在其中一個單

在呂家東北方,有幾幢超過三十層的

係

姓洪的人,很可能會和呂力失踪一案有關

雷警司聽得眉頭緊皺,說道:「這個

呂翼齡道:「你懷疑他是個綁匪?」

「他不像是綁匪,而且自始至今,並

,或者是在天台上隱伏,用長程瞄準器

位

中彈

根據警方驗屍報告顯示,洪勝超背部

托出

一直查根問底下去

呂翼齡考慮了一會,終於把事情和盤

**洪勝超被暗殺,死因是中彈身亡** 

,而這一顆子彈,是由一支長程來福

槍發射出來的

號碼,我早在十年前就巳忘掉啦。」 「老朋友是不會忘記的,但你的電話 「今天天氣很好,我想……」

朋友喝早茶。」 「別吞吞吐吐,什麼事快說,我約了 能否推掉?

「爲了我這個老朋友。」 推掉?爲什麼要推掉?」

「但今天約我喝早茶的朋友,比你還

老五歲。」 「星兄,別開玩笑好不好,我眞的有

點事,非要找你商量商量不可。」 兩小時之後,我在康樂街等你。」 司徒星沉默了一會,終於說:「好罷 一言爲定!」

星就擱斷了電話 「當然。」說完這兩個字之後,司徒

康樂街在九龍旺角區 ,街道並不長

> 被稱爲「雀仔街 兩旁都開設着大大小小的雀鳥店,所以又

街道上就會擠滿了人。 是在星期天,從清晨六七點開始,短短的 「雀仔街」是個很熱鬧的地方,尤其

絕大多數都是男人

三五成羣聚集在一起評頭品足 精緻的鳥籠,這裏逛逛,那邊瞧瞧,經常 他們都是喜歡養鳥 ,不少人手裏提着

是品評他們心愛的籠中鳥。 他們評頭品足,可不是在說女人,而

派玩的是「文雀」 在香港,玩雀的大概可分爲兩派, ,另一派玩的却是「武

石青、石燕等等 「文雀」不會打架,例如相思、黑白

至於「武雀」,則是畫眉 1 吱喳(知

時鳥)、黃肚等等。

鐘不等,戰情十分激烈,往往打至頭破血 ,趾甲斷折,但却很少弄出「命案」。 畫眉打架,通常由數分鐘至三四十分

小 眉,但旗鼓相當的對手, 時,方始分出高下 但旗鼓相當的對手,往往會苦戰至數吱喳打架,招式甚多,力度却不及畫

是玩吱喳鳥 司徒星喜歡玩雀, 尤其武雀 ,更尤其

只花了三十五分鐘,就把從新界遠道前來 年的吱喳「狼犬」狀態奇佳,在鬥雀塲上 這一天,天氣很好 ,他飼養了整整二

洋洋得意 挑戰的悍將「六粒星」殺敗! 「狼犬」 耀武揚威 ,司徒星自然也是

在康樂街 一間雀鳥店門前

M 8

「洪勝超是來

遲早會水落石出的,再見!」

雷警司默然半晌,又再重複那一句

我家作客的。」

雷博聰看出事有曉蹊,自然不肯放鬆

有資格可以成爲呂家貴賓的

子彈却巳飛越空間

把呂家的

一位賓客當

方

,謝謝合作。」

呂翼輪點點頭。

「我明白,完全明白。」

物向呂翁拜訪,最好請以第一時間通知警有任何不尋常的變故,或者是不尋常的人

臨走前雷警司對呂翼齡說:「以後,若

警方人員在呂宅擾攘了大半天才收隊

以洪勝起那樣的

人,是絕對沒 但現在,呂

想不到盜賊雖然沒有潛進來,但一顆

一般盗賊不輕易可以潛進來。

亡

他不但震驚,而且也感到相當憤怒 這種可怕的事還是第一次遇上。

神情看來十分困倦

呂翼齡頹然地坐在一張眞皮沙發上

一直以來,他以爲呂家巨宅是安全地

驗極之豐富,

但有人當着他面前遇弑身

觀

呂翼齡雖然在商塲打滾數十年,

人生

件案子遲早會水落石出的,你不必過份悲「放心好了,」雷警司安慰他,「這

「放心好了

洪勝超在呂家中槍遇害,暫時來說也

全…

齡憂形於色地說道

0

「我眞担心阿力的安

「唉……這件事越弄越複雜,」呂翼

「別緊張,我只是隨便說說而已。」

呂力失踪一案,歸他負責

,總喜歡親力親爲

「狼犬」高高掛起,「狼犬」。在引吭高歌 他也在談個滔滔不絕

而這些雀友,從二十幾歲至七八十歲的 聽他大談「戰况」的 都是他的雀友

大概五十來歲左右。 徒星說老不老,說年輕不算年輕

幾個女人對他念念不忘 瀟洒的,據說,他到了這把年紀,還有好 抽的是捲紙烟,用的是古董打火機。 雖然五十幾歲入了,但他看來還是蠻 他兩鬢微白,鼻樑上架着一副金絲鏡

得開的人物 多圈子裏, 「星叔」都是個很吃

廠和小型百貨公司,但在這年頭 他最 雖然說,他有幾幢房子, 兑,他有幾幢房子,也有兩間工 大的長處,並不是有錢。 ,三幾百

萬身家,根本就算不上怎麼一回事。

且從來不會出賣朋友。 吃得開,主要是因爲他做事手段漂亮,而 當然,他總算是個富裕的人了,但他

面子 有星叔在,最不講理的人也願意給他幾分 人人都知道,星叔是講義氣的 ,只要

且 都很富有傳奇色彩 但這個人的故事,還有很多很多,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而

親自跑到康樂街來見他 他若不是一個特別的人,呂翼齡也

X

不能駛入 康樂街雖然是一條街,但車子根本就

而康樂街口 ,也是一個不能停泊車輛

才問司徒星

「這位是

:「我的女徒弟

9 姓

的地方

停在那裏,大不了給警察抄牌 但呂翼齡不管,還是囑咐司機把汽車

讓警方把車子拖走。」 但他警告司機:「無論如何,决不能

找司徒星去了。

了正在興高采烈談論「戰况」的司徒星 幸好康樂街地方不大,他很快就找到

巾擦了擦汗,同時向司徒星揮手。 司徒星把「狼犬」交給了一個中年人 「星兄,我在這裏!」他用雪白的絲

讓你伺候伺候了。」 說: 「三叔,這一隻『正口雀』今天就

信任 小弟,自當効犬馬之勞。 那中年人眉開眼笑,道:「星叔如此

道,你是挺夠朋友的。」 口 氣,拍拍司徒星的肩膊,道:「早就知呂翼齡見他肯放下寵物,不禁吁了一 司徒星人緣之佳,由此可見一斑。

擦汗。」 氣了?我的脚穿着羊毛襪,你老人家却在 「唉, 司徒星看着他,忍不住說:「什麼天 人老了就不中用,一着急就冒

汗 但汗水是又冷又淡的。」 「怎麼弄得如此狼狽?是不是有十幾

條狐狸精把你纏得失魂落魄了?」 「別開玩笑,上車!上車!

眼睛 的交通警察 車子巳抄了牌,旁邊還有一個瞪大了

呂翼齡連連道歉,囑咐司機馬上把車

子開走 車廂裏很寧靜,司徒星彷彿甚至可以

然後,他就匆匆下車,鑽入康樂街尋

有喝早茶。」 沉穩而有力,「今天我心情很好,但還沒 「你不是已約了一個老朋友喝早茶的

嗎

「我巳做了十幾年君子。」 「是人打架?還是鳥兒打架?」

德性,好像一天不打架都 **愿性,好像一天不打架都不舒服「不錯,但我養的鳥兒不是君子** 「今天贏了? 0 9 - 瞧

就幾個鐘頭,恐怕這輛車子已經給警方拖徒星笑笑,「也幸虧贏得輕鬆,要是一打徒星笑笑,「也幸虧贏得輕鬆,要是一打 徒星笑笑,「也幸虧贏得輕鬆,要「贏了,贏得比想像中還輕鬆 走了。」

眼都紅了。 輛我也不會在乎,但呂力是我的侄兒, 一的侄兒……」說到這裏,聲音咽哽,連 別說是這麼一輛,便是拖走十輛,一百 唯

回來。

麼 徒星拍拍他的手背,「你既然還記得我這 一個朋友,我就一定不會讓你失望。」 「別灰心,辦法是人想出來的。」司

句話。」呂翼齡感激地說

呼

呂翼齡詫異地看着這女郎,過了半

君子小人,只想儘早找回阿力。」

司徒星却凝視着唐雪婷:「對於呂力

際上,這可能性是很小的 的 呂力的失踪,可能會是一樁意外, 事,妳的看法怎樣?」 唐雪婷想了想,才說 0 **「從表面看來** 

泳方面, 呂力是個運動健將,無論在田徑或者是游 呂翼齡盯着她的臉:「何以見得?」 唐雪婷揚了揚眉,道:「據我所知 都是相當出色的。

老朋友

雪婷拉開一張椅子,

友,他老人家的事,也就是妳師父的拉開一張椅子,「呂伯伯是妳師父的「你坐呀,不必客氣,」司徒星爲唐

道

「原來是唐小姐,請坐!」

呂翼齡又是一楞,隨即欠了欠身,說

芳名雪婷。」 司徒星笑笑,說

事。

「師父的事

的踪 ,但溺斃於大海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唐雪婷道:「所以,雖然他在沙灘失 ,除非他存心想自殺!」 呂翼齡點點頭:「妳說的不錯。

說 翁 ,他絕對不會自萌短見。」呂翼齡立刻 「不!阿力是最幸福最愉快的年青富

病……」 他們造成可怕的打擊,例如感情、例如疾金錢而煩惱,但還有許多事情,都可以對 是萬能的,擁有億萬家財的人雖然不會爲 唐雪婷嘆了口氣,說道:「金錢並不

軍 身體更是絕對健康正常 呂翼齡道:「阿力在情塲上是長勝將 0

自己,她有主見,她相信自己有 對唐雪婷這幾句說話感到不滿 唐雪婷倒不在乎這個富豪老者怎樣看 他的目光漸漸有了敵意,那是因爲他 一定程度

勝超之死,妳認為怎樣?」 的判斷能力。 司徒星擦了擦鼻子,忽然插口 : 「洪

「很簡單 ,就正如他臨縣氣前的說法

以非要堵塞住他的嘴巴不可。」 定的語氣說 但對某些人來說,却認爲太嚴重了, 語氣說:「他知道的事情也許不太多「不錯,是滅口!」 唐雪婷用一種肯 所

法就是一槍把他幹掉。」 「要堵塞一個人的嘴巴,最澈底的方

些什麼?」 呂翼齡沉着臉: 「所以,洪勝超死了。」 「洪勝超究竟還知 道

是殺了他。 知道的一切都向呂伯伯說了,但暗殺者還 唐雪婷道: 「也許 ,他已經把自己所

幾年都不是問題,就算陷害阿力的惡勢力 再强大,我也不怕!」 「我已活到這把年紀了,能否再多活三 司徒星眨了眨眼:「你不怕,我却很 呂翼齡望着司徒星 ,用激動的聲音說

怕很怕。」 呂翼齡一怔,半晌才道:「你怕什麼

怕鳥兒沒有人飼養?」

「我只是害怕失掉你這個老朋友。」 「鳥兒算什麼,」司徒星哈哈一笑

說錯了話,你不要生氣。」 司徒星又笑了笑:「我早日說過今天 呂翼齡又是一呆,繼而嘆道:「是我

是第一流水準,妳是最喜歡吃的。」 對唐雪婷大力推薦:「這裏的叉燒飽,眞 心情很好,只怕連想生氣也很難。」接着 唐雪婷聳了聳肩, 道:「別把叉燒飽

叫來 「怎麼?胃口改變了?

> 想吃東西,只想多喝點水 可徒星立刻就爲她斟滿一杯燙熱的龍 0

神秘莫測,又像是有點神經兮兮,他的女,心想:「司徒星以前也是這樣的,總是 弟子會不會也是這樣?」 呂翼齡看着他們兩人,不禁爲之呆住

就是去找君子山 離開尖東,唐雪婷第一件要做的事

君子山並不是正人君子,而是癮君子 一個吸毒者

候却比找一隻鑽入泥洞裏的蚤子還要更闲要找君子山,有時候很容易,但有時 磅一直劇減,如今大概只剩下了 他吸毒已經八年了,體重由 一半。 一百 八十

難 士峯去吸吸新鮮空氣 他若有錢在身,說不定會跑到額非爾 這得要看看他身上有沒有鈔票而定

里的地理學家。 他旣是個癮君子,也是個會經胸懷萬

他若不是上了毒瘾,現在最少可以在

大學裏做個教授

泥足深陷,連上帝也救不了他 次失戀,就不惜用毒品來麻醉自己,結果 一個飽讀了幾十年書的學者,爲了

經是吸毒以前的事了。 君子山是個虔誠的天主教徒 ,但那日

而是他遠離了天主,遠離了他所信奉的說得更正確一點,並不是上帝不救他

,最失望的應該是他的

「的確改變了 ,我心情 一緊張 ,就不

一樣

聽見呂翼齡的心跳聲。 「有什麼麻煩?」

「我知道,報章上屢屢提及。」 「呂力失踪了。

「星兄,你是個有辦法的人,這一次

開了三間酒樓,生意都很興旺

樓去。」呂翼齡立刻命令司機

「阿全,把車子駛到尖東老王那間

尖東老王,也是呂翼齡的老朋友,他

鮮的蝦餃燒賣。」

,非要你親自出動不可。」

「別急,慢慢的來,」司徒星的聲音

間

的

,而老王這一間

尖東的酒樓,

絕大多數都是富麗堂 ,更是規模最宏大的

「茶還沒有喝,巳打了一塲大架 0

情半點也不緊張

司徒星一面聽,

一面不斷吃點心

,神

向司徒星細說

坐下之後,呂翼齡就把事情原原本本

「君子動口不動手?」

接着就站了起來,說:「你在這裏坐坐司徒星聽完之後,用牙簽剔了剔牙

會輕輕鬆鬆的,甚至表現出一副毫不在乎 等到有真正重大事情發生之際,他却反而

了芝蔴綠豆般的小事而緊張到不得了,但

呂翼齡知道他的脾性,有時候他會爲

,漫不經心的樣子。

我要上厠所

呂翼齡嘆了口氣,說:「車子不要緊

一搖三晃的就走了出去。

過了足足三十分鐘,他才慢條斯理地

呂翼齡一怔,司徒星也沒有再說什麼

「很好

文的女郎。

和他在一起出現的,是個看來斯斯文

臉上掛着有禮貌而自然的笑容

她大概二十二歲年紀,長得眉清目

「呂伯伯.

她首先向呂翼齡打個招

個人回來

但他並不是一個人回來,而是帶着另

……很高興聽見你這

「但我現在什麼都不想,只是想吃新

興對靈 呢。 想說 女流,她現在的本事,比我當年還大得多 ?不然, 笑道:「呂兄,別把雪婷當作一般弱質 雪婷詳細說過了,她對這兩件事都很有「呂力失踪和洪勝超遇害的事,我已經 是否也就是徒弟的事?」 呂翼齡這才目光一亮,再重新打量着 呂翼齡唯唯喏喏,司徒星眨了眨眼睛 司徒星喝了一口茶之後,才慢慢的說 呂翼齡錯愕地看着司徒星,好像有話 司徒星哈哈一笑,道:「這還用說嗎 唐雪婷坐下,微微一笑: 却又老是說不出來。 我爲什麼叫妳到這裏喝茶?

甜如蜜……」
 如此乃君子之交淡如水,只有小人之交才有,雖然這十年來,咱們很少來往,但須 這 眼前這位女郎。 一套,他總是喜歡開玩笑的 唐雪婷搖搖頭:「呂伯伯, 司徒星也搖頭不迭,道:「要開玩笑 別聽師父

呂翼齡嘆了口氣 ,說: 「我不管什麼

·M10

正的决心。 他不成功,是因爲他根本沒有下過眞 君子山曾經嘗試過戒毒,但不成功。 她不算太漂亮,也沒有高尚的氣質, 其實,那個女人一點也配不上他。 他還在想念那個女人

而且還是個碩士! 但那個女人,却把他當做玩物,初時 當時,他並不窮,有理想、有志氣

上床在內

兼且貪慕虛榮,見一個愛一個…

但君子山却在她身上放下了一輩子的

像是踢開了一個破爛的包袱 玩玩,蠻有趣的,後來玩膩了,看上了另 個花花公子,於是就把他一脚踢開,就

就變成只剩下九十多磅的君子山了。 於是,本來並不叫君子山的人,現在 一個差不多六呎高的男人,只有九十

那個女人,固然是罪魁禍首,但君子 不必看,光是想想也會心酸

何

人會在什麼時候回來

五百九十九萬都是癮君子! 失意就去吸毒,那麼六百萬香港人最少有 每個人都會有失意的時候,倘若一經

山也不值得同情

生。 還是那句老話:「物必先自腐而後蟲

澈底底的給他氣死了。 子氣得半死,繼而眞的一個接着一個,澈 君子山墮落了,他的父母也給這個兒

君子山領了一筆遺產,數目不算太多

强 也許還有得救。 倘若從那時候開始,他戒毒,發奮圖

染上了另一種瘾-可是,這個不肖子沒有戒毒,而且還 賭癮。

一個這樣的人,就連最樂觀者也不可

能對他存有任何希望了。 遺產很快散掉,但他却還沒有死掉

做任何事情,包括陪一些又老又醜的女人 睛到處鑽來鑽去,爲了一包毒品,他可以 但他仍然可以瞪着一雙有神無氣的眼

晚上的事。 唐雪婷認識君子山,是在五年前一個

倫敦渡假回來。 那一晚,天氣異常炎熱,唐雪婷剛自

場那邊走。 她携着兩袋行李,從機塲一直向停車

沒有人接機,因爲她根本沒有告訴任

乘搭同一班機回港的。」 她說:「小姐,我姓趙,趙宏山,是和妳却很瘦削的男人走了過來,很有禮貌地對 忽然間,有一個身形相當高,但面形

說:「有什麼事我可以帮忙嗎?」 唐雪婷看了他一眼,也很禮貌地回答

開機場,那就可以逃過大難了。」 妳能否給我掩護掩護,我只要能夠平安離 趙宏山輕輕咳嗽着:「有人想殺我

來 唐雪婷沒有吃了一驚,却反而笑了起

藉故走親近自己,而且還要和自己開開玩 因爲她知道,這個陌生的男人,只是

的

他若死了,自然一了百了 趙宏山離開機場後,很客氣地邀請唐 這看來是一個浪漫的開始

她說:「妳比我想像中勇敢得多。」 唐雪婷道:「也荒唐得多。」 「何以見得?」

告辭

容和肉體,最好的女人,就算一億鎊也買

「錯了,一萬鎊只能買到騷狐狸的笑

「是女人,大不列顛帝國裏最好的女

「還有一萬又是怎樣花掉的?」

「代價十萬鎊?」

「九萬而巳。」

不到。」唐雪婷忽然生氣了,她甚至打算

生 人這樣的邀請 0

**塲的事?**」

「兩者都是。」

**匆趕回家裏去。」** 脱,也很勇敢,换上別的女孩子,早就匆 「你到英國公幹?」

「一散十萬鎊,嘿嘿!」 「不,旣散心,也散錢。 \_

子面前吹牛。」 「嗯,妳以爲我在吹牛?」

做這種無聊的事。」 「錯了,許多無聊的人,往往最喜歡

「看來不像,實在呢?」 「但你看來不像個無聊的人。」

塊兒走好了。」 ,但她並沒有這樣做。 「可以,我給你最好的掩護 ,咱們

雪婷吃了一頓豐富的海鮮晚飯,然後才對

「中國的女孩子,通常都不會接受陌

「但妳却接受了,所以,妳實在很洒

「十萬鎊?」唐雪婷吃了一驚。 「想散心,本來就得要散錢。」

「不,你沒有必要在一個陌生的女孩

充補充。」

「原來閣下缺乏電源了 「不!是爲了吸毒……」 「爲賭敗而後悔?」

那麼快去補

「這就只有你自己才曉得了

笑

當然,唐雪婷是可以沉着臉嚴辭拒絕

「妳是說這一頓晚飯?還是剛才在機

算不上怎麼一回事。」

「但我的罪孽,正在開始。而且將來

還會繼續下去。」

「但我的家巳輪掉。」

「對不起,我要回家了

「家在香港,輸在倫敦賭場?」

是世間上最不可以原諒的罪人。」

「罪人有無數種,你這種罪,其實也

但趙宏山立刻道歉:「是我錯了,我

且快要涕淚縱橫……」

你還年青,一切不妨從頭開始

「這件事, 「是的。」

你真的做錯了,但不要緊

「太遲了,我……我在打寒戰……

我在倫敦好幾間賭場裏,總共泡了

毒

她以爲又是一個玩笑

她絕對不會相信,趙宏山真的是個吸 當時,唐雪婷是「幽他一默」

「八年。」 「遲了多久?」 「妳來的不是時候。」君子山苦笑 ,我來了。」

抖

「洪勝超!」

「刀疤超?」

君子山的手忽然一陣顫

「八年前你是怎樣的一個人?」

手,「只要你肯下决心,把它戒掉!」 機會可以復原,」唐雪婷忍不住握着他的 「戒掉了又怎樣?身體可以復原,心 「時光不會倒流了,但你的身體還有 「英俊如白馬王子。」

但我想更清楚一點瞭解這個人

「他是個盜賊!」

「我知道。」

「妳旣然什麼都知道了,還想問些什

「我知道,他在不久之前死於槍殺

不到這個人了……」

他的臉,「我知道,你認識這個人。」

「是的,就是刀疤超,」唐雪婷看着

君子山嘆息着,說:「妳一輩子都找

呢? 「遲了,」君子山凄然一笑, 「身心都一起復原。」

這時候,又何苦還要自欺欺人?」 「你還年輕!」 「到了

該死掉的老妖精了。」 君子山嘆了口氣,「我現在已經是個應 「但吸一年毒,最少加速衰老十年!

唐雪婷把他的手握得更緊:「別把自

那時候已太遲……」 己判了死刑,只要你願意相信我 「我在五年前就已完全相信妳, 可惜 i

別的事嗎?」 「別再老是管我的事了,妳找我,有

「先說了妳的事情,我答應爲你再活 「有是有的,但

幾天好不好?」 「好!我都答應了!妳有什麼事 「幾天太少,最少幾十年 ,快

說! 「我……我想探聽 一個人的消息

麼?

「他的同黨!」

同黨?」君子山問。 「我也和他合作過,算不算也是他的

同黨!」 「不算,」唐雪婷說: 「你只是我的

君子山笑了,笑得令人想哭

她也許會哭,甚至應該放聲大哭 唐雪婷忍住了淚

現在不是時候。 她從來沒有愛過君子山 ,從前沒有

現在也沒有,一直都沒有。

爲的不是愛情,而是友情 但君子山却是一個最令她想哭的男人

情遜色 眞正的友情,决不會比任何類型的愛

死 友情的力量亦然 愛情的力量可以令人生, 也可以令人

,也許,他已到了 「誰?」

種地方,探訪一個不成人形的瘾君子

這麼標緻的一個女郎,居然會找到這

友

就該讓我早一點死在毒品裏!」

異的目光。

兩眼呆滯有如死魚。

小公寓的伙計,不禁對唐雪婷投以詫

山巳瘦得只剩下皮包骨。

當唐雪婷找到了君子山的時候,君子

所以,現在她非要去找君子山不可。

他躺在一間齷齪不堪小公寓的床上

這是何等荒謬的說話!

耳畔不斷地迴旋。

,只留下絕望的笑聲在她

他也警告唐雪婷:

「妳若把我當做朋

所

她當然不借

,而且打算把他拉往戒毒

元

他笑笑,然後向她伸手: 唐雪婷曾警告他:「你快要死了

「借我一百

這件事,她一直沒有對任何人說。

0

刀疤超」

而那惡棍,正是姓洪,名勝超

,綽號

一直直綫下降。

在這五年中,君子山不斷吸毒,體重

活動

曾經和一個惡棍合作,向某富商進行訛騙唐雪婷暗中調查,終於查出,君子山

現在,又五年了

但那時候,他最少還有點像個人。

是君子山一

其實,在唐雪婷認識他之前,他已經

——個泥足深陷的瘾君子

財來歷不明。

在那五六個星期內

,他天天豪賭,錢

趙宏山變成了君子山

期

的敗家子

但他很快輸掉了,他成爲一 那時候,他剛領了一筆遺產

個十足十

感覺會是怎樣的滋味?

面對着一個根本無可挽救的

人,那種

唐雪婷不知道。

也是真實的事。

他真的是個瘾君子!他在賭塲輸了大

找到了又怎樣?

弱得可憐,思想却邪惡得可怕

要找這個人,越來越不容易,但就算

但後來,她對趙宏山的瞭解逐漸增加

她內心的震驚,實在是難以言喻的。

當唐雪婷完全瞭解趙宏山這個人之後

立刻就决定非要找到君子山不可

但這一天,她從尖東酒樓一衝出來

原因只有一個一

因爲君子山是認識

她想挽救這個人,但一次又一次徹底

洪勝超的!

半年前,君子山忽然富裕了五六個星

幾次想去找君子山,但結果還是沒有付諸 在最近一個月以來,唐雪婷最少有好

M12

君子山越變越不君子了 ,他的身子瘦

避無可避的時候 唐雪婷看着他的臉 ,心裏很激動

君子山不再躲避了

眞是氣數!

可以救人。

機關槍可以殺人,機關炮也當然同樣

但却也很有壞人的規矩,他有一個師弟 他顫抖着噪子說:「刀疤超是個壞人 君子山終於淌下了淚,癮君子的淚。

要先找到這個人…… 「對了,是尤天培,妳想知道得更多 「尤天培?」

連跟妳說話都不配 ……」 「我會的。」 雪婷,妳來得太好了 但我太骯髒

「傻話!我們馬上離開這裏 「不必了,我住在這裏很好,不想離

掉毒瘾。」 「但你若不離開這裏,一輩子也戒不

「不,振作起來,跟我走!」 「我倦了,很想睡覺……」

氣息一下比一下微弱。 但君子山沒有振作,他閉上了眼睛,

一個緊急求救的電話…… 唐雪婷不再遲疑,匆匆跑到櫃面 ,撥

# 根究底找錢

了兩隻荷包蛋 ,司徒星親自下厨大展身手

了男朋友學習打英式桌球。 唉,熱潮來了,連四十幾歲的媽姐也 傭人告假,不是爲了看粵劇,而是約

子功夫,還是難不倒他老人家的 要跟風練棍,眞是世界變得厲害 幸好司徒星多才多藝,煎煎鷄蛋這碼

有荷包蛋,有切掉了皮的方飽 ,有即

冲咖啡,還是三百多罐罐頭存貨,又豈有

,司徒星的臉還是皺住了 但等到真的非要以此作晚餐不可的時

恐怕立刻就得變成一隻「大鹹蛋」。 在蛋上放了足足一安士幼鹽,誰吃了 「他媽的荷包蛋,老子呸!」一氣之

了 這兩隻煎得還不錯的荷包蛋就此被糟塌 司徒星當然不會自己作賤自己,於是

門打開,來的是唐雪婷。 就在這時, 門鈴之聲大作

把這個女弟子迎入屋內。 司徒星大爲高興,立刻以閃電式手法

只是欠了一個厨師。」 「冰箱有魚有肉,也有上好蔬菜,就

「巧姐呢?」 「她正在苦練『一棍走天涯』的本事

呢

「正是 「又跟老牛打桌球去了?」 「所以,要我來做臨時厨師?」 0

「那就上館子罷。」唐雪婷撇了撇嘴 「妳若不高興,上館子吃好了。」

啤酒 又把大門打開。 司徒星不禁爲之氣結。 到了頤德小館,唐雪婷不喝汽水,喝

抽了兩下巳吃不消,淚如雨下。 司徒星抽烟。她居然也搶了一口,但

你只能吃烟肉,香烟這種危害健康的東西 還是不沾手爲妙 「婷婷,」司徒星喜歡這樣叫她:「

她用紙巾抹抹臉,點點頭:「師父教

「喝點啤酒就會沒事。」 「妳怎麼了?心情似乎大壞

術在賭場上騙取別人的金錢。」

「這麼厲害!」唐雪婷冷冷一笑

司徒星望着她。

「現在該輪到師父間妳了,是誰向妳

感情來騙女人的心,也可以利用佈局和千

司徒星道:「兩者皆是,他可以利用

,心情不好,喝黃金汁也不濟

「黃金若成汁狀,溫度該有多少,還

「趙宏山。

個大老千的?」

「怎麼,妳今天又去找他了?」

徒星盯着她: 「總算妳還沒有喝得糊裏糊塗,」司 「大學早巳畢業,以後有什

呢?」 「妳心眼死板板的,又如何花得起來 「做個花花女公子 0

一個秘訣便可。」 「要做花花女公子,太容易了 ,只須

「說來聽聽可以嗎?」

能會例外。」

嘆了口氣,隔了片刻又說:「但,對妳可

「這儞屍早已沒有了人性,」司徒星

,只是像一具僵屍。」

「不好,看起來不像個有血有肉的

「他好不好?

「不錯。」

多向你學習。」 嘴一笑:「這個秘訣就是多跟着師父,多 司徒星笑了,不斷的搖頭:「你師父 「當然可以,」唐雪婷忽然頑皮地抿

變成一個老古董。」 早巳經是過時的人物,妳若跟着我,只會 唐雪婷呷着啤酒,忽然問:「師父

這個人可不簡單。」 你聽過尤天培這個人的名字沒有。 「尤天培?」司徒星皺了皺眉:「他

唐雪婷立刻精神一振: 「師父知道這

司徒星點點頭,道: 「尤天培是個大

是情塲上的大老千,還是賭桌上的大老千 「大老千,」唐雪婷吸了一口氣:

醫院去。」 「他送進去的時候,已虛弱得陷入半 「醫院?他肯進入醫院嗎?」

昏迷狀態,我眞担心

担心他再也沒有機

子帮得了他,直至今天,就只能把他送進

唐雪婷咬咬唇道:「但我一直都沒法

會活着離開醫院。」 人生將會很燦爛,甚至可能會得到妳的 「君子山若不是走上這條死胡同

青睞。」司徒星試探地說。 中理想的男人,就算他沒有吸毒 反而越來越是平靜,「但他絕不是我心目 是,」唐雪婷的眼睛有點濕潤,但聲音却 「他是我的朋友,從五年前開始已經 ,結果也

,只有愚昧的人

「我明白

尖又緊,甚至有沙啞的情况出現。 喉現在一點也不好聽 吱喳在火氣最鼎盛時,嗓子會又

忽然道:「我想找尤天培。」

唐雪婷把杯裏剩下的啤酒晃來晃去

司徒星蹙了蹙眉:「他是一條豺狼

才會認爲男女之間

,只有愛情而沒有友

歌

「狼犬」不斷引吭高歌

,牠的

給牠凌厲的攻勢嚇破了胆。 「狼犬」巳連贏六場,每一隻對手都

樣子 「狼犬」趾高氣揚,一副勝者爲王的

三舍的?」唐雪婷昂起臉。

「幾時聽過母老虎會對一條豺狼退避

「真的不惜一拚?」

目可憎,囂張跋扈。 就是羡慕得很,否則就會覺得此人面 勝利者的臉孔 雀鳥如此,主人的神情也是差不多。 ,只會給別人兩種感覺

呂伯伯失望,甚至瞧不起星叔師徒的 把一條大道理搬了出來:「我總不能够讓

,對

「不錯,這是爲了師父的面子

。一她

「對,對,難怪師母生前,總是把妳

我行我素,我吃我飯,誰管得了星叔 司徒星可不在乎別人怎樣看自己

後慢慢地燃點着一根香烟。 吃荷包蛋還是上館子吃鮑翅! 他把「狼犬」掛在一棵大榕樹下,然

他一定會經過這裏。」 他看看腕錶,心想:「三分鐘之內

但她死了,死於一種很平常的疾病一 師母!多麼柔善的一個女人! 唐雪婷立刻靜默下來

經有二十五年歷史的金錶一樣。 他對自己有信心,就像是對這一隻已

成爲他這五六年來的習慣 每星期計算下來最少慢了十分鐘。 逢星期一早上把金錶較快十分鐘,已 其實,他這一隻金錶早巳不準確了,

死於傷風咳。

啤酒喝完了,唐雪婷的臉泛起陣陣嫣

她很美,司徒星一直爲自己有

個如

這是可笑,還是無奈?

大有缺點,還有糖尿病。

她的心臟向來衰弱,又有肺炎,肝腎

會,加上併發症就會了 傷風咳也會病死人嗎?

但自始而終,司徒星還是認爲她只是

錶殼 也更珍惜這金錶。 上刻着的一個名字至今還很清晰 這金錶是他二十五年前的生日禮物

但他認爲這習慣很好。他原諒了金錶

那是他妻子的名字。

八點三十五分了,司徒星要等的人還

約他。」 知他今天不要太極拳,昨晚就該撥個電話 他終於用手背敲敲額頭,罵道:「早

四十五分鐘之後, 一氣之下,帶着「狼犬」走了 他終於撥了 一個電

話

「高一璽。」 「找誰?」 「喂,是高公館嗎?」

「不在這裏?是不是參加越野賽車去 「找我們的老爺?他不在這裏。」

「……」對方一陣沉默,

也不知道是

道歉。 才那句說話,我是對另一位朋友說的 這個謊撒得並不太高明,但總算也是一 驚詫,還是正在抗議。 「對不起,」司徒星立刻道歉:「剛 0 個

「閣下是那 接電話的人這才怒氣稍平,冷冷的問 一位?」

「司徒星。 \_

道歉不迭。

「高老爺跑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有很 「不,叫我老周好了 「是周管家嗎?」 0

以爲他會如常到九龍公園要太極……」 重要的事找他。」 「什麼,我的老天老爺老祖宗,我還 「老爺,他……他在醫院裏。」

微

神仙也阻擋不住 之道,但病就是病,它要來的時候,就連 他今年六十不到,向來都很注重養生

臉上立刻綻出了親切的笑容 當他看見司徒星前來探訪自己的時候

「星兄,久違了。」

「皇帝璽,」司徒星喜歡這樣叫他

怎麼弄得要躺在這裏?」

「傳到你這一代好了,下一代,下兩 「遺傳。」高一璽嘆了口氣。

有血壓高。」司徒星笑着說。 代以至無數代以後的子子孫孫,都不會再

以前一般風趣。」 高一璽哈哈一笑:「司徒,你還是和

許多事都已力不從心。」 「人老了, 雖然還可以嘻嘻哈哈

哈哈……咳!咳!」 「還想在床上做大英雄嗎?哈哈

「我當然會保重,我還得留着這條老 「皇帝璽老兄,保重!保重!」

來? 命,等我的兒子回來。」 「高浪怎樣了,他什麼時候才能够回

「是周管家告訴我知道的,你這個寶 「你知道他去了埃及?」

貝兒子,眞是天生的冒險家。」 「可惜我沒有一個這樣的兒子。 「就像你年輕時一模一樣。」

然敢踢我的屁股!」 笑:「那時候,他個子還很細小,居「從他兩歲時就已喜歡,」司徒星微 「司徒,你真的很喜歡阿浪?」

,向來

M14 此出衆的徒兒而感到驕傲

悠悠閒閒地來到了九龍公園 清晨六點三十分,司徒星帶着鳥籠

沒有出現

一見,眞是威武英明,兼而有之。」 「這個海洋生物學博士,他不但對海 「現在,他是個海洋生物學的博士,

逛 洋有興趣,連沙漠也是一樣。 「埃及風光不俗,我也想到那邊去逛

樣?」 「不太好。」 「待阿浪回來,叫他再陪你走一趟怎

「爲什麼不好?」

找個風情萬種的女人。」 「出外旅遊,就算要找人陪伴 ,也該

是旋風一般直闖進來。 俊高大、鼻子挺直雙眼有神的年青人,像 還有話要說下去,但就在這時候,一個英 「哈哈,果然名士風流 一」他本來

有如旋風般闖進來的年青人,正是高

,神情相當緊張。 「爸爸!你怎麼了?」高浪一進來就

這裏休息三兩天。」 ,只是有點暈眩,但何醫生一定要我到 高一璽坐在床上,神態輕鬆:「不要

氣太肥膩,想躱也躱不了。」 不敢多看一 司徒星補上一句:「就只怕香港的空 高浪看着父親:「別吃太多肥肉。」 「別說肥肉,便是稍胖的女人,我也 眼。」高一璽笑呵呵的說。

「你真是爸爸的好朋友。」 「星叔叔!」高浪露出了感謝的笑容

我喜歡喝酒,他喜歡吃肥肉。」 「是酒肉朋友,」司徒星笑着說:

> 泥 肥肉不歡的人了,而星叔叔現在喝酒,也:「這都是從前的事,現在,我不再是無 只是點到即止,决不肯把自己變成一堆爛 高一璽雙眼瞪着,連鬍子也翘了起來

力 就只有一件事不好。」 高浪說:「星叔叔向來都很有節制能

「對於我來說,的確只有一件,」高 「只有一件?」司徒星一笑。

夫 浪淡淡地說道:「你一直不肯教我拳脚功

條猛虎,不大適宜練小巧的功夫。」 司徒星立刻解釋:「你强壯得像是一

讓女孩子去練更加適合。」 「不,只不過我一直認為,我的功夫 「星叔叔是說我太笨手笨脚嗎?」

「尤其是婷婷?」

早巳青出於藍。」 四両癈千斤的武功招式,她越練越出色,「不錯,婷婷很聰明,對於使巧勁,

爲師才對。」 嘛,你若想練這些功夫,現在該去拜婷婷 高一璽悠然一笑,對兒子說:「所以

敢 有時候,我覺得她比許多男孩子還更勇 「婷婷,」高浪的眼神充滿了光采

「她不怕由曱。」高浪哈哈的笑了起 「何以見得?」司徒星問

一璽很快就出院了。

來

你的老子深明養生之道,別把我當作木乃一个名名,另一不必降件自己,他說:「 他命令兒子不必陪伴自己,他說:

> 對木乃伊完全是門外漢。」 高浪聳聳肩:「我只會研究海洋生物

> > 「我的狼犬只有兩條腿

「你養的狼犬,原來

「他可沒有患上高血壓。」 「少廢話,別冷落了星叔叔。」

我 他這一次來,真正想找的人其實並不是「但是我看得出,他心裏有事,而且

重要的事需要你帮忙。」 着臉,「你快陪伴着星叔叔,他一定有很 「當然不會是找周管家

跟婷婷有關係。」

?她又不是個食蟻獸。」 「即使婷婷是食蟻獸,我也不是一隻

別讓他失望。」 「你明白就好了:快去陪伴星叔叔

螞蟻。」

時間。一

也知道司徒星的脾氣,和自己實在是大同 高一璽是個很夠朋友的人,而且,他

和司徒星詳細一談 高浪看見父親已安然無恙,也就樂得

是不是真的?」 「星叔叔,聽說你養了一隻德國狼犬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會半眞半 「半眞半假。」

假?」高浪奇怪極了

並不是德國種,牠來自吉隆坡。」 司徒星淡淡一笑,說:「我養的狼犬 高浪一怔,道: 「吉隆坡的狼犬?我

「就算事情和婷婷有關,那又怎樣了 「星叔叔的事,我一定帮忙,就只怕 「不是找你?找誰?」 ,」高一璽板 另外一些人眼裏,這些事情無異等於謀殺 有人認爲天天更換女朋友就是風流,但在 頭不迭,「有人認爲天天搓麻將最寫意, 並不在於錢,而是在於他自己怎樣想。」 爲止,牠還沒有吃過一次敗仗 是一隻鳥兒,是不是吱喳?」 大概是太孤陋寡聞了,怎麼從來沒有聽說 ,實在令人欣羨。」 嘴巴又尖又硬,牠不吃牛肉,只愛吃草 司徒星說道: 高浪這才恍然: 「星叔叔的生活,一直都是那麼寫意 「不錯,狼犬是我的愛將,直至目前 「這句話說到我心坎去了,」高浪點 個人活得寫意不寫意,最重要的

間的一種玩意。」 司徒星笑笑:「玩雀鳥,也是謀殺時 高浪道:「但我知道,星叔叔無論做

玩耍一樣。」 是工作!工作!這道理就和不能老是消遣 任何事情,都一定會很有分寸,人不能老

時代,而星叔叔嘛,唉……顯然已經落後 論在頭腦和知識方面,都能夠緊緊追貼着 再有分寸,也不能跟你們這些年青人相比 你們有的是衝勁,有的是魄力,而且無 司徒星却嘆了口氣:「人老了!做事

麼事?」這本該是開門見山的說話 高浪貶貶眼,語聲平靜地說:「有什 ,他才說出來

婷 司徒星也不再兜圈子了,便說 .

上了什麼麻煩?」 「雪婷?」高浪立刻緊張起來:

她决不會捲入這件事情的漩渦裏。」 「到底怎樣一回事?」 「這麻煩是我帶給婷婷的,若不是我

案就娓娓道來。 司徒星默然半晌,接着把呂力失踪

聽星叔叔的語氣,倒像是把自己當成一個 後,才淡淡一笑:「原來只是如此,剛才 高浪聽得津津有味,等到司徒星說完

在却給我扯進陷阱去了。」 罪 最少,婷婷本來完全是局外人,但現 查個水落石出,我和罪人又有什麼分 徒星揚了揚眉:「這件事若不能解

而有之的遊戲。」 「這不是陷阱,而是一個緊張刺激兼

積木是遊戲,殺人放火强姦擄掠,在某種 人的眼裏也只不過是遊戲而已。」 「遊戲有很多種,一兩歲的啤啤堆砌

平凡的考驗。」 ,雖然時代不同,但你已曾經受過最不 「星叔叔也是經歷過無數大風浪的人

「你呢?你以後打算怎樣?」

「跟你老人家多多學習。」

人來帮忙帮忙 「與其跟我學習,不如多點跟婷婷研 司徒星說:「她現在需要一 個你這

,這件事我已决定插手一管。」高波坦然一笑:「就算她自己認爲不

M16

,他在高浪的臂彎上

不**在此行!**」 說: 「很好,星叔叔總算

是並不重要的,無論他是億萬富豪也好

是流浪街頭的小乞丐也好,他的身份根本

就絕不重要。」

啡座,雖然天氣陰冷,但仍然有十幾張 這裏是一個充滿歐陸色彩佈置的露天 在星光下 唐雪婷與高浪輕輕碰杯

,外加一件銀光閃閃的外套。 很嬌媚,也很英姿颯爽的打扮。 唐雪婷今天穿了一套杏色套裝、銀腰

氣:

「事實上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就連 「只能知道一點大概,」高浪嘆了

D

的來龍去脈?」唐雪婷問

「你已從我師父那裏,知道整件事情

「這件事情的本身!」 「你認爲最重要的是什麼?」

你們兩位都不大清楚。」

「的確不大清楚,否則也就不必追查

桌子坐滿了人客。

背 紅色領花,內襯一件直條棗紅暗花緞質 心,眞是英俊瀟洒到不得了 而高浪,他穿的是寶藍色天鵝絨西裝

到咖啡和鮮奶,現在,他們喝的是路易十 酒很香醇。在這咖啡座不一定只能喝

係。

「但他是個老千,這事只怕不容易對

「是的,他和洪勝超有和當密切的關

「妳想從尤天培那裏着手

才問:「你認爲我變得怎樣了?」 字改了一改。」雪婷放下酒杯,隔了片刻 「你也和師父一樣,總喜歡把我的名 「婷婷,妳變了。」高浪忽然說

天鵝。」 「妳變了,妳變成了世界上最美麗的

越來越美麗罷了 關係。」高浪語氣摯誠地說:「妳只是 「不,妳從來都與『醜』字沾不上任 「這麼說,我從前是個醜小鴨了?」

讚賞。」 唐雪婷嫣然 一笑,說道:「謝謝你的

爲了呂力才出現在我眼前的 來 並非只是存心讚賞妳的美貌 唐雪婷「唔」一聲: 高浪呷一口酒 :「但今天我邀約妳出 「我知道,你還 0

「尤天培若是個容易對付的人,也就

同的方法。」 忽然變得有點冷 不必勞動高先生大駕了。」唐雪婷的語氣 高浪一笑:「對付不同的人,要用不

鯊魚就得用血淋淋的魚肉 「這個自然,引誘猴子要用香蕉 0 ,想

賭塲桌上把他制服。」 「尤天培旣是個老千,我們不妨就在

騙到沙漠,也不會是太困難的事。 但只要肯花點腦筋,就算想把一條鯨魚 「現在沒有,」高浪輕輕一咬嘴唇 「你已想到了週詳的計劃?」

,失踪者是誰,對我來說 「當然不是,」

鯨魚?」

唐雪婷眨眨眼睛,道

:

「你把我當是

會是鯨魚,而是可愛的美人魚。」 佛深邃有如大海,「妳就算是魚,也决不

「肉麻!」唐雪婷扁着嘴

是偉大的字句。 「有些話雖然聽來有點肉麻 但却

實事求是的人。」 大的男朋友,」唐雪婷聳聳肩,「我是個 「我不想做個偉人,也不想有一個偉

覆。 」高浪的神情忽然變得嚴肅起來,「給我 小時的時間,我會給妳一個最實在的答 「好吧,我就陪妳一塊兒實事求是

「答覆?什麼意思?」

用怎樣的方法對付尤天培才最有效 「八小時夠了嗎?」 「我的意思,是要告訴妳知道 :應該 0 \_

高浪說 「夠了,我每晚只睡七小時四十五分

說話往往是一種武器,而不說話 唐雪婷不再說話

某種情况下也是另一種武器 所以,出色的外交人員,都知道應該

在什麼時候發言,在什麼時候保持緘默

保時捷開得比賽車還快 把唐雪婷送回住所後,高浪把紅色的

一個人。 他並非趕着回家睡覺,而是急於要找

歲 ,是個退了休的建築師 那是一個老人,這老人現在已七十二

師 當高浪按响這退休建築師寓所的門鈴 一個早在十八年前便已經退休的建築

高浪看着她 ,服色彷

才問: 門,從鐵栅內皺着眉打量了他 後,不久便有一個蓬頭垢髮的老婦打開了 「找誰?」 一眼,半晌

高浪禮貌地向老婦鞠了一個躬 老婦搖搖頭:「他不在家,你走罷 「我姓高,是來探訪曹老先生的。」

說完,便要把木門關上。

下他一筆債,現在是專程歸還給他老人家高浪心念電轉,急忙說:「我從前欠 老婦一楞,停止了關門的動作 ,又再

深深的注視高浪一眼,才說:「專程?什

明晨一早便要離開這裏,所以,還錢的事 不能再拖。」 麼意思?」 高浪道:「我在紐約開了一家餐館

搖了搖頭:「我不相信。」 老婦用狐疑的眼光盯着他,最後又再

來向他追債的。」 高浪一呆:「妳不相信什麼?」 老婦皺起眉頭:「你不是來還債,是

「追債?曹老先生欠下別人許多債務

百元以上!」她又想關門 就算你能夠找到他,他身上也决不會有一 巳醉死在溝渠裏。」老婦「哼」一聲, 「別再妄想找老曹了, 他現在說不定

助我找到曹老先生,這點小意思請妳先收 婦眼前晃來晃去:「老太太,只要妳能帮 高浪立刻揚起了一張千元大鈔,在老

僅僅次於 錢不是萬能的,但它的作用 之下 ,也許就

> 彷彿立刻就變成了石子,完全呆着不能轉 老婦一看見那張千元大鈔,兩隻眼珠

「你真的不是來追債的?」 過了好一會,她才嚥了一口口水,說

說着,把鈔票向前一送。 未見官先打三十大板,給妳一千大元。」 高浪道:「我若是來追債的,也不肯

欠下三個月租錢沒有繳付!」 然後說: 高浪苦笑一下,又再遞上一張新簇簇 老婦不再客氣了 「我是這裏的房東太太,老曹已 ,立刻把鈔票接下

的千元鈔票。 房東老太太連續收取了兩千元,不但

來。 說話客氣了幾十倍,連臉色也居然紅潤起

天九、剝花生、搓脚趾……」 子方的士多店看看,他常在那裏喝酒、 她對高浪說:「想找老曹,不妨到跛 打

「跛子方的士多店?」

之後,也回敬一個鞠躬,然後就把木門輕 方的士多店就在那裏。」房東老太太說完傍大道那邊走,那裏有一個菜市塲,跛子 「不錯,從這幢大厦向左轉,

景 店舖已顯得很霉舊,看來並不見得怎麼好 跛子方的士多店,是老式的那一種

店門早已關上,但裏面還有燈光 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十一點三十分了

的搓麻將聲响 除了燈光之外 ,還傳出了「劈劈啪啪

然後面有一支硬物抵着他的背心。 「別動,一動就開槍!」一個沉重的

聲音在他背後响起

爲什麼不叫我學手?」 高浪沒有回過頭,但却微笑着說:

那人咳嗽一聲,道:「廢話!伏在地

,微笑着望向那人。

子 那人愕住了,但接着却大笑

麼槍械,而是這個啤酒瓶的瓶口 剛才指住高浪背心的,根本就不是什

不寫意。」 聲調忽然變得有點蒼凉,「你好像混得並

知

道你欠下別人多少錢債?」

曹老先生伸出兩根手指。

高浪道:「我的第一個陰謀

悲劇,什麼叫寫意?」 酒

我現在還有什麼資格可以欠下二百萬的錢

「放屁!」曹老先生「哼」一聲 「二百萬?」高浪蹙了蹙眉

口牌九,注碼已是一百五十萬

0 \_

「那是當年的事。」

高浪道:「但我曾經親眼見過,

你賭

格跑進去大洒金錢?」 在只是個糟得不能再糟的老頭子,何來資曹老先生搖搖頭:「從沒到過,我現

夜

個威風八面的人物

,但現在:嘿嘿,我連吃這順飯的錢也沒幾個手下,他們全都得瞧我的臉色過日子

生有多少個八年?八年前,我身邊還有十

「八年,」曹老先生嘿嘿一笑

,「人

「也不太久,只是在八年之前的中秋

高浪在門外站了一會,正想敲門,忽

「算了,往事何苦提,你既想請我吃

高浪沒有伏下, 而且還慢慢地轉過身

也對蝦蟹之類的食物沒有太大的興趣

他並不是存心來吃喝的,他既不肚

高浪也在吃,但吃得很慢

兩斤箕圍蝦他

「小高,你還是和從前一樣,有胆色

「曹老先生,」高浪看着這個老人

多

,且看我這個老頭兒能否招架得住

0

最主要的有三項。」

高浪乾咳一聲:

「我的陰謀很多,

曹老先生眨眨眼:

「三項陰謀不算太

「做人本來就是一連串噩夢,一連串「寫意?」曹老先生仰首喝了一口啤

「別把人生看得太灰黯,你也曾經是

喝一頓豐富的,咱們現在就去!」曹老先

生怪笑,脚步已在蹌踉 曹老先生很喜歡吃蝦

最少吃了一斤十二両。

「小高,你有什麼陰謀,現在大概可以說

曹老先生喝得醉醺醺,忽然問高浪 但陪着曹老先生,酒倒是喝了不少

一瓶啤酒 夠鎮定。」那人是個老頭兒,手裏捧着

六元,超值得很。」 ,去找點暖身的吃喝好不好?」 附近有家火鍋酒家,箕圍蝦才賣九十曹老先生道:「有人請吃喝,怎會不 高浪皺着眉,道:「這裏談話不太方

高浪道:「你常到這酒家吃喝?」

「他當然預早服下了可以對抗這種藥 「尤天培自己又怎樣?」

物的解藥,所以,

他自己是完全不受影响

的 「哼!這種手段 ,也可算是千術的

的精神會越來越差,終於陷入一敗塗地之 際,彼此都在留意對手,却沒想到 ,」曹老先生嘆了口氣, 「而且用來對付 同道中人 「在賭局進行之 最爲有效 ,自己

高浪道: 「就是那一塲賭博,令你再

也翻不了身?」 曹老先生黯然地點點頭: 「那一場賭

「有沒有想過要報復?」

落得慘淡收場……」

江湖,往往會陰溝裏翻船,既然栽了觔斗 一種手段,」曹老先生苦笑着說:「人在 ,就得面對現實。」 「輸了就是輸了,不管對方用的是那

天到晚喝得醉醺醺的,這算是甚麼面對現 高浪心裏暗嘆: 「這把年紀了,還整

實?」 力一天比一天厲害了 曹老先生接着又說道:「尤天培的勢 ,你爲甚麼要去招惹

他?

爲失踪遊戲,因爲在這個遊戲裏,已有 「遊戲?死亡遊戲?」 「可否長話短說?」 現在還不知道,但暫時倒可以稱之 嗯,那大概是爲了一 個遊戲

有

燦爛的日子。」 高浪道:「不管怎樣 ,你已有過一段

曹老先生搖頭不迭: 「那不是燦爛

而是罪惡。」 高浪說道:「這世間上本來就是充滿

人。」 罪惡的,你雖然騙人,但騙的都是該騙的

人? 曹老先生苦笑着道: 「什麼是該騙的

子,又例如那些老千……」 高浪道: 「例如奸商、黑社會罪惡份

…曹老大! 「老干! 個身份掩飾得毫無破綻的老 我又何嘗不是個老千?唉…

家常事。」 「你雖然最後還是失敗了,但那是兵

我的手脚再也無法像從前一般靈活了,唉時候,已經是個時日無多的老人,而且, 事,因爲他們在摔倒之後,很快又可以再 愚蠢的人,才會對幸運之神存有幻想 站起來了,但我不行,我在重重摔一跤的 至是有所苛求。」 6的人,才會對幸運之神存有幻想,甚也罷,人生也許就是這樣的,只有最 「對於一個年輕的人來說,的確是常

你以後有什麼打算?」 高浪凝視着他,沉默了半晌才道:

時連半句話也不肯跟我說……」提到這些便嫁到加拿大,老妻受不起這個刺激,死 什麼打算?想安享晚年?免了 我什麼都輸掉了 曹老先生攤了攤手 ,女兒離我而去 「我以後還能有 去,一嫁

?但我還是沒有想到……唉,算了,你欠是在不久之前,才知道你搬到這附近居住 是在不久之前,下了工工工作,我也你説,人生就是這樣的,你可知道,我也不過,人生就是這樣的,你可知道,我也 下別人多少錢債!」

房租錢在內,大概兩萬左右……」 高浪「嗯」一聲,道:「這數目不大 曹老先生遲疑半晌,才說: 「連欠下

生的手裏。 別担心。」 然後,他就開了一張支票,遞到曹先

碼 以接受,正是無功不受祿…… ,立刻連手都顫抖起來,「不,我不可 「五萬?」曹老先生一看支票上的銀

息着, 她已嫁到加拿大去,但我還沒有忘記,她 快樂的,你也是個愉快而慈祥的父親。」 親自爲我做生日蛋糕的情形,當時,她是 就不夠意思了,麗薇是我的好朋友,雖然 高浪嘆了口氣:「曹老先生,這句話 曹老先生怔怔的望着高浪,良久才嘆 「可惜麗薇的年紀比你大得多

是老糊塗,姓曹的女兒,又怎配得上高家 接着,他又敲了敲自己的腦袋:「真 爲了我的女婿。」

,否則憑着你倆的情份

,你說不定早已成

似乎對你老人家總是有點偏見。」 「別這樣說,麗薇是個好女子,但她

尤其是禤老姑婆開的那場人的錢,而且力名 人的錢,而且大半都用在窮人的身上 「她不高興我做老千,但我騙的都是 那間孤兒院

「可惜麗薇的看法和你不一樣

子女兒過着提心吊胆的歲月。 ,的確是我錯了

,我不該讓妻

作 我大概是可以帮忙帮忙的 「小高 「算了,你若想找一份清閒安逸的工 你對我這個糟老頭的帮忙已 ° \_

謀是怎樣的?」 很足夠了,現在該輪到我問:你第二項陰

高浪道:「我想找一個人。」 「找誰?」

「尤天培!」

」曹老先生的臉色忽然驟變。 「什麼!你…… 你要找的人就是尤天

境

這個人?」 高浪目光一閃:「你果然知道尤天培

博

,我是全力出擊,孤注一擲

,但最後却

,在賭桌上把我殺得片甲不留,傾家蕩產 ,就是這個大老千!」 高浪吸一口氣,道:「是老千遇上老 曹老先生咬着牙,道:「怎會不知道

手裏,絕不是因爲賭術比他低劣,而是精 曹老先生道:「不錯,但我敗在他的

神不夠集中。」 精會神的,何以忽然失常起來?」 高浪道:「你在賭桌上 ,向來都是聚

覺 覺得精神不太好, 曹老先生道:「當時我也不明白,只 老是有着懨懨欲睡的感

手脚?」 高浪蹙了蹙眉: 「是尤天培暗中做了

做任何事情。」 種類似『空氣清新劑』的藥物,可以使人 「不錯,原來他在賭桌附近放置了一 無法集中精神

M18

傷心事,他不禁老淚縱橫,令人看得爲之

培不但是賭桌上的老千,也是情場上的騙 曹老先生呆了一會,終於說:「尤天

高浪揚了揚眉: 「你知道他現在又想

曹老先生回答 「法國女郎?」 「一個法國伯爵的女

「是的,她叫芭莉。」

有更詳細的資料嗎?」

「好,我會的,我一定會把尤天培的,你想知道就得靠自己的努力。」 「我也是兩天前聽別人提起的

底細查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還有第三項陰謀呢?」

賬 去睡覺。」高浪笑笑,然後向侍者示意結 「我的第三項陰謀,就是要送你回家

早上八點正,高浪把車子駛到唐雪婷

是表妹王貝兒。 雪婷的寓所在近郊,和她住在一起的

高浪天不怕地不怕,最怕她這個寶貝

移民到美國,但她却不肯離開香港 每年暑假,她一定會飛到三藩市探望 王貝兒比唐雪婷年輕兩歲,父母早已

她想做個自修生 但在今年,她不再繼續唸大學了

多少自修生想進入大學,但却只有想

却反其道而行之,未嘗不是一件奇事。 想的份兒,正是可望而不可即,但王貝兒

如放棄。 上口 ,她不再唸大學,一定是因爲功課趕不 明知再唸下去也是白費心機,所以不

壓 但和她相熟的同學,却知道絕不是這

她要成爲一個律師,乃是指日可待的 王貝兒唸的是法律系,她記性好 一直都是這一科的高材生。 擅

事

我不想做律師了。」 但有一天,她忽然告訴表姊雪婷:

「考慮清楚了沒有?」 唐雪婷沒有大吃一驚,只是淡然的說

王貝兒說:「很清楚了,我現在發覺

「不做律師,做什麼?」自己根本不想成爲一個律師

「哦?你不怕貪多務得,結果一事無 科科都修,門門都摸一摸。」自修那一科?那一門學問?」

「我什麼都貪,就是不貪那份勞什子

文憑 「巳决定了?」

「表姊的批准。」 「還差百分之一又是什麼?」 「百分之九十九决定。」

事後,外間有不少閒言閒語,都說這 唐雪婷笑笑,結果點了點頭

表姊妹不倫不類

不少人都認爲,她這樣說只是一個藉

得就是百分之一百正確

地之下,踏上了這條路。 事

能夠成爲一個考古學家。

兒

套嬌黃色運動套裝,白色跑步鞋的王貝

他首先看見的並不是唐雪婷,而是穿着

高浪把車子停在唐雪婷寓所門外之際

見啦。」

王貝兒向他揮了揮手:

文憑是非取不可的。

得爲那份文憑而躭在大學裏。 的百分之一不被通過,她現在也許仍然

最聰穎,也最值得尊敬的人。

妳繼續努力,無論在什麼地方努力都是一 但雪婷表姊沒有反對,她說:「只要

但無數莘華學子,往往在別無選擇餘 爲文憑而努力,可能會是一件痛苦的

但能夠事事從心所願的人,却是太少 唸醫科的人,也許心裏最大的願望是

面的學識來灌輸自己,充實自己。

在王貝兒的眼裏,雪婷表姊是世間上

努力,現在努力,却是為了要實現自己的我會繼續努力的,從前,我是為了文憑而

心形手袋趕了出來。

就在這時候,唐雪婷挽着一個米色的

「做一個有本領的快樂

見他的車子。」唐雪婷奇怪地說

「高浪不是已經來了嗎?剛才我還看

王貝兒高興極了,她不斷的點頭:

消失得無影無踪。

連叫了三下,但高浪的車子已在馬路上

王貝兒一呆,接着「喂!喂!喂!」

「妳現在的理想是什

又是另一番動人姿采。

條深咖啡色吊帶裙,肩上披着白色外

她今天選了一件墮領灰毛衣,外配

王貝兒回答:

,不是壞事,但也不見

爲快樂之本,對不?」「助人,」王貝兒不假思索,「助人

「人要怎樣才能快樂?

雪婷表姊盈盈一笑:「對了,百分之

唸法律系的人,說不定最大的興趣是

了要做一個絕大多數人眼裏的成功人仕,爲了父母,爲了家族,爲了前途,爲 但王貝兒放棄了文憑,她要找尋多方

她已决定了百分之九十九,但倘若餘

我站在這裏通知閣下的

想了三分鐘,决定和你斷絕邦交,所以叫想了三分鐘,决定和你斷絕邦交,所以叫王貝兒裝了一個鬼臉,說:「她昨晚

王貝兒裝了一個鬼臉,說:

高浪笑笑:「妳表姊呢?」

她眞担心表姊會反對自己的决定

子開走了。

,再見。」說完之後,就「呼」一聲把車

說:「算了

喪的神情,他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黯然地

,我早就知道她不會原諒我的

但高浪的臉上,居然流露出看來極沮

真正的理由 ,是高老爺一直都渴望落

有可能生至五、六個也不稀奇 就有希望抱孫子,而且不是一個、兩個 兒子他只有一個,但只要娶了媳婦

理所當然的事,縱使家庭計劃指導會提出 高家人丁單薄,就算多生幾個,也是

嚴重抗議,也是顧不得這許多的 但高浪這個寶貝兒子,老是東奔西跑

總是不像正在談情 雖然身邊也有不少女孩子繞來繞去,但 李立知道,高一墜表面不說什麼,但

心裏巳經很着急了

如鳳毛麟角。 但可以配得上高浪的女孩子,似乎有

唯一可取的 看來看去只有一個

唐雪婷已很久沒到過落霞莊了

喜悅眞的難以形容 他雖然只是總管家兼掌厨大師傅,但 李立一看見這個標緻的女郎,心中的

可以娶到一個又漂亮又有本事的好太太 他是看着高浪長大的,他一直都希望少爺

今天早上,李立爲少爺和唐小姐備進 唐雪婷就是最理想的對象。

的早餐,相當精緻而且豐富。 天的開始,也是一天精力的來源。」 唐雪婷靜了一會兒,說:「你能夠保 高浪說:「早餐不可以馬虎了事,它

研究船上,有時候早餐只是又乾又硬的白高浪立刻苦笑:「在研究海洋生物的 證每天早上都可以吃到豐富的早餐嗎?」

王貝兒苦着臉:「都是我不好……」 「妳不好?出了什麼事。

就此溜掉……」 是騙騙他的,誰知道他居然信以爲真, 「是……是我和他開了一個玩笑,我

麼高明。」唐雪婷微笑着說。 「這麼說,妳開玩笑的本領實在不怎

「現在怎辦?」王貝兒忐忑不安地。

的美夢。」唐雪婷悠然地說。 「回去睡覺,希望可以找到一個甜蜜

他都輕易相信!」 「他眞是個笨豬!說走便走,連我的說話 「那個高浪!」王貝兒氣得直跺脚,

話猶未了,一陣「呼嘯」之聲急掠而 正是高浪的紅色保時捷。

雖然看不見他的眼神,却還是可以看見 他鼻樑上不知何時架上了一副太陽鏡

他那爽朗、俊逸瀟洒的笑容。 王貝兒立刻瞪着眼:「你怎麼又轉回

,所以不會輕易相信妳的說話。」 高浪聳屑一笑:「因爲我不是個笨豬

你又是開着車子的 王貝兒吃驚極了:「剛才隔那麼遠, ,你怎麼會聽見我的說

高浪只是笑了笑,沒有解釋

是聽見妳的說話,而是看見。」 「這太簡單了,」唐雪婷說: 「他不

些什麼了?」 是看見我嘴唇的動作,就已經知道我在說 一口氣:「這是說:他只

唐雪婷說:「除了這樣之外,我想不

人可以學得會。」 王貝兒盯着高浪:「這本領不簡單

我若真的是個豬,說不定現在已傷心得連 人帶車摔落懸崖下。」 高浪淡淡一笑:「但妳却太複雜了

遊戲,讓我也來參加參加怎樣?」 嘻一笑:「聽說你倆正在玩一個很有趣的 「呸!大吉利是!」王貝兒接着又嘻

可 但接着還有一句:「只要妳表姊肯批准就 「不成問題。」高浪答應得很爽快

唐雪婷立刻搖搖頭

加! 王貝兒跳了起來:「不!我一定要參

的情况出現,我才考慮妳加入好了,但現 在還不是時候,抱歉!再見!」 唐雪婷淡淡一笑:「倘若有人手不足

巳經高掛拳套二十六年的過氣拳師。 給對手一拳打碎下顎骨之後,就再也沒有 他叫李立,自從三十歲生日那塲拳賽 爲高浪和唐雪婷準備早餐的,是一個

他不做拳師,轉行做厨師 過擂台半步。

「二鑊」以至「頭鑊大師傅」 從「尾鑊」晋升至「頭鑊大師傅」 初時,他在一間小酒家裏做「尾鑊」 「尾鑊」晋升爲「三鑊」,

相當驕人的。 在飲食業的行頭裏,這個成績已算是

他只花了十一年時間。

「頭鑊大師傅」

到另外一個工作環境去。

他遇上了一個很看得起他的大老闆 高一墜不錯很有錢,但却沒有架子

全沒有架子的人。」 一壓立刻搖頭否認:「不,我有架 一天,李立對他說:「你是一個完

子 高一壓笑了笑,說:「我的架子,李立說:「怎麼我看不出來?」 而且架子之大,無以復加。」

的。」 李立道:「那麼,你的架子擺給什麼

樣的人看?」

可惡的滋味。」 歡擺架子的人,讓他們也來消受消受這種 高一璽笑笑,回答說:「擺給那些喜 李立聽了大笑。

從那時候開始,他就衷心地奪敬高

壓這個人。 不久,李立接受了高一璽的邀請,成

等 室設計的玻璃花房以至圖書室、電腦室等 呎,泳池、健身室、網球塲、籃球塲、溫 爲落霞莊的總管家兼掌厨大師傅。 ,一一不缺。 落霞莊是高家的別墅,佔地超過一萬

是經常住在這裏。 高一璽在這裏花了不少心血,但却不

罷……」 寂靜了一點,也許是離開市區太遠的緣故 他說:「落霞莊裏什麼都好,就是太

,其實並不是眞正的理由

M20

但李立知道,「離開市區太遠」云云

也不像過餓壞了的人。」 「但你現在看來還是精神奕奕,一點

「從昨晚到現在,已超過八小時了 「也許,我是個外强中乾的傢伙。」 什麼計劃來對付尤天培?」

「尤天培近來很忙。」

「他忙着些什麼事情?」

「追求一個來自法國的女郎,她父親 個沒落貴族的伯爵。」

「這花樣倒也新鮮。」 「伯爵的女兒?」唐雪婷冷冷一笑

「你見過她了?」 「她叫芭莉,很漂亮。」

「沒有,是一個老江湖說的 °

莉 也沒有向高浪說過她漂亮不漂亮。 事實上,曹老先生也沒有見過芭

這個法國女郎 場合出沒的公子哥兒,問他們可知道芭莉 刻撥了幾個電話,向一些經常在高尙社交 但在高浪和他告別之後,高浪立

瞭如指掌。 活躍的名公子,上流社會的事,他可說是 他找到了菲臘,菲臘是最

於旅遊性質。」 「芭莉這一次到香港,是屬

「有男孩子追求她嗎?」 在法國當然有。」

「到了香港之後又怎樣?」

只有兩個人追求她。」

這麼少?你是不是其中之一 我不懂法語。」

芭莉不懂英語嗎?」

菲臘嘆了口氣,「但她到了香港之後,就「懂,而且還說得很標準很流俐,」 、說法語 「懂,而且還說得很標準很流俐

「什麼意思?」

問 想 追求她的男孩,都必須懂法語,否則免 非臘說:「她定下了一個規矩,凡是

也會有碰壁的時候。」 地笑了起來:「想不到你這位情傷高手 高浪聽了,又是一呆,但接着却哈哈 「算了,誰叫老子懂英語、日語、西

法語?」菲臘倒不是吹牛的,他很有語言 班牙語、俄語以至印度語,偏偏就是不懂

意 天才,最少懂得六、七國語言。 但不懂法語的人,就休想打芭莉的主

的兩個人是誰?」 高浪忍住丁笑,繼續問:「追求芭莉

環 有一幢巨型商業中心,在尖東也有好幾 「一個是地產富商,三十一歲,在中

「他姓什麼?」 「來歷不明,年紀却差不多。」 「另一個呢?」

勢裏, 的 一口法語十分流俐,而且在這次追求攻 「姓尤,叫尤天培,」菲臘說:「他 似乎還佔了上風。」

高浪立即追問:「我若想找芭莉和尤 該從什麼地方着手?

嗎? 菲臘笑了笑:「哦?你也想參加角逐

你看我的條件怎樣?」 高浪不想他胡亂猜測,便故意說:「

> 懷疑他不是什麼好人。」 覺得這個姓尤的傢伙,有點邪裏邪氣,我 去,」菲臘逐一分析:「只不過,我總是 比的了,但尤天培却不比你差到什麼地方「論相貌,那個地產富商跟你是沒得

高浪心中暗暗失笑。

騙術極之高明的大老千。

樣的女孩子還是少惹爲妙。」 人兒,但老實說,即使我懂得說法語,這

怎麼妙。 大雅的,但若把真正感情放下去,却是不 千金小姐,大家交往交往一下,那是無傷 一本正經地解釋:「這種歐洲沒落貴族 一半一半,」菲臘哈哈一笑,接着

也不是見不得人的事情。」 娶一個金髮妻子,生個金髮小寶寶出來 高浪說:「現在是什麼年代了,就算

?就算你不在乎,你老子那邊恐怕也會爲 之大地震!」 非臘「咦」一聲:「你不**是**認眞的罷

姐 非臘說: ,問題是怎樣才能够認識得到芭莉小 「我不行,但你却一定可以

名的。」 我知道,你的法語,可能是全香港第一

「六合彩頭獎對你來說,又算得了什 「可能,可能中六合彩頭獎。」

尤天培當然不是好人,最少,他是個

只聽見菲臘又說:「芭莉的確是個可

「這是酸葡萄之言?還是出自菲臘兄

高浪說道:「我自己的事,我自己會

氣

日 「說來也眞巧,明天晚上是波比的牛 「別提這個,言歸正傳」

「波比?你說的是這個波比,是不是

「對了,就是他!

」高浪奇怪地問。 「怎會沒有?」菲臘說:「波比明晚 「波比生日,跟芭莉小姐又有什麼關

開生日 「尤天培呢?」 舞會,他已邀請了芭莉小姐。」

時。 波比贏了五十多萬,總共才花了兩個多小 牌友,」菲臘乾笑一聲,「上星期週末 「當然少不了他的份兒,他是波比的

上落好像不小 菲臘說:「搓小麻雀, 高浪一怔,問 0 : 「他們賭的是什麼? 總共打了八圈

,是出銃者包輸的那一種。 「這種牌在影圈裏很流行

圈牌贏五十多萬,實在不簡單。」 但能夠八

人,從唸書時直到現在,都一帆風順。」 「也許是的。」高浪在暗中嘆了一口 「我們都知道,波比是個很有運氣的

種人,情况就會糟得很了 波比的運氣再好,只要遇上尤天培這

五十多萬,說不定下星期就會輸掉五百萬 俗語有云:「養大了才宰」,他可以先贏 甚至是五千萬。 在尤天培眼中,波比只是一條肥豬

一個波比,能接得下姓尤的三招 連曹老先生都敗在尤天培的手下 - 巳算

壓,百多萬,大概只夠換一輛新車罷

是頂好運鬼。

臘見高浪好一陣子不說話,便催促起來, 你若是想見芭莉小姐,馬上去找波比好 「喂,你怎麼啦,沉默是金乎?」菲

**浪笑了笑,就擱斷了電話。** 「好的,就照閣下的吩咐辦事。」高

三十秒之後,他再撥另一個電話找袁

學廣

「我就是,閣下是誰?」 「袁學廣在嗎?

「給你半分鐘,讓你猜猜。

這個好像不是長途電話罷?你在那裏?」

「妙極,今晚悶得七葷八素,你快爬

「高浪!」波比在那邊怪叫起來:「

「距離府上不足五千米。」

過來給波比解悶,兩天前彭教授送來一箱

像就快生日了,是不是?」 ,是五六年釀製的法國餐酒 「要喝酒,機會多如牛毛,嗯,你好

「今晚我很累了

香港 前 ,我已到處打鑼打鼓找你啦,但你不在 虧你還記得我的生日,早幾天

「我去了埃及。」

是啤酒肚。」 「肚皮舞不是我這種人學的 「學跳肚皮舞嗎?」 ,我現在

熊腰,正是一副迷死女孩子的V字型身材 ,又怎會有什麼啤酒肚?」 「別騙神騙鬼了,你是最標準的虎背

崩潰之前,也是五光十色,迷死人的。」 高浪嘆了口氣:「羅馬帝國在還沒有

今晚來不來?」 「別老是批評自己的不是,一句話

> 的女朋及個個如花似玉,全是千嬌百媚的 美人兒? 「眞會開玩笑,誰不知道高公子身邊 「我沒有女朋友。」 「跟女朋友打架嗎?」

談罷。」 「波比,我真的很累了 我們明天再

的掛斷了電話。 來,否則我立刻找個職業殺手對付你!」 「一定一定!」高浪說完後,就輕輕 「明天晚上,我的生日舞會你一定要

今晚波比的舞會,我倆一起參加,簡頭分 別指向芭莉和尤天培 高浪對唐雪婷詳細分析局勢,說:「 「明天晚上」巳成爲「今天晚上」。

十分討人歡喜。

唐雪婷對高浪說:「不管他是邪是正,是 魔是俠,我都應該去見識一下。

> 我來對付尤天培?」 唐雪婷眨眨眼:「你去纒住芭莉

高浪點點頭,道

.

「正是這樣

,妳有

沒有信心?」 唐雪婷淡淡地回答: 「好歹也是要試

一試的,對不?」

相當英俊不凡。」 的餘地,尤天培是個大老千,而且聽說還 高浪說:「但最少妳現在仍然有選擇

我實在是應該去見識見識的。」 色的人材,不管他是邪是正,是俠是魔, 唐雪婷「唔」一聲: 「旣然有這麼出

會給那個法國佳人弄得暈其大浪?」 唐雪婷橫了他一眼:「你呢?你會不 高浪打個哈哈,說道:「這就難說得 高浪一笑:「小心他的甜言蜜語。」

很了……」

波比的生日舞會,在他父親的別墅裏

他是袁家的長子,總共有三兄弟

父親的別墅,也就等於是他的 波比雖然身材稍胖,但相貌不算差

輩可以比擬。 沒那麼瀟洒奪目,但却也不是 在社交場合,他雖然比不上菲臘和高 一般庸碌之

樣 名廠汽車。花園、客廳、遊戲室等等地方 別墅門外的空地上,停泊滿了各式各樣的 都顯得熱鬧非凡 這一天晚上,別墅早已佈置妥當,在 ,就像是開嘉年華會

M22

七點二十五分左右

**M**23 杉却雪白得令人目眩,而在他身邊的,是男女出現了,只見男的穿黑色晚禮服,襯 一個長裙曳地,頸上戴着一串鑽石項鍊的

貴。 然飄爽的劉海,令人感到旣冶艷,而又高 可見,她的金髮後面梳成小髻,前面是自 她這一襲低胸銀藍色長裙,乳溝明顯

波比的眼神是熱烈的,也是欣羡的 波比立刻越過人叢,匆匆上前迎接 「天培!芭莉小姐!歡迎!歡迎!」

相同 是登對極了,雖然,他們的皮膚顏色並不 在他心目中,尤天培和芭莉小姐實在 芭莉固然是美絕了,尤天培也着實不

,很聰明 他個子高,相貌英俊,看來很有頭腦 ,必然是個富於創造力的男人。

大受女人歡迎。 像他這種男人,必然會和鑽石一樣

連波比都很欣賞尤天培。

僑的獨生子,其家族生意大部份分佈於北 ,在東南亞也有相當的發展潛力。 其實,波比的家族已不簡單,但和尤 據他所知,尤天培是一個億萬富豪華

天培相比,却還是差了一截。 自從波比大學畢業後,袁氏家族的業

前就囑咐他多點休息。 務,已逐漸轉移到他的身上。 袁老爺的身體不大好,醫生早在幾年

想把袁氏集團的實力擴展。 接管了龐大企業權力後,波比一直都

無限地擴展,多元化地擴展

負老父及家族中人之所托 波比渴望能夠創出一番驕人業績,不

助他一臂之力。 在工商界,他實在深切需要這樣的朋 他相信,尤天培和芭莉小姐,都可以

友

直都是最備受人觸目的 尤天培和芭莉在這個舞會裏,本來一

但忽然間 ,別墅花園裏又再出現了另

偉、 風度翩翩·笑臉迷人。 只見男的穿銀灰晚禮服,他高大、英 女的更不得了。

射,簡直是魅力沒法擋。 上鑽石首飾光華亂閃,整個人顯得艷光四 戴着一串又圓大又明亮的珍珠項鍊,腕 她穿一襲金紫色的晚禮服,雪白粉頸

樣 裏面,忽然有一對王子和公主駕臨此地 羡的眼光,就像是在一個平平無奇的場合 逾百嘉賓的視綫,幾乎每一個人都投以艷 這對漂亮男女的出現,博得了舞會內

一半甚至一大半,給這對漂亮的男女奪走殘忍一點,但最少,他倆的光芒,最少有 一點,但最少,他倆的光芒,最少有若說他倆立刻「黯然失色」,未免是 連尤天培和芭莉都沒法比得上

是熱烈的,與奮的 而主人波比對待這對男女的態度,也

上來就給高沒一個熊抱 才能找到你了 「高浪,我以爲要到六十大壽那一天 --」波比是個熱情的人,一

出現?」 我又不是失了踪,怎會等到幾十年後才會

綫立刻落在唐雪婷的臉上 波比和高浪的熊抱分開後,波比的視

着 「好漂亮的小姐。」波比衷心地讚許

先生,又叫波比。」 高浪立刻介紹,說:「這位是袁學曆

地和波比握手。

姐那樣出色的美人兒參加,眞是生色不少 」波比的讚美,使不少女孩子感到又羡 「失敬!失敬!今次舞會能夠有唐小

讚賞女孩子的

又妒

乏人。

甚至弄得頸骨折斷白白送掉性命的,亦不

不少年輕人,爲了跳霹靂舞而受傷

唐雪婷並非貪生怕死,但她認爲,爲

就是用自己的身體來耍雜技

沒有多大的興趣,她認爲這種新潮舞根本

平心而論,對於霹靂舞,唐雪婷向來

最出色的一對男女,畢竟還是他倆

隊輪流演奏。

的大不乏人。 脈實張,雖然天氣很冷,但跳得渾身是汗 高浪和唐雪婷固然是最觸目的 音樂有些很瘋狂 ,節奏緊快得令人血

流行的新潮舞蹈,一點也不陌生。 不但新潮舞跳得好,查查、牛仔舞、

至於華爾滋,她和尤天培更是很突出

個熊抱,的確是格外隆重的。 在衆目睽睽之下,特別給予高浪這一

一對

高浪用力拍拍波比的背脊,笑道:

紀的賓客,都有機會一展所長。

對於那些已超過四十歲的賓客來說

隊都能演奏多種音樂,所以,無論任何年

這兩隊樂隊的成員雖然年輕,但每一

「袁先生,生辰快樂!」唐雪婷大方

女身上。

論怎樣,只要高浪和唐雪婷一踏出舞池

尤天培和芭莉的確很惹人注目,但無

人們的視綫馬上又會轉移到這一對年靑男

子扭傷了筋骨,那就不怎麼好玩了。 看,絕不可以「以身試舞」的,否則一下 霹靂舞和碰碰舞之類的玩意,是只適宜看

高浪又繼續介紹:「這位是唐雪婷小

姐,美國史丹福大學的高材生。」

她們大概都很清楚,波比是不會隨便

舞會已開始,兩隊由年青人組成的樂

除了他倆之外,就是尤天培和芭莉。 芭莉雖然出身於貴族世家,但對時下 一對

扭腰舞、靈魂舞等等,都跳得很出色。

**酯舞相提並論** 

方,舞姿曼妙,其艱難程度就幾乎可與芭

華爾滋舞並不難跳,但要跳得雍容大

爲跳霹靂舞的高手。但到了華爾滋的

一响起,她和高浪立刻就搶盡了鋒頭

犯不着用自己的筋骨來拚命。

碍於形勢不得不跳,也是敷衍敷衍算了,

所以,這種舞可免則免,就算有時候

得大受損傷,是一件極划不來的事。 了逞强好勝(最少也是貪玩之過),而弄

的材料,但這種人可能十萬人之中才有一

也許,有些人天生下來就是跳這種舞

高手必然是寥寥無幾的。 也好,懂得下棋的人千千萬萬,但真正的 就像是下棋,無論是象棋也好,圍棋

和機械人目前好像還不大怎麼管用 成爲「棋王」,但跳華爾滋這種事,電腦 雖然科技進步,人類可以把電腦設計

等到一曲旣終之後,掌聲不絕於耳。

有掌聲, 也有喝采聲。

喝采的 嘉賓們都是爲了高浪和唐雪婷而鼓掌

一定已經紅了, 唐雪婷的臉不禁有點發熱,她的臉色 但在舞會的燈光下, 誰也

## 狡詐無比的老千

香檳開了一瓶又一瓶,舞會的氣氛越

請唐雪婷跳舞。 九點二十分,波比以主人的身份,邀

居然還相當不錯。 波比雖然比高浪稍矮也稍胖,但舞姿

有點神不守舍的樣子。 高浪在舞池附近捧着一杯香檳,好像

「高公子,你的女朋友很漂亮,又大

M24 方又高貴。」那是一個美麗的金髮女郎

是用法語,而是英語 奇怪的是,芭莉說的這幾句話,並不

忽然間,他身邊有一個動人的聲音响 但它仍然難不倒高浪

高浪緩緩地轉過頭,看着她

這一句話,却是用法語說的 「爲什麼不說妳國家的語言?」高浪

言 說:「想不到閣下也懂得我們法國的語 芭莉訝異地一笑,半晌之後,也用法

拆穿他的西洋鏡。

但高浪並不是吹牛

話

原來芭莉居然用剛果語來考高浪

「地球上有逾千種方言,而人的智慧 「凑巧?什麼意思?」

高浪淡淡道:「那是凑巧而巳。」

果語言的。

語言的,對不?」 本領的人,也决不可能懂得每一個國家的 精力都是有限度的,就算是再聰明再有

「這是理所當然的

身邊

但芭莉的眼光,只是凝注在高浪的臉

姐在跳舞,音樂一停,他立刻就回到芭莉這時候,尤天培正在和另一位千金小

之餘,心裏還在暗暗地高興。

合嗎? 中有一種剛好就是法語,難道還不算是巧「所以,在我所懂的少許語言裏,其

女性。」 的笑容,「幸好我是法國人,不是剛果的 「你很幽默,」芭莉臉上綻開了動人

也同樣凑巧地學過了,深奧的不敢說, 彎腰,欠一欠身說道:「非洲剛果語,**我** 「對不起,請恕我狂妄,」高浪微微

般言語會話,自信還可以應付得來。」 一句很奇特的說話。 芭莉的神情顯得更訝異了,忍不住說

「幸會!幸會!」

,然後爲四人互梠介紹

不久,波比也帶着唐雪婷來到高浪身

高浪首先跟尤天培握手,彼此都說

也沒有幾個聽得明白。 這一句說話,只怕在一百萬人之中

幾乎忘記了尤天培的存在

芭莉是一對的,但高浪的介入,却使芭莉

漸漸地,形勢變化了,本來尤天培和

教我說剛果語嗎?」 他連一秒鐘也沒有躭擱, 芭莉那一句話,是問高浪:「你可以 立刻就答了

交談起來。

但却在很自然而然的情况下,和唐雪婷

尤天培的風度看來不壞,他毫不介意

高浪的回答是: 「妳現在說的剛果語

其是在初次會面的時候

「我不是一個隨便讚女孩子的人,尤

「謝謝讚賞。」

「唐小姐,妳的舞跳得很好。」

,芭莉只須問了這麼一句話,就會立刻 高浪剛才若是信口開河,大大吹牛的 太少太少。」 一眼就可以令我由衷讚賞的女孩子,的確 「這也許是壞習慣,但實際上還是看

「你在說我是個稀有品種嗎?」

,他是真的懂得剛 婷忽然調皮地一笑

答,而且還答得精采絕倫,使芭莉在驚嘆 芭莉用剛果語問他,他就用剛果語回 中的稀有品種。」 「世間上眞正的絕色美女,本來就是人類 尤天培微微一笑,不慌不忙的回答

場子漂亮的人物。 回答,旣大方也幽默,不愧是個

小姐又高貴又美麗,我很欣賞她。」 尤天培道:「但更多人會欣賞妳 唐雪婷看了他一眼,忽然說:「芭莉

「旣欣賞妳的舞姿,也欣賞妳的神采

「欣賞我的舞蹈?」

但高浪如此博學多才,却是出乎芭莉 她知道眼前這年青公子姓高,那是波 妳的品味。」

「品味?」

比用英語告訴她的

意料之外

「何以見得?」 「妳是個品味很高的女孩子

身邊的男士,都足以證明這一點。」 「無論從衣着、舉止、以至陪伴在妳

出色的男士。」 唐雪婷嫣然一笑:「你的確是一位很

指的是高公子。」 「不,請別誤會,」尤天培說:

唐雪婷「哦」一聲: 尤天培聳肩微笑:「我不知道,但今 「你認爲自己比

大陪着妳出現在這裏的 ,並不是我,而是

「不,是自卑,」唐雪婷說 「是狹隘?古怪?還是幼稚?」 「你的思想好像有點……」

親近,但我現在却覺得你是個略爲自卑的 上看來旣自負,甚至是驕傲得令人不敢 ……噢,真對不起,我是不應該這樣說

坦白可愛的好女郎。」 的榮幸。」尤天培淡然一笑,「妳是一個 「我不介意,而且覺得這是一種莫大

培請唐雪婷跳舞,她答應了。 唐雪婷的舞姿固然很出色,尤天培也 一首新的音樂又再响起,尤天

「你是經營航運業的?」 唐雪婷略爲看了一看,接着微笑說 一舞旣終,尤天培給了她一張卡片

尤天培點了點頭:「請唐小姐多加指

和航運業風牛馬不相及。」 唐雪婷眨眨眼:「我工作的那一

地把卡片放在銀夾裏,「難怪品味高人一 更是個時裝設計師,」尤天培小心翼翼 她回敬一張卡片過去。 「噢,原來唐小姐是廣告界的女强人

唐雪婷嫣然一笑,貝齒朱唇,動人已

尤天培看着她,眼神開始如痴如醉起

都不知道。 舞會在什麼時候結束,高浪和唐雪婷

有加以强留。 他倆在凌晨一點左右告辭,波比也沒

在車裏,高浪好像很注專地在駕駛

心 ---事,或者是心裏不大高興 ,這種神情,又好像是有着某種

唐雪婷看着他,看了很久,才說

個彎,前面是筆直的大路 高浪扭動駕駛盤,車子急促地轉了

車速每小時超過一百公里

人。」 「從前 唐雪婷莞爾一笑:「現在呢?」 過了整整一分鐘,高浪終於開口了: ,我一直看不起爲了女人而吃醋的

在還是一樣,所以, 唐雪婷側着臉,凝視着他:「你好像 高浪忽然用左手握着她的右手: 「現

不是那種談話吞吞吐吐的人罷?」 高浪又苦笑了一下,才說:「現在

女人,使你連自己都看不起自己?」 我快姕看不起自己了。」 唐雪婷撇了撇嘴:「是那一個犯賤的

男 緊,「爲女孩子而吃酷,對我這個愚笨的 人來說,這還是第一次的經驗?」 「値得嗎?」唐雪婷咬了咬唇,覺得 「妳是知道的,」高浪的手捏得她更

她嘆氣道:「這是自然反應,沒有值得與 不值得之分的 自己的聲音有點異樣。 高浪把車子停在一塊空地上,凝視着 。 L.,

的方面下手,你說是不是?」 超被殺滅口的事,我們一定要從這個姓尤 是你的情敵,他是個壞蛋 的壞蛋,爲了呂力失踪一案,爲了刀疤 唐雪婷默然半晌,道:「尤天培不會 ,我們聯手要對

「我知道!我一切都知道!」高浪說

的狂魔!」唐雪婷用更正的口吻說。

安, 小姐又怎樣?他父親是個貴族……」 尤其是妳和他跳舞的時候……」 「別儘是說我和尤天培了,你跟芭莉

比

章爵爺還要娶多九百九十四個妻子?」

「嗄?」唐雪婷瞪大了眼:

「豈不是

「不!當然不是這樣的,一千零一個

再也無法和祖先相比的所謂伯爵!」

錢……」

釋

這都是你自己的事,根本用不着向我解

「娶一個也好,娶足一千零一個也好

嗎 ? 「任何可能性都會存在,她的父親甚 「你懷疑芭莉的父親是一個犯罪份子

\_

 $\sqsubseteq$ 

高浪忽然笑嘻嘻起來

「我不是向你解釋,只是向妳保證

笑得很迷人。 至有可能是外太空人。」 高浪忽然笑了

\_ 唐雪好睨視着高浪。 「芭莉的舞跳得很好 人也極漂亮

「騙誰都可以,就是不騙妳,婷婷 「騙人!」

這件事和呂力失踪、洪勝超被殺又有什麼唐雪婷點點頭:「我也是這麼想,但

有着某種不可告人的勾當。」

道的雛兒。」高浪忽然又一本正經,說:

「照我看,芭莉小姐也不是一個初出唐雪婷頑皮地在他耳孔裏吹了一口氣。

「賊頭賊腦的,誰要你來保證什麼?

「我有點懷疑,她和尤天培之間,可能含

我不是那些登徒浪子。」

慢慢就會知道了。」

高浪道:

「現在當然看不出來,將來

關係?」

浪 有一 「那不是登徒浪子的浪,而是浪漫的

不測?」

「呂力失踪這麼久了,他是否早已遭遇到

唐雪婷仰視着夜空,不禁嘆了口氣

「還是那一句話:將來慢慢就會知

章小寶!」

「韋小寶是小無賴,我不是!」

司 ,還沒有踏進總經理室 上午九點零五分,唐雪婷回到廣告公 ,秘書安琪立刻

個 百萬。 唐雪婷却不爲所動,聲音還是冷冰冰

,每分鐘罸一萬元,要是爽約

,野欵

有這個興趣,對不起,我現在很忙,再見 者是一個高級交際花之類的女人,我可沒 的:「你要陪客,大可以找個模特兒,或

,但唐雪婷已掛斷了電話,而且囑咐安琪 「嗯!嗯……」尤天培在電話裏急叫

,所有電話一律擋駕。 她已做得很决絕,但却還欠了一樣

翻閱文件,喝喝咖啡,偶然也會扭開電視 她沒有離開廣告公司,仍然在總經理室裏

要離開,安琪忽然報告:「尤先生派人送十二點三十分,午飯時間到了,她正 看其粤語殘片。

了三盒紅玫瑰來。」 唐雪婷哂然一笑: 「妳家裏有沒有花

部轉贈給妳,希望不要嫌棄。」 瓶?」 安琪回答:「有,但都是劣貨 「有花瓶就行了,這三盒玫瑰,我全 0

「不必再說了,陪我去吃午飯 「怎會呢,可是……」

嗎?」 以吃到最豐富的食物,何樂而不爲?」 「跟波士一塊兒吃午飯,旣不用付賬又可 「當然可以,」安琪高興地笑起來

兩人有說有笑地離開了廣告公司 在是一個很出色的男人。」 「這本來就是我們的計劃,但尤天培實

大

「是一個出色的壞蛋,一個心狠手辣

「不管怎樣,他的出現,使我忐忑不

千零一

個就夠了。

「不,妻多夫賤,我這一輩子只娶

「你可以娶七十個!」 「他還有七個老婆!」

「但是,這貴族之家,好像還很有點 「巳沒落的貴族,一個巳不合時宜

的意思,其實就是只娶一個。」

「來歷不明!」

「但和妳相比,却差了七八級!」

「還說不是登徒浪子,你連名字裏都

個浪字!」

「油腔滑舌,十足十『鹿鼎記』裏的

且到後來還做了鹿鼎公,官銜大得不能再「韋小寶再無賴,也懂得講義氣,而

生打過電話來,說有很重要的事情跟波士 ,有一位尤先 ,就只怕當然 成了習慣。 有咖啡廳,其實並不過廳 「偶一」加「偶一」,漸漸就變

談談。」

「尤先生?」

就告訴她:「在半分鐘之前

該 至非要喝上若干杯不可的,那就變成了活 偶然喝喝,那是快活,天天非喝,甚

她不禁想起了君子山

君子山上的不是咖啡瘾,而是毒瘾 就在這時,尤天培的電話又來了 唉!癮君子!實在可憐! 唐小姐,早晨!」

個行業沒有太大的與趣。

規模相當宏大,而且發展得很好

唐雪婷在父親死後,承繼了這間廣告

這廣告公司是她父親生前創辦下來的

他的卡片。」

「把電話紀錄在妳的記事簿裏,我有

「是尤天培先生,他已留下了電話號

進入總經理室,她並不忙於工作。

雖然她是廣告公司的老闆,但却對這

不早了,找我有什麼事?」

「除此之外呢?」 想請妳吃午飯。」

「晚餐,夜總會看表演。」 「這就是重要的事情?」

聲音,聽來十分誠懇。 「對我來說,無比重要。」尤天培的

工作

,也是一種責任。

但却也並不厭惡。

對她來說,繼續經營廣告公司

,旣是

雖然,她並不太喜歡廣告公司的工作

鮮也不刺激……」 這樣邀請我,雖然令我很感動,但旣不新 平凡的事情上。」唐雪婷嘆了口氣,「你 「對不起,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這些

行之間的競爭性很大,但公司內人心濟濟

幸而廣告公司早巳上了軌道,雖然同

爲人子女應盡的責任

,只要管理得宜,大概是不會有什麼問題

「這太容易了,我可以帶妳前往非洲 「嗯,只要不犯法,越刺激越好。」 「妳想找尋刺激的玩意?」

索性參加一塲賭博,賭個天昏地暗。 打獵,或者是乘坐潛艇漫遊深海,又或者 「賭博?什麼賭博?」

白開水提神得多。

,覺得除了方便之外,唯一好處就是比喝

她在總經理室內喝了一杯即冲的咖啡

喜歡「提神」這種事

夠精神的時候,自然會精神奕奕,若

所以,她很少喝咖啡,因為她根本不

「究竟有多大?」 「沙蟹,賭注很大的那一種

局也就是了。」 「現在連我都不知道,但反正今晚有

份的飲品去「提神」,這就是違反了自然 是不夠精神,而勉强要喝點含有刺激性成

> 「我需要的並不是個賭徒,而是一 「很抱歉, 我不是個賭徒 0

可以令我有幸運感覺的女孩子。」 「不,有趣和幼稚,是截然不同的字 「妳以爲我是個幼稚的人?」 「尤先生,你的說話很有趣。」

辭來使用。」 「但在某種情况下 ,也可以當作同義

負累你輸錢。」 「輸錢並不重要,但最怕的是輸了面 「我沒有這個意思,只是害怕今晚會

「輸面子?什麼意思?

求的語氣說。 麼我這個面子就丢得大了。」 尤天培用縣 蟹戰局,要是妳不肯陪我一塊兒出席,那 說一定可以邀請到唐小姐出席今晚的沙 「我今早向波比和幾個朋友誇下海口

萬 是否撇下我,獨自去參加沙蟹大戰了?」 子說話:「原來你是早有計劃的,但剛才 的興緻很好,賴在夜總會裏不肯走呢?你 夜總會看看表演,還是來得及有餘的。」 爲什麼還說要請我到夜總會去看表演?」 總不會在十二點之前便打烊罷?要是我 是凌晨十二點才開始的,所以就算先到 尤天培立刻說:「那我寧願損失一百 唐雪婷冷冷一笑:「你要去的夜總會 尤天培連忙解釋:「我們這次的賭局 唐雪婷眼珠子轉了一轉,忽然沉着嗓

「那是我們幾個人訂下的規矩 「損失一百萬?什麼意思?」 ,誰遲

尤天培一看見唐雪婷

,立刻就迎了出

M26

沒得罪我,爲什麼要向我道歉?」 「道歉?」唐雪婷蹙了蹙眉,「你又 「唐小姐,我是來向妳道歉的。」

些玫瑰花,希望妳不會嫌棄粗俗。」 風度,才不計較罷了,」尤天培說:「那 「玫瑰是高貴的,最少比撲克牌高貴 「不,我是得罪過妳的,只不過妳有

「原來妳憎厭賭博?」

得多

位兼投告東尼的坐騎。」有時候,我也會獨個兒鑽入馬塲,塲塲贏 「不,我不是那種自鳴清高的女人

「妳是告東尼的擁遵?」

參賽… 夠勇夠狠,人也挺夠風度。」 「對了!這個週末,他又有七八塲馬 「不知道,我只是喜歡他的拚搏精神

「唐小姐,現在是應該吃午飯的時候起,我有點事,再見。」 「我知 道,用不着尤先生提醒 ,對不

「我知道,」唐雪婷拖着安琪的手,

第三者在旁加以騷擾。」 她還是那樣地决絕。

「我們現在就是去吃午飯,但却不希望有

頭也不回。 她拖着安琪的手一直向鬧市那邊走,

對尤天培說: 這時候,一個穿着制服的司機走過來 「車子巳給警察抄牌了,

的勞斯萊斯汽車裏 尤天培嘆了口氣, 無可奈何地回到

要。」 絃外之音

,正是

-不愛江山愛美

但她只是笑笑,再也沒有別的表示 唐雪婷不是笨女孩,自然一聽便懂

> 的廣告 理室裏,和兩個廣告設計師研究一個嶄新 下午三點四十五分,唐雪婷正在總經

一個人像是旋風似的闖了進

話 道 的總經理,我只是要和唐雪婷小姐說幾句 安琪氣急敗壞地從後面趕了上來,叫 尤天培冷冷一笑: 「尤先生,要見總經理必須預約!」 「我不是要見你們

衛員上來-安琪脸色蒼白 「你再不走,我叫護

會罷。 「尤先生是我的朋友,你們暫時出去一 「不必了,」唐雪婷長長的吐出口氣

後,尤天培立刻說:「我是專誠來道歉的 希望妳不要再拒絕。」 安琪和兩個廣告設計師離開總經理室

在看不出你現在的誠意在那裏!」 「專誠?」唐雪婷冷冷一笑,「我實

只有用强硬一點的表現方式。」 明我是誠意的,說句老實話,軟的不行 「就憑我現在這一股衝動,已足夠證

力了?」 「倘若我再拒絕呢?你是否要使用武

子是斯文的 想了一想,接着補充:「最少,我對女孩 「當然不,我是個斯文人,」尤天培

叫 衞人員把我趕出去,爲什麼不趕?」 尤天培向前踏出一步:「妳現在可以 「我不想做得太絕!」 「這樣還算斯文嗎?眞是笑話!」

「妳不答應原諒我,就已經很絕很絕

得罪過我

唐雪婷沒好氣地說。 「算了,你要怎樣才能相信我的說話

「答應我的邀請,」尤天培很禮貌的

地了?」 嘆了口氣,道:「我好像已經沒有選擇餘

分

選擇肯抑或不肯!」

教?

「七點三十分怎樣?」

「很好,那裏的TEDERLO

牛柳,相當著名。」

眞令人有吃上癮的感覺。」尤天培一面吃 流,所以肉質特別肥美,入口甘香軟滑, 飼料培育出來的,正是養尊處優,食用 一面對唐雪婷說。

「我爲什麼要原諒你?你根本就沒有

「不,妳在自欺欺人。」

說:「答應和我一起吃晚餐。」 唐雪婷沉默下來,過了很久很久,才

「有,」尤天培說:「妳現在還可以

了息事寧人,我還是答應好了 唐雪婷看着他,終於微微一笑 0 \*

「彗星扒房好不好?」 「地點呢?」

此一言爲定!」 「妳果然是個識貨的女孩子,我們就

更是素爲老蠁們所津津樂道 彗星扒房情調優雅,牛柳泡製的火候

「那當然,你要我在什麼時候整裝候

I

「這種高級牛肉,牛隻是用穀物作爲

「一言爲定?」 「爲

怕消化不來。」唐雪婷眨了眨眼,神態嬌 俏可愛。 「吃是好吃了,但不能吃得太多,恐

晚餐過後,尤天培邀請唐雪婷上夜總

夜總會的情調更浪漫更優美,歌星和

的魔術表演,不經不覺已經是十一點三十 樂隊都是第一流的 他們欣賞名曲,跳舞,觀看出神入化

哩。」 着她,「等一會兒還有很精采的節目表演 「走?現在就走?」尤天培詫異地看

「我們該走了

表現,也不值得爲它而賠上一百萬。」 唐雪婷聳了聳肩:「沒什麼意思,只 尤天培目光一閃:「什麼意思?」 唐雪婷搖搖頭:「不看了,

尔岳1、 1.731、1.741、1.751、1.751、1.751、1.751、1.751、1.751、1.751、1.751、1.751、1.751、1.751、1.751、1.751、1.751 是不想你白白損失一百萬元的罸欵。」 「不,一百萬元雖然不是小數目

丢下,我們一起出席凌晨十二時的沙蟹戰 妳丢下。」尤天培摯誠地說。 唐雪婷笑了笑:「你當然不可以把我

「半點不假。 「是真的?」尤天培喜出望外

在他們的面前就再也神氣不起來了 ,今晚妳若不肯陪我一起出席,我以後 唐雪婷說:「其實,損失一百萬還在其 「好極了,」尤天培立刻結賬,然後 0

次

「你太愛面子了。

「但爲了要陪妳,錢和面子都可以不

風很順,賭術也似乎相當精明,該跟進的風很順,賭術也似乎相當精明,該跟進的但漸漸地,賭注越來越大了,波比牌 時候便跟進,該棄牌的時候便棄牌,到了 三點鐘,他巳贏了一百五十多萬。 波比不像是羊,倒像是一條披了一條

手牌是三條Q,自是非同小可

他的底牌也是Q,換而言之,他這

巳賭下去的籌碼也同樣非同小可

起來最少超過三百萬。

除了一個姓何的中年紳士之外

,其餘

人早巳棄牌。

慎地說:「各位的籌碼,每人總共五百萬百元,最大的是一百萬。」中年人語氣謹百元,最大的是一百萬。」中年人語氣謹

祝各位好運。」

於是,賭局就準時地開始了

羊皮的老虎 尤天培連續輸了幾手牌, 一百萬的籌

碼,他抛下去的大概只有三千份之一,一

尤天培更是早已棄牌,那三百多萬籌

碼已輸了兩個。 波比向他笑笑: 「尤兄今晚留前門後

以輸,面子却一定要贏,這就是尤某人最 大的弱點。」 好戲在後頭。」 尤天培神情輕鬆,也笑笑說:「錢可

紗廠的總經理

這個姓何的紳士叫何錦利

,是兩間大

他的牌面是一對K

到

個男人都一起鼓掌,表示歡迎。

尤天培笑着說:「今晚好像沒有人遲

方對乙方的顧忌是極大的。

假如甲方在派第五張牌後叫一

百元

只是一對K,但在底牌沒有揭開之前,甲

比方說,甲拿了一對A,而乙的牌面

在一張鋪了綠絨布的圓桌旁。

是贏家。

入勝之處,就是牌最大的一家,不一定就賭沙蟹是一門高深的學問,它最引人

袁波比和幾個衣飾煌然的男人,巴圍

尤天培和唐雪婷一出現,波比和那幾

隣街的一間私人俱樂部裏。

賭局所在,並不太遠,就在夜總會隔

西裝的中年男人鼓掌笑道:「一分鐘罸

「妙句!妙句!」一個穿灰色三件頭

進!以致連巳方的底牌都沒機會看,就此 那麼甲方就得大費躊躇,最後可能不敢跟 乙方不但跟進,而且反過來多叫一萬元

輸掉這一局。

癢的一張廢牌,來來去去就只是一對 K 而但實際上,乙方的底牌,只是無關痛

萬,的確是嚴刑峻法,是以人人寧早莫遲

,這主意實在十分高明。」

唐雪婷淡然一笑,目光有意無意間瞟

巳

在尤天培的臉上。

尤天培看在眼裏,臉上不禁有着說不

A的甲方

但一對K的乙方,却能擊敗擁有一對

所以,賭沙蟹門的不是運氣

,而是謀

看牆上的掛鐘,說道:「時間已差不多了

之,實則虛之,着着故弄玄虛,務求騙死 略,甚至是旁門左道的奸詐表情,虚則實

一個年約五旬、兩鬢斑白的中年人看

洗牌!

八歲左右的紅衣女郎。

這一場沙蟹大戰,荷官是一個二十七

她長的不算美,但一雙手却柔軟白淨

尤天培是個老千,甚至是老千中的老千!

可憐的波比,簡直是送羊入虎口!

唐雪婷實在不敢看好,何况,她知道

波比會是此道中的高手嗎?

動作靈巧敏捷。

夫,嚴刑之下,誰敢犯例?」

波比哈哈一笑:「重賞之下,必有勇

鐘之內,尤天培穩守陣地,雖然並未能平 賭局繼續,從三點到四點半這九十分

,也是有一張K的。

除非何錦利的底牌是K,否則波比是

波比記得,尤天培那一家已棄掉了的

反敗局,但却也沒有輸下去。 一座小山 快到五點了,距離散局的時間越來越 波比牌風更旺 ,堆在他面前的籌碼有

贏贏輸輸都要結賬 。這塲牌局約定在清晨六時完畢, 無論

大了

張

,難道最後一張也在何錦利的手裏?

一副牌有四張K,牌面上已出現了三

機會當然還是有的

,但這機會實在不

但斬獲不多,仍然輸了百多萬。 到了五點半左右,尤天培牌風轉旺

輸了三手冤家牌,雖然只輸回百多萬,仍 然是個贏家, 但波比却在這時候形勢急轉, 但却已銳氣大挫。 一口氣

我來賭。」

我拿的也是兩啤,K吃Q,他一

k吃Q,他一定會壓住 一定會壓住

波比又在猜想:

何錦利這一副牌,極可能是兩啤。

賬 心 一點 時間只剩下三十分鐘了,波比只要小 ,他大概還可以有一百幾十萬的進

怕我拿三條Q?」

話事權的時候,一出手就是一百萬

「一百萬?」波比乾笑一聲:「福的時候,一出手就是一百萬。

果然,何錦利很不客氣,在最後一次

T 副冤家得不能再冤家的牌。 但到了五點四十分左右,波比又遇上

他的牌面是

M28

波比淡淡一笑,神情似乎充滿了信心

那中年人又拍了拍掌

,接着,就有人

總共有五個人

,在最初的

賭局進行得很緩慢

的一個小時內,上,在座參加賭博的

色籌碼在桌子中央

氣氛緊張起來,波比會不會跟進? 波比考慮了兩分鐘,終於放下一枚金 何錦利但笑不語,接着沉默下來。 一枚就是一百萬

何錦利的眼色立刻變了 波比不但跟進,而且還要再加注兩百

綫 他吸了口氣,沉聲道: ,瞳孔收縮成 「袁兄,你置

的想跟何某賭一手嗎?」 這一次,輪到波比不出聲

萬籌碼放在桌上。 在短短三幾秒時間之內,他已把三百

性的一手牌 何錦利神情凝重,他知道,這是决定

也把兩枚金色籌碼放在桌上 這一次,他考慮了足足五分鐘,終於賭完這[手牌,大槪巳快到六點了。

還有下文! 但何錦利却說:「且慢,還有— 每個人都屛息着,等候開牌的結果。

好了 一張支票,然後把它放在桌面上 他從衣袋裏掏出一本支票簿,迅速寫

之力,「再加一千萬!」 波比登時呆住。 支票輕飄飄,但他的說話却似有千鈞

的牌 一千萬,當然,老兄你還可以再加注何錦利又冷冷的說道:「要看我的底

還差一分鐘就是六點。

何錦利的底牌也是一張K。 何錦利的加注一千萬,極可能是「偷

「偷鷄者」最好的辦法就是「將之抱「偷鷄」就必須先「搭起鷄棚」!而

怎樣……」 能只有一對K,他在以胆搏胆!」 「萬一……他手上眞的是三條K 「偷鷄!老何大不了是兩啤,甚至可

三條Q給他一對K嚇跑,這張臉以後還能 擱到什麼地方去?」 他這一次準是重施故技,要是袁波比的 ·不可能的,老何是『偷鷄王』

終於,波比也開出了一張支票 「一千萬元,跟進!

不必開牌,唐雪婷已經知道波比是輸

也就是他的底牌 何錦利並非「偷鷄」 ,最後一張K

然不大好看 成大輸家,他離開俱樂部的時候,臉色顯 通宵局終於完畢,袁波比由大贏家變

不瞭解老何的賭性了。」 波比苦笑道:「我以爲他不會有那樣 尤天培嘆了口氣,對波比說:「你太

好的運氣,想不到他真的有三條K。」 尤天培道:「你以爲他在偷鷄!」

更小心謹慎。」 到真的大賭特賭時候,他會比三窟狡免還 銀碼不大的時候,他經常偷鷄靠嚇,但等 波比道:「當時我的確這樣想。」 尤天培道:「老何是條老狐狸,桌面

免太遲了。」 波比又苦笑一下: 「現在才知道,未

他 「回去好好休息,改天再約老何收復 「不遲,有賭未爲輸,」尤天培安慰

天培本來要關車送唐雪婷回家,但唐雪婷 程車回去 以尤天培已很疲倦爲理由, 堅决自己叫計

運。」 天培說:「眞對不起,我未能爲你帶來幸 臨分手時,唐雪婷用抱歉的語氣對尤

培凝視着她:「要妳通宵達旦陪我到天明 回想起來真的很荒謬。」

雪婷跳上了計程車。 「再見!」尤天培輝輝手,目送着唐

訊

來睡覺,妳在外面是幹什麼的?」 「我在外面什麼都不幹,就只管陪着

妹

人!」

表姊,出了什麼事?」

地笑了笑,忽然壓低嗓子,說:「放心罷 好好睡它十幾個小時不可,」唐雪婷詭異 ,我現在還是個玉潔冰凊的女孩子。」

還是不是個處女?」 ,笑罵道:「我又不是高浪,誰管妳現在「啐!」王貝兒又「啐」又「哼」的

賭了整個晚上,大家都頗有倦意,尤

「不!該說對不起的人是我,」尤天

「不要緊,再見。」

唐雪婷回家後,立刻給王貝兒嚴詞審

「表姐,妳好大的胆子,整晚都不回

男人,」唐雪婷翻了翻眼,神氣地瞟着表

「好哇,原來妳整晚都在陪着一個男

「一羣男人?」王貝兒嚇了一跳,「 「不是陪着一個,是陪着一羣。」

「我沒事,只不過現在累得很,非要

我馬上用粗話罵人!」 「我真的很累很累了,妳再不滾遠點 「噢,我的上帝,」唐雪婷叫了一聲

從來沒聽過妳用粗話罵人!」 吃吃的笑,「我跟着表姊這許多年,就是 「罵呀,罵得越粗俗越好,」王貝兒

會代你擋駕,得得鏘鏘……得得鏘鏘得得 得鏘!」 算是孫悟空帶着白骨精殺上門來,小妹也 八小時休息,在這四百八十分鐘之內,就 姊實在是很疲倦了,便說:「也罷,給妳幸而王貝兒也知道什麼叫點到即止,見表 對着這個表妹,唐雪婷眞是沒辦法

起。 「得鏘」之聲未巳,電話鈴聲同時响

皇公館。」 喃了幾句,才抓起電話聽筒:「喂,唐明 時候打電話來騷擾表姊,哼!」王貝兒哪 「準是高浪,他媽的不識時務,這個

笑不迭:「是司徒師父嗎?對不起 花撥錯電話號碼了?」 「什麼唐明皇公館?是不是星叔叔老眼昏 王貝兒登時爲之舌頭一伸, 聽筒裏立刻傳來一個人訝異的聲音 ,半晌才陪 ,我是

爲唐明皇公館,其實也很貼切。」起的,婷婷姓唐,妳姓王,妳倆的公館稱 見兒。」 司徒星哈哈一笑:「也沒有什麼對不

把電話聽筒奉上,「表姊,妳的。」 姊正在我身邊瞪眼鼓腮呢?」說完,雙手 王貝兒訕訕一笑:「笑話,笑話,表

唐雪婷沒好氣地接過聽筒: 「是師父

有了新的進展。」 「不錯,是我 ・」司徒星道: 「事情

唐雪婷精神一振: 「哦?是那一方面

的

父 ,是個身具三重身份的特殊人物。」 唐雪婷道:「在電話裏說方便嗎?」 司徒星道:「我查過了,洪勝超的師 「的確不怎麼方便,我馬上便來,」

司徒星說完,便掛斷了電話。 唐雪婷嘆了口氣,對王貝兒說:

我沏一壺濃茶,越濃越好。」 「大紅袍怎樣?」

「當然不壞,脈煩妳了

× ×

自己却喝冰凍的可樂。 **壺大紅袍,表姊一杯,司徒師父一杯,她** 司徒星很快就已趕到,王貝兒沏了一

主 的師父姓雷,名叫雷意,他是海王帮的帮 ,又是大老千,更是一個神秘的國際間 司徒星喝了一口茶,說道:「洪勝超

在不簡單。 「難怪師父說他有三重身份,此人實 」唐雪婷緊蹙着眉

尤天培,妳是知道的,這人更不簡單,妳 和他交手,千萬要小心。」 司徒星又說:「洪勝超有一個師弟叫

培的傑作?」 「八九不離十了 ,但目前還沒有足夠

「洪勝超之死,是否雷意或者是尤天

證據可以證明這一點。」 「呂力還是踪跡杳然?」

> 一一一一 靠不可靠?」

不敢說百分之百可靠,但空穴來風

「消息怎樣說?」

「給海王帮囚禁起來了。」

易瞭解大概情形,司徒星沉吟半晌,道: 這句話若倒轉過來說,相信會比較容 「海王帮爲什麼會對付呂力?」

海王帮。 唐雪婷道:「呂力和海王帮有什麼糾

「呂力在沙灘失踪,極可能是爲了去對付

葛?」

以留意不可。」 ,但海王帮裹有一號人物,咱們非要加 司徒星搖搖頭: 「這個暫時就不知道

「這人是誰?」

,丁紫珊。」 司徒星道:「洪勝超的表妹,她姓丁

什麼重要性?」 唐雪婷問道:「丁紫珊?她這個人有

要的是:她認識呂力,而且兩人的關係似 頓一下,然後才緩緩地接着說:「但最重 很有氣質,她旣是洪勝超的表妹,也是雷 乎還相當密切。」 意的乾女兒,」司徒星說到這裏,略爲停 「丁紫珊很年輕,也很漂亮,聽說還

不算是個花花公子?」 唐雪婷沉吟着,半响才說: 「呂力算

他根本從來沒有眞眞正正愛上過任何一個 子,簡直多如天上之星,但據呂翼齡說, 八成像個花花公子,圍繞在他身邊的女孩 司徒星道:「從外表看來,最少有七

> 破例的一個?」 唐雪婷目光閃動 ,「丁紫珊會不會是

肯定。」 「洪勝超是丁紫珊的表兄,他知道的

「也許會有這個可能

9

但目前却不能

殺! 事可能不少,可是,他死了,死於滅口謀

露了一些蛛絲馬跡。」 唐雪婷點點頭,道:「不錯,最少 司徒星道:「洪勝超雖死,但他已透

呢 呂力失踪的沙灘,他是曾經去過的。」 「而且極可能和呂力、丁紫珊在一起

珊也可能在沙灘之上。」 「如此類推,呂力失踪那一天,丁紫

了?! 「這麼說來,他倆可能是雙雙失踪的

失踪,成爲轟動一時的大新聞,但丁紫珊「不錯,只是兩人的身份有別,呂力

却一 的失踪,一般人根本就不知道。」 定會知道其中的來龍去脈。」 唐雪婷道:「尤天培也知道。」 司徒星吸一口氣:「但雷意那一邊

角色。」 ?丁紫珊在整件事情上担當的又是個什麼 「問題是:呂力爲什麼要對付海王帮

右手,就像個正在上課的小學生。 唐雪婷淡淡一笑:「是不是把尤天培 「我有個好提議。」王貝兒忽然學起

萬不可以太過仁慈 笑:「對付虎狼,自當使用虎狼之藥,萬 「對了,正是這樣,」王貝兒抿嘴一

抓回來,然後用嚴刑逼供?」

且打草驚蛇,實爲智者所不取。」 唐雪婷嘆了口氣:「這是犯法的 2

進了。 王貝兒苦着臉: 「這麼說,我是個笨

之高明。」司徒星笑着說。 「不,妳很能幹,最少沏茶的本事極

「哼,總有一天,貝兒會一鳴驚人

你們走着瞧好了 就在這時候,電話鈴聲响起,雪婷抓

起了聽筒。 「唐雪婷小姐在嗎?」聽筒裏傳出來

的聲音,似乎十分陰森。

「我就是,閣下是誰?

聲音。 記着一句話已很足夠。」那是一個男子的「我是什麼人,妳不必理會,妳只要 「我是什麼人,妳不必理會

着鎭定。 「你說,我正在聽着。」唐雪婷保持

方的語氣,充滿了恫嚇的意味。 「呂力的事,妳再也不要多管!」 對

是什麼人?他的事和我有什麼相干?先生 唐雪婷却輕鬆地一笑:「呂力?呂力

妳若不想高浪給砍開八大塊,就得馬上停 ,你不是弄錯了罷?」 「別再裝蒜了,」那人倐地一喝:

止一切行動,其餘的都是廢話! 唐雪婷的臉色立刻變了

「高浪在那裏?」她追問

但對方已掛斷了電話

「高浪怎樣了?」司徒星也立刻問唐

把電話的內容一一說出 唐雪婷搖搖頭 :「我不知道。」

,還是不見,但消息却有了一點

M30

找高浪。」 他冷冷一笑:「這是恐嚇,我們馬上 司徒星的臉色也變了。

不着高浪。 唐雪婷立刻搖了搖幾個電話,但都找

了三次,都沒有回覆。 高浪身上是有傳呼機的,但CALL

高浪真的失踪了,他落在什麼人的手

## 秘密方程式被毀

學

培 但也找不着。 她首先找高浪,找不到,便想找尤天 整個上午,唐雪婷都在找人

她的行李仍在,但人却不在酒店裏。 至於芭莉的父親,早巳回法國去了 旣不在酒店,也不知道芳踪何處。 然後,她想找芭莉小姐,酒店經理說 切綫索都已中斷,就算不是完全中

她苦笑着,問表妹貝兒:「我現在該 「肚子餓的人應該填飽肚子

最少也是暫時中斷了。

人自然應該早早上床睡他一大覺。」 「妳認爲我現在還能睡得着覺嗎?」 「甚麼道理?」 「別人不能,但妳一定能。」 ,渴睡的

爲妳是我的表姊。」王貝兒抿着

但唐雪婷聽完這句話說之後,不到兩

句無聊的句子。

這道理根本就不能算是道理,它只是

分鐘就倒在床上睡着了

其實却也不無道理 第一:她真的巳很被倦了。 她能夠睡得着覺,似乎是個奇蹟,但

第二,她必須有最低限度的睡眠,否

過去,倒不如正常地休息一會更屬明智之 辦法,與其等到整個人崩潰後才「昏睡」 則整天打瞌睡,做事也沒有精力了。 第三:此時不睡,一直賴下去也不是

很香甜 所以,她真的睡着了覺,睡得很香甜

裹 她能夠睡得香甜,主要是因爲睡在家

人來,她也有辦法可以抵擋一陣 有貝兒守護着,就算有一營軍隊想殺

醒來已近黃昏。

息 走出來,立刻便說:「還是沒有他的消司徒星看着睡眼惺忪的唐雪婷從臥室

司徒星指的當然是高浪 唐雪婷沉默半晌,才說:「這件事,

見那個男人的聲音:「唐小姐在嗎?」 定和尤天培有關係。」 電話又响起,雪婷拿起聽筒,立刻聽

自 由?」 「高浪在我們手裏,妳想不想他恢復 「我就是。」

「我要聽聽他的聲音

口說話了。」 「嘿嘿,你很聰明,可是高浪現在不

「什麼意思?」唐雪婷瞳孔收縮。

他可以安靜下來,我們爲他注射了麻醉藥 在四個小時之內,他絕對不可能清醒過 「他太好動,而且口沒遮攔,爲了讓

,高浪根本就不在你們手裏。」

巳拍下高浪被囚禁的照片,而且巳派人把 了很大的方便。」 照片放入府上的信箱裏。」那人嘿嘿冷笑 「即映即有的照相機,的確爲人類提供

那人的說話。 放大,所以她和司徒星都可以很清楚聽見

很快就拈着一張照片回來。

果然是高浪的照片。

分牢固的螃蟹,嘴裏還塞着一塊白布,情 形狼狽極了。

回來。」

「錦盒?什麼錦盒?」

用詭計騙走,此刻正落在妳的手裏!」 「別裝傻了,我們要的錦盒,給高浪

「妳想得到證明,那太容易了,我們 「閣下這些說話,也許全是胡謅出來

這個電話,王貝兒早就用儀器把聲音

王貝兒立刻像母豹般躥出屋外,而且

王貝兒訝然地望着表姊,想追問,却

是冷冷的說:「區區一隻錦盒,值得閣下 如此緊張嗎?」

唐雪婷一看之下,不禁爲之眉頭緊鎖 照片裏的高浪,有如一隻給人縛得十

什麼條件才肯放人!」 那人沉默了一會,才說:「把錦盒交

但聲音却還是和平時般鎭定:「你們要

給司徒星用眼色阻止住。

唐雪婷心念電轉,她沒有再否認,只

手裏? 「我怎會緊張?別忘記高浪還在我們 那人恫嚇地說

剛才方始知道的?」唐雪婷試探地說。 「錦盒在我這裏的事,閣下似乎也是

來,否則高浪這條小命就算是白白斷送在 妳手裏!」 怒 ,但接着又沉着聲音說:「快把東西帶 「妳少管,」那人的聲音聽來有點情

地方。」 唐雪婷吸一口氣。:「把東西帶到什麼

三十分鐘。」 「白沙灣碼頭,」那人說: 「我給妳

升機也趕不及。」 「不行,時間太短 ,就算馬上租用直

「好,一小時後我會來。」 「一小時怎樣?」

王貝兒馬上追問:「表姊,那個什麼 那人立刻掛斷了電話。

給我。」唐雪婷神情肅穆地說。 王貝兒一呆,半晌才說道:「那該怎 「我沒有什麼錦盒,高浪什麼也沒有

辦?」 王貝兒瞪大了眼:「但妳已答應了歹 唐雪婷聳聳肩:「我不知道

徒前往白沙灣碼頭!」 「白沙灣碼頭之約,我當然還是要去

但後果怎樣,着實難料。」 「我主張報警,

行差踏錯。」 「高浪有此危難,我們决不可以稍有半點 」司徒星忽然開口

王貝兒搬了撇嘴: 「難道警方就永遠

有偶然做錯事情的時候。」 「這當然不是的,就算是上帝,也會

創造那些壞人 ,上帝最大的錯誤,就是不該

說 吃了禁果,所以逐漸變壞而已。」唐雪婷 「壞人不是上帝創造的,只不過人類

現在是什麼時候了,還在說什麼上帝,禁 王貝兒「唷」的叫了起來,說道 .

果的 着高浪那張照片 唐雪婷雖然在說話,但却不停地注視

司徒星終於忍不住問: 「有沒有新的

唐雪婷沉默了很久,忽然說:「事有

「妳指的是那一點?」

高浪, 用布塞住,又怎能夠口沒遮攔了? 「他旣已給歹徒綑槨着,連嘴巴都 嘴巴! ·」唐雪婷指着照片中的

**蚕還說高浪太好動,所以才用麻醉藥對付** 「對!」王貝兒跳了起來,「那個混

子還可以隨意轉動之外,他還有什麼地方 猴子好了,給別人這樣緊縛着,除了眼珠 是可以活動自如的。 唐雪婷冷冷一笑:「就算高浪是一隻

曉蹊……但眞相又是怎樣的?」 王貝兒「哼」一聲,道:「果然事有

高浪失踪了,芭莉小姐也離開了酒店 唐雪婷沉吟了片刻,作出如下分析

M32

我懷疑他們曾經是在一起的。」 「妳懷疑他們一起給歹徒抓住了?」

友。 巳和芭莉進展得很好,他倆現在巳經是朋 「有這個可能,」唐雪婷說:「高浪

妳不吃醋嗎?」但如今形勢吃緊,多餘的 說話還是少說爲妙。 若在平時,王貝兒一定會笑着問:

曾經給歹徒制服過,但現在却不一定還是 說:「這張照片,只能證明一件事,高浪 如此。」 唐雪婷又看着那張照片,良久才接着

別把高浪形容得那麼神通廣大,否則他以 武器,就像是占士邦零零七一樣厲害!」 領很大,他的鞋跟裏藏着不少古靈精怪的 後的日子將會很不好過。」 唐雪婷嘆了口氣,接着微微一笑: 「對!」王貝兒點點頭, 「高浪的本

道了 王貝兒舌頭一伸,訕訕道:「貝兒知

致歹徒非要把它搶回來不可!」 盒之內,一定藏着某種極重要的事物,以 知道在什麼地方找到了一隻錦盒,而這錦 唐雪婷沉吟一會,說:「高浪也許不

什麼東西?」 高浪用詭計騙走了一隻錦盒,但那到底是 王貝兒「唔」一聲:「不錯,他們說 「我不知道,」唐雪婷嘆了口氣: -

落在我的手裏。」 高浪不知用什麼方法,使歹徒相信錦盒巳

王貝兒道:「會不會是歹徒方面弄錯

但眞相怎樣,我們却是無從知曉。」 唐雪婷苦笑着:「每個可能性都有

去?」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當然要去,」唐雪婷咬了咬牙,

我可以欣賞欣賞表姊怎樣大顯身手。」王貝兒哈哈一笑:「好極了,這一次 電影?」 唐雪婷瞪了她一眼:「妳以爲這是拍

讓妳去。」 怎及得眞人眞事眞英雄這般精采?」 唐雪婷搖搖頭:「別妄想了,我不會 王貝兒笑了笑,說:「拍電影是假的

就算妳把我縛在厨房,我爬着也要爬到白 表姊的事,也等於是貝兒的事,這一次 讓我去?高浪的事,等於是表姊的事,而 王貝兒立刻鼓起了腮:「爲什麼又不

把妳縛起來,看看妳怎樣爬到白沙灣!」 方去,妳就讓她磨練磨練罷。」 年紀也不輕了,本領也不比妳差到什麼地 唐雪婷「哼」一聲,道:「好,我就 「婷婷!」司徒星皺了皺眉,「貝兒

「師父是不會看錯入的!」 「包在我身上!」司徒星一拍胸口 「師父!」唐雪婷還是不放心

辦法,少數服從多數嘍!」 唐雪婷呆了一會,才嘆了口氣:「沒 「星叔叔萬歲!」王貝兒拍掌歡呼

道 是高浪打電話回來,我會把一切告訴他知 司徒星沉吟地道:「我留在這裏,要

王貝兒問道:「白沙灣之約,妳去不 風似的衝出門外,「我的駕駛技術比妳好「表姊,由我來駕車,」王貝兒一陣

### 兩倍!」

7

她開車比我快兩倍倒是真的。」 唐雪婷搖搖頭,聳肩對司徒星說:

就變成英雄無用武之地。 王貝兒開車雖然夠快,但遇上了塞車

但趕到白沙灣,還是用不着一個小時

大概三十五分鐘左右就到了。

上有幾個漁民,也有兩三個持竿垂釣者。天色已晚,夕陽餘暉漸漸黯淡,碼頭 但那個打電話的男人,却不知道躲在

黨,甚至其中一人就是他,亦絕非奇事。 那一個角落裏 唐雪婷說:「那個可惡的混蛋什麼時候才 也許,那些漁民、垂釣者都是他的 王貝兒看看腕表,有點忍耐不住,對

太快,我們現在是早到了。」 敢現身?」 唐雪婷神態淡定,笑笑說:「妳開車

臭,全身上下都臭!」 之所以成爲歹徒,就是因爲架子臭,手段 「臭架子!」王貝兒哼一聲, 「歹徒

是撑着魚竿的傢伙,個個賊眉賊眼的 拉拉唐雪婷的衣角,悄聲說:「那幾個老 兩人在碼頭上徘徊了一會,王貝兒又

時向妳這邊望過來,是不是? 乎不是什麼好人。」 唐雪婷眨眨眼,笑道:「這幾個人不

「正是!所以我懷疑。

「不必懷疑了,他們眞正的釣魚者

唐雪婷用肯定的語氣說。

「從他們的配備可以看得出來,最少

非作狀之輩。」 一桶活沙蝦,已足以證明這幾個人並

**姊比我更加好看。」** 道理,便說:「他們看表姊最多,因爲表 們連眼角也不瞧一下 常的男人,都會向你行注目禮,要是他 王貝兒想了一想,覺得這種分析很有 「那是因爲妳長得太漂亮了 「但他們爲甚麼老是望過這邊來。」 ,反而值得懷疑。」 ,只要是

「聰明的表姊, 嘻嘻。」

就在這時候,一艘快艇從大海那邊急

快艇來得極快,轉眼間已停泊在碼頭

夠勁!」王貝兒讚嘆一聲。

「好漂亮的快艇,它綫條優美,馬力

旁邊 快艇上有兩個人,那是一男一女,男

的體格魁梧

,眼神凶厲,女的也肌肉結實

醒王貝兒。 一望而知都不是什麼善男信女。 「貝兒,這下要小心了。」唐雪婷提

「怕的就不是王小姐!」 貝兒神氣地

穿在她的身上,就給人一種不倫不類的感瀟洒又時髦的,但不知怎樣,這一些衣裳風衣,穿大襯衫,直條背心,本來應該旣 只見那個女的首先走上碼頭,她外披

就說:「東西帶來了沒有?」 唐雪婷盯住她:「妳是什麼人?」 這女子向唐雪婷這邊走了過來,一開

「女警長。」

冷冷一笑:「把證件亮出來瞧瞧! 「女警長?妳是警務人員?」王貝兒

着唐雪婷和王貝兒,「那東西呢?快拿出,不必擁有任何證件的。」女子冷冷地盯 唐雪婷悠閒地一笑 「我這位女警長只効忠於我們的首領 ,說:「女警長

妳以爲我會愚笨到這個地步,把你們想得 到的重要物事帶在身上?」 女警長臉色一變:「哼!妳敢戲弄我

只想跟妳的首領公平地談判! 女警長冷冷一笑:「要見我們的首領 唐雪婷沉聲道:「我無意戲弄任何

是由誰規劃出來的?是妳?還是雷意?」 出一把細小的指甲鉗在修理指甲:「資格 妳還沒有這個資格。」 唐雪婷一副漫不在乎的表情,居然掏

我現在向妳提出最嚴重的警告 女警長的臉色變得更難看:「唐小姐 「不必了,是否我若不把東西交出來

高浪立刻就會性命不保?」

「但是,我却也知道另外一件很有趣 「妳知道就好了。」

唐雪婷悠然一笑,道:「妳一直把高時候還有什麼事情會令你感到很有趣?」 他呢?」 浪作爲人質,但怎麼剛才我居然會看見了 唐雪婷悠然一笑,道: 「唐小姐,我實在不明白,到了這個

色修變:「胡說,他現在正給咱們綑綁得 **紮紮實實!**」 「什麼?妳看見了高液?」 女警長面

妳何必這樣緊張?」

跟着我們,是表姊把他趕跑的。」 是易如反掌的事,」王貝兒已猜到了表姊 心意,所以也帮着腔說: 「高浪本來要

了高浪,快把東西交出來再說。」 唐雪婷搖搖頭:「在沒有見到首領之

把快艇停了下來。

女警長又驚又怒,她雖然知道唐雪婷

唐雪婷就用「手刀」把他擊暈過去,接着

但他把快艇駛離碼頭大概半哩之後

妳們等一等,我們要跟總部聯絡。」

像伙說了一大堆說話,然後就用無綫電跟 她的「總部」聯絡 王貝兒冷冷一笑,對唐雪婷說:「這

有一次多姿多采的難忘經歷。的事,她這次跟着表姊赴會,本來就希望的事,她這次跟着表姊赴會,本來就希望

摔角比賽?」

長發難。

種比賽和鬥牛有什麼分別?」 「當然有,女子的身段,最少比牛好

「才只是好看一點?嘿嘿,其糟糕之

「來罷!」

唐雪婷聳聳肩,道:「尤其是在晚上 ° L

番了

唐雪婷哈哈一笑:「我若是胡說八道

女警長瞪着眼:「不管妳們是否見到 「高浪神通廣大,他要逃離賊巢,那

女警長的臉色變了又變,終於說:

唐雪婷皺皺眉 0 「妳何不去參加女子

這時候,女警長向她倆揮揮手,叫了

出手,左掌如刀般向女警長右肩砸下。

但也就在這一瞬間,唐雪婷已閃電般

女警長急閃,那知唐雪婷這一掌只是

也就只好乖乖聽話,不敢再輕擧妄動。

王貝兒胆子再大,在這樣的情况下

坐快艇,更是機會不多,今晚正好浪漫 好像已經很久沒有坐過快艇了

,我决不會說出錦盒的下落。」

雪婷一掌。

即使是王貝兒,她也想不到表姊會突

那個强壯如野牛的大漢,居然承受不了唐 這個女孩子並不簡單,但却還是想不到

個女人,一看見就想揍她一頓!」

是個唯恐天下不亂的人。

表姊一動手,她豈甘寂寞,也向女警

有時候,她看來很文靜,但實際上却

王貝兒「哈」一聲:「我才不幹,那

,眞是不難想像。」

王貝兒望了唐雪婷一眼,說:「我們

「有那個女人在,只有恐怖的份兒

用這條繩子鄉住她

0

快艇上有繩子,而且粗幼適中,用來

女警長慘叫

聲,唐雪婷向王貝兒說: ,撞在女警長的小腹上

她右膝一撞

」王貝兒咕嘀着,和唐雪婷相繼跳上了快 開快艇的男人大概三十來歲,强壯得

她匆匆跳回快艇上,跟那個開快艇的

看一點。」

一支黑漆的手槍巳指着她的眉心

「別動!」女警長大喝。

但女警長出手更快,王貝兒正要揮拳

虚晃的,真正的殺着在右膝。

高浪早已逃脫了,對不?」 「朋友,別把全世界的人都當作優瓜

然曾經被擄,但現在已經脫險了 道: 顯見事情果然一如自己所推測,高浪雖 那人似是一怔,但接着却哈哈一笑 唐雪婷暗暗鬆了一口氣,對方這樣說 「我說的這個人,並不是高浪。

人?」 「除了高浪之外,你們還非法禁錮着什麼 她冷冷的看着那個人,半晌才說道

那人沒出聲。不久,甲板上又出現了

得出,他本該是個很英俊的男人 三個人。 居中一人,神情憔悴,但却還可以看

王貝兒從來沒有見過呂力本人 ,但却

「呂力!」王貝兒忽然失聲地叫了起

在報章上見過他的照片。

連她那樣的人,都認爲呂力是個新時代王貝兒眼角很高,審美眼光是一流的

呂力失踪,一直都是個謎 ,現在

個謎的答案開始出現了

他並沒有死掉! 最少,現在可以證實,呂力仍然活着 但他爲什麼會給歹徒囚禁着

若從最表面的看法加以推測

是:綁票-,答案就

這許多天還沒有人提出勒索? 但這若眞是一件綁票案,爲什麼隔了

既不是勒索,爲什麼呂力會給人禁錮

了給道 正名字,什麼女警長,簡直是個笑話。」 長怒吼不已 妾意,反而感到沒有多大的與趣。」 可以看看我的身份證。」 是妳臨時杜撰出來的罷?」 「郭珍怡?嘿嘿,這名字不錯,大概 「胡說,我不是那種賤女人!」女警 「不,我真的叫郭珍怡,妳不相信 「我……我姓郭,郭珍怡。 知道妳不賤,但却不知道妳的眞

妳是那一路上的人?」唐雪婷問。 「我不能說,妳可以自己猜猜。」 不必了,就當妳叫郭珍怡好了

郭珍怡不置可否 「海王帮是不是?」

送到警方那裏去,情况只怕就不怎麼好 「妳可以拒絕和我們合作,但是妳若唐雪婷也不着急,只是淡淡一笑,說

要把我送到警局?」 郭珍怡叫道:「我又沒犯罪,爲什麼

- 旦 倒是我們出手傷人,又把妳綑綁起來,一 鬧上警局,有罪的只怕是我們兩個哩 「妳有沒有犯罪,我並不怎麼清楚,

M34

郭珍怡深深的吸一口氣,道: 「妳想

怎樣?」

鄉人是最妥當不過的

「妳們想要怎樣?」女警長氣呼呼的

領談談。」 唐雪婷道: 「我已說過,想和妳的首

粗! 帶妳們去見首領的,想不到妳居然還要動 郭珍怡說道: 「我們現在本來就是要

女人,妳最少不必害怕會被强姦。」

唐雪婷淡淡一笑:

「放心

我們都是

女人是喜歡給人强姦的,對於正常的郎情

王貝兒眨眨眼,笑道:「世間上有些

一個太斯文的人。」 唐雪婷道:「很抱歉,我從來都不是

點 「我現在知道了,但却未免太遲了

以才會有明知故問這一句說話。」 妳什麼都已知道,何必還要問我?」 唐雪婷淡淡道:「人就是這樣的,所 「你的首領是不是雷意?」 珍怡沉默了好一會,才說: 「旣然

唐雪婷仰望天色,說:「今夜有月色 郭珍怡閉上了嘴巴,不再說話

失是一件詩情畫意的事。」 在這樣的環境下來一個海上暢遊,倒不 王貝兒在郭珍怡的臉上捏了一下:

對待俘虜也得斯文一點。」 雷意在那裏?」 唐雪婷立刻拉開貝兒的手,叱道:

近的一個海灣,首領就在遊艇上。」 晌才對唐雪婷說:「我們的遊艇停泊在附 王貝兒冷冷道:「有沒有撒謊?」 郭珍怡惡狠狠的瞪了王貝兒一眼,半 「哼!」一聲: 「妳可以不相

安全一些?」

信! 在礁石上。」 妳來駕駛快艇,但速度減半,別把快艇擱 唐雪婷沉吟半晌,對王貝兒說: 一曲

「邊命!」王貝兒嘻嘻一笑,馬上掌

舵向附近的海灣出發

艇首還是向上高高昂起的,兩旁水花高高 的事,王貝兒雖然把速度減慢了少許,但 飛濺,使人連呼吸都不怎麼暢順。 在黑夜中駕駛快艇,的確是一件刺激

正靜悄悄地停泊在海灣北方。 ,只見一艘最少超過二百呎的豪華遊艇, 不到五分鐘,快艇已駛到一個海灣裏

入站立着。 遊艇上燈光並不明亮,甲板上有幾個

說道:「我要見你們的首領-甲板上的人冷喝一聲道:「妳是什麼 「快艇在遊艇側邊停下,唐雪婷朗聲

「你們首領想見的人。」

「不錯。」 「唐雪婷?」

首領在艙內,他巳等得很着急了 唐雪婷冷冷道:「叫他出來。」 「歡迎!歡迎!」那人乾笑一聲, 0 ----

他會面,會比較公平一些。」 以應該由妳到艙內見他才對。」 那人嘿嘿一笑:「是公平一些?還是 那人道:「是妳要見我們首領的 「不,」唐雪婷搖搖頭,「在這裏和 ,所

談 密的事情,所以應該在清靜一點的地方談 0 「但我們的首領認爲,這是一 「隨便你們怎樣想都沒關係。 件很機

「但假如爲了另一個人的性命,妳是 「對不起,我沒有這個興趣。」

否願意冒一冒險?」

,神情顯得又憔悴又疲倦 這時候,呂力給兩個彪型大漢挾持着

,的確就是呂力。 把呂力找回來,是呂翼齡最大的心願 唐雪婷也認得這個憔悴而又疲倦的男

見

自然非要全力以赴不可的。 呂翼齡旣然求助於司徒星,那麼唐雪婷

怎麼妙。 即使是唐雪婷和王貝兒的處境,也不 呂力終於出現了,但他的處境實在不

給歹徒押了回去。 見得很好。 呂力只是給押上來亮一亮相;接着又

板上那人又在催促。 唐雪婷吸了口氣,終於點點頭: 「唐小姐,妳考慮清楚了沒有?」 「好

去。」 ,我上遊艇。」 「我呢?」王貝兒急叫: 「我也要上

了遊艇。 咱們服侍不週。」說完,身輕似燕地跳上 :「妳還要照顧這位女警長,別讓她埋怨 「不,妳留在這艘快艇。」唐雪婷說

那人帶着唐雪婷入艙內 遊艇豪華、嶄新、漂亮、設備也是最

雪婷而坐。 一個穿着紫絨西裝的男人,背對着唐

艙內,燈光柔和,佈置華麗,很夠氣

見過的。 唐雪婷心中一動,這背影,她是曾經

> 地嘆了口氣:「我們會在這樣的情况下再 ,眞是一件令人感到遺憾的事。」 這男人慢慢地轉過了身子,然後長長

往往都是在很久之前就開始鑄造的。」 唐雪婷說:「許多令人感到遺憾的事 「一個人出身怎樣,那是並不太重要 「例如我的過去?我的出身?」

不必爲了金錢而去拚命。」所以,他永遠毋須爲了金錢而煩惱,更加 」尤天培冷冷的說:「像呂力那樣的人,决定他的一生,甚至是兒孫三代的命運, 的 一生下來就已註定有億萬家財等待着他, 最重要是他的所作所爲究竟怎樣。」 「妳錯了,一個人的出身,往往可以

「我是個怎樣的人,妳大概早就已經 「你呢?你又怎樣?」

知道了。」 不久之前,你還不是把我當作純情少女看 「你怎曉得?」唐雪婷望住他,「在

待嗎?」 我這種壞蛋!」 惜却太理智了,理智得要協助警方,消滅 「妳現在還是個很純情的女孩子,可

了? 麻將上落三幾萬元,是十分平常的事。」 ,不愁穿,年紀輕輕就開平治汽車,一塲遠比不上呂力這些公子哥兒,但也不愁吃 不上呂力這些公子哥兒,但也不愁吃「其實我的出身也不算太差,雖然遠 「你是賭桌上的高手,當然只贏不輸 「你還沒有說你的出身是怎樣的 °

「贏多輸少,倒是真的

傻一 些幻想,嘿嘿……現在回想起來,眞是太 我真是個傻子,最初,我居然對妳存着某 道得清清楚楚,」尤天培苦笑了一下,「 「老千!不錯,我的底細,妳早已知

「你在幻想些什麼?」

且還會有很美滿的結果。」

許退後,只可以繼續向前。」

「明知道這是一條死路,你也得繼續

了我這個年紀,到了我這個地位,已不容

「太遲了,」尤天培搖頭不迭,「到

是多餘的。」 口氣,才接道:「其實,我這種嫉妒簡直 就已經對他產生了嫉妒,」尤天培嘆了一 時候

是一 個騙子,一個老干!」 「在別的事情上,我充滿信心,但在 「你似乎不像個自卑的人。

往死亡關,絕不會令你的生命有任何光采

「不,這是一條黑暗之路,它只會通

人生中最燦爛的光采。」

「那不一定是死路,它也許可以帶來

情場上,我屢次扮演失意的人。」 「你雖然是個壞蛋,但風采迷人,手

嗎?」

「你太武斷了

,我現在不是活得很好

「活得好不好

,只有你心底處才會明

敗, 遇上自己喜愛的對象,最後總是鎩羽而歸 ,只贏得滿身傷痕。」尤天培苦笑着說。 」唐雪婷安慰他,「只要你肯努力, 「一時的失敗,並不等於永遠都會失

巳。」

是個輸家,只是沒有袁波比輸得那麼慘而

尤天培聳聳肩:「那一塲賭局,我也

好過不好過?」唐雪婷向他提出盤問 白,就以袁波比輸錢的事情來說,你心裏

「妳要我改邪歸正,做一個正正當當

者

可以騙倒波比,却騙不到我這個冷眼旁觀別把我當作儍瓜了,妳和何某的技倆,只

唐雪婷嘆了口氣,望着尤天培說

:

「你自己若决定退出,誰能阻攔得住 「不錯,浪子回頭金不換。」 可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這種傻事?

忽然怪笑了一下:「可是,我爲什麼要做

「也許沒有人能阻攔得住,」尤天培

「我在幻想,我們會進展得很快,而

難得的好事!」唐雪婷揮動着雙手說

這是好事,無論對別人,對自己,都是

「傻事?改邪歸正是傻事?你弄錯了

「當然有,我第一次看見妳的 「你沒有想到高浪嗎?」

「多餘?什麼意思?」

向前?」

「我根本連嫉妒的資格也沒有,我只

段也很漂亮,怎會在情塲上屢戰屢敗?」 「喜歡我的女孩子雖然不少,但每當

的。」

的正人君子?」

「不是懷疑,而是肯定。」 「妳懷疑何錦利是個老千?」 我知道,」唐雪婷冷冷一笑,「但何錦利是兩間大紗廠的總經理。」

的。」 股票市塲虧蝕了兩千多萬。而且,那不是我更知道,這位何總經理在幾個月前,在 他自己的錢,他是虧空公司的錢來炒股票

尤天培不禁訝異和望着唐雪婷。 過了半晌,他才淡淡一笑:「你知道

的事情,實在太多。」 只須撥幾個電話問問朋友,便可以知道 唐雪婷道:「要調查何錦利那樣的人

「妳的朋友們倒不簡單。」

你若是我的朋友,那就是最不簡單

戰好不好?」

道,何錦利爲什麼要和我合作?」 個。」唐雪婷盯着尤天培的臉說。 尤天培默然半晌,忽然問:「妳可知

尤天培道:「不錯,答案就是這樣簡 唐雪婷道:「當然是爲了錢。」 人生在世,又有誰能脫離金錢?」

單

「縱使是盜,盜亦有道。」 「所以,君子也就是傻子。」

「君子取財,以其道也。」

「我就是這種盜,」尤天培淡然說

,無論對誰來說,都是無傷大雅的 像袁波比那樣的二世祖,騙他一些金錢最少,我從不在苦哈哈身上騙取一毛錢

而且是藉父餘蔭,但他是個正當商人,從 來沒有做過什麼嚴重的害人勾當。」 唐雪婷冷冷一笑:「波比雖然有錢,

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確然微不足道,却不知道尤先生心 「別再提他好不好,對我來說,這只

「妳全不知情,會比知道一切有福得

多。

!」唐雪婷昂首說。 只要問心無愧,再危險的漩渦我也不怕 「福有攸歸,做人但求心安理得而已

了嘲諷的味道。 是未免太過不智!」尤天培的語氣,充滿 『有種』,但纖纖弱質凡事强要出頭,却 「妳若是個男孩子,我也許會讚一聲

生你太聰明了。」唐雪婷也在揶揄他。 尤天培嘆了口氣,說:「我們停止冷 「智者千慮,必有一失,就只怕尤先

唐雪婷冷冷道:「我們已處於激烈拚搏的 「冷戰?我不認爲我們正在冷戰,」

階段。」

「不是這樣嚴重罷?」

去!」 老話,回頭是岸,不要繼續泥足深陷下 「尤天培,別再自欺欺人了,還是那

「妳想我怎樣?」

向光明。 「做魔鬼的叛徒,就是奔向正義,走 「那豈不是等於要我做個叛徒嗎?」 「把呂力釋放,退出海王帮!」

做人難。」 姐 就會結束了。」尤天培嘆了口氣,「唐小 ,妳還是把錦盒交出來罷,免得我左右 「只怕奔向正義之後,我這條命很快

唐雪婷冷冷一笑:「那錦盒是很重要

嗎?」 是沒有什麼價值可言的,但對我們的研究 工作人員來說,却真的十分重要。」 尤天培道:「對一般人來說,那錦盒

> 你們在研究些什麼東西?」 「研究工作人員,」唐雪婷一楞:

住冷笑。 「現代的長生不老術?」唐雪婷忍不 「一種可以令人長生不老的秘方。」

那樣的暴君也爲之上當。」現了無數騙局,其中一個騙局, 已爲了長生不老這件事而努力,而且也出 「我只知道,最少在幾千年前,人類 「妳以爲這是一件很荒謬的事?」 連秦始王

想。」 長生不老之法,却是爲了全人類的幸福着 要永遠保持帝位,但是,我們這一次尋求「秦始皇尋求長生不老藥,只是爲了

不老之法嗎?」 唐雪婷道: 「那錦盒之內,藏有長生

種夢想是可以變成事實的。」 唐雪婷道: 尤天培道: 「但我實在無法相信,這 「正是!」

沒有成功之前,都是幻想幻想而已。 唐雪婷道: 尤天培道:「人類無數發明,在它還 「高浪從那裏得到這個錦

小姐! 尤天培道:「芭莉那裏。 唐雪婷道:「莉芭,一個沒落貴族的

的 密方程式,就是這位伯爵科學家研究出來 個聰明的科學家,那錦盒內所記載的秘 「她父親既是沒落貴族的伯爵,也是

想得到這份方程式?」 「不錯,但妳對我的吸引力,實在比 「所以,你儘量接近芭莉,目的就是

> 那錦盒內所記載的方程式還更巨大 「於是,高浪就乘虛而入,和芭莉小 °

「這是你們的計劃,對不?」 「我承認,我們的確想對付你, 但芭

姐接近了。」

莉那方面的事我所知不多。」

「高浪沒有把他所知的一切向妳報告

嗎?

要向我作出報告? 眨眼:「我又不是高浪的上司,他爲什麼 「報告?這字眼眞有趣,」唐雪婷眨

樣? 尤天培問道:「妳和高浪的感情怎麽

時候還很遠。」 了聳肩,坦然說:「我們距離談婚論嫁的 「不太壞,也不是太好,」唐雪婷聳

「他並不適合妳。」

論這些問題。」 「你說的也許很對,但我現在不想談

妳想談論些什麼?」

「呂力,還有丁紫珊!」

尤天培這下眞的呆住了。

住了 「你連丁紫珊這個人都曉得!」 他呆

很久才迸出這句話。 「丁紫珊怎樣了?」

「妳想知道她的下落?

「她給帮主囚禁着。」 「想,很想。」

「囚禁在這遊艇內?」

在這 「當然不是,呂力本來也不是被囚禁

「這很容易,但錦盒呢?」 「可否帶我去見見她?」

M37 」唐雪婷冷冷一笑。 「慢慢再談,你最好別用這種態度逼

。」尤天培忿然地說。 ,再拖下去,對大家都沒有什麼好處 「唐小姐,我們的談判,已進行得夠

過是適當地保護自己。」 「噢,我的天!妳一直把我當作奸險 「你的手段太精細了,我這樣做只不

> 射 見

「對不起,我的確這樣想,這也是適

的丈夫,都得頭疼。」 當保護自己的合理態度 「妳的花樣太多了,無論是誰成爲妳 0

爲我的丈夫,我都一定不會讓他感到頭疼 尤天培一笑, 「你錯了,無論是誰,只要他能夠成 · 問道: 「我有沒有這個

?是有機會做我丈夫?還是有機會給我弄 機會?」 唐雪婷反問: 「你說的是那一種機會

得萬分頭疼?」 緩緩道:「說句老實話,我已給妳逼得 「不必說出答案,」尤天培嘆一口氣

走投無路了 這麼嚴重?」

持着我現在的地位。」 「是把我擒下,然後交給雷意,對不

現在,我只有一個辦法,才可以維

唐雪婷這句話還沒有完,尤天培手裏 「爲什麼還不動手?」 「不錯,正是這樣!」

已亮出了一柄銀光閃閃的手槍

手槍略大少許,看來有點像是玩具 手槍很精緻,比「掌心雷」一類型的

殺傷力異常强大的犀利武器 但唐雪婷肯定那不是玩具,而是一柄

「颯」一聲响,一支鋼針不知道從何處 但就在尤大培亮出手槍後不久,只聽 就射中了尤天培的右腕。

發生 螂捕蟬,黃雀在後的事情,會在這一瞬間 尤天培震驚極了,他實在想不到,螳

連唐雪婷也感到很訝異

他的眼神在半秒鐘之內變得完全呆滯 尤天培面上的表情,很快就硬化了 他很快就昏迷過去。

唐雪婷猛然回頭,立刻就看見了一個 一支藥性强烈的麻醉針

高大英俊的男人。 「高浪!」唐雪婷忍不住低聲歡呼:

色有點蒼白,但却精神奕奕,神情更是有 「你怎會在這裏的? 只見高浪穿着一套黑色的潛水衣,臉

浪 如 出 押猛虎 「別問,貝兒正在甲板上打架!」高 面又向艙外急衝出去。

去帮貝兒一把不可。 唐雪婷一聽,知道形勢緊張,非要出

除了尤天培之外,遊艇上還有六個歹

刀 ,其餘的都有利刄在身 這六個歹徒,兩個有槍 9 一個擅放飛

間 ,她看見遊艇右舷海面上,忽然悄悄的 王貝兒本來一直都在快艇上,但忽然

這人正是高浪。 雖然光綫很微弱,但王貝兒還是看出

她驚詫極了,也興奮極了

她却只能若無其事地

當作沒有看見這個人。 甲板上有三個歹徒 ,正向王貝兒虎視

不能輕學妄動,大呼小叫 於是, 他在水面上,用手語向王貝兒

無所施其技,但他知道,王貝兒對於手語 王貝兒若不懂得手語,那麼高浪就會

是曾經下過一番苦功的。

白

的 ,但是她看見,高浪是配備着氧氣筒

便明白

定 一登上遊艇,就會和歹徒火併起來

若在平時,她早旦揮手向他歡呼 9 9 就但

高浪自然也知道大家都身在險境,决

高浪用手話說:「我進入艙內協助妳

王貝兒也暗中用手語答覆,表示已明

王貝兒並不愚蠢,想了一想,

高浪一定是從另一個海灣悄悄游過來的 「英勇極了!」王貝兒暗暗喝采。

靈猴般爬上了遊艇。

,妳在這裏見機行事好了

高浪從那裏泅泳過來,王貝兒是不知

在這海灣隔隣,還是海灣

她看見高浪把氧氣筒丢掉,然後身如

她知道,高浪一定會採取行動,說不

己能否和高浪的行動互相配合 一點也不害怕,却有點担心自

> 三個歹徒展開了激烈的拚搏 ,人如燕子般飛掠上遊艇,和甲板上的當高浪潛到艙門之際,她再也忍耐不

然敢以寡敵衆,衝殺上遊艇向他們展開襲 那三個歹徒怎樣也想不到,王貝兒居

輕易就撂倒了其中一人 但另外兩人已抖擻精神, 爲三個歹徒意想不到 ,王貝兒很

貝兒 全力對付王

到三幾個回合,又有一個歹徒給打得鼻血兒遠可手脚並攻,近身更能短打尅敵,不 長流,悶哼倒下 兒遠可手脚並攻,近身更能短打尅敵, 搏,單憑身型就已可大佔便宜,豈知王貝 夫根基十分紮實,那兩個歹徒以爲近身肉 王貝兒練過空手道,也練過國術,功

下一人,要打發他也不是什麼難事 王貝兒兩度得手,芳心竊喜,心想餘

斧頭怒劈而至。 王貝兒急閃 但忽然間背後「呼」一聲,一柄漆黑

給這一斧擊中,必然非死即重傷。 來,王貝兒左閃右避,差點給大漢逼得跳 只見一個獨臂大漢,手持利斧狂攻過 ,也幸虧閃躲得快,否則

進海裏也不失爲一個好辦法 進海裏。 其實,要避開這獨臂大漢的利斧

,並不是個人的安危問題 但王貝兒却不甘心,而且現在最重要

她咬了咬牙,决定要和這惡漢週旋到

不禁發出得意的獰笑,他揮斧更急,全 獨臂大漢見貝兒給自己逼得異常狼狽

呂力目光閃動:「哦?你很喜歡救入 高浪微笑地回答:「救你的人。」 過

忽然一陣劇痛,接着就軟綿綿地倒在甲板但就在他攻勢最兇悍之際,頸際大脈

嗎?」

無半點憐香惜玉之心

「救人是責任、是工作、 「好極了 「當然,」高浪引述「個醫生的名言 我們正需要遇上一個你這 也是娛樂。」

,王貝兒不禁與奮得叫了起來。

是高浪來了

,他一掌就把這惡漢擊倒

唐雪婷和王貝兒掌握之中

前後不到五分鐘,這艘遊艇已落入高

高浪和唐雪婷商量了一會,决定把所

被禁錮着?」 「你們?這裏除了閣下之外 ,還有誰

「水晶裏的人?」高浪怔住。 「這裏沒有,但在水晶裏有。」

是水晶島裏有人被困!」 「對不起,我說得太簡化了,應該說

「水晶島?它在什麼地方?」 有地圖嗎?」

兒對高浪說。

高浪立刻到處搜索,終於在雜物房裏

雪婷忽然叫嚷。

,呂力就在這艘遊艇內。」 王貝

有歹徒用繩索綑綁起來。

「呂力!我們差點忘記了呂力!」唐

「駕駛室裏有,什麼事?」

的位置 「只要有地圖,我就可以找到水晶島

呂力詫異地看着他,問道:「你是什

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ホ \*

### 稿 啟

家 本社鼓勵有興趣撰寫武俠小說之有志讀者 0 試用新作品、 你有好故事嗎 歡迎投稿。 你有豐富幻想力 嗎 ? 。誠意培植新作 請試撰著 吓

每個故事獨立, 不超過十萬 字

故事須新鮮緊湊 節要曲 [折動 人 0 。文字須簡潔有力 佈局要注意技巧

武俠世界出版社 啟

> 」高浪帶着呂力到駕駛室。 「水晶島?這名字我好像從來沒聽說 本連一個人也沒有

道它的名字。 沒有名字的小荒島,只有海王帮的 呂力說:「水晶島其實只是一個本來 人才知

「雷意的秘密基地

現在呢?」唐雪婷對這小島似乎有

。」呂力沉聲說

「看來不怎麼像。

雷意的傑作罷?」 高浪立刻明白過來:「這名字大概是

麼瞄頭來的。」

「基地在地底下,在島上是看不出什

是不是警方人員?又抑或是國際刑警?」 來的。」呂力更奇怪地望着高浪,「你 高浪搖搖頭 「不錯,水晶島這個名字,是雷意弄

踪的來龍去脈說出了一個大概。

在這三小時的航程裏,呂力把自己失

「那麼,你一定是一個出色的私家值

探

多采生活的混蛋。」 「都不是,我只是一個喜歡過着多姿

的律師,當時,兩人已發展到要談婚論嫁 的地步。但就在這時候,另一個男士也正

一段浪漫史,那時候,雷意是個年輕有爲

呂力的母親,在年輕時曾與雷意有過

母親那方面的財富也是十分驚人。

呂力是富家子弟,不但父親家財億萬

你怎可以這樣侮辱自己?」 「混蛋?」呂力不由一陣啞然失笑

蛋! 帮帮衆的眼裏,我仍然是個不折不扣的混 說成是一個君子,甚至是聖人,但在海王 高浪聳聳肩微笑道:「就算我把自己

是一把銀鈴般動聽的聲音响起。 呂力怔住,問高浪:「她是誰?」 「混蛋,我們現在應該怎辦?」忽然

目光調皮地望着唐雪婷 「混蛋的女朋友。」高浪淡淡一笑

月色越來越明亮 遊艇全速向東北前進,海浪並不大, ·把大海染成一片銀輝之

的南方 色 大概三小時後 ,遊艇來到了 -一座小島

在半年前

這裏根

仗 意功敗垂成,在情塲上吃了一塲慘痛的敗在向呂力的母親全力展開追求,結果,雷 呂力的母親結婚了,但新郎不是雷意

而是呂力的爸爸。

的大商家。 富貴,所以拋棄了雷意,而嫁給這個姓呂 性楊花,見一 從表面上看來,呂力的母親似乎是水 個愛一個,且有人說她貪圖

茶毒世人 師,但却居然知法犯法, 决絶,是因爲她發覺雷意雖然是個執業律 但眞相却是,當年呂力的母親和雷意 暗中販賣毒品

大十歲的女賽販,兩人除了合作販毒之外大毒梟,甚至不惜勾結一個年紀比他最少 除此之外,雷意爲了要成爲黑道上的

呂力的母親查悉了這一切之後

意深痛惡絕,憤而選擇了呂家作爲歸宿

一次暗殺陰謀中,遇害的却不是呂力之父 心中戀人,誓言要向呂力之父報復,但在 成爲海王帮帮主,他痛恨呂力之父奪走他 呂力十歲那一年,雷意已獨當一面,

呂力之父明白,那是海王帮所爲。 一般人都以爲她死於交通失事,只有

事化小,而雷意必須保證以後不再施展陰與雷意展開談判,談判結果,雙方皆願大 段對付呂家 呂力之父立刻委托黑道上有力人士,

六年後,呂力的爸爸去逝了,他死於

他的爸爸。 出錯,那麼死的就不是呂力的母親,而是 出了錯誤的謀殺,倘若那一樁謀殺案沒有 知道母親之死,並非意外,而是死於一樁 呂力承受了大筆遺產,但他一直都不

的一幕慘劇,也揭露了事實的眞相 親遺下來的一本日記,日記上記載了當年 一直到了兩年前 ,呂力才找到了他父

息也可以打探得着 他有億萬家財,只要肯花錢,什麼消 呂力驚怒極了,决定要爲母親報仇。

切越來越瞭解,但要爲母親報仇,仍然不 經過一段時間調查,他對海王帮的

了一個女孩子,這女孩子就是丁紫珊。 初時,呂力對丁紫珊的背景,並不怎 不久,他在追查海王帮的時候, 認識

樣清楚,他只知道,這個女孩子和海王帮 之間,似是有着某種關係,但眞相如何

却是不甚了了

紫珊 世祖,花花公子,圍繞在他身邊的女孩子 不計其數。但呂力眞正喜歡的 呂力在一般人的眼裏,是個典型的二 ,却是一

女孩子深深着迷 份如此神秘,甚至連態度都是如此曖昧的 連他自己都不明白,何以會對一個身

覺自己已墮入情網之際,立刻便要「揮慧 、斬情絲」。不再和呂力來往。 丁紫珊也漸漸愛上呂力了,但當她發

可是立刻被拒絕了 定要和丁紫珊在一起,而且還向她求婚, 但呂力不肯放棄,用盡千方百計

帮的一位香主。 養,其後,丁紫珊拜雷意爲師,成爲海王 悲慘遭遇說出,好讓呂力死了這條心。原 來丁紫珊自幼父母雙亡,爲大盜雷意所收 呂力苦苦追纏,丁紫珊才把她的一番

一年,就把她姦汚了 但雷意人面獸心,在丁紫珊二十歲那

她自形慚穢,認爲自己實在配不上呂力。以一直沒脫離海王帮。也正爲了這件事, 紫珊極痛恨雷意,但她要報復,所

般拋棄掉,我是會死的!而且還會死得很 的錯,但妳若不理睬我,把我像是垃圾一 但呂力並不介意,他說:「那不是妳

爲自己製造不公平的條約?」 女。 不是個處男,爲什麼妳們這些女人反而要 丁紫珊哭在他懷裏,說:「我不是處 你會憎厭我的。」呂力反駁: 「我也

,丁紫珊考

力立刻就贊成了。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除掉雷意!」呂慮了很久,才對他說:「我們若要在一起

然是失敗了,兩人都給雷意囚禁起來。 入水晶島,進行暗殺雷意的計劃,結果自 爲了要復仇,居然眞的約定乘坐快艇潛 兩人都是血氣方剛,性子都相當衝動

長久保持下去,雷意是想撤退,放棄水晶 簡單了,水晶島這個基地,顯然再也不能高浪聽到這裏,微微一笑,說:「太 知道是什麼緣故。

還是見一步走一步好了。」 高浪道:「現在要担心也担心不來 呂力皺眉道:「我担心紫珊。

個國家去。 雷意的確要放棄水晶島,逃亡到另

忽然發生了一陣激烈的爆炸。 當遊艇逐漸接近水晶島之際,水晶島

爆炸聲是從地底傳出來的

高浪安慰他:「別担心,天網恢恢

艘遊艇正在追逐,而且好像還有人在開火 就在這時,王貝兒高叫:「那邊有兩

全力追前看個究竟,有沒有人反對?」

幾小時之前,却被押到遊艇之上,呂力不 呂力一直被禁錮在水晶島裏,但在十

高浪的分析,一點也沒有錯。

不知道紫珊怎樣啦。」呂力焦急地說。 「雷意真的跑掉了,他炸毁了基地

疏而不漏,吉人自有天相。」

「不錯,」高浪點點頭,道:「我們

通過,誰敢反對一脚踢他下海!」 王貝兒馬上大聲回答:「百分之一百

於距離相當遙遠,能否追趕得到,實在 高浪哈哈大笑,遊艇全力追前,但由

家都可能會追到太平洋去。」高浪說 「除非這兩艘遊艇減慢速度,否則大

要緊。」王貝兒比手劃脚地說。 「別說是太平洋,追到南冰洋去也不

停駛下來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兩艘遊艇現在不是開始減慢了速度嗎?」 王貝兒接着說:「不是减速,而是都 唐雪婷忽然笑了笑,說:「別緊張,

起的 十五分鐘後,三艘遊艇幾乎是並排在

前面那兩艘遊艇,先前被追趕的 · E

是海王帮的遊艇,大盜雷意就在艙內。 負責這一次行動的,是國際刑警總部 原來追趕雷意的乃是一羣國際刑警。 他俯首就擒了

派來的「鐵鬍子」史密夫。 史密夫一看見高浪,立刻就高興地跑

了過來,和他熟烈地握手 「米高,這一次全靠你的帮忙,我們

高浪笑笑說:「雷意呢?」 才能順利完成任務!」 「什麼說話了,我們是好朋友嘛!」

「他搗毀小島,帶着十幾個親信手下

子?」 逃亡,但却逃不過我們這一關。」 ,接着問道:「雷意是否囚禁着一個女孩「史密夫,你眞棒!」高浪姆指一豎

呂力還是要向丁紫珊求婚

怎麼,你認識丁小姐? 史密夫點點頭:「不錯,她叫丁紫珊

她是呂力先生的好朋友。」 高浪搖搖頭:「我不認識丁小姐,但

聲,說:「呂力失踪了很久,他現在沒事 「呂力的好朋友?」史密夫「喔」

漂亮的小姐走過來了,她是否就是丁小姐 「他很好,你瞧,呂力先生正和一位

史密夫皺皺眉,「事情太複雜了, 和他在一起的就是丁紫珊 一時

間實在很難可以弄得清清楚楚。」 「別忙,時間還多着哩。

「不錯,我們這邊有熱咖啡, 你要不

,做妥正經事再跟你談好了。」高浪說 「不,暫時不想喝東西,你現在很忙 ٥

上冷笑:「你就是雷意?」 忽然聽見王貝兒在海王帮的那艘遊艇

中年人狠狠地瞪着王貝兒,神情就像是想 吃人的豹子。 一個年約五旬開外,滿臉精悍之色的

他失敗了,海王帮也完了。

他就是雷意,無惡不作的雷意

海風吹亂了唐雪婷的秀髮,但她的

神很好,心境也很開朗。 遊艇已回航,月色更皎潔

唐雪婷瞟了他一眼,半晌才笑笑說 高浪陪着她,忽然說:「今晚天氣很

「這句說話,是最劣拙的開塲白

0

M40

色 「用劣拙的開場白來形用最迷人的夜

的語氣說。

「我可以發誓」

「妳別誤會,」高浪豎起三根手指

「我不喜歡聽誓詞

,你也別以爲我在

此刻的夜色,都是不會傷害到別人的 「當然不算,最少,無論你怎樣形容算不算是罪過?」 「雷意又怎樣?」 °

吃你的醋!」

百年以上。」 犯的罪行,加起來最少可以判罸坐牢五六 「他是罪有應得,據史密夫說,他所

「尤天培呢?」高浪問

雪婷說 刀 密 疤超被殺滅口,主兇就是尤天培。」唐夫說,實警司那邊巳掌握到證據,證明 「他年紀雖輕,但也已滿身罪孽,史

令

人咋舌。」

「她喜歡喝拔蘭地,而且酒量之佳

海王帮裏的地位,却很低微。」 「刀疤超雖然是尤天培的師兄,但在

「據說,雷意一直都不喜歡這個大弟

<u>\_\_</u>

唐雪婷撇撇嘴,「就只怕葡萄汁混着迷

「哦!葡萄汁!那眞是純情得可愛!

喝她的拔蘭地,我喝我的葡萄汁而已。」

「豈敢!豈敢!」高浪連忙說:「她

「你經常和她喝得酩酊大醉嗎?」

天培那樣討人歡喜。」 「刀疤超找呂翼齡,本來是想撈回 「洪勝超倔强粗獷,自是遠遠不如尤

嗎?

害。」
幻藥吃,結果比喝拔蘭地的人還醉得更厲

「婷婷,妳真的對我一點信心也沒有

點油水,豈料却惹來殺身之禍。」唐雪婷 嘆着氣說。

「人爲財死,自古皆然。」

物 要讓自己經歷一次難忘的教訓?」 那又是爲了什麼?爲了報仇?還是爲了 「所以說,人類是最難可以理解的動 「但呂力呢?他差點死在海王帮手下

的?

地方不妥當了?」 「我?」高浪皺了皺眉,「我有什麼 「你更是最難理解的一個 0

使人類長生不老!」

「他說錦盒內藏有一條方程式,可以

「妳怕不怕老?」

麼事?」唐雪婷忽然叉起了腰,帶着質問 「你和芭莉小姐之間,到底發生了什

生不老,結果, 1,告果,就會導致一塲可怕浩刦發但妳可曾想到,倘若人人都可以長

「你是指人口不斷膨脹?」

突,造成無可估計的嚴重傷亡。」 緊接着而來,結果,還是免不了發生大衝 到人口大量繁殖之後,許多嚴重問題就會 就會不斷增加,而且是有增加沒減少,等 「不錯,人人都長生不老,世界人口

西柚汁和冰糖燉木瓜!

「芭莉小姐呢?」

說:「我知道,妳只喜歡喝鮮奶

時奶、 橙汁

「妳當然不會吃什麼醋,」

的 減,到頭來還是不免引起大飢荒和大戰爭的時代還遠遠未曾降臨,倘若人口有增無 「不錯,地球面積有限,外太空移民

一定就是福氣。」高浪緩緩地說。 「所以,人類縱使可以長生不老,也

雪婷揮動着手說。 「但無論怎樣,倘若眞的有這種方程 。」唐

存放着一條方程式,但那方程式和長生不 芭莉那裏弄到了一隻錦盒,錦盒內也的確 人不用賠!」高浪冷笑不迭,「我的確在 「嘿嘿,那個姓尤的傢伙,說話騙死

嗎?」唐雪婷吃了一驚。 老術這種事,根本就是完全相反的!」 「完全相反?那豈不是一種殺人武器

高浪乾笑一聲:「尤天培怎樣對妳說

什麼人?」唐雪婷冷哼着說

「我爲什麼要對你有信心?你是我的

但是,她接着又拉了拉高浪的衣袖

授 武器的方程式,發明者是著名的葛爾敦教 「不錯,那是一種殺人不見血的犀利

「他是何方神聖?」

大少爺。」 「他對軍事科技很有研究嗎?」唐雪 「芭莉的伯父,又是一 個沒落貴族的

生必經過程,害怕又有什麼用?」 「倘若真的有長生不老方程式呢?」 「說不怕是騙人的,但生老病死是人 攝影記者奇遇記

種命名爲A・2・Q的秘密武器。」 仍然繼續努力研究,終於成功地創製了一 **,** 說: 「是專家中的專家,」高浪語聲沉重 「他在去年患了重病,但在臨死前

清楚一點嗎?」 「我若知道那是什麼武器?當然不妨 「是一種怎樣的秘密武器?可以說得

說給妳知道?」 「你不知道。」

Q感到極大的興趣。」 「全不知道,只知道某國對A·Z

「某國?是那一國?」

某國』二字而巳,婷婷,我不是騙妳,眞 的……」

且, 算不是個君子,最少也不是什麼小人,而 婷忍不住「噗嗤」一聲笑了起來:「你就 ・」唐雪

明白事理, 高浪吁一口氣,笑道:「難得妳這樣 小生眞是老懷安慰之至。」

「太正經的人,其實就是世間上最不

「强辭奪理,無賴本色。」

却是衆所週知的。」 「你有沒有胆色我不知道,色胆包天

的 話嗎?」

「眞對不起,我所知道的,也只是『

你騙我對你是沒有半點好處的。」 「別緊張成這副樣子好不好

,賊頭賊腦不正經!」 唐雪婷瞪了他一眼,道:「嬉皮笑臉

正常的人。」

「做無賴是要有胆色的。」

點瓜葛的。」 「寃哉枉也!我和芭莉小姐是全無半

唐雪婷盯着他: 「我倒想知道,你是

怎樣得到那份方程式的。」

她不要和海王帮作任何的交易。」 高浪說:「對芭莉小姐曉以大義,勸

唐雪婷蹙着眉,問道:「她肯聽你的

倘若交易失敗,她會給父親嚴厲斥責一頓 是奉了父親之命,進行這次買賣任務的 高浪說:「初時她不肯,這一次,她

不會把女兒怎樣。 「但也是斥責一頓而已 ,做爸爸的總

泛利用, 過三幾天,但這種犀利武器在戰塲上被廣 「我也是這麼說,罵一頓,大不了難 情形就很可怕了。」

「不錯。」

傷的 法之徒作爲犯案的本錢,那時候,無辜死 人就會更多。」 「除了在戰場上之外,也可能會給不

「芭莉小姐終於給你說服了?

護,她要回法國去。」 焚毁,後來,芭莉小姐跑到領事館尋求保 高浪越說越與奮,「她親手把錦盒交給我 ,然後大家親眼看着A·Z·Q方程式被 戰爭,反對核爆,是個愛好和平人仕, 「不錯,其實她本性很善良,她反對

以爲方程式巳落在我手上了。」 唐雪婷長長吸了口氣,「但海王帮却

不好-高浪抱歉地說:「眞對不起,都是我

笑笑說:「看,今晚天氣好極了 地一笑,依偎在他懷裏,「嚶嚀」一聲, 「不,這不關你的事,」唐雪婷嫵媚

(全文完)



# 制服强徒

救錯私梟

星稀,海水閃着幽藍的光芒,但是突然間 十分鐘,海面之上,還是一片清朗,月明 ,白茫茫的大霧就掩過來了 海面上的大霧,是說要來就深的,前

茫茫的一片了。 八方,鋪天蓋地,馳了過來,便只剩下白 無聲無息,但是却以極快的勢子,自四面 大霧像是千百萬匹白馬的幽靈一樣

的時間而已。 而那一切,只不過是烘製一件三文治

布椅子! 却無法看到甲板上,他剛才躺着的那張帆 以及到無窮遠,但這時,他站在艙門口 再開了一瓶啤酒,然後再回到甲板上來時 回到遊艇的小厨房中,弄了一件三文治 ・□經甚麼都變樣了,剛才,他的視綫可 施達在甲板上躺着,他覺得肚子餓

他只是假立在船艙口上。 在那刹間,施達實在不知怎麼才好

何,是不是合理,而還有甚麼比冬天的海 面上更清靜的呢?所以, 常,他只求清靜,而不管他自己的行動如 氣很冷,根本不是駕遊艇出海遊玩的季節 ,但是過度的繁忙,却使他的行動有點反 施達是一個人駕着遊艇出海來的,天 他就駕船出海來

干擾地睡了一覺,對於一個長期以來在大 穿上了厚厚的衣服,舒舒服服,不受任何 都市中過着繁忙之極的日子的人來說,那 海面上的確清靜,施達是先在甲板上

實在是無與倫比的享受。

那更是美妙之極。 自四面漸漸合攏。終於,天色完全黑了 然後,施達就坐在甲板上,欣賞暮色

霧之中航行的。 只能看到艇首,他是絕對不能在這樣的濃 艙中,他着亮了霧燈,黃色的光芒,向前 射了出去,可是他從窗口望出去,也至多 施達在艙口呆立了片刻,回到了駕駛 可是突然之間,大霧却佔據了一切

甚麼大的損失。」 行,會撞中他的遊艇,是以可以說並沒有 濃霧之中,自然也不會有甚麼船隻冒險航 他的遊艇雖然停在海中心,但是在那樣的 幸而,施達也未曾打算在晚上回航

瀰漫的感覺,施達開動了抽氣機,就在床 像水蒸氣般進來,整個艙中都有一種烟霧 上躺了下來。 他走回臥艙,大霧從窓縫中一

後,他又閣上了眼睛,熄了燈,準備睡覺 他閱讀着一本小說,聽着輕音樂,然

涯的太空之中一樣。 個小小的臥艙中,而倒像是置身在無邊無 圍着他,那是真正的黑暗,一點光也沒有 有趣的事,那可以使人不覺得自己是在 **睁大眼睛看着那樣的黑暗,也是一件很** 當他熄了燈之後,膠漆一樣的黑暗包

正當他要自然而閤上眼睛之際,突然問 施達望着黑暗,他的倦意,越來越甚 傳來了一陣「嗡嗡」

M43 他看到窗外,有三點黃色的光芒,閃動

閃亮的時間十分强,大約和照相機上的 那三點黃色的光芒, 十分强烈,它們 閃

海面上怎可能有光芒出現。 那是不可能的,在這樣的情形之下 施達突然一彎身,坐了起來

花的,是以他又坐了起來,之後立時閉上 太疲倦了,一定是因爲太疲倦,所以才眼 施達心中第一點所想到的便是:自己

光芒在晃動着一 上了眼睛,他的眼前,仍然有三點暗黃色 肯定,那决不是自己的眼花,因爲他一閉 可是當他閉上了眼睛之後,他却可以

芒 那證明他剛才真的是看到過那三點光

的光芒,又在他遊艇的右舷,接連閃了三定,自己决不是眼花了,因爲那三點黃色 施達連忙又睜開了眼來,他更可以肯

法看得清那三點光芒,是附着在甚麼物體 了團團滾滾左翻動着的濃霧,但是他却無 那三下黃色的光芒閃耀,使施達看到

距離位的遊艇决不會超過五碼 而照他的估計,那三點黃色的光芒,

上,使他不由自主,伸手在臉上拂了拂, 冰冷的濃霧,像是蛛絲一樣地黏在人的臉 **窻子,**大團濃霧立時撲面而來,潮濕的 施達站了起來,來到了窗前

> 聽到汨汨的水聲的。近他的船隻,早已熄近他的船隻,早已熄 他的船隻,早已熄掉了引擎,他也可以 證明並沒有船隻接近他,否則,即使接 ,施達用心聽着,他聽不到任何聲响 當他推開窓子之後,外面仍是一片黑

施達大聲問道:「甚麼人?」 他的聲音,在濃霧中聽來,顯得很沉

滯 ,他連問了三聲,却沒有回答。 施達呆了半晌,在那刹間,他想起了

許多有關海上古怪的故事來。 那些故事,令得他不由自主,打了一

個哆嗦。 他又大聲地叫了起來,問道:「甚麼

他披上了外衣來到了駕駛艙中,他一直注可是他的聲音,仍然沒有得到回答,

去 亮了所有的燈,他使霧燈的燈柱轉動着一 般,黃色的光芒,便在濃霧之中,掃來掃 嗚嗚」的汽笛聲,聽來特別驚人,他又着 意着右舷,他鳴着汽笛,在寂靜之中,「

有別的船隻,但是他還是不由自主那樣做 會有那三點黃色的光芒。 因爲沒有別的可以解釋爲甚麼沒有船隻 他已然可以肯定,在他遊艇四週並沒

點黃色的光芒又出現了 然而,當他熄了所有的燈之後,那三點動靜也沒有,他才熄去了所有的燈。 他忙了足足十來分鐘,遊艇的四周圍

若現,並不是十分眞切了,但和上兩次不 同的是,那三點黃色的光芒,並不是一閃 却已遠了很多,在濃霧中看來,已然若隱 這一次,那三點光芒仍然在右方,但

> 動 即滅,而是一直變着

擎,吊起了錨。 非要弄個明白不可,是以他立時發動了引 個好奇心極强的人,他遇上了那樣的事, 這實在是怪異莫名的事,而施達是

施達航行一樣。 以上的距離,就像是它在濃霧之中,領導 動着,始終和他施達的遊艇,保持着十碼 三點黃色的光芒,却也在加快速度向前移 可以接近那三點黃色的光芒了,但是,那 他遊艇的速度漸漸增快了,施達以爲他總

濃了 麼物體上發出來的,可是要命的霧實在太 看清楚,那三點黃色的光芒,究竟是從甚

到一團團滾動着的濃霧 Q

半小時之後,施達才記起看一看方向盤 最高速了 遊艇是在向南航,而他這時的速度,已是

可是那三點黃色的光芒,仍然在他的

開頭,就不肯結束的人,是以他仍然追了 有

又過了一小時,海面上仍然一片濃霧

它們不但變着,而且還在向前緩緩移

他的遊艇,也開始向前駛了出去,當

施達着大了霧燈,向前照射着,他想

在霧燈照射的範圍之內, 他只可以看

直到跟着那三點黃色的光芒,航行了

前面十多碼處

施達發現他的燃料已剩下不多了

那也就是說,如果他這時候停止再前

施達是一個事情除非沒有開頭 ,

去的話,遊艇中的燃料,還可以夠他回去

回程的燃料了 ,如果再繼續向前去的話,他就不夠

續跟向前去,他看了看鐘,那是凌晨三時 一眼,他幾乎沒有考慮這問題,便决定繼 但是施達只不過向燃料儲存表略看了

黃色光芒,這樣的事,是講出來也不會有 上,他駕着遊艇,在追踪三點不可思議的 在那樣的時間,在佈滿了濃霧的海面

到了凌晨五時,突然熄滅了。 那三點黃色的光芒一直在向前駛着

方,因爲霧更濃,他在遊艇完全靜止之後 下來,施達完全沒有可能知道他在甚麼地 ,等待着那三點黃色光芒的再度出現。 施達連忙減速,他的遊艇,漸漸停了 他跟蹤那三點黃光,足足跟踪一夜,

但是却一點結果也沒有。 施達的心中,不禁感到十分懊喪 ,他

變得稀薄了,和它來的時候一樣,突然 了濃霧的每一個隙縫之中,漸漸地,濃霧 離開了駕駛艙,走向甲板。 透過濃霧,他可以看到陽光日經滲進

小島的全貌。 了那小島的一個山頭,接着,他看清了那 他的遊艇,離一座小島極近,他先看到 當濃霧漸漸消散之際,施達已經看到

百碼左右。 的岩石,施達的遊艇,離那小島只不過兩 岩石,它的面積不會超過一畝,全是嶙峋 那小島,事實上只不過是海上的一堆

如果不是那三點黃色的光芒突然熄滅

從那一點看來,那三點黃光,竟像是故意的話,施達的遊艇一定撞到岩石上去了, 將施達引到這個小島上來的一樣。 ,施達的遊艇一定撞到岩石上去了

,他又駕着遊艇,漸漸接近那小島。 施達心中的好奇心,這時也到了頂點

沙灘的沙細而白,霧已經散盡了,海面上 施達將遊艇停在小島的一個灘前,那

帶到了這小島來一樣。 那三點光芒,好像是在領導他航行,將他 惑,因爲他全然無法想像,何以昨天晚上 十分平靜,那小島上也絕不像是有人。 在濃霧之中,會有那三點黃色的光芒, 施達站在船頭,他的心中,充滿了疑

古怪的事情在等着他呢? 那麼,這個小島上,是不是會有什麼

且,這時候,他是處在進退兩難的情形之 看來,這小島上可能並不是全無人跡的 芒是人爲的,决計不是自然的現象,那樣 定,昨晚的濃霧中出現的那三點黃色的光 會燃料不足,而要在海上飄流的。施達肯 下,因爲他就算要回去的話,他的遊艇也 雖然事情來得十分蹊蹺,但只要小島 施達是一個好奇心十分强烈的人,而

直衝上了沙灘,施達縱身一跳,便跳到了 來,然後,跳進了艇中,划着獎,小艇一 他將一隻小艇,從艇尾部份,放了下

供他回程之用

上有人的話,他就可以向人家借點燃料

麼? 他站定了身子後,揚聲叫道:

他發出的叫聲,撞在島上的岩石上 的回聲,但是却沒有 他却並沒有看到什麼人。 他所看到的,只是一塊岩石之後

碼人 又大聲叫喚了幾聲。 長,他走過了沙灘,攀上了一塊岩石,回答他,施達向前走去,沙灘只有十來

崎嶇的小徑,可以通到島中心去,他循着,不一會,他就發現在岩石之間,有一條 那條小徑,向前走着。 仍然沒有人回答他,他繼續向前走着

肌膚欲裂的痛楚,使施達不能不低着頭。 時 天氣也很寒冷,海風吹在臉上,有一種 ,向下看去,他已可以看到整個小島的 當他攀到了那荒島的岩石堆的最高處 雖然陽光十分明媚,但是海風十分勁 他看到,在一幅島上僅有的空地

上,有一間石屋。 幅黑色的油布,正在海風的吹襲下,發出上的石塊搭起來的,所謂屋頂,其實是一 「拍拍」的聲响。 那間石屋,又小,又簡陋 ,其實是一

然有屋子,那就一定有入了,他忙向下攀 石嵯峨崎嶇,施達也足足化了半小時,才 幾處,看來那屋子像是就在脚下, 去,尖銳的石角,將他的衣服,扯破了好 來到那石屋之前。 ,便陡地一振,這樣的一個荒島之上,旣 看到有這樣的一問石屋,施達的精神 但是岩

可了!!

油布看一看,就自然可以明白你非屈服不

布 : 聽得身後,傳來了一片粗暴的呼喝聲 剛待伸手去撩開門口的那幅油布時 「站在那裏,不准動。」 ,施達喘着氣,直來到了石屋之前 那石屋的門上,也掛着一幅黑色的油 ,突然 道 他

施達陡地一呆,連忙轉過頭去,可是

準了他 一根來福槍的槍管 ,伸了出來,槍口 正對

去 在槍口的指嚇之下,他必需服從命令 點,他却是知道的,是以他立時轉回頭 施達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 這

的東西 躱在岩石後面的那人又道:「我們要 ,你已經帶來了麼?」

定弄錯了 己 人會給他帶東西來的人,但是那决不是自 施達不禁苦笑了起來,他知道那人一 ,他可能是在這荒島上等着一個

岩石後的那人,顯得十分惱怒,這濃霧中的三盞黃燈,引到這裏來的!」 在我面前,玩什麼花樣,你拉開你面前的 證明,他咆哮着,說道:「別以爲你可以 點,從他的聲音中,可以毫無疑問地獲得 想你是弄錯了,我沒有帶什麼來,我是被 解釋了這個誤會再說,是以他忙道:「我 施達一想明白了這一點,他自然先想

的 他想拉開遮在門口的油布,看看那間窄小本沒有分辯的餘地,而且,好奇心也令得 他會看到什麼,都是和他一點關係也沒有 ,因爲他根本就不是對方所要等的人。 施達心中的疑惑,已到了頂點! 但是,在那樣的情形之下,他似乎根 他完全知道,不論拉開了油布之後

是以他只是呆了極短的時間,便伸手

當他才一拉開油布之際

,他根本什麼

的石室中,究竟有着什麼

之外,而在那張椅子上,却綁着一個人。施達便看到,在石屋之中,除了一張椅子施達便看到,在石屋之中,除了一張椅子,以高石屋之中,極其黑暗。 被綁在椅子上的人,是一個約莫四十

來。 歲的中年人,有一幅布條,勒在他的口中 ,施達向內望去時,那中年人也向施達望

一驚,他立時一步向屋內跨進去。 施達一看到了這樣的情形,陡地吃了

到這裏來救你們的 艇回去,然後,自然我會通知你們的 ,將你帶來的東西交給我,讓我用你的遊 的那聲音厲聲喝道:「別走進去,退後來 可是他才跨進了一步,便聽得岩石後

極點。 在那刹間,施達的心中,實是亂到了

件 柳架案! 定是一件極其嚴重的罪案,至少,那是一 是一塲誤會,但是就整個事件而言,却 他知道,整件事,在他個人而言

如果對方只是一個人的話 到現在爲止,他還只聽到一個人的聲音 問了千百遍「怎麼辦」,他吸了一口氣,施達在不到一秒鐘的時間內,在心中

了决定。 當施達想到了這 一點的時候,他已有

他的决定是將錯就錯一

你可以跟我一起去拿,但是你先放了他 但不在我的身上,我留在……遊艇中他立時沉聲道:「你要的東西我帶來

施達說着向那被鄉住的中年

M45

手再說!」 許多,他冷冷地道:「不行,我要先到了 後面走了出來,因爲他的聲音,聽來近了 那個持槍恐嚇他的人,顯然已從岩石

跟我一起到遊艇中去拿。」 施達鎭定地道:「好,那麼,你可以

等着的, 半小時的行程,而且所經過的地方,全是 但是從這裏到他遊艇停泊的地點,足有大 崎嶇的山石。 達這時,心中的盤算是:那人雖然有槍,的口中,也不敢貿然說出「錢」字來。施 「錢」, 東西」,如果是一件罪案的話,那麼那人 施達也根本不知道那人要的是什麼 也不敢貿然說出「錢」字來。施 可能是贖款,但何以那人又不說 而只說「那東西」呢?所以施達

之後,一切就容易解决得多了。 有機會制服那個人,等到他制服了那個人 那麽,在這大半小時之中,他就可以

你不回來,我就殺了他,快去!」 問了,我給你四十分鐘的時間,到時如果 人去,現在你已看到了他,總不會再有疑 「你以爲我會跟你去麼?你自己一個 却不料那個人也很聰明,他冷笑着,

施達又呆了片刻,那人讓他自己一個

佳機會,可是施達却連想也未曾想到這 本來,那是施達離開這一個荒島的絕

那東西帶來給你 化了大半小時,我設法在一小時之內,時間,未免太少了一些,我來的時候, 他點頭道 日,我來的時候,也的,可是四十分鐘的 一小時之內,將

> 一分鐘也不會多等的 人道:「好的,可是過了一小時

着來福槍,當他轉過身之後,那大漢向後 大的漢子,穿着一件黑皮的外套,手中持 施達轉過身來,他看到了一個身形高

距離。 身來時他才會向後退,和施達保持安全的 那大漢顯然十分機警, 是以施達轉過

以前,從來未曾見過他,但是施達也深 人之中, 在看了他一眼之後,以後可以在一千個 那大漢的面目 一眼便將他認出來 ,看來十分普通,施達

下看了一下,看到那大漢仍然持着槍,槍 當他爬到了這一定的高度之後,他回頭向 向上,對準了他。 施達向前走着,他又開始攀越岩石

要向下落去了,他看不到那大漢,那大漢 也看不到他了。 施達又翻過了一塊大岩石,他已開始

平整的大岩石上,坐了下來。 施達沒有繼續再向下落去,他在一塊

遇上那樣令他爲難的事情的,但現在,他 怎麼辦呢? 開始登上這個小島的時候,絕料不到他會 那時候,施達眞是爲難到了極點,他

那個人。 扭 半小時可供利用,他必需在半小時之中, 轉整個局勢, 一小時的限期,已過了一半, 那大漢就會殺死石屋中的 他是有

個人的生死,有着重大的責任,他若是在 什麼人,但他却感到,自己對石屋中的那 施達自然也絕不知道石屋中的那個是

> 這半小時之中,想不出辦法來,石屋中那 人,就會死去!

他全身都在冒汗,汗水甚至由他額上流了

的 近自己呢?這無論如何,也是值得試一試 傷,無法攀越岩石,那麼,他是不是會接 才陡地一亮。那持鎗的大漢,一定急於得 他所說的「那東西」,如果自己詐作跌 施達呆了足有兩三分鐘,他的心中

他想了極短的時間,便突然大聲叫了

花樣好玩的?我跌了一跤,可能會跌斷脚

有甚麼效果!」

施達苦笑了一下

說道:「我有甚麼

敢弄甚麼花樣的話,那你也應該知道

麼?你握住了鎗管,我拉你起來,如果你那漢子冷冷地道:「你不是娶我拉你

達嚇了一大跳,連忙道:「你

了施達的面門,這突然其來的行動,將施

銷,突然向施達伸了過來,鎗口幾乎對準

那漢子離得施達漸漸近了,

他手中的

上來。 不一會,他就聽得有人咀咒着,爬了

我 伸出了一隻手來,道:「求求你,快來拉 子,已經上了山頭・正在俯視着他

生了什麼事,你看來不錯啊!」

你了 …過來扶我 施達裝出了一副愁眉苦臉的樣子來

天雖然仍是那麼冷,但是施達却覺得

他應該怎麼辦呢?

起來,道:「快來,快來救我!」

他的聲音,在那荒凉的小島上傳了開

。施達

夾在石縫中,我的脚已夾斷了……你必需 說道:「我……我……滑了一跤,我的脚 ,不然,我不能將那東西給

聲來 的時候,施達則不斷發出驚心動魄的呻吟 是站着,並不向下走來。 那持鎗的漢子,顯然還在循豫 而在那漢子循豫 ,他只

始漸漸接近施達的時候,施達的心頭,怦串難聽的罵人話,慢慢向下走來,當他開 串難聽的罵人話

怦亂跳了起來。

施達勉力抬起頭來,他看到持鎗的漢

下一拉的話會有甚麼結果

可能向山下直栽了下去

如果他出力向下一拉,那漢子的身子

但是,在他栽下去之前,他一定有機

,位在考慮,如果自己出其不意,用力向他的雙手,握住了冰凉的鎗管的那一剎間

他一面說,一面雙手握住了鎗管。在

那持鎗的漢子,面色冷冷,道: 一發

手搓揉着足踝,勉力站了起來,轉過頭來 是一面喘着氣,一面身子慢慢向上移來 會扳動鎗機的。所以施達並不妄動 對站在他身後的那漢子道:「我不能走 當他終於坐到了那塊大石上時, 他雙 他只

着你 ,你要扶我前去。」 那漢子冷冷道:「你在前面走,我跟

的人,走那樣崎嶇的山路?」 施達怒道:「你怎能叫一個斷了脚骨

山去,用兩隻手爬下去, 「那是你的事,朋友,用一隻脚跳下 或者 ,乾脆我

那漢子呆了大約兩分鐘,發出了一連

達知道自己不能再假裝下去了,再假裝下鎗,重重地向施達的頭上,砸了下來,施 聲跌倒在地,手中的來福槍已脫了手 勾住了那漢子的足踝,那漢子「砰」地 一看到對方的鎗脱手,施達立時生龍

好了

子彈在你的身上開幾個窟窿,讓你滾下去

施達望了那漢子一會,他已看出那漢

去的話,他可能會吃大虧!

,看來

是以

,就在來福槍向他砸下來之際

花 **叫聲來,施達看到,他的臉上,已經開了** 漢子的面:「那漢子發出一下含糊不清的 活虎一樣,一躍而起,重重一脚, ,血從他的鼻子中,口中湧了出來。 踢在那

之前,拾起了鎗來,用鎗口對準了那漢子 ,喝道: ,施達連忙趕了過去,來到了那柄來福槍 那漢子伸手掩住了臉,在地上打着滾 「起來!」

達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那漢子厲聲道

「你做甚麼?」

「我這裏太疼了,我要休息一下。」

那漢子咆哮道:

「你在拖延時間!」

横跌出了一步。

施達只是低着頭,在搓着脚踝,道:

狼曍也似的怪叫聲來,他拿手中的來福槍

那漢子一被撞中,就發出了

一下如同

在施達的腰際,掃了一下

,掃得施達打

保持着三碼的距離,跟定在他的身後。

轟地

一陣响,幾乎昏了過去,但是他的第

一撞,令得施達自己也感到頭頂上

二個動作,是接踵而來的

,他的雙手揚起

砍向那漢子的雙脅

下了那座山頭

,地勢平坦得多了,施

拐的樣子,向下走去,那漢子始終和他

施達只得悶哼了一聲,故意裝成一拐

的胸口

那

砰」地一聲响,他的頭頂,正撞在那漢子 施達低着頭,身子向前,疾撞了出去,

那樣不容易上當的

他一定是一個職業犯罪份子,不然,不會 子是無論如何不肯再接近自己的了

的光芒,却仍令施達心寒-來 曲着,雙手仍然掩住了臉,慢慢地站了起 然而,自他眼中射出來的那種怨毒憤恨 。他的一隻眼睛,已然青腫得十分可怕 那漢子滾到了一塊大石之旁,身子彎

生了!走,轉過身去!」 來,罵道:「臭王八,我會將你扼死!」 單是綁票,已足以使你在監獄中渡過餘 那漢子漫漫地轉過身,施達一等他轉 施達冷冷地道:「不必再想這想那了 他鬆開了雙手,自口中吐出 一口鮮血

唇了過去,他才放下心 會將那漢子打死了,他連忙俯下身來,探 立時像一堆爛泥一樣,軟了下來。 腦之上,重重砸了下去,那漢子的身子 過身,立時高高舉起鎗托,向那漢子的後 了探那漢子的鼻息 施達眞担心自己那一砸的力道太重, ,等到證明那漢子只是

將那漢子鄉在一株樹上 ,將那漢子的手、足,一起紮了起來,再 他撕開了那漢子的衣服,撕成了布條 ,然後,他向山

> 屋中的那人道: ,他喘着氣,一脚踢開了門,對被綁在 十五分鐘之後,他已奔到了那屋子之 「你別怕 ,鎭定些,你已

那中年人也在打量着施達,問道:「清,那人是一個樣子很威武的中年人。那人搓着手腕被緊縛的部份,施達這才看 他放下鎗,迅速地將那人解了開來,

你是甚麼人?」

然一伸手,抓住了施達停在牆前的那枝來 艘遊艇停在島旁邊,你快跟我走吧!」 那中年人的身子向後退了兩步,他突 「我是誤打誤撞來到這小島的 ,我有

施達忙道:「你一

達嚇了一跳。

福鎗。那中年人這突如其來的行動,令施

看守我們的那個入呢? 在 ,可以自由活動了 那中年人道:「我被人綁在這裏?現 ,當然得設法自衞

施達皺了皺眉 ,他已經感到事情很不

**心認定這是一宗綁票案,那中年** 

被害者,那漢子是綁匪 如果那眞是一宗綁票案,那麼,在

中年人鎭定得很,立即得到了鎗,而且 恩萬謝,由他帶領着,急急離去才是。 放開了那中年人之後,那中年人就應該千 可是現在的情形,却並不是那樣,那

竟是怎麽一回事,是以他也想不出用甚麽施達呆了極短的時間,他想不透那究 方法來對付 ,他只是道:「那人被我

在那中年人和施達兩人間,還像是那中年



M47

· 水福館,向施達揚了一揚。 施達更感到事情不對頭了, 在那中年人這樣說的時候,他手中的

**鷩又怒,向那中年人手中的鎗一指,說道** 「你這是甚麼意思?」 那中年人笑了起來,道: 「沒有甚麼 他心中又

走,帶我去見那人!」

心中不禁暗罵了一聲倒霉,如果早知道會 有那樣情形的話,那麼,他逕自上了遊艇 ,冒着生命的危險,去和那漢子搏鬥? 那中年人可能比這個漢子,更不好惹,他 ,離開這個小島就可以了,何必假裝受傷 施達吸了一口氣,他已經隱隱感到

知道,那中年人,一直跟在他的身後。 外走去,他一直沒有回頭,但是他也可以 施達又望了那中年人一眼,才轉身向

福鎗的槍口,對準了那漢子,只聽得那中 年人冷冷地說道:「你失敗了! 施達的身子,便被來福鎗格開了一步,來 中的鎗一直對準了他,不一會他們已來到 那漢子的面前,那漢子已經醒過來了。 他的臉上滿是血,一到了他的近前, 施達甚至可以想像得到,那中年人手

斯扣緊,施達大吃了一驚,忙叫道 ,那中年人的手指,扳在槍機上,正在漸 那漢子發出了一下悶哼聲,施達看到

已經遲了,「砰」地 施達在那中年人一點了縛,便攪得了 一下槍聲已然响起!

> **光福槍之後,便巳知道事情有點不對頭了** 但是他却無論如何想不到那中年人會當

在那樣的情形之下被殺! 的謀殺,施達從來也未曾有看到過一個人 洞,濃稠的血,湧了前來,那是醜惡之極 他的眉心之中,出現了一個烏溜溜的深 槍聲一响,那漢子的身子陡地

人的死狀,可是他却連轉動眼珠的力量也 一時之間,他的身子僵硬得如同石像 他雙眼定在那死人的臉上,眼看着 一動也不能動,他實在不想多看那

沒有, 了一怔,他一面出着冷汗,一面道:「你 濃稠的鮮血不斷地湧出來。 直對準了施達的面門,施達才陡地怔 直到那中年人揚起手來,來福槍的槍

話來。 地說着一個「你」字之外 他的舌頭好像打了結一樣,除了不住 ,說不出其它的

至少,你暫時不必害怕! 那中年人聳聳肩,道: 「不必害怕

有一艘遊艇麼?你的遊艇在甚麼地方?」 賞自己的「幽默」。然後又道:「你不是 他講到這裏「哈哈」一笑,像是很欣

的槍口是不是可以不要再對住我的臉?」 那中年人笑了一下,他居然聽從了施 道:「我的遊艇,停在岸邊, 施達緩緩地吸了一口氣,勉力定了定

口,對施達來說,那實在是完全一樣的 口雖然不對準施達的臉,却對準施達的胸的改善,且看到了 的改善,因爲那中年人手中的來福槍, 達的話,但施達的處境却並沒有獲得多大

> 去! 那中年人道:

心中實在懊悔自己爲甚麼竟將那個中年人 救了出來! 他的身子還是僵硬得像木頭人一樣,他

方人員,對不對,那麼,你一定是屬於兒 還在不斷地說着話,他道:「你不像是警 義勇爲的人了?」 的身後,施達從地上的影子中,可以看出 ,那中年人一直用槍對準了他,那中年人

巴掌,責備自己爲甚麼要救了那兇手!

看到這裏的,是不是?」 續着道:「你是怎麼來到這荒島的,可是 在黑暗之中,有三盏黄色的燈光,領着你 那中年人又得意地笑了起來,仍然繼

道?

殺了,他竟找錯了人,將你當作是我的 「我怎麼不知道?陸阿毛的手下一定要自

破獲的一宗大走私案中的一個漏網首要份 了施達的耳中,却令得施達陡地吃了一驚其妙,但是「陸阿毛」這個名字,一鑽進

個被你射死的人,他……就是陸阿毛?」

施達「哼」地一聲,道: 「你怎麼知

那中年人的話,施達聽來,還是莫名

施達勉力使自己鎭定下來,道: 「不錯,他是死有餘辜的,對不?」

施達轉開身去,在他轉過身去的時候

他慢慢地向前走着,那中年人就在他

施達眞恨不得自己重重地打上自己

那中年人又快樂地笑了起來,說道

。這個名字,他是很熟悉的,那正是最近

「走,帶我到你的遊艇

又是甚麼人?」 那中年人「嘿嘿嘿」地笑着

施達鼓足了勇氣,說道:「那麼

答施達的問題,施達却「哼」地 道:「不是『嘿嘿嘿』 ,是黑吃黑,對不 聲, 聲,說不回

手下一出現,你能對付得了?」 將我當作敵人,實在太不智了,陸阿毛的 達一面向前走一面又道:「所以,你現在 定還在這荒島的附近,如果他們看到了你 已經料中了內情,他的話,反倒多了起來 下,旣然能將我領到這個荒島來,他們 之後,他却靜了下來,施達知道自己一定 ,那又怎樣?」那中年人仍然不出聲,施 ,他道:「你也別太高興了,陸阿毛的手 ,可是自從施達說了「黑吃黑」三個字 那中年人本來是一直在不斷地講着話

:「少說話,快到你的遊艇去!」 那中年人頗有點老羞成怒 ,大聲叱道

泊在施達的遊艇之旁。 遊艇,還有一艘形狀十分怪異的船隻,停 看到施達的遊艇了,但是岸邊却不止一艘 人一直跟在他的後面,不一會,已經可以 施達加快了脚步,向前走着,那中年

喝道:「伏下來!」 的那中年人,這時也陡地一呆,只聽得 一驚,因爲他已看清,那形狀怪異的船隻 竟是一艘小型的舊式潛艇,在施達身後 等到他們來得更近時,施達不禁吃了

伏了下來,他回頭看去,看不到那中年 石後伸了出來。 ,只見那中年人手中的來福槍 施達奔前幾步,在 一塊大石後面

到了大石後面之後,立時拔出手槍來另一面就躱着那漢子,而且那漢子在 前連射了兩槍

槍 而那中年人的來福槍,也接連射了兩

之間, 施達, 冰水中一樣,冷得打頭一 只覺得在刹那間,自己的身子,如同浸在 那兩槍的子彈,却射在大石上,距離 而那兩個匪徒,却正在槍戰。施達 不會超過一尺,施達夾在兩個匪徒

移動的那三團黃光之謎,已經迎刃而解了 的潛艇之後,濃霧中在他遊艇之前

昨天晚上,將他的遊艇,帶到這個荒島

好戲就快上演了

在看到了他的遊艇旁

一艘小型

施達自石後探頭出來,向前看去,

間 久

處境十分不妙!

,迅速

來到了岸上,東張西望了片刻,便向前走 看到兩個漢子,自他的遊艇中走了出來 多少逃脱的機會,但是,他却只是想了

施達在考慮,在那樣的情形下

,他有

施達想到了這裏,心中不禁一陣高趣

他的高興,却也並沒有維持了多

,但是,

,因爲他發覺自己,是夾在兩帮匪徒之

,並沒有任何實際行動,因爲他知道

起身子來,雖然他知道那樣做,其實一 處也沒有 他實在不知如何才好,他只好盡量縮

「快放下槍,陸阿毛已經死了!」 他聽得在他身後的那中年人大聲叫道

就躱到了石後那一塊大石,一面躱着施達

而另一個人的反應極快

,身形一

時隱藏了起來

,當然是怕被陸阿毛的手下

秦紅著作

條街

阿毛的手下所有,那中年人一見潛艇,立

水面下航行,只將三盞黃色的燈露出水面 上來的,自然就是這艘遊艇,因爲潛艇在

是以施達才一直猜不透那是甚麼原因

而且現在,施達也知道,那潛艇是陸

個,

突然倒下,在地上滾了一滾,就伏在

的時候,槍聲突然响了起來,兩人中的一兩人,快將來到了施達的那一塊大石之前

那兩個漢子漸漸地走近了

,就當他們

地上,不再動彈了。

漸從大石之後,伸了出來,施達實在再也 出聲,施達看到他的一隻手,握着槍,漸 沒有時間去多作考慮了,他陡地一掌劈下 劈在那漢子的手腕之上! 和施達隔着一塊大石的那漢子,却不

環球圖書出版社出版

去,將手槍握在手中。 」地一聲,槍巳跌到了地上 施達那一掌劈下去,那人五指一點,「拍 他隔着一塊大石之處,會有一個人躲着, 那漢子只怕做夢也想不到,就在只和 ,施達忙撲過

只滾了兩滾,來福槍又响了,那漢子的身 死在來福槍下了。 ,直跳了起來,又仆跌在地 那漢子受了驚恐,向外滾去,然而他 ,他顯然也

定了定神,因爲這時, ,到了那塊大石之後,直到那時,他才略 而施達也在那時候,身子翻過了大石 他和那中年人已是

> 和我爲難? 立時又縮回頭去,他大聲道: 那中年人自大石後採頭出來,望了一 「你想

勇爲的人,你想我有什麼理由放過你?」 定向你射擊,這是你說的,我是一個見義 那中年人發出了一下憤怒的吼叫聲, 施達立即回答: 「如果你走出來我

了,他目前所能採取的最好辦法,便是和不準備選擊,因為手槍中只剩下兩顆子彈 接連發射了幾槍,但是施達躲在大石後面 那中年人僵持下去。 ,却一點危險也沒有。施達坐了下來,他

種愉快,興奮之極! 看到兩艘水警輪,向着荒島疾馳而來的那 到飢餓,他在等待,實在無法形容,當他 時間慢慢地過去,施達感到口渴

料陸阿毛派出去的 派人將大批私貨的連輸計劃交出來 上來,那是合該他們倒霉了!」 他做鬼頭,是以將他綁到荒島去,威脅他 是.他的手下,最近陸阿毛失了手,懷疑是 附近幾個國家最大的走私頭子,陸阿毛本 達握着手,王小鳳也在其中。王小鳳道: 「施達,你知道那中年人是甚麼人?他是 在警官中,幾個爲首警官熱烈地和施 人,將你誤引到了荒島 却不

氣,到海上去玩玩,也另有一番奇趣!」 服服地伸了一個懶腰,道: 但是現在,這一切自然都過去了,他舒舒 徒却在進行槍戰,他仍然不免遍體生寒。 施達想起自己被夾在中間,而兩方匪 「在那樣的天

王小鳳假裝沒有聽見

M48

兩集共十六元 沒有人知道武林一條街究竟在那兒?也沒有 人知道究竟是怎樣的一條街? 祗知道武林中武藝 ·如去雲南大理 · 則相繼失踪 那裡僥倖而回的,已失去實力、失去武功,但如 何失去,却是沒有誰知曉,令人匪夷所思 · 爲救好友 · 不惜親入虎穴 · 、地鐵站有售

往馬善頭上直掉下來。 從袖子裡取出琉璃罩向空中一拋,琉璃罩從袖子裡取出琉璃罩向空中一拋,琉璃罩人

印懸在空中,只是不得下來。 閃金光,朶朶白雲,護住子牙的身子。那 天印來打子牙。子牙展開杏黃旗,只見閃 天印來打子牙。子牙展開杏黃旗,只見閃



又被楊戩一彈子打穿肩頭。 - 打得他往前一晃,剛要策馬逃回商營哪吒見他要拚命,一金磚打中溫良後





到來·」

11 道人進帳見了殷郊和張山,坐下說:

12 道人進帳見了殷郊和張山,坐下說:



下把黃天化打下玉麒麟。、五龍輪、萬鴉壺等法寶。、五龍輪、萬鴉壺等法寶。

**法寶。他用五龍輪一八臂,各手執照天印** 

卦服,騎赤焰駒,從頭至脚像一團烈火。三隻眼,面如重棗,赤髯紅髮,穿大紅八愁。轅門外來了個道人求見。這道人也是70 殷郊負傷逃回商營,正與張山相對發



見殷郊已借土遁去了,就命鳴金收兵。他首級,張山、李錦二騎趕來阻住。子牙他首級,張山、李錦二騎趕來阻住。子牙順則,一帥斗翻下馬去。楊戩哪吒剛要上前斬



關趙于・編繪

西岐的途中,却聽信申公豹的蠱惑,改變了原意,反了西周。他使用手中法寶,打敗西 岐,後來西王母的女兒吉龍公主到塲,解除西岐危機,西岐衆將卒在廣成子等協助下 終於解除了殷郊



,我與你誓不兩立!」縱馬舞戟,直取予悔。」殷郊咬牙切齒:「老匹夫慘殺我弟:「你達背師命,不如及早投誠,免得後:「你達背師命,不如及早投誠,免得後

的事。」
62 馬善正要躱閃,早被罩住。燃燈道人



旗,不怕翻天印。」對子牙說:「子牙公,營,要與姜子牙決戰。 ,你去得,你有杏黃 。 燃燈道人在城頭上 一道人捉去,傳令出



走馬來助殷郊,哪吒登風火輪截住65 子牙仗劍相迎。二人戰未多時

,溫良

··「傷我寶貝,我與你拚了!」 坤圈,金打玉,打得粉碎。溫良大叫一聲 坤圈,金打玉,打得粉碎。溫良大叫一聲

對殷郊說:「我是九龍島煉氣士劉環過了三日,果然又來一道人,虬鬚黃



**75** 他用乾坤圈把劉環打得眼前直冒火星 用打神鞭,把羅宣打得幾乎翻下馬來 用式神鞭,把羅宣打得幾乎翻下馬來 他哪忙



王宫,立刻着起大火。 萬里起雲烟射進西岐城內、瓦屋草舍相府時分,羅宣與劉璟二人,乘着赤熖駒,將時分,羅宣與劉璟二人,乘着赤熖駒,將



一時紛紛崩場。 
一時紛紛崩場。 
一時紛紛崩場。 
一時紛紛崩場。





鸞飛到西岐上空,見烈熖騰空,火鴉肆虐80 正在這時,西王母之女龍吉公主駕靑



99、 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一个,我们就是





了。」說話間,楊戩來報:「龍吉公主到了。」說話間,楊戩來報:「龍吉公主到燈道人和廣成子在殿前指給他看天空:「燈道人和廣成子在殿前指給他看天空:「

打公主。 松火內。羅宣現出三頭六臂 大火內。羅宣現出三頭六臂

,拋

用照天印來



87)





脚踏火焰,仗劍來取公主。公主。公主又用四海瓶將它收去了。劉環公主。公主又用四海瓶將它收去了。劉環

M 52



逃了。 豹倒地,將羅宣畫下馬來。羅宣忙借火遁 多一公主的二龍劍落下,正中馬臀,赤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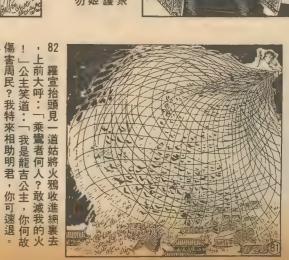
,撥轉馬頭走了。 燒化了。公主再將劍拋起,羅宣知道不妙



,把全城的火滅了個乾淨。滿城人民,歡密密沉沉,漸漸變成傾盆大雨,倒寫天河密密沉沉,漸漸變成傾盆大雨,倒寫天河



同時將萬隻火鴉統統收去。 乾坤網撒開,往西岐城內大火上罩去!」 乾坤網撒開,往西岐城內大火上罩去!」





情報局長認爲它是蘇聯建立海底農場的巢 投下「中子彈」,毀滅了它,才發覺島上 襲失手,索性派遣超級戰機展開大轟炸, 穴,出動潛艇進攻失敗,再用越洲飛彈偷 杳然無人。 加勒比海的天鵝島,極端神秘,盟國

## 聖母院石階下面的 秘密

經吐亮,整個巴黎浮沉於醉生夢死的境界 爲這一段時間,剛好是白天的盡頭,黑夜 剛開始,紙電仍然掛着錦繡斜暉,資燈已 有一個人身型高大,穿了灰色的雨衣 **黄昏的巴黎,透着一股神秘色彩,** 

必須做的工作。 要了一個房間,便即關上房門,做他認爲 走進一間稍爲帶着邪氣的中下級客棧,

的巴黎」 色「水筆」在牆上寫字了,他似乎受了重 住客,剛剛關上房門就拿出這樣粗大的藍 牆上寫字,相當奇怪,署名「巴洛奇」的 碼,普通人不會携帶它,更加不會用它在 數碼頭的管工用它在木箱上面寫下一些號 種筆本來是用以塗抹阿拉伯數字的,大多 傷,十分吃力,然後寫出一行字:•「神聖 口氣寫下六個數字,全部是「3」,他還他並不滿足,揮筆再寫一些數字,一 他隨身帶備一枝粗大的「水筆」,那

一共有兩個人,用肩膊撞擊那扇房門,跟想再寫,辦不到了,殺手已經追踪而至, 着用脚去踢,發出一連串蓬蓬的聲响。

及胸膛分別吐出,誰也沒法救活他了 **剛剛走進房門就拔槍射擊,霎時間,槍聲** 卜,巴洛奇倒下來,鮮紅的血從嘴角以 房門被他們撞開了,這兩個奪命殺手

兩個殺手已經完成任務,立刻轉身飛 他最少吃了六粒子彈。

奔,雖然地面人聲嘈雜,仍然沒有人阻欄

「麥勞萊客棧」,很快就隱沒在茫茫的夜 天色入黑了, 兩個殺人者從後門走出

色中。 幾個探員抵達現場的時候,兇手已經無影 施華探長獲悉兇案發生的消息,率領

的後門逃走,這一條機索沒有甚麼用。 的途人口中講述的情况,證實兇手在客棧 紋全是兇手的,剩下來的指紋係那個房間 紋留下,在三一七號房間之內找得到的指 無踪,充其量他只是從隣近橫街窄巷走動 兇手戴了很薄的膠手套行兇,沒有指

另外一些住客留下, 及阿拉伯數字。 ,只是白牆上面用藍色水筆所寫的文字以 探長叫人拍照之後,通知店翁麥勞萊 剩下來的綫索,可以說是唯一的綫索 跟本案無關。

字句,他依照一般查案手續去做各種應做負留守,盡量想辦法保存死者用水筆寫的 的手續之外,便即離去。 直送殮房,收藏在冷藏庫內,聽候警方檢 必送到醫院了,索性把他放在黑箱車中 死者被驗屍官何達證實已經死亡,不

從各種跡象觀察,署名巴洛奇的人,

願要一間房躱起來呢? 身受重傷了,為甚麼他不到醫院求醫,寧走進麥勞萊的客棧投宿,進門之前他已經

分重要的事情,它可能跟牆上寫的文字以找個地方躱一躱,在他喪生之前做一宗十擊,受了重傷,無法走到醫院求醫,然後 及數字有關 是巴洛奇在麥勞萊客棧外面某一處受到襲 ,受了重傷,無法走到醫院求醫,然後 施探長認爲這個問題不難解答,顯然

連串的 「神聖的巴黎」眞正的含意是甚麼? 「3」字,表示甚麼?

很快就進入深夜 施探長苦苦思索,始終找不到結論

有走進客棧之前受到另外一個殺手的襲擊的子彈,行兇的暴徒只是兩個,當然他沒的子彈,行兇的暴徒只是兩個,當然他沒雖然他很就接獲了幾種跟這一宗兇案有關 **刻揮筆寫下那些字句。** 難以達到同黨那邊,故此他關上了房門立 T 然他很就接獲了幾種跟這一宗兇案有關 ,甚至可以說他自知必死,他想說的話 他單獨留在警署,默默的推測案情

然走進客棧的房間拍照,牆上的文字就可以透過電視螢光幕給他的朋友看見,這種想法是很高明的,他隨身携帶「水筆」大概是他早有這種打算,换句話說,他活着低是他早有這種打算,换句話說,他活着立,從這個角度看,他極有可能是獨來獨立,從這個角度看,他極有可能是獨來獨立,從這個角度看,他極有可能是獨來獨立,從這個角度看,他極有可能是獨來獨立,從這個角度看,他極有可能是獨來獨 他認爲自己一旦喪生,電視台的人必

爲了捕捉破案的鰋感, 施探長就覺得心 施探長親自走 二沉

向麥勞萊客棧

棧看看。 的教徒未必喜歡住在品流複雜的客棧,因 抑或欣賞園林美景, 名的紅燈區,夜總會以及脫衣舞劇院林立 的客棧仍是佔上風的,因為那個地方是著 客棧也有顧客,儘管如此,接近蒙瑪特區 句,索性宵深人靜的時候,親到那一間客 此之故,施探長沒法猜得透牆上所寫的字 酒店都宣告客滿的時候,規模比較細小的 貼近聖母院的客棧就比較冷落了,虔誠 且又緊貼公園,不管遊客想看色情艷舞 總是有些便利, 及之

然開啓房門,讓他走進去。 員,只是留在外邊, 三一七號房間已經封閉, 施探長駕到 監視它的探 ,店主當

些零零碎碎的事情 探員蘇克也跟隨他入內, 向他報告

留 靜的思索,你不必留下來,就讓我一個人間,沒有人入內,我懂得了,現時我要靜 請你隨時走進來報告。」 在房間好了,外邊如果有甚麼風吹草動 探長說:「你監視那個房間的一段時

電筒扭亮, 有甚麽綫索的發現,頗爲失望 幅名畫似的細心去看巴洛奇的筆跡,沒簡扭亮,向牆壁投射,有如藝術家欣賞 他揮了揮手,蘇克走開了,他把强光

所唇,打開房門 打開了它,立刻看見聖母院的石階, 由於那堵牆的左邊有一個玻璃窟,他 叫蘇克走進來 頓有

了能一向在巴黎 探長說:「蘇克,你似乎是法國人, 是也不是呢?

而且在巴

巴黎那麼大,遊客擠擁,大大小小的

道 有沒有玩過呢?」 . 9 排都有些長筒,放在石階之下, 的石階走上走落,我記得起那些石階每 我收你尋,有些兒童玩過這種遊戲,你 ·石階走上走落,我記得起那些石階每一次,大概有許多時間在聖母院這一座教堂我想間你一件事情,你在童年讀舊的時 ,可以收藏一些細小的品物,你收我尋 「很好

否想叫我到石階那邊尋找一些甚麼呢?」 「我在童年曾玩過這種遊戲, 探長是

的去水長筒,或者第三十三排,總之,跟它跟三字有關了,例如:第三排石階之下至於一連串阿拉伯數字,全是三字,顯然 找到甚麼東西,認爲它跟巴洛奇有關, 用長距離的來福槍,先行殺死他,只要你 前保護你,如果有人向你襲擊,我可以使三字有關的長筒都是值得重視的,我在您 示有些重要文件放在聖母院的石階之下, 給你去做,現時你可以走開。」 ,巴洛奇讚美巴黎,認爲它神聖,可能暗 向我揮手,

母院那邊 在槍口 在 瞄準之下 ---排排的石階上面搜索,偶之下,他看見蘇克走到聖

黎出生,在巴黎讀書。

,你必然是對巴黎相當熟悉了 稱做去水

筒,因爲我注視牆上的文字,發覺這一點以想起石階那邊用來排除過多的水那些長了是的,蘇克,你真是聰明!我之所

回到我的身邊,整個任務交 立

蘇克。 來福槍 放下了一個手提的占士邦籍,籍內有一柄探長白天進入房間查案的時候,已經 槍桿之上,那時探長正好利用它保護探員 可分可 合 ,另有單管望遠鏡放在

克站起來,揮了揮手,然後走下石階。 然伸手到長筒形的去水道摸索,最後,蘇 蘇克果然找到一些有價值的東西了,

生危險, 利用望遠鏡向他那邊瞄準。 麥勞萊客棧,那一段路相當空曠,隨時發 品似的欣賞,不過,由蘇克立脚之處走回 只要他走回來,探長就可以把它看做藝術 不敢放鬆半步,緊握那一枝來福槍,而且 因此探長的心情仍然有些緊張,

聲器的手槍擊中,似乎沒法活下 蘇克就倒地打沒,顯然他被一柄裝置減突然有人在暗處走出來,右手動了一動 探長勃然大怒,立刻發射,向那個兇 去。

還差一百碼蘇克就回到麥勞萊客棧了

手襲擊

聲,倒在蘇克的身邊。 兇手絕不提防高處有人放槍射擊,

性使用 碰上了匪徒,格殺勿論 說清楚路上已經有兩個屍體 探長担心他有同伴, 只是說了短短的幾句, 楚路上已經有兩個屍體,如果他們「對講機」通知警車駛向聖母院路長担心他有同伴,不敢走下去,索

槍嘴向下邊瞄準,還沒有發射,已經有人精神對付兇手那一帮人了,他把來福槍的 在下邊仰擊,向他偷襲,僥倖沒有打中 占士邦箱來,作爲擋箭牌, 使他的掌背割傷。 不過,玻璃窻被擊破, 他忍着痛楚,從房間的牆角拿出那 ,破碎的玻璃飛濺,僥倖沒有打中他 探長就要集中 有機會就向下

邊放冷槍,暫時可以抵擋一陣。 不管對方是那一路人馬 ,勝利必然屬於他, 因爲警車就快 只要他能够

捱下去

得有 展, 探長從腦海中多次搜索過去的夢痕過,並非圈子裏面的人,對它仍是 經到過不少地方, , 並非圈子裏面的人, 對它仍是茫然 無法想像它有基麼地方如此珍貴,值 人爲了它賣命 子裏面的人,對它仍是茫然,些照片是很艱苦才獲得的,不 對那些照片仍是一籌莫 他 E

上午拜訪地理專家摩倫博士求教 探長看不出是甚麼地方, 只好在翌日 0

識不够深刻,所能奉告的只是這些。」顯然是人為的格局了,我認為它是秘密基顯然是人為的格局了,我認為它是秘密基理呈現方格形,那些地方都是很稀奇的, 認爲那個海底只是淺水的海底,海水决不認爲那個海底只是淺水的海底,海水决不 理呈現方格形,那些地方都是很稀奇的,五十呎深的海底非常之多,不過,它的紋 看得那麽清楚,照我的看法,地球上面有 會超過五十呎深,假如海水太過深,沒法 摩倫博士說:「從那些照片觀察,

斯尼」

跟三個警員走到三一七號房間找他

他很是焦躁

守候了一會,醫官

「奥

之際,

已經貼近探員蘇克,

如籌果克冒險 對方向他射擊

那就前功盡

找到的東西落在敵人的手中,

棄

落,

顯然是那些匪徒全面撤退

的警笛之聲十分刺耳,下邊的槍聲疏疏落

火的時間十分短暫,警車自遠而近,嗚嗚這樣的一想,他就勇氣倍增,雙方駁

邪門人馬呢?探長對這些問題,並不關心

對方實在有多少人呢?究竟是那一路

他所關心的只是這一點,

造秘密武器,不見得他們把海底看做工場 當了,近來有許多專家躱在隱秘的地方製 必然是有人在海底企圖幹甚麼邪惡的勾 探長說道:「如果那些照片相當重要

心情

,進行破案各種活動。

明白的,因此之故,他很快就壓抑哀傷的

隨時可以送命,這一層道理他當然是

人,身上帶槍,隨時有可能跟匪帮駁火,他對蘇克之死,有些傷心,做探員的

他對蘇克之死,有些傷

似是菲林,他才放心。

探負已經死去,左手緊握着一個圓筒

向他報告下邊的槍戰結果,

還對他說知

是甚麼,另一方面,他派人通知探員蘇克手掌心所握的一筒菲林冲晒出來,看看它

他吩咐心腹的探員卡利盡快把死者左

斯尼密談,證實他剛才跟匪帮槍戰的忖測 的家人到殮房認屍,此外,他還跟警官與

希望對那

一宗兇案有更深的認識

0

尋那些 肥 那, 是在海底製造的武器只能在海中施展出來 世界沒有一個科學家在海底打主意,原因 密武器呢?不得而知 無論如何,它比不上在空中 「他們是否把海底看做工場去製造秘 照片的眞相,還是跟情報局長商量 ,我對你沒有甚麼帮 ,照我的觀點說,全 助 發射的武器 ,你想找

歐德以局長的身份說:「施探」探長立刻拜訪法國的情報局長歐德 倫博士的話很有價值 「施探長 分手之後 0

面

,可能因此惹下殺身之禍。」一直攪情報工作,可惜他的態度不够明者巴洛奇的身份,我們已經查探出來, 朗 他

出色。 的情報, 美國做特務,分別調查這兩個大國想知「他不止是兩面人,同時替蘇聯以 秘密賣給國際間諜,從來沒有人幹得這樣 「你的意思是否說他是兩 <u>\_</u> 還在百忙中把他調查得到的軍事 面 人呢? 道 及

道的,我一向 對法國不利, 這個問 **套**,巴洛奇究竟爲了甚麼幹得這樣兇呢? 錢,不惜冒 一擲,另外一些人被美色所誘, 上了有新條件, 歐德笑了笑,說:「可惜它對法國不,我一向對情報工作不感興趣。」 「有些人天生就是喜歡找刺激的, 題,不必研究,假如那些照片並非 險找尋捷徑發財,各有各的 我們用不着繼續偵查,你知 不惜把自己的生命作孤注 或者輸了 碰

法國不利呢?」探長有些詫異 「那 個海底在甚麼地方呢?何以它對

够袖手旁觀。」 終是對法國不利的,因此之故,我們不能 我已經懂得它的目標是甚麼,不妨說它始 「我也不知道它在甚麼地方,不過

非最高級的秘密,希望你透露多少消息 想知道這件事情的眞相,假如你認爲它並 知名的特務,這一宗命案由情報局接手辦 我樂於卸責, 探長想了想, 人,爲了預防同樣的血案發生,我仍 不過,我是佉國警探方 說:一雖然死者係國際

> 一定要有足够的糧食,他們根本上就是不太空競賽佔了優勢,令到他們本來在地面太空競賽佔了優勢,令到他們本來在地面太空競賽佔了優勢,令到他們本來在地面太空競賽佔了優勢,令到他們本來在地面大空競賽佔了優勢, 爭, 這個問題沒法解决,它不敢冒險,發動戰 够糧食的國家,有甚麼辦法貯糧備戰呢? 就是海底農場。」 不惜在海底建立巨型的農場。 因此它急於找尋捷徑獲得更多的糧食 歐德說:「探長,你是否有這個想法 「是的 「我明白了, ,我也有這種想法,是否屬實 探長很快回答。 那張照片所顯示的地方 法國情報局的人分散 你不必太過担

海外各地,不久自有分曉, 呢?暫時難於定奪, 」最後,歐德很冷靜的說

### 蒙瑪 品 蛇 頭葛烈 達

態,確有可能是海底農場,它究竟是世界心研究,他也相信照片上面顯示出來的形心研究,他也相信照片上面顯示出來的形處涉到的人物提供的資料,放在一起,細處非到的人物提供的資料,放在一起,細 不過, 手,替死者報仇 何一處,對他來說,可以省掉一種憂慮 難以判斷,無論如何,它並非法國境內任 ,覺得面目無光 

够置身事外,唯有盡量找尋隱蔽的綫索

大的特色就是海底有許多個方格以很淸楚的看得出那一處海底的

,最 可

楚的看得出那一處海底的景象,,另外四張照片,在水中拍攝,

像介紹某一處的風景,

四張照片是岸上

細心去看那些照片,一共有八張照片

殘夜將盡,他回到警署,

在探長室裏

筒裹面呢?仍有研究,假如它是他本人放巴洛奇是否把菲林放入石階之下的去水瓦 入瓦筒的,他用不着在牆上寫下那麼多的 他然後匆匆忙忙的要了那個房間,此外, 號房間打開窻子就可以室得見聖母院路, 奇起碼知道那個地方有一間客棧,三一七 都矢口否認他們對巴洛奇絕不認識,巴洛 雖然麥勞萊客棧裏面的人以爲店主麥勞萊 不必在對方追殺的時候才找尋客棧住宿,

的「蛇頭 案的綫索,必然白費氣力 他闖入脫衣舞院林立的一角,拜訪當地 普通人走進蒙瑪特區企圖找尋一些破 **葛烈達** 9 施探長就不同

黑帮,變成當地黑帮頭子胡洪的情婦,胡 麗太多了,她自問鬥不過她們,索性投入 可是,她置身於萬紫千紅的蒙瑪特區,佳 的牛郎追求她,甚至爲了愛情拔槍應戰, 僻靜的城裏賣弄風情,仍有一些發了橫財 她仍有點風韻,假如她在美國西北角一個 **那個中年婦人已經有四十多歲,** 她就掌握大權, 控制當地的色情 看來

> 探長親自駕臨,她當然是笑臉相迎 方打交情,不止一次,聖母院路那邊的施 這種女人一向是面面俱圓的,如跟警

打趣:「探長如果看上了某一個舞娘,我 定把她雙手奉送,有話直說吧,不必客 施探長落坐,她送上名烟美酒,向他

意思怎樣?」 的兇手抓出來,我就設法解除那些邪牌女 便的,如果你協助我破案,把殺死巴洛奇 向警方報到 庭判决,需要警方監視的,她們每週必須 知道你控制的邪牌女人有幾十個是受到法 的雙人大床 人的束縛,讓她們得到真正的自由,你的 ,並非垂涎美色,希望你別逼她爬上我 施探長笑了笑,說: ,而且受人管束,對你是很不 我只是想跟你做個交易, 「今日我登門拜 我

很悠閒的說說。 過輕微了,我希望你給我比較優厚的條件 我的意思是想你放走一個人。」葛烈達 「作爲一個交換,你提出來的條件太

碰過頭

,無可奈何當中,

只好走到蒙瑪特

區看看。

合最多的「蒙瑪特區」

,說不定有人跟他

體力旺盛的男人,遲早會走進巴黎色情場

有遇害之前,肯定他會到處逛逛,他是個數月之久,總會留下來有旬日過外,他沒

內才進入巴黎的,雖然他不是在巴黎居留 巳,進一步推想,巴洛奇並非在三幾天之 是親手把菲林送到石階下面收藏,幹這種

伯數字,全是「3」字,看來他未必

工作的另有其人,他只是得到一些風聲而

你的 施探長頗爲詫異說。 人嗎?他是否兇手, 被判死刑呢? 「你需要我放走

而已, 她决不會行兇。」 任何一種刑罰,只是被人軟禁在玻璃屋內 人並非彪形大漢,只是千嬌百媚的女人, 「不,這個人不是兇手,她沒有被判 還有一點,我必須多講一句,這個

放走呢?」 「爲甚麼你要我協助你一臂之力把她

我知道她在巴黎是一個怎樣身份的女人, 「好的,她被甚麼人軟禁起來?最好 「這是我的事,你不必理會。」

問題回答我好嗎? 幹些甚麼?因何她被人鄉架軟禁?你逐個

禁在山邊的石屋,如果你能把她救出來,却又沒法抓到她犯罪的證據,索性把她軟廣闊,法國情報局長歐德認為她是間諜,實艷舞,你應該記得起她,由於她的交遊賞艷舞,你應該記得起她,由於她的交遊 她就是巴黎紅摩坊夜總會跳肯肯舞首席舞 死巴洛奇的兇手來,你明白我意思嗎?」 我只是打個電話給她,她就會替你找出殺 娘歌麗絲,如果你曾經跟朋友到紅磨坊欣

情報局長歐德

,落坐不久他就很冷靜的說

施探長果然有辦法,翌日他再度拜訪

的兇手係她的手下,她就有辦法把他交出 「我明白你的意思,假如殺死巴洛奇

來。」

查探之後,我才知道他死前跟一個女人秘

行的,相信他倆除了生意上的接觸還有肉 密接觸過兩次,最後一次接觸還在床上進 接觸過呢?這個問題十分重要,

經過深入

際間諜搭上,實情如此,他死前跟甚麼人

就算他不是國際間諜,也跟某處一個國

外,他還把調查得到的秘密賣給國際間諜

本身是美國特務,暗中替蘇聯工作,此

「上次你說過巴洛奇這個人是三重身份

難道他有本領把她軟禁一生嗎?」 證據,只是把她軟禁起來,那是沒用的, 情報局長歐德沒法抓到她的犯罪行為的

爲招供。 的同黨,就可以企他們口中把她的犯罪行惑她的同黨到那個地方救她,到時抓住她表面上看來,該處的防守力量很薄弱,誘 表面上看來,該處的防守力量很薄弱,於的意思認爲把她拘押在一個僻靜的地方

巴洛奇本身有一種屬於美國軍事上的秘密

打算跟她交換,用捲菲林其實是藏在她

把那些菲林賣給她呢?

不,

撈間諜這一行特別重視交情

我有辦法跟她晤談之際逼她招供。 首席舞娘歌麗絲,可惜她已失踪,否則, 體上的接觸,那個女人就是紅磨坊夜總會

「爲甚麼巴洛奇找她呢?是否他打算

你等着看吧,現時請你把她被囚禁的地 「這個方法不錯,我自信有辦法救她

知道有這件事,不知道她囚禁在甚麼地方 「說起來我」是太過沒用了,我只是

> 下殺身之禍,可以說她是眞正的兇手。 把他殺掉,這件事情凝下去,巴洛奇惹 法把他答應的秘密交出來,她就不留情, 它跟甚麼人交換,假如他超過這個鐘點沒 給她,由他潛赴巴黎的一個秘密地點,把 洛奇,以二十四小時爲限,先行把菲林交 **邢邊的,並非巴洛奇拍攝得來,她相信巴**

「巴洛奇答應跟她交換的情報是甚麼

只能告訴你,該處係山邊石屋。」

「聽說它是美國空軍在月球駐防必需

她失踪,跟情報局有關,也許你知情,如着這一點,我認為她一定屈服,聽說最近 果她確實落在你的手上,希望你肯讓我見

後,在石屋外面我派出去的八個特務殺手 决定怎樣對付她吧,不過,你進入石屋之 再好也沒有了,現時我把她交給你,由你 有權力非法禁錮一個女人的,碰上了你, 來, 我正在担心怎樣逼她吐露秘密,因爲我沒 赴石屋幽會的時候突然出擊,把她軟禁起 頃是出乎意料之外,我相當幸運,在她潛 你是很安全的。 仍不撤退,除非你企圖把她刦走, 這一宗連環槍殺案原來是這樣複雜的 可惜她的情郎沒有赴約,抓不到他 歐德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說:「探長 否則

給他一些心理上的威脅。 儘管施探長係多年的老友,歐德仍要

是一枚大鑽石!」 把她封走,別忘記,她只是一名舞娘,不 探長聽了,毫不在乎,說: 「我怎會

時就想去看她呢?」 歐德笑了笑,說:「探長,你是否現

毫不保留的吧它で出て、「東我在她身上得到甚麼寶貴的資料,一定

外呢? 旁邊,由他帶路,你的汽車是否停放在戶 「好,我派人坐在你的汽車司機座位

探長只是說了這麼一句, 「是的,它確是停放在戶外。 便立即告辭

> 哈里」監視他 兼且引路

一曾定守口如瓶,你在戶外等候一會,好是秘密性質,如果有一個陌生人在旁,她 屋戶外,他對哈里說道:「我今次行動仍 由他協助,施探長很順利的抵達了石

爬出來, 頭朝着石屋圍牆入口那邊放置,她偷偷的 少氧氣,後來 氧氣筒,故此那個地方完全封密也不愁缺 的方式,偷龍轉鳳,汽車的貯物箱裏面尸 經有一名舞女躱着,她憑着一個蛙人用的 那間石屋,他沒有工作做,只是在戶外徘 他做夢也想不到施探長運用「掉包」 哈里點點頭答應,眼見探長駕車駛入 利用汽車掩護,讓施探長入屋把 然後交換, 施探長故意把汽車的車 **那就很順利的救出了** 

車, 歌麗絲,而不至於被人揭穿眞相。 人帶走的模樣十分逼貨,當然她可以冒充 一流,還穿上歌麗絲的衣裳,跟歌麗絲被 清清楚楚,她與歌麗絲的臉貌相似,體型 報局的人透過玻璃窻用望遠鏡眺望,看得 包的女人,故意在大客廳裏面走動,讓情 面 . 9 因此這個計劃很順利就完成,至於掉 施探長一出一入,沒有人檢查他的汽 歌麗絲仍然利用氧氣筒躱在貯物箱裏

生,你真是一名出色的探長!」 的寓所,葛烈達大感詫異,說:「施華先 施探長救了歌麗絲,把她送到葛烈達

施探長說:「你答應過我,假如我把

情報局長派出战親信的一個情報員「 蘇克探員的兇手交出來,在車廂之內,她她救出來,她就肯吐露全部秘密,把槍殺

空飛彈截擊

最後,施探長很有把握的說。

探長救出女謀

之內,我就把她送到了府上。」 **照說出來。**」 「那不要緊,我自行查探好了, 「當然可以,我先行講出她的芳名 「他當然不會把她軟禁一生,大概他 「正是如此。」 有一件事情我仍然猜不透,如果法 三天

他在法庭上面供述,由她派遣,她係兩宗 血案的幕後人,她就會判處終身監禁,憑 擊巴洛奇以及槍殺探員蘇克的兇手, 眼前的一宗血案來說,拋開問諜活動不談 個不肯洩漏秘密的疑犯,另有一套,就以 施探長想了一想,說:「我是探長, ?巴洛奇以及槍殺探員蘇克的兇手,如果只談謀殺方面,我已經抓了當晚發槍射 對

换

立的海底農場更加有價值,故此她答應交

全部會缺氧身亡,那個情報比較蘇聯建

本領逼她招供做呢?」

「假如你有機會跟她碰頭,你憑甚麽

庫

相信月球上面的美國人,

·約五六百個

在逼近月球的時候發射火箭,擊毀那個倉的氧氣供應倉庫,要是蘇聯派出來的戰機

顯然歐德對他所講的話發生與趣了

圖爲盟國聯合作戰部隊發射的越洲飛彈,身上有硬壳,不怕對方用地對

M58

密說出來。」 現時請你把我的身份以及我希望知道的秘

想知道一些甚麼,然後對歌麗絲十分誠懇 的說。「妳一定要帮我的忙,滿足探長的 先行對歌麗絲講述探長怎樣佈局救她,他 需要,不然的話,我就站不穩,妳知道的 ,如果我站不穩,妳也站不穩。 有言在先,葛烈達當然不會反悔,他

全部屬實! 吧。 「好的,我答應你,現時我所講的話 你有甚麼疑問 ,請你隨意發問

歌麗絲毅然說

保管一筒菲林,它跟蘇聯的海底農場有關 施探長說:「我開始發問了 ,是否你

密武器或者地面的國防秘密。巴洛奇跟我 的佣金,此外,我如果沒法找到買主,可美金二百萬元,事成之後,給我十份之一 的交情很深,他堅持先行取去那一简菲林 以用別的秘密文件跟它交換,包括太空秘 我的寓所,待價而沽,他提出來的條件是 由他交到甚麼人的手上,看貨議價,否 他沒法先行籌得二百萬美元。」 「是的,它確是由 一個國際問課放在

探長說: 「因此巴洛奇招惹了殺身之

是也不是呢?」

殺他 更加清楚,我只能對你說知,我沒有派人 「是的,整件案的過程,你懂得比我

那一帮人馬殺他呢?

,跟着他離開,不過一會,他就遇伏身受林到一個很有份量的人那邊,讓對方看貨 跟着他離開,不過一會,他就遇伏身受 「還用說嗎?巴洛奇這個傻瓜帶了菲

> 獲,只好派人看守巴洛奇離開他走過的路 料不到巴洛奇走開,不久,先行暗中把菲 妄想取得那一筒菲林,故此派人行兇,他 槍殺!!」 個手勢,他的爪牙也看見,因此蘇克也被 林向你作出手勢表示他已成功,你看見那 林收藏起來,故此巴洛奇死了,他毫無所 重傷了,顯然是買主不想付出巨欵,却又 ,它就是聖母院路,後來蘇克探員取得菲

人就是兇手,這一宗連環槍殺案跟你無關 「照清樣看, 那個隱藏在暗處的幕後

保管那一筒菲林,它竟然失落, 法下手,不然的話,我早已喪生。」 長歐德先生捉去,等於有人保護我,他沒 懷疑我吞掉二百萬元巨欵,把複製的另外 一简菲林交出去,侥倖我被法國情報局局 「不,我也受到牽連的,因爲我負責 對方可能

危機四伏,隨時中彈身亡嗎?」 探長吃了一驚,說。「現時你豈不是

你保護我,進行一項救命的工作。 「要進行怎樣子的一項活動才可以救 「是的,你既然把我救出來, 希望由

在夜間潛赴天鵝島,利用紅外光攝影機, 我引路 片交還給我,你肯不肯為了我冒險走一次 先在岸上拍照,又在海底拍照,把那些照 「我認爲只有一個辦法可以救我 ,坐在一艘快艇之內,你駕駛它, 由由

「快艇在甚麼地方出現呢?」

都可以如願以償,抵達天鵝島,最簡單的 「在美國聖地牙哥或者墨西哥開出

> 决定好了。」 一種途徑,就是那艘快艇由古巴海岸開駛 究竟我們要選擇那一種途徑呢?任由你

航行,才可以避開古巴的海上巡邏快艇。 海哪個方向的海中荒島了,是否如此?」 「是的,我還知道海上的航綫,怎樣

她很率直的說。

不得不發,施探長不能不信任她,冒險 既然局勢拉得那麼緊,正如箭在弦上

非海洋, 的一處,那個地方雖然大海茫茫,以前並 準確的位置就是在加勒比海最爲貼近中央 開地圖看看,立刻發覺她所說的天鵝島, 他們二人先行研究天鵝島的形勢, 而是陸地,

今仍然在海底找到若干火山的基層山脈, 是火山湖, 十呎深的淺海,顯然是菲林所見的海底只 離海底有七千呎過外,决不會變成只有五 實它是火山的尖端,伸出海面,論理它距 形狀有如天鵝,故有這個美麗的名稱,其 她說的天鵝島只是隨意定名,因爲荒島的 客的身份出現,乘坐航機由巴黎飛往牙買 牙買加」,如果他們决心探索秘密 政治立場沒有發生徧差 或美國境內任何一處,它是獨立的國家, 接近那些火山島的 去,潛入湖中拍照, 都可以把它看作行李的一部份,拆卸了它 影機以及海底拍攝專用的海底攝影器材 一艘快艇好了,他們必須携帶的紅外綫攝 加磯場,離開機場之後,就在牙買加購買 並非眞正的海底了, 9

「天鵝島大概是在古巴伸展到加勒比

到天鵝島探索秘密 打

一個地方,並非墨西哥 有一系列的火山,至 必須利用快艇,最為 這個國家就是「 想到那邊 以遊

裝嵌,恢復原來的形状 以便携帶,到時自行把它帶到快艇上面

作樣,自稱是新婚夫婦,此行純然是找個 美麗的地方度蜜月。 爲了旅遊方面的便利,他倆索性裝模

行動,十分順利 在一起,因此之後,進行這一項爆炸性的 烈火,一拍而合,兩人還沒有啓程已經睡 看見施探長身型雄偉,有點明星腔,乾柴 抵達「牙買加島」 歌麗絲根本上就是水性楊花的女人

的工作 快艇上面裝嵌海底攝影的器材,這一連串 晚上出動 ,都已辦妥,兩人就在風高月黑的 ,購買快艇, 還在

回航,故此入黑就要啓航 八小時才可以抵達,他們必須在天亮之前 從地圖上面計算,這一次航程要花掉

島,肯定有人駐守,你說過有辦法闖入禁 頭就有炮艇,在海上巡邏一次,至於天鵝 局必然負責保護它,說不定每隔兩三個鐘 古巴不遠,它是蘇聯的海底農場,古巴當 如果我們所走的路相當正確,天鵝島距離 仍是守口如瓶,我就不再開口。」 任你,現時我們已經出動了,你不妨把已 經獲得的資料講出來·互相研究,如果你 ,避過岸上以及海上的守衛,我完全信 快艇離開了牙買加島,施探長說:

有兩艘炮艇,繞着天鵝島的海面巡邏,一從他們的核心特務獲悉,古巴當局每晚都 們已經發生愛情,甚麼話不可以說呢?我 相反,由西面駛向東方,每隔兩小時繞過 艘從東面駛向西方,另外一艘的位置剛剛 歌麗絲聽了, 嫣然一笑,說道:「我

爲。」 任。施探長很勇敢的說。「我必然盡力而 切由你作主了,施探長!」她乘機推卸青 「是的,你已經懂得了全部秘密,一

以及曲綫玲瓏的身段

• 一旦置身於孤立無

她的秘密武器只是迷人的漢笑

種遭遇是她從來沒有發生過的,不自覺的 援的快艇,前面就是敵人控制的秘窟,這

心慌意亂,彷佛大禍臨頭

## 探長闖入鯊魚 重

長喜形於色,說:「我們成功了一半! 走各路, 出現,聚在一起,不久,緩緩的分開,各 停航,後來, 兩人傾全力出擊,進入了禁區,便即 跟她說過的景色完全相同,施探 發覺兩點紅色的燈光在海上

山湖之內。

「此外,我們還要把握

時間,

在兩艘

盡量利用古巴炮艇的音響的擾亂對方的海

的音響,甚至岸上另有海中雷達網的設備 音响不會超過兩艘快艇在海中航行加起來

也難以獲悉對方的行踪,

一句話說,

我們

也不會發覺快艇的行踪

9

因爲它所採取的

必須減低速度,假如他們使用海中錄音器 ,然後沿着交叉點駕駛快艇駛向前面去,

果兩個地方沒有水,便是深邃的山谷,他 連串的山形起伏,恰巧抱住一處海面,如 有點焦躁。 了潛泳拍照的器材下海,花了一段時間 認爲那是最適宜於下海潛泳的地點了,帶 他依照原定計劃去做,看見前面有一

上擁有

我們

絕非敵手,只能把握時間去做各種 最犀利的武器,海上又有炮艇巡邏 駛過,然後回航,照核心的特務稱述,島 炮艇再度巡邏到原來會合的地點,看見它

思嗎? 刀以及水中打獵用的漁叉,你明白我的意 用鯊魚,甚至利用八爪魚,你必須携帶佩 「在岸上看守的人,有許多種犀利的武器 如果他們沒有蛙人在海中守衛,可能利 歌麗絲突然向他提出一個警告, 「我已經準備齊全了 快艇上面有

射擊, 險的,因爲槍聲使空氣很强烈的震動, 人很容易探測得到。 的大刀,除非逼不得已,切勿開槍 即使槍嘴套上了滅聲器,仍是有危

我所知,任何一個國家在海上巡邏的炮艇 選擇,只好集中精神照原定計劃去做,

照

按步就班的去做,仍是有可能大功告成 凶多吉少,不過,她所講的話如果屬實

看來這一次冒險潛入對方的秘窟拍照

,施探長想了想,說:「我們已經沒有

必然是船頭有紅燈高懸的,這樣做避免它

說完,施探長像一個黑影似的潛入海

沉 中 ,雖然她是特務圈子裏面相當傑出的人快艇上面僅有她一個,四方八面黑沉

假如看不見紅燈或者任何

說 小有 之百是八爪魚,嚇得渾身發抖。 有人從海裏攀登船頭。 那邊,她有一個出奇的幻想,自己嚇自己 人並非探長施華 揮刀便斬 一隻手, 認爲海裏就快有一個黑衣人爬上來,此 這一驚非同小可 她呆呆的坐着,偶然把視幾投在船頭 她不理會那些黑沉沉的東西是否幻覺 跟着有另外一條手臂伸到船上來。 但都很長,很快就伸到她的脚下 在她的視綫所及之處, 突然,她聽到一些細碎的微聲,好像 她十分吃力才把不穩定的情緒控制 一口氣斬斷了三條長長的手臂,看 不過,它比較一般人的手臂細 ,她嚇得整個人跳起 船頭那邊的確

只是漁叉,她被逼應戰,只好揮舞魚叉保璃窻伸進來的,她的手上沒有大刀,有的 觸鬚的一截,那種傷害不能够阻止牠進攻 身飛奔,走進了船艙,隨手關上了門。 聲,她無暇撿起它了,趕快退後一步,轉 她看見的東西不是人,也不是水怪,百份 見一個巨大的頭在船上出現,頓有所悟 沒法伸進來,牠仍可以用觸鬚撞破了玻 雖然她已經逃入船艙,八爪魚的頭太大 八爪魚的觸鬚很長,她只是斬了三條 她的刀在發抖的時候跌下來 錚的

## 巨型「中子彈」 **」,落地後爆炸。** 超級戰機在高空投下的

炮艇會合的交叉點,跟着看見它分別駛開

天鵝島一週

,最聰明的辦法就是找到兩艘



敗露,我們就完了,成功或失敗的比率, 活動,絕對不能够讓他們發覺,一旦行踪

大概是百分之五十。」

她很鄭重的說。

是它會合的地點,這是我們必須弄清楚的即獲悉它的動向,兩盞紅燈十分貼近,就的炮艇不會例外,只是我們看見紅燈,便跟迎面駛過來的任何船艇相撞,料想古巴

住 護自己,盡力閃避,沒有被長長的觸鬚捲

個人揮動 這時,救星突然出現,她看見窻外有 她越來越加軟弱,甚至沒有氣力把漁 心上 衝刺 人施華,喜極狂呼 「電叉」向八爪魚作戰, 看來她就快被八爪魚捲住 他正

那種電叉在岸上施展,他更加安全,因為 大到使海水受到它的影响,故此向魚類進 即收,牠就會死在電流之下,電力並非强 即也,如中了一條魚,然後放電,即發 之前,不能够放電,否則,海水有電,他桿有一個電箱連結在一起,沒有刺中目標 空氣不會傳送電力。 經有了轉變,同是一柄鋼叉,却在它的長 以前蛙人下海只是使用鋼叉, 一個電箱連結在一起,沒有刺中目標 現時已

施探長跟她合力把八爪魚的屍體推入 ,緊緊的跟他擁吻,與奮到說不出話來。 歌麗絲因此獲救,她打開船艙的門走出去 成死 有伸出長長的觸鬚捲住對方的身體,已經 軟綿綿的一堆肉,沒法加害任何人了, 在電力之下 八爪魚雖厲害,鬥不過電叉,牠還沒 收拾各物,隨即把快艇向原路駛回 伸入船艙之內的觸鬚也變

然出現騷動的景象,警鈴响個不停 **鯊魚羣結隊而來,搶着吃牠,整個海面突** 條八爪魚, 本來他倆可以很順利的回航,可惜殺 牠身上的血流出來, 引致

兩艘炮艇會合之後回 以最高的速度向前衝過去! 加医育台之类回航了,不管死活,立施探長說。「我們不能够守候到古巴

> 最有份量的火箭台上面留守,萬一岸上有 火箭發射,就用「地對空」的火箭迎擊。 那種火箭很細,如果用它進攻,它不 說完,他吩咐歌麗絲開船,他在船上

箭,它仍是很有效的,因爲它可以跟任何够份量,可是,用它對付外邊射過來的火 枚火箭在空中爆炸。 果然不出所料,快艇剛剛疾駛, 便即

一齊爆炸,在空中出現耀目的火網,十分的一枚大火箭擊中,隆然一聲,兩枚火箭 過來,施探長大喝一聲:「來得好!」看見空中有一縷紅色的火光,向他倆飛 居然發生威力,把空中以拋物綫形状投下 即發射火箭。 那種袖珍火箭比較暖水壺更加細小 便射

損傷,越去越遠,沒有火箭向他倆追擊了光華,快艇在弱光照映之下衝過去,沒有 艇 還有七枚,先後被擊落,在空中散佈無數 ,他倆才鬆了一口氣,立刻要應付兩艘炮 緊隨着那一枚火箭繼續發射的火箭

他倆的運氣眞好,炮艇已經分途駛出

壯觀。

際,快艇已經在視綫中消失了,兩人情不分鐘之內駛到會合的地點,到了它回航之 「施華,你是否已經在海底拍了許多自禁,緊緊的擁抱在一起。 即使看見空中出現火網,沒法在三幾

幅照片呢?」

樹木,它結出來的菓子相當大,榨出來的是當年英國派船到西印度羣島種植的一種 而是一條條剛剛長成的麵包樹,它就 「是的,更加重要的證物並非甚麼照

> 到現在,才知道那種麵包樹能够在海底種飢民的恐慌,我對植物方面認識很少,直汁液可以製造麵包,借此解決了殖民地的 農場的鐵證 植,我已經拔了十多條幼樹,它就是海底

經準備大批糧食,打算展開第三次世界大

的身份確是國際間諜。」 你本身的安全有些憂慮,希望你暫時躱起情,他都會原諒,你不必替我担心,反而 證物到手,不管我幹了怎樣對不起他的事他是一個功利主義的人,有了海底農場的 種證物而已,我突然想起了一種頗爲重要有主意打算怎樣做,只是隱約感到它是一 向情報局長當面解釋,叫他立刻釋放她, 你,那樣安排不能够永遠拖下去,我必須 的事情,爲了救你,我找到一個舞女扮演 施探長想了想,說。 「我現時仍然沒

,我可以透過蒙瑪特區女强人葛烈達送給意選擇一個地方躱起來,你需要的生活費

北約的盟國着想,殺滅天鵝島,事成之後 已經纏在我的身上,我索性捲入漩渦,替 ,我不妨把歷年的私蓄先行拿出來,供給,我起碼有一百萬美元的獎金,因此之故

「你打算怎樣子利用它去證實蘇聯日

「逃到甚麼地方好呢?」

你决定留在甚應地方比較安全,你可以任了我對你的境況所知甚微,不能够替

的總探長,怎會有那麼多的錢呢?」 「施華, 你只是一名探長,並非巴黎

「我一向沒有錢,不過,這一宗大案

你享用。」

之後,辭了探長的職務,跟我永遠聚在一 我從來沒有愛上過任何一個 你,希望你珍惜這一段感情 歌麗絲由衷的感激他,說道:「施華 ,功成身退 人,只是除

麵包 天鵝島的情形,最後,送上照片以及海底 把歌麗絲帶走, 向對方道歉,承認他施展偷龍轉鳳之計 施探長單獨拜訪情報局長歐德, 他倆回到巴黎,歌麗絲果然躲起來 跟着講述他駕駛快艇闖 第一句就

找卡理博士談談,他就是美國情報局的副時探長也不必幹了,希望你跟我帶了證物,事成之後,你可以獲得很高的獎金,到 樣的缺少糧食,目前只靠羅馬尼亞這個國他們本身缺少糧食,屬於衛星國的人,同 的立場,必須設法毀滅蘇聯的海底農場, 的幾天,美國駐守法國的情報局高級官員 展開更爲深入的研究,說:「你走開之後卓的成就,將功贖罪,不再埋怨了,索性 卓的成就,將功贖罪,不再埋怨了 好也沒有了,我們即將出動,炸毁天鵝島 局着想,必須制止它,既然你找到了海底 足够的糧食,就會挑起世界大戰,爲了大 常向外購買大麥小麥和白米,假如他們有 家供應糧食給它,當然不够,故此它要經 事實擺在眼前,蘇聯不敢發動戰爭, 農場的所在地,而且知道它是麵包樹,再 跟我密密接觸,他對我說知,站在盟國 歐德本來想責備他 派往歐洲工作,長居巴黎 个再埋怨了,索性 因為

局長進入巴黎海洋生物研究院,拜訪卡理 施探長喜形於色,當晚就跟歐德情報

## 封信揭穿麵包 )樹秘

整個局勢的開端, 施探長把巴洛奇被殺的一宗命案作爲 包樹,附有照片,作爲證 順序報道他的工作過程 物。

能够判斷它的確是在海中種植。 過,用泥土種植出來的麵包樹,沒有甚麼 它放在泥土培養,大概是担心它乾枯,不卡理博士接過麵包樹,說:「你們把 根本上它就是在泥土生長的,我不

魚極多,還有八爪魚,不容輕視。」 做是相當危險的,必須擁有最犀利的武器 未必能够作準,假如你們派人到該處看看 過,那些麵包樹的確是我在海底拔出來的 去抵擋守軍的火箭,還有一點,海中的鯊 ,便可證實我所說的話屬實,不過,這樣 我並非情報局裏面的人,我所見所聞, 施探長的臉色一沉,說:「我已經說

證據然後出擊,此外,我對你所拔取的海門進攻的地方跟海底農場無關,那就會受們進攻的地方跟海底農場無關,那就會受們進攻的地方跟海底農場無關,那就會受 算邀請美國海軍部帮助,派遣小潛艇,另 底麵包樹,仍有所疑,假如它真的在海底 軟,有如海帶,爲了證實我的想法,我打 够保持碧綠的顏色,那些葉子可能變得柔 生長,它的枝葉長期缺少陽光照射 由法國空軍派出戰機以及垂直升降的戰 又要一艘魚雷艇,必要時展開海空大 卡理博士說:•「施探長,並非我不信 ,不能

> 戦, 一切辦妥,務請你引路。」

博士

空大戰,古巴可能出面干預,到時吃虧的 可是,它附近就是古巴,如果真的爆發海 冒出來,屬於史前的火山島,一片荒凉, 人必然是我們,不可不慎。」 爲之愕然,說:「那個荒島雖然在海底 這番話是他對施探長說的,探長聽了

這種顧慮,相信古巴當局不敢展開大規模癱瘓,蘇聯距離太遠,沒法帮助它,有了美國的空軍可以在一小時內把它炸到全國 的攻勢。」 卡理博士傲然說:「假如古巴出擊

局並肩作戰的戰友。 面前吐露半句, 士太過狂妄,不過,這種感覺只能够擺在 上,不敢說出來,甚至不敢在歐局長的 探長不再開口了,他仍是覺得卡理博 因爲卡理博士係法國情報

長都置身於法國魚雷艇,他不能潛水,故說的計劃變成事實,探長以及兩個情報局 此海中另有一艘小潛艇。 决心作出最好的準備,聯手出動,把那天 世界難料,兩個情報局長都想立功,

**雷艇的甲板上面** 那麼龐大的陣容, 至於戰機和垂直戰鬥機,却停放在魚 駛向加勒比海,的

后。 在公海之內 ,故此他們 故此他們,不必通知古巴當,由於天鵝島的方位剛剛是

快要進入天鵝島的水域,他就要向兩個情 來,故此那時他慨然担任帶路的 鵝島的水域,已經把航綫很詳細的紀錄下 , 駕輕就熟, 當然不會走錯路, 可是, 上次施探長自行駕駛一艘快艇闖入天 「領航員

M62

要避開它。 報局長請示,對方有兩艘炮艇巡邏,要不

得多,何必閃閃縮縮?索性闖入禁區好了 意孤行,說道:「我們的戰鬥力比它强大 ,他們妄想毀滅我們,一定被我們先行毀 照理應該避開它,不過, 卡理博士一

雷艇就 理博士下令,戰機留在艇上,兩架垂直升 上也裝置了空對地以及空對空的火箭,卡幻影戰機以及兩架垂直升降的直升機,機 降戰鬥機先行升空,監視對方的活動 說出來的話就是命令,旣然有了决定, 卡理博士是這個戰鬥部隊的統帥 加速駛向前面,艇上有兩架摺叠式的話就是命令,旣然有了决定,魚

中,向天鵝島那邊飛去,很快就遭遇到致命的襲擊,每一枝火箭向它發射,普通的戰然有一百二十枝火箭向它發射,普通的戰然有一百二十枝火箭向它發射,普通的戰態。 ,卡理博士那邊的垂直升降機剛剛飛到空立刻發射蚊型火箭,密集射擊,因此之故 已經獲悉敵人的行踪,不再派出炮艇在海 方早有防備,他們利用强大的雷達搜索器這樣子的部署沒有甚麼不對,怎料對 上巡視了,但見任何一種飛機闖入領空,

單獨出擊,火箭沒法射入海中毀滅它。 **戦機升空,最好把魚雷艇撤退,由小潛艇** 用網型火箭出擊,如果他們向這一艘魚雷 艇發射,我們必然喪生,切勿派遣摺叠式 卡理博士接納了他們的建議,趕快撤

小潛艇奉命由海中進入天鵝島包括的

血漿,潛艇跟船員化爲烏有。 擊中,「轟」然一聲,海水浮起了鮮紅的 現,海上也沒有掃雷艇,它們仍然被魚雷 入的水域,忽然中伏,雖然岸上沒有人出 ,它剛剛進入火山湖,即是上次施隊長潛 火山湖,每隔三分鐘就向魚雷艇報告一次

只好下令撤退 理博士異常慶怒,却又無可奈何

到有菓實之前, 的决定,要不要在那些麵包樹的幼苗生長 包樹,看做眞有其事,呈講上峯作出快速 的虛實了,索性把施隊長拔出來的海底麵 老蓋成怒,决心報復,不再研究海底農場 戰鬥機,另有一批船隻以及機師喪命, 此行毁了 一艘潛艇以及兩架垂直升降 把它全部炸毁。

枚飛彈自行爆炸,仍然不能够阻止它繼續 ,使對方防不勝防,它最犀利的就是厚達彈是最新的秘密武器,可以在貨船上發射 飛行,認爲它可以順利的摧毀天鵝島 用遠距離發射的飛彈襲擊它好了,那種飛 的地方發射水雷,不必冒險進攻,索性使 爲天鵝島有本領發射蚊型火箭以及從隱蔽 局長安得拉親自到巴黎商量對策,他們認 呎的石棉外壳,即使碰上了飛彈, 很快就有回音了,美國海外情報局的 那

們想毀滅天鵝島,只有這個辦法 大戰爆發之前使用,可是,形勢迫人 那種秘密武器本來不想在第三次世界

貨船之形,照理它一定可以炸毁天鵝島, 秘殺手的飛彈在千里達海面不遠之處發射 發射它的貨船仍是魚雷艇,不過偽裝為 决定之後,立刻實現,那一位好像神

的最新武器了,區區的一個荒島,他們出 飛彈碰上了它當然是自行爆炸了,不消說 固的雲。 那種奇異的雲必然是用來防範飛彈襲擊 那塊雲擋住去路, 跟鋼鐵同樣堅固,

動飛彈也沒法攻入,委實可悲。

歌麗絲, 的職位, 空襲擊的方法擊散「鋼鐵雲幕」,然後投 人葛烈達的寓所查問。 人起碼有一段時間休息,施探長也恢復他 下巨型炸彈,把天鵝島完全毀滅,不過, 太空總署一定派人調查這件事,那一帮 一項建議不能够在短短的十天八天决定 卡理博士認爲這一場決鬥是無可避免 索性向美國太空總署建議,利用高 百忙中,他抽了一個空,到女强 回到巴黎做探長了 他十分掛念

爲甚麼你這樣遲才來找她呢?她已經離 葛烈達迎他到客廳落坐,說·「探長

地方去?」 施探長心上一沉,說: 「她到了甚麼

一封信,叫我當面交給你, 她在甚麼他方,你自己看吧。」 「我也不知道她到甚麼地方, 也許那封信說 葛烈達 她留下

絲的筆跡 ,不自覺的心裏發抖 施探長拆開那封信看看,它確是歌麗 ,她寫下來的秘密相當驚人

「探長・天鵝島的戰役越來越加嚴重了 那封信最重要的 一截,這樣寫下來

空中查看,它剛剛升起,便即被火箭打落

送給施探長的生日禮物,

候替我轉交。」

收到一個錦盒,

上面有一行字:•「它是我

主管

經辦員:

名戶欵收

武

俠世界

雨

辰

書

報

社

請你看見他的時

不敢登岸了,祇是乘垂直升降戰機到

,卡理博士大驚失色,下令撤退。

到巴黎,他很是沮喪,

對歐德說·

一你知道嗎?古巴比較我們更加接近天鵝

我們鬥不過他們,只好再度投下中子 他們很快就派人到島上去,再搶佔了

莫名

打電話給施探長,施探長獲悉此事,興奮

趕快走到蒙瑪特區看她,當面拆開

葛烈達收到一份禮物,沒有掀開它

下邊的署名是「歌麗絲」

認眞要當心處置這件事,我不想捲入漩渦 說不定它會變成第三次世界的導火綫, 只好暫時告別 請你原諒

情報局長大學進攻,你們未必鬥得過他們 話說,蘇聯假借天鵝島使你們出動秘密武 你們出動最有份量的秘密武器爲止,換句 能採取更加猛烈的攻勢,全是輸的,直到 迎頭痛擊,險些同歸於盡,此後,你們可 外加上了潛艇,他們才發揮威力,把你們 你們派出了魚雷艇以及戰機到那邊去,另 鵝島包圍的火山湖裏面,讓你們摘取,當 上種植的麵包樹,摘下一些幼苗,放在天 密,所謂海底農場,只是一個騙局,把岸 這件事情竟然是那麼複雜,揭穿了它的秘 因爲他們有備而戰。 看看你們的實力,我懂得的秘密只是 全部寫下來,希望你看了趕快阻止

他才有點氣力開口,說:「萬烈達,她到 了甚麼地方去?」 施探長閱讀一遍,十分痛苦,很運,

麼辦法追踪呢?還是死了這條心吧。」 說知,這一次她沒有講及一句,顯然她决 心逃避現實了, 「她以前離開巴黎一定把目的地對我 天空海闊任鳥飛,你有甚

刻通知我。」助我一臂之力,倘若你獲得她的消息, 的事情要做,儘管如此,我仍然希望你協 我暫時把這件事情拋開了,因爲我還有別 施探長聳了聳肩,苦笑一下,說。一

說完, 施探長轉身走開

情報局長歐德 他回到市 中心區, 先行打電話給法國

起的時候,我還不知道

藏在心坎裏,半句不能洩漏。」 把這封信焚燒,同時把海底麵包樹的秘密 深陷,依目前的形勢分析,我們應該立刻 錯了第一步,必然逐步錯下去,弄到泥足 色大變,說:「我們錯得太過厲害了, 他把那封信送上,歐德閱讀一遍,

損害,就讓他們火併吧!」 密武器遲早要拈出來的,對法國沒有甚麼

### 下中子彈 默 俱

達到 勝,但却難以預知他們打算用甚麼秘密武 後收拾殘局好了, 他不必到戰場去,只是在毀滅天鵝島之 ,二十天之後,有命令交到 長傾全力進攻天鵝島,這個願望果然 歐德跟施探長談過, 歐德也相信美國必然獲 實行搧動美國 他的手上

何一種障碍物都可以燃燒,雲幕燃燒之後 滅它,先行在高空投下燃燒彈,它碰到任 幕去抵擋飛彈, 都是互相尅制的,既然蘇聯發明了鋼鐵雲 及施探長兩人在座,他透露美國即將採取 才把最猛烈的超級炸彈投下

使那個地方發生大火,隨即焚燒, 中子彈的殺傷力跟氫彈不同 ,它不會 但却可

走

「我明白了,美國跟蘇聯所擁有的秘

器進攻。

一個巧妙的安排,說:「所有秘密武器 大學出擊的前夕,卡理博士跟歐德以 我們也有一種秘密武器毀 它就是中子

絕對沒有太過濃厚的輻射幾留下來,炸後 子彈,證實有效,到時肯定可以把整整一 統震裂,美當局曾經在越南戰局使用過由 個火山島上面的守兵全部殺掉,更妙的是 一旬,便可安然無恙的走到島上過活。 卡理博士對這個毀滅性的攻勢十分佩

以使該處活着的動物死亡,死因是神經系

亡 燃燒彈,果然生效,眼見雲幕發出耀目 火光,三十分鐘之後,雲幕化爲烏有 在接近千里達海面正在航行的貨船發射飛 秘密武器搬出來呢?仍是難以預卜 雲幕被破壞之後會不會有另外一種厲害的 戰機在五萬呎的高空出現,投下十多枚,逼使對方以鋼鐵雲幕應戰,跟着美國 戰機在五萬呎的高空出現,投下十多 認爲它一定成功,不過,對方的鋼鐵 到了美國空軍大學出擊的一天,先行

基地擺慶功宴 國戰機完成任務,飛回佛羅列達州的空軍 動靜,就像是甚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美 後投下中子彈 中子彈在天鵝島爆發之後,島上沒有

有你的事了, 歐德對施探長說:「天鵝島已經毀滅,沒 腦乘坐魚雷艇出動,目的地就是天鵝島, 旬日後, 你不必跟隨我們到那邊去, 卡理跟歐德兩個情報局的首

還是留在巴黎做你的探長吧。 却又無可奈何 他沒有提及獎金, 施探長發生很大反

兵截 登岸之後,不過走了一小段路,駕駛的魚雷艇在天鵝島靠岸,大 歐德以爲此行十分順利 ,全部喪生。 大部份船員 想不到他們 立刻被伏

魚雷艇上面的人聽到密集的機槍掃射

98-04-43-04

,沒有片言隻字

收據號碼: 欸存金儲撥劃政郵 號帳欵收 新 13165

壹仟

县

佰

元

~

52

(請用大寫數目字

址住名姓人欵寄 臺 幣

請注意: = -

進攻它!

認爲她仍然留在巴黎,

既然她不肯露臉,

試一試採用另外一個方

她懂得很多秘密,

甚麼毀滅之後,

那麼快就可以重建,希望

她給他一個電話

刊三天,大意是說他很想知道一個荒島爲

她聯絡,在巴黎日報登一段廣告,連

子彈」,它沒法毀滅機械人

因爲機械人

沒有神經系統

對卡理博士透露,

層層的反映上去

, 可德

址住名姓人欵寄

如果他把這個秘密向歐

起另外一場戰爭,

還是不說爲妙

經過一番思慮之後,施探長堅持保守

她的消息,他的內心有一個奇異的想法, 仍是找不到歌麗絲,甚至沒法打聽到關於 又像是失敗,覺得面目無光。

譤

施探長到豪瑪特區拜訪萬烈達兩次

他第

一次夜探天鵝湖,那個地方已經是用他不敢把這個秘密對歐德說知,其實

機械人守備。

最低限度,蘇聯佈局誘美軍進攻那個

號帳欵收

13165

名戶欵收

武侠世界

雨

辰

書

報

社

主管:

懂得對方最後施展的一招就是「中

便即了結,對歐德來說,似乎他們獲勝

人尸經死了

循例給以撫邺金

在旁喊了幾聲,他如

他如夢方覺,頻頻向她道

軍全部是機械人,

「中子彈」對它沒有威 他呆若木鷄,葛烈達

她分明是借此對他說知,在天鵝島的守 這時候,施探長也知道她想說的是甚麼

就等於絕地,任由古巴佔領它好了,不必 去培植任何一種糧食之用,毫無價值,形 的海底農場,

投入中子彈之後,它已經失

方式的命令,這樣說:

「作爲種植麵包樹

械

人一

只是看見「機械人」

竟然是一個玩具,

它是孩子喜歡玩的 放在盒子裏面的東西

盒蓋打開了

這樣做,有些話回覆,可以說是另外一種

這是他的想法,

華盛頓當局並不主張

局先以電話通知劃撥中心,惟長途電話費由存款人負担。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帳號、戶名及寄欵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塡明,以免誤寄。 可請存象

98-04-43-04 單知通欸存金儲撥劃政郵

新

臺

幣

壹

仟

肆

佰

元

整

-

52

M64

然懂得它說的荒島就是天鵝島,决不會永

廣告刊出了三天,有反應了,葛烈達

照他想,歌麗絲如果看到那一段廣告必

秘密

沒有獎金。

(全文完)

後

由郵局

天鵝島沒有落在他們的手中,故此他

然那段廣告沒有指出它是寫給歌麗絲看的

那個電話就是葛烈達寓所的電話,

期 戳郵局辦經 手續費

戶帳交寄後帳登心中撥劃經聯本、一 開撕勿謝但寫填必不聯此欵存人本戶帳、二

手練費 300.000本70.1. 134×192

戳 郵 局 心 中

(60P.模)保管五年(瀛光)

查存心中撥劃由聯本

戳郵局辦經

整字

期

M65



飛劍削斷杜九娘的劍,制止她逞兇,杜樂天見南宮絶彬彬有禮,徵詢之下知道是有名的 出手和他走幾招,挫挫他的驕氣,上官雄不服,杜九娘走來查詢,她亦不問清原因,亦 娘有名是母老虎,搶攻不下,更瘋狂刺殺,幸她的父親「中原無敵」杜樂天聞聲趕至, 不知南宮絶的身份,憤然舉劍和南宮絶厮鬥起來,南宮絶不敢傷害她,只守不攻,杜九 用宫世家之人,以禮相見,知道他的來意是防止壁虎來零仇,更敬重他的爲人… 前文提要: 出言無禮,要和南宮絶比武,南宮絶見他少年氣盛,答應上官無忌 前文書至上官無忌帶南宮絶回到莊上,遇到了二兒子上官雄

# 不擇手段 兒子喪生

杜九娘又是一聲悶哼,索性閉上了嘴巴,杜樂天仰首接道:「天意是沒有人能夠抗

雙脚離地,身形凌空,却絕不像在施展輕功,只像在飛 語聲突斷,他霍地側首望向莊門那邊,一個二十左右的錦衣青年即時從莊外飛進來

可是人又怎會飛?

一雙眼睁大,充滿恐懼,也充滿了痛苦,却一聲不發。 青年人面色蒼白,有如死魚肉一樣,右手緊握着一柄劍,劍鋒反刺入自己的胸膛

杜九娘上官無忌也都看清楚了。 一飛數丈,仆倒地上,骨碎之聲立起,那刹那之間杜樂天巳看清楚了那個青年人,

南宮絕當然一樣清楚,却不認識那個年青人,但立即便知道

」杜九娘脫口一聲,一張臉同時蒼白。

樂天身形經巳落在那個年青人的身旁,一把將那個年青人扶起來。 上官無忌面色亦變,身形暴起,疾掠了過來,他快,杜樂天更快,他尚未躍到,杜

一接觸那個年青人的肌膚,他的面色亦變了。

年青人正是他的大兒子上官高。 上官無忌忙問・「高兒怎樣了?」

**氣絕多時,手足都冰冷。** 杜九娘這時候亦已掠至,高呼:「高兒!」伸手將上官高抱住?上官高也真的經尸 杜樂天搖頭,沉聲道:「一劍穿心,已氣絕多時。」

杜樂天叱道:「胡說,他是被人折斷手臂,將劍反刺入胸膛。」 上官雄急步走了過來,奇怪道:「娘,大哥爲什麼自殺?

上官雄吃驚的道:「是誰下的毒手

上官無忌一字一字的道:「壁虎。」

「何以見得?」杜樂天仍有些懷疑。

小的,灰白色的尾巴伸出來,不停在抖動 衆人的目光一齊落下,只見上官高左手握拳,握得却並不怎樣緊,指縫間有一條細 上官無忌道:「看高兒的左手。

杜九娘吃驚道:「那是什麼東西。」

上官無忌不答,揮手扳開了上官高握着的左手五指,一條大壁虎立時從掌中爬了出

杜九娘雖然武功高强,這下子仍然忍不住一聲驚呼道:「壁虎 上官無忌道:「這是壁虎的殺人習慣,在死者手中放一隻壁虎,讓別人知道人是他

殺的。」 杜樂天鬍鬚俱顫,右足落處,那隻方從上官高身上爬下的壁虎,立時被他踩碎。

他雙手握拳,沉聲道:「好一個壁虎,若是讓我碰上了,必教你粉身碎骨。」

個母親看見自己的兒子橫死在自己面前, 上官無忌面色鐵青,道:「想不到他這麼快就來了, 都難免悲哀,傷心流淚。

杜九娘這時候才回復常態,

悲從中來,

眼淚不覺就滴下,她到底是一個女人,任何

杜樂天接道:「知道高兒是你的兒子。

杜九娘霍地回頭,冷笑道:「你就是懂得說話,你若有本領,壁虎早就死掉了,那 上官無忌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我與他勢不兩立。」

還留得到現在。」 上官無忌道:「我是孩子的父親,何嘗不痛心。」 「你還我一個兒子!」杜九娘厲喝。

上官無忌歎息。

「我若是不担心他們,不愛惜他們,也不會馬不停蹄趕回來,他們

「問你的良心。」

「我怎會這樣!」 「你痛心?」杜九娘冷笑。「你恨不得他們全都死去呢。」

M66

難道不是我的孩子

杜九娘一呆,別過頭去,眼淚珠串般

在要做的,是小心保護雄兒他們,一面將 壁虎那厮找出來。」 上官無忌走上一步,拉着杜九娘的肩 杜九娘咬牙切齒的 「人都死了,傷心又有何用,我們現

給我將壁虎找出來。」 上官無忌方待接過,杜九娘却喝道: 連忙拖起上官高的

**鬆,劍颼的一轉,劍柄轉向下** 

聲「追」,

人如箭飛射,

身形更迅急。

說道:

「好,你

我們去莊外一看。」 上官無忌說道:「好!」 杜樂天揮手道:「無忌,你不要管她 身形立展

忙。 杜樂天接南宮絕。「南宮老弟 你 也帮帮

在那

南宮絕幾乎同時奪門而出

急問:

個雜木林子,身形同時掠了過去。

上官無忌身形落地,手指莊前路左

上射出 如

向莊外射去。

翻,再往上拔,掠上了滴水飛簷上

上官無忌雙臂同時後甩,

電,猛喝一聲:「在那裏!」

人從飛簷 ,目光

緊隨在上官無忌身後 「前輩言重 南宮絕應聲身形亦展

迎面飛射向上官無忌。 南宮絕後面突然一聲。「小心— 語聲未已,匹練也似的一道寒光已然 上官無忌那眨眼之間已掠至莊門之前

忌的身形便向上硬硬的再拔起了兩尺。到的道理,南宮絕一聲小心之下,上官無 上官無忌人在半空, 聲,寒光又是迎面射來,那有看不實在不容易閃開那一劍,但耳聽到 新力未生,舊力

跟着掠前來的杜樂天 寒光從他脚下射過,去勢未絕,射向

穩如泰 尖夾在拇食指之間,他的身形同時停下 樂天一聲輕叱,右手一探,便將劍 ,那隻右手下是鋼鐵打成的一

> 一動也不動, 拇食指亦是, 夾着的劍却

何等尖銳與準確,南宮絕一旁看得眞切 杜樂天目光一落。「高兒練的是鴛鴦 這指力何等驚人,這眼力與判斷又是

然仍在門外,追!」 劍,這是高兒兩支佩劍之一, 壁虎那厮必 人正就是向樹林裏竄進去,他追向同一個

身形借力一 握在手裏 右散開 南宮絕杜樂天也發現了, 所以立即發現了那個幪面人。

那

那是否壁虎?」 杜樂天却不知道,移動間忽然問:

天馬行空,迅速追上。 南宮絕緊追在後,亦如箭射,杜樂天

在他面前一株樹木立即斷下,人劍當中飛在一旁,杜樂天暴喝聲中,長劍一揮,擋 衝入樹林內,南宮絕只防有失,拔劍緊護 上官無忌喝叱聲中長劍出鞘,人劍直

麼地方他們有所顧忌? 沒有放在心上,以三人的武功,又還有什 「逢林莫入」這句老話,他們根本就

像是走在蓬萊仙境一樣 樹林裏霧氣未散,走在其中,簡直就

縫間射進林子之內,霧氣在陽光中翻滾,旭日這時候已經東升,陽光斜從枝葉

是灰灰白白,在霧氣中看來就像是並不存 站立着一個人,灰布幪面,現身的衣衫亦進樹林約莫五丈的兩株樹木間,隱約 在,只是一個霧氣化成 上官無忌滴水飛簷上看得真切,一個 彷彿不停在變動

難道他本領尚在三人之上,巳準備隨時 **那個人却彷彿並未察覺,一動也不動** ,與上官無忌分成三個方向迫前 兩人立時左

過那個老闆董仁描述壁虎的模樣,心中有絕上官無忌在不醉無歸小酒家之中,巳聽 壁虎有這種本領 個人的裝束事實與壁虎一樣,南宮 ,有這個胆量?

杜樂天「哦」了一聲, 上官無忌應聲道: 「看來與傳說的

相信也沒有第二個的了, 上官無忌道: 「看來他像不將我們放 道: 這小子好大的 「除了他

手中劍一抖,「刷」 在眼內。一 「看來就是了。」杜樂天一聲冷笑 一聲,擋在他面前

內,索性閉上限青? 連目光也不見,難道竟然不將來人放在眼 條横枝立即斷下

> 每一步跨出恰好是一尺七寸,就像量出來 鼻子忽然皺起來,杜樂天即時霹靂一<u>聲</u> 南宮絕看在眼內,心中實在有些奇怪 叫道:「壁虎− 一」舉步走前去

南宮絕也就在這時候一步橫移。

什麼陰謀詭計,我也都不在乎 笑語聲中他繼續走前。 杜樂天目光一轉,大笑。「那怕他有

突然喝一聲·「老前輩快退!」 那 杜樂天那刹那亦似有所發現,接喝 個人仍然毫無反應,南宮絕目光一

去 一聲大叫道:「火藥 上官無忌話尚未說出口, -」身形倒飛了 7 形倒飛了出 南宮絕已經

聲:「無忌,退!

二字入耳,身形亦倒飛 杜樂天同時暴退, 上官無忌「火藥

個稻草人。 的身子四分五裂,飛射了出去,竟然 霹靂一聲暴响,火光閃處,那個 一壁

散 稻草飛舞,烟硝四起, 這時候更加迷濛 樹林中烟霧未

的地方燃燒起來,方圓兩丈的樹木盡皆斷 一團火焰旋即在那個稻草人方才所在

折

骨, 細看那個稻草人,此刻,只怕就得粉身 齊都倒抽了一口冷氣,他們若是走近去 南宮絕三人目光先後落下,看在眼內 就是在方才的地方亦難免被火藥炸

一個壁虎!」杜樂天雙拳緊握

壁虎與我們原就認識 0

成爲一個 說職業殺手都是不會公開自己的身份的 則人人都知道, 上官無忌一怔,杜樂天道。「一般來 成功的殺手。 處處防着他,如何能够

郑斯竟然施展出這種手段。」轉顧南宮絕上官無忌吁了一口氣,道。「想不到

0

「幸好南宮兄及時發覺。

杜樂天目光亦轉了過來。

「南宮老弟

果然是名不虛傳。

南宮絕道:•「兩位只是心太亂才疏忽

都沒有-加以掩飾 宮絕插口道。「壁虎的眞面目一向

人? 杜樂天接問,道:「你可會見過他本

說, 傳言有時未必是事實的。 南宮絕搖頭 杜樂天道: 「那只是聽

鈍。

事發生過,這是第一次。」

「有第一次就會有第二次的了。」杜

上官無忌道:

「這裏一直就沒有這種

日子稍爲過得舒服 再說好像我的這種江

一些,反應便會變得遲江湖人一旦退出江湖,

杜樂天歎息。

「我的心的確有些亂,

的環境, 被炸得支離破碎的稻草人上。「這無疑是 你認識的朋友中,有沒有一個好像壁虎那 傾轉顧上官無忌。「你想想,這附近或者 樣的人?」 1環境,相信很難安排得這樣巧妙。」一個很巧妙的計劃,他若是不熟悉這附近 南宮絕無言,杜樂天目光再落在那個

平靜,未免會有些枯燥,實在需要一些刺 樂天忽然大笑,一頓又道:「日子過得太

歡這種刺激。

上官無忌目注杜樂天。「小婿可不喜

到這裏來之前我已經找他去了。」 上官無忌搖頭道:「若是有印象, 在

,抽冷子一劍,我們三個人倒還罷了,雄縱然他的武功比不上我們,也是很可怕的 時小心了,那個人如此狡猾,深藏不露 見他們,一定閃避不開。」 杜樂天忽然一聲歎息。「那各人得隨

,在殺高兒之前壁虎想必經巳作好安排,再一轉。「火藥稻草人必然早巳準備妥當管將那個壁虎找出來殺掉!」杜樂天目光

,也沒有辦法,你現在別想其他,只

「這種刺激沒有人喜歡的,但既然已

上官無忌說道。「那麼我們現在該怎

來的 他的底細, 杜樂天縱目 上官無忌道: 只好等他再來了。他一定會再 四顧。 「我們既然不知道

「不錯,只不知道什

定可以先將他拿住。 無論我們如何努力也沒有用,若是不該 在壁虎第二次要下手的時候,我們 上官無忌接道:•「雄兒他們若是該死

他隨即撲前,手中劍寒光一閃,一株在且先將火熄滅,省得再惹出禍來。」 杜樂天點頭。「正是這意思,我們現

飛出去。 樹攔腰兩斷,接一掌擊出,將那株斷樹震

一株樹木立被刺斷,他右掌緊接將之接下光過處,那堆火旁邊下半截已着火燃燒的 擲了出去。 南宮絕身形亦展, 人劍迅速射至,劍

被闢出了一片空地, 下來,堆到一旁去 上官無忌同時亦將旁邊的兩株樹木斬 火勢是絕不會蔓延開 火焰周圍三丈就這樣

中彷彿也有火焰正在燃燒。 杜樂天仍然立在那團火焰之前 ,眼瞳

平日肯認真練劍,壁虎要殺他,又談何容做法非獨錯,而且錯得很厲害,高兒若是 易? 突然一斷爲二,目光接落,歎息 們並沒有特別加以督促,現在看來,這種 道退出江湖,別人也不會找到來,對孩子 他右掌條的一抖,「叮」一 摩掌中劍 心。「我只

救的,由明天開始,我每天定親自督促雄上官無忌微喟:「現在仍然來得及補 兄他們練劍。

理為晚 晚也,這是老話,老話通常都是很有道 杜樂天點點頭 ,道·「亡羊補牢, ,死亡的機會便少

「只怕九娘她-

樂天一頓才接下去。「其實你也不用那「有我的命令,她怎敢多說話?」 麼 杜

出來?」 功也是她好的,在她面前,小婿如 杜樂天皺眉道:「說起來我也將負 上官無忌苦笑。「嘴巴是她 的硬 何兇得

「小婿資質不如她,却也是無可奈何

會如此目中無人?

部份責任,若不是自小那麼縱容她,又豈

事實, 是先你們練成,而且觸類旁通,另外創出 其他招數。」 同一招我同一時教給你們,九娘總 「這是無可否認的

外,其他根本不能够與她相比。 「所以除了內力修爲我冤强追得及之

,這並非好現象,我雖然跟她說了,她總聰明過人,近年來已沒有當年那樣子勤奮杜樂天淡然一笑。「你當然也看出她自恃能補拙,假以時日,你還是會趕上她。」 與她戰一個平手,甚至可以將她擊倒。」是聽不入耳,現在你拚盡全力,必定可以 「這却是沒有人能够改變的 「不可能的。」上官無忌有些懷疑。 ,不過勤

聲一落,右手一揮, 一飛兩丈,釘在一株樹幹上 當然也不可能拚起命來。」杜樂天語 「可惜我不能够證實這 掌中斷劍箭矢般飛出 一點,你們夫

該放在他的棺木中 上官無忌道··「那是高兒的佩劍

M68

杜樂天沉吟着又道:「這只有一種可

上官無忌道:「的確是奇怪。

動身趕到這兒來的了。

「在殺柳伯威等人之後,相信他便已

倒是他竟然認識高兒是你的兒子。

然認識高兒是你的兒子。」杜道你住在這兒並不奇怪,奇怪

杜樂天仰眼望天,又是那句話

杜樂天不由頷首。

麼?: 頭接道。「人既然都死了,劍還留着幹什 「他根本不配用這支劍。」杜樂天搖

變得有些佝僂。 往林外走去,挺直的身子不知何時已 他的語聲忽然變得異常低沉, 轉身舉

他知道這個老人心中的難過,轉向南宮絕 個招呼,亦自舉步。 上官無忌看在眼內,由心歎息一聲,

顯得有些兒沉重,心情也一樣。 南宫絕稍作沉吟,才擧步走前,他的

的似乎就只在警告。 得更好, 更令他奇怪的却是那些炸藥原可以佈 壁虎行事的迅速,因此是在他意料之 壁虎却沒有加以好好利用,

在這個時候已經沒有這種必要的了

夜已深,杜家莊的大堂內仍然燈火通

命 龐亦洗抹乾淨, 上去,上官高的屍體就放在這副棺材之內 明 ,已換過一身素白的衣裳,毫無血潰,面 大堂正中放着一副棺材 看來一些也不像是死於非 ,棺蓋尚未放

一雙眼睛一眨也都不一眨,凝望着上官高 最低限度在別人看來就是這種感覺。 杜九娘就坐在棺材旁邊,面色鐵青,

的 面 她既不作聲,也沒有任何動作, 她平日最疼的就是這個兒子

想走開也不敢走開 左右的上官雄上官鳳都只有呆在那裏

杜九娘心情如何惡劣,他們當然想像

身旁,正在替杜樂天添酒 她最小的女兒上官芸却還站在杜樂天

大堂之上屛風之前擺開了一桌酒席

會怎樣好 不明白主人家發生了這種事,心情都絕不 樣開心,他原是想隨便吃些東西,又怎會 這頓酒菜,這個客人當然吃得並不怎

雄豪傑。 的武林與往昔有什麼不同,又出了多少英 他欣賞南宮絕,也要從他口中聽聽現在 好像南宮絕這種少年英雄,又怎會錯過 杜樂天却不同,他本來就喜歡交朋友

不言,上官無忌亦好像忘了喪子之痛 他們一面喝酒一面談話,杜樂天知無

勇武。 杜樂天更就緬懷當年躍馬江湖的雄風

在 吩咐將棺材放在堂中,然後逐走那四個僕 着就是四個僕人,抬着上官高的棺材, 人,找了一張椅,坐在棺材旁邊,坐到現 左右,陪伴着上官雄、上官鳳兄妹, 可是就在那時候,杜九娘來了,在她 她 跟

着她的上官雄上官鳳兄妹雖然有些不耐煩 ,却不敢離開,有生以來,他們還是第 看見母親這樣子。 她沒有說什麼,只是呆坐在那裏,

她趕走,也沒有理會,照樣喝酒。 杜樂天知道女兒難過,所以才沒有將

却被杜樂天阻止,亦只好一旁喝酒。上官無忌原想離座過去陪伴杜九娘 他們其實都已有些醉意

去的時候,他已經看出他們那樣喝下去, 定會醉倒的了。

他們根本就不是喝,是將酒倒進嘴巴

形之下,他更加要這樣。 他都會盡可能保持清醒, 壁虎仍然窺伺在附近

喝盡,目光落在南宮絕面上,忽然道:

老弟,難爲你了 「老前輩何出此言?」

杜樂天道。「我不知道你心裏是否這 「『經太多了。」南宮絕沒有將杯拿 人,也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朋友,我 但看來應該不會假的,你應該是一 來,再喝一杯。」

起來。

杯便吃不消了?」

條壁虎,難免有些影响。 「本來還可以再喝的, 就是心頭有

外。 便傳來,杜樂天一怔,目光 便是吃了豹子胆,那厮也不敢闖進來。」 笑語聲甫落,「嗤」的一聲破空聲响 杜樂天大笑。「原來你在担心那厮 一轉,盯着堂

滅

南宮絕看得出,在他們第三杯酒喝下

南宮絕沒有這樣倒酒 現在在這種情

杜樂天學杯又倒下嘴巴,一口氣將酒 風吹堂戶, 仍帶着初春的寒意

個老實 高興認識你, 「不要緊。」南宮絕看來不像說謊 「面對棺材喝酒,如何喝得舒服?」

「久聞你酒量也不錯,怎麼才喝這幾

與之同時一盞燈火已經在破空聲中熄

三個人立刻站起來 南宮絕即時一聲:「一支弩箭!

,他們却有一種錯覺,整個廳堂都暗下 堂中不過少了一盞燈,是稍爲暗了

杜九娘劍劃處,正好將弩箭以劍擊下。 目光一閃,突然拔劍,疾刷了出去 上官雄不禁倒抽一口冷氣,這才慌忙 杜九娘亦有所覺,呆坐的身子一震 三支弩箭就在這時候向上官雄射到

將劍拔出來,上官鳳亦自拔劍 杜九娘却叱道:「站在這裏,不要亂

箭射進,將三盞燈火擊滅 那刹那,窻櫺糊紙陡裂,又是三支弩

聲驚呼,杜樂天霍地擲杯地上,大喝 大堂更暗,上官鳳再也忍不住,發出

「不要作聲,不要亂動!」 東面一幅窓紙修的亮起來,雪白的窗 他們三個也不動。

紙之上,出現了一條奇大的壁虎影子。 箭射來的方向不同。」 南宮絕接道:「影子出現的方向與弩 杜樂天脫口一聲:「壁虎」

了然於胸。」 身形迅速不在話下 杜樂天點頭。「這若是一個人的所爲 ,對莊院的情形必然

確了。」 上官無忌接一句 . 「一箭一燈,太準

是全無可能。」 們這裏的常客,是我們的好朋友?」 杜樂天冷笑。「難道壁虎真的原是我 上官無忌皺眉道:「這樣看來,並不

那一個。」 「老夫一定要將他抓住,看他到底是

便移動起來,彷彿要破窻而入。 杜樂天這話才說完,那條壁虎的影子

又怎會這樣大? 影子差不多有人般大小,真正的壁虎

上官無忌南宮絕那刹那忽然省起不醉

壁虎真的有如一條壁虎般。無歸小酒家那個店老闆曾經提及那個殺手

他們相顧一眼,上官無忌隨即問:

南宮兄的意思?」 南宮絕道:「我們若是不出去一看

吩咐。 便要給他譏笑胆小的了。」 「不錯!」杜樂天插口應一聲, 「九娘小心看護雄兒他們!」再 一頓

傾轉喝道:「闖— 身形如箭般射向出現壁虎影子的那個窩 南宮絕道:「三個方向!」語聲一落

戶 無忌却向南宮絕相反方向的那一面窗戶射 杜樂天身形亦動,直射出堂外,上官

無忌南宮絕分從東西兩面窻戶闖出 「嘩啦」聲响中,兩扇蔥戶盡碎,上

杜九娘握劍在手,一聲也不發 官雄上官鳳立即靠向杜九娘身旁,

是一雙短劍,每柄劍只有尺半長短,手法 怕還在上官雄上官鳳之上。 迅速而穩定,從這一點看來,她的武功只 年紀最小的上官芳亦拔劍出鞘, 用的

比上官雄上官鳳鎭定,年紀雖然小小,已怕也不敢用那麼短的劍,而看她的神態也 寸短一寸險,她武功若是不好,只 雄上官鳳鎭定,年紀雖然小小,已

M70

經有高手風度

喜歡她跟在左右,更親自傳授她本領 杜樂天最喜歡的就是這個外孫女,總

候却是嚴格得很,在他的嚴格教導之下 然的事情 上官芳的武功比她的兄姊更好自是理所當 平日杜樂天不錯嘻哈大笑,練武的時

因素 她的性格亦與三個兄姊有異,練武的 ,非常用心 , 這才是她身手好的主要

的孩子。 靜悄悄的立在原處 她雙劍在手 。她原就是 身形並沒有展 一個很聽話 開 ,只是

窗的牆壁上 屑紛飛中碎裂,但連隨又凝結,移落在對 劍同時出鞘,那條壁虎的影子亦自在木 木屑紛飛中,南宮絕箭一樣穿窻而出

間,給人的感覺却似乎是那條壁虎經巳爬 那只是一個影子而已,可是那刹那之

進屋內 向那面牆壁上,一齊打了一個寒噤 上官芳的面色也有些發白,但神態仍 杜九娘上官雄上官鳳的目光不覺都移

開的那邊窗戶,却巳看不見南宮絕

然穩定,目光一移即轉回,望向南宮絕離

燈 彿夾着什麼。 光正從那株梧桐樹上射下來,燈光中彷 窗外不遠有一株梧桐樹,一道强烈的

有意無意已護住了全身的要害。株梧桐樹,他的身形迅速而靈活, 南宮絕目光一轉,身形再起,掠向那 一支劍

> 直到他掠到了樹下,也仍然沒有。 那株梧桐樹之上並沒有任何反應,

長的身子便有如靈蛇一樣,貼着樹幹疾往 上竄去。 他身形不停,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頎

動,但經巳有如上芘之箭,隨時準備射出樹下停下,沒有往上掠去,但身形雖然不 即時風聲一响,杜樂天如飛掠至,在

老江湖到底是老江湖

文,再上升半文,就是那盞燈所在。 南宮絕身形不停,眨眼間已竄上了三

密封,在那塊木板當中却開了一個圓洞 面密封,只空出一面,那一面原也用木板 特別明亮。 燈光也就是從這個圓洞射出來,所以 那是一盞孔明燈,放在一支椏上 , =

燈旁沒有人,那之上枝葉雖然茂盛

樹幹上一按,身子颯的往上疾拔了起來。 半空中一折,落在一條橫枝上 杜樂天這時候才振吭問道: 南宮絕又徐徐的吸了一口氣,右手往 並沒有任何的襲擊,他身形輕捷如燕 「那之上

杜樂天接問:「那條大壁虎的影子是 「沒有 」南宮絕回答得非常的肯

燈影?」 「不錯,一條壁虎懸在燈前,燈光將

> 「看來壁虎相信在一亮起燈火便已經 「原來只是如此 0

星 以劍挑起了那盞孔明燈,人與燈彷彿如流 一樣落下 「沒有 「那之上可藏有火藥?」 」南宮絕身形落下 旋即

條壁虎仍掛在燈光射出來的那個圓洞之上 如飛掠至遙呼道: 南宮絕以劍挑燈,移向上官無忌,那 衣被破空聲即時又响起來,上官無忌 「到底是怎麼回事?

如此,也虧那厮想出來。」 不停在掙扎 上官無忌目光一落 ,冷笑道:「原來

「還不是恐嚇我們?」上官無忌又一 「不知是什麼意思?」 杜樂天搖頭

聲冷笑。 「左道旁門,我還以爲他有什麼了不

起。」杜樂天打了一個哈哈 「這種人却也最難應付,明槍易擋

暗箭難防。」

撞在我手上。」 杜樂天雙拳緊握。「總有一天,敎他

將那盞孔明燈接下,劍同時入鞘 上官無忌目光又落在那盞孔明燈之上人的行事作風大異常人,正如這一次。」 上飛起,飛上了半空。他右手旋即一掠, 南宮絕手中劍一抖,那盞孔明燈從劍 「總有一天的 」上官無忌應一聲 。「這個

到。」 學,但這盞孔明燈,周圍十里只怕也買 「壁虎是活的。」 杜樂天說道:「要找一條壁虎輕而易

却也不覺有人躱藏在那裏。

人?」

定

壁虎的影子投射到愈紙上,便變得很大的



柔柔受創

漢子撲來的人,一下壓在右首漢子的身上 力勢一沉,上身不由自主往下一俯,左首 ,兩人撞作了一堆! 人用力均猛,這下右首漢子但覺

打架,滾成堆。」 金步嬌咭的笑道: 右首漢子怒聲道: 「活該, 這叫做狗 「你怎麼攪的?」

他們 尹劍青早巳飛身落地,臉含笑意望着

自己兩個同件已經跌成了一堆,心知這中 去只怕虧吃得更大。一念及此,急忙叫道 年人武功之高,勝過自己三人甚多,丹下 • 「老蕭,老王咱們走吧!」 那兩個漢子心中有數,聽中間漢子這 中間漢子眼見人家連手也沒動一下

一叫正好藉此落台階,一聲不作,轉身就 

激道•「謝謝你……」 她眼珠一溜,轉到了尹劍青身上,感

急 熱祁七婆 副帮主金鳳要人,雙方爭論不休,紫煞神放出艾青青指證,青青說了幾句話便走,尹劍

青見到青青價然離去,便跟踪追趕,找不到青青,却找到金步嬌,原來她因尹劍青失踪

出來找他,被九嶺三雄調戲,尹劍青爲她解圍,金步嬌端詳一會才知是尹劍青…

柔柔和尹劍青從船艙出來,二人雖然易了容,紫煞神認出是尹劍青,向柔柔,

青衣帮

查船上藏了什麽人,金燕、金鵰不讓檢查,出手格門,不過兩招都被紫煞神點了穴道

准他們離開,此時來了紫煞神可馬綸帶着十二煞神趕來,也要檢

前文書至青衣帮兩令主金燕、金鵰正在要獨臂帮留下兵刃才

前

文提要

•

妳怎麼會一個人在這裏的?」 認識我?! 金步嬌凝注着他, 運凝的道:「你 他忘了自己臉上還戴着面具 尹劍青迎上兩步, 問道・ 「金姑娘

娘認不出來了。」 笑道:「抱歉得很,在下戴了面具,金站 尹劍青這才想起自己戴了面具,不覺

間:: 怪我看你眼睛好熟好熟, 只是年齡、面貌都不對, 上驟然現出驚喜、欣喜之色,說道: 「你……果然是尹大哥!」 我又不好意思多 聲音也很像你 金步嬌臉

邊, 我……我一直都在找你!」 哥 拉住尹劍靑的手,幽怨的道:「尹大她這回那還讓他多說?一下掠到他身 你被他們刦走,我的心裏好急好急

?你已經服了解藥了麼?」 輕柔的道。「你怎麼也會到這裏來的呢 隨着話聲,一個身子緩緩的偎了過來

「金姑娘。」尹劍靑不好把她推開

制住了穴道,放在後艙。」 尹劍青道:「是的,艾青青大概是被

着她下來的… 接着說到艾青青賭氣走了, 自己是追

麼? 你有了嬌滴滴的副帮主,還捨不得艾妹子

找到她,不能讓她受到委屈。 她帶出來的,我答應過把她當親妹子看待 之後,只剩下她孤零零的一個人,是我把 「艾青青從小和她娘相依爲命,她娘死了 她是個涉世未深的好孩子, 「姑娘休得取笑。」尹劍靑正容道。 我自然要

不到你的消息,尹大哥,我發誓找不到你刦持出來,我就一路追了出來,就是打聽

我就一路追了出來,就是打聽

就永遠找下去,天涯海角,一直要找到

他懷裏,一顆頭緊緊貼在他肩上,羞澀的

她臉頰忽然飛紅了,雙手一環,撲入

幽的道:「現在我總算找到你了……尹

船

你為止…

穴道,好不容易衝開穴道,你已經被賊人

遠是靑衣帮的副帮主呢!」

尹劍青笑道:「妳當她是什麼人?她

淺灘上停下,獨臂帮、青衣帮正在相持不

接着,就把船開到廬州附近,

在一處

,趕到賓舍去找你,不想黑暗中被人制住

阿香,趁他不注意,

悄悄偷了他幾顆解藥

我要侍候溫叔叔( 行瘟使者溫化龍) 的漸漸貼近他的胸口, 仰着臉道:「昨晚

柔

敢冒我的名!」

「才不是呢?」金步嬌軟綿綿的胸脯

裏

金步嬌怒聲道:「原來賊人買通了柔

賤婢果然不是好東西,她……她還

金步嬌道。「你好像很關心她!」

帮動手,制住了兩個令主,逼自己和柔柔

尹劍靑點點頭,接着把司馬綸和靑衣

金步嬌吃驚道: 「爹也來了?」

司馬綸等人也趕到了…

尹劍青道:「我被困在一處石窟中

我自己不小心跌進去的,就出不來了。」 尹劍青道:「是一間石室,門闔上了 金步嬌問道:「那是什麼石窟呢?」 「沒有人。」尹劍靑笑了笑道: 「是 石壁上只有一個很小

金步嬌說道: 我最喜歡聽有機關的 「這石室裏有沒有機關

「說起來話可長呢ー 「那不是故事。」尹劍靑笑了笑道

> 大哥,你快說給我聽嘛!」 望着他, 用手搖搖他的手臂,說道:

麽?你告訴我的話,我决不會說給什麼人 給妳聽可以,只是妳不能告訴任何人。」 金步嬌眨眨眼睛道:「你還不相信我 尹劍青拗不過她,鄭重的道:「我說

從那天艾青青被震落池塘說起…… 「我相信妳就是了。」接着道:「事情該

金步嬌問道:「尹大哥你從前就認識

: 「對了, ,艾青青的武功路數,極似龍城派 「古墓裏?」金步嬌神情 我聽實二叔,沙三叔和爹說過 怔, 說道

裏面,秘密授徒,後來覺得古墓派不好聽 他們就是從前幾度被各大門派圍剿的魔教 中人,不敢在江湖上露面,躲在一處古墓 墓派,據說他們武功十分詫異,有人懷疑 聽爹說的,龍城派在一百年以前,叫做古 「你聽我說嘛!」 金步嬌道: 「我是

道:「尹大哥,我也告訴你一 個秘密,你 了一聲,又

「我們本來

不是住在那裏的,搬到北峽山空金步嬌朝他嫣然一笑道。 ,搬到北峽山來 還不

運出金家莊,到了船上的經過說出。 劍青就把自己如何被他們裝在麻袋

他們擄出來的?」

輕輕叫了她一聲,問道:「妳是不是也被

「你現在可以說了。」

金步嬌披了下嘴唇, 咭咭的笑道:

她這句話又有點醋味

早就餓死了,所以我認他做親妹子,把她 足足有五個月之久,如果沒有艾青青, 當我親妹妹看待。」

裏面呢?」 金步嬌奇道。•「你被什麼人困在石窟

爲了不使人起疑所以我只好改扮了。」 就再也出不來了,

兩條淚痕,分明方才哭過了。

她問得很關切,但她粉頰上,還掛着

尹劍靑看得更感動,舉起左手,

輕輕

個晚上……算的…

真的

金步嬌嬌嗔道:

「你們在船上……

「該死的東西!

她脹紅着臉,已經說不下去。

,含笑道:「我遇上的

麼出來的?」

低頭在她秀髮上輕吻了一下

金步媽忽然轉過臉來,問道:「你怎

的副帮主,而且她一直說是小姐的意思

尹劍青道:「我先前不知道她是青衣 她說話之時,臉頰不禁飛紅了

尹劍青也聽得大爲感動,輕輕擺着她 她激動的連聲音也有些咽哽了

扮她的丈夫呢?」

帮主的丈夫,你怎麼會答應她(柔柔)

金步嬌嗤的笑道。「你變成靑衣帮副

「金姑娘, 宣謝謝妳。

,忙道・「在船上還有一個丫頭・叫翠 尹劍青自然聽得出來,也感到耳根發 尹大哥你說嘛!

金步嬌道:「艾青青也在船上嗎?」

聽的,就算爹問我,我也不會說的。」

尹劍青看她說得認真,這就含笑道:

去,才知她竟然住在一處古墓裏 「不認識。」尹劍青就把自己送她回

也不能和人家說的 就改稱龍城派的。 她說到這裏,忽然「哦」 劍靑說道. 「妳看我會去跟人家說

馬綸要人偷着上船,放出艾青青……

M72

方坐下來。

,說着:「哦,尹大哥,我們先找個地

翠

我們只是坐了一晚。」

「你快說給我聽!」金步嬌拉着他的

事情可多着呢! 在她臉上抹了一下

塊大石頭,就拉着他奔了過去,兩人並 她目光左右一瞥,看到不遠處正好有 她拉着他的手,

「不要緊!」金步嬌聽出興趣來了

尹劍青就把自己和柔柔下船之後,司 金步媽問道:「後來呢?」

我 聽人說過。 「龍城派?」尹劍青道:「我從來沒

中說出來的,他說司馬先生懷疑龍城派的還話爹沒告訴過我們,我是聽陸總管無意 一年前的事,因爲這是司馬先生的意思 所古墓,就在北峽山脈裏面,他要爹帮

哥,現在該你說了。」出江湖,就會惹來很大的麻煩。哦,尹大出江湖,就會惹來很大的麻煩。哦,尹大 叮囑道·「這話

勸艾青青一個人不可再住在古墓裏,才把內功,才慢慢的縮着身子鑽了出來。自己已送飯,自己在石室中一住五個月,勤練 和艾青青同入古墓,自己不小心撞到一扇 過說了一遍。 她帶出來的。他這番只是粗枝大葉的把經 石門,就關在裏面,幸虧艾青青天天給自 話已說出來了,就無法更改。只得把自己 不該對她說艾青青是住在古墓裏的了,但 尹劍青聽她這麼一說,不禁後悔自己

裏 大哥,你不是找艾青青麼?我知道她在那 金步嬌貶動眼睛,輕啊一聲道:「尹

心裏自然也只有你一個人了……」 尹劍青道:「妳不要胡說。 金步嬌咭的笑道: 「她在那裏?」 「她認你當大哥

道:「因為我也是女人,我自然知道,她「我才不胡說呢!」金步嬌神秘一笑 跟你離開古墓,自然全心全意的跟着你了 但你却有了妻子……」

尹劍青道:「妳又取笑我了。」

她並不知道柔柔是金家莊的使女,更不知「我不敢笑你。」金步嬌道:「因爲

了。」 深,自然是個很純潔的人,沒有半點機心道你是爲了脫身才喬裝的,她旣然涉世未 自己生得醜陋,所以不願再和你見面, 你的妻子,原是青衣帮的副帮主,她知道 她在船上,一定聽到你們的話,只知道 她這一去自然又回到古墓裏去

她一定回古墓去了。」 尹劍靑聽得連連點頭道:「妳說得對 金步嬌道:•「尹大哥,我們這就找她

金步嬌看了他一眼道•「你可是不願尹劍靑作難的道•「這個……」

意和我一起去麼?」 「我想妳和我一起去,是不是會……」 尹劍青被她說中了心意,只得說道:

她。」

如,有說,你也非和我同去,才能見得到的,再說,你也非和我同去,才能見得到 峽山去住,是爲了找尋古墓,怕我洩漏出一定聽我方才說的,司馬先生要爹搬到北 金步嬌不待他說完, 嗤的笑道: 「你

尹劍青道:「爲什麼?」

不到她的面,你相信不?」
哥,你讓不讓我去嘛?你不讓我去,就見雨字,就不肯再說,嫣然一笑道:「尹大雨字,就不肯再說,嫣然一笑道:「尹大

說 弄關子,清脆一笑道:「你答應了, 0 R子。 青脆一笑道:「你答應了。我再「你自然想不出來。」 金步嬌故意賣 尹劍靑搖搖頭道:「我想不出來。」

應 0 尹劍靑只得點點頭道: 「好吧,我答

反悔。」 「我們勾勾手,你是我大哥略,說了不能金步嬌伸出一根纖細的小指,說道:

應。

他的懷裏。

一頭秀髮,

散發着輕次的幽香,

似有

「妹子。」

「嗯!」金步嬌羞澀的把一顆頭撞入

「尹大哥,那你就該叫我呀!

「好吧!」尹劍青只好叫了一聲道:

金步嬌偏頭道。 「那麼你和我勾勾手

呢!

,似無意的一縷縷鑽進尹劍靑的鼻孔。

勾 艾青青一定很氣你,對不?」 「咭!」金步媽得意一笑,說道:

嬌小的嬌軀,一顆心跳得有些飄飄然!

尹劍靑雙手不自覺的輕輕的摟住了她 香,越是輕,越是淡,就越撩人!

金步嬌又道:「氣你就是因爲你有

個副帮主的妻子,對不?」 尹劍靑不自然的又點了點頭 金步嬌抿抿嘴,又道:「所以咯,

「嗯!」她紅噴噴的臉,帶着羞澀,又輕輕的叫了聲。「妹子……」 尹劍靑血氣方剛,忍不住低下頭去,

又抬起頭來,一雙水盈盈的眼睛,和他四

**軀貼在他身上,又那麼苗條而豐滿!** 

來生得很美,不像艾青青生得奇醜,她嬌

金步嬌雖然把臉埋在他懷裏,但她本

,她一定認爲你編了一套話去騙她的,但莊去的,這一切經過,如果由你說給她聽靑一起中了溫五叔的迷藥,才被請到金家 T 是如果由我去說給她聽,她一定可以相信 和 你一起去,可以爲你作證,你和艾青

了她紅菱般的香唇!

目

相投,羞得趕緊閉上了

他情不自禁慢慢低下頭去,慢慢印上

以做你的妹子,難道我不配嗎?」尹大哥,你還叫我姑娘,姑娘,艾青青可

了。」

我做妹子,那也就算了,我也不用陪你去我做妹子,那也就算了,我也不用陪你去

輕快得像一陣風,

身子,低低的道:「你莫出聲,我們,快得像一陣風,閃到一棵大樹後面,問到一棵大樹後面,問到一棵大樹後面,問

,我們先

做妹子就是了。

尹劍青道:「只要妳說得對,我就答 尹劍青點點頭 說道:「現在妳可以說了。 尹劍靑果然伸出 一根小指,和她勾了

金步嬌嗔道:「人家一口一聲的叫你 尹劍靑恍然道: 「姑娘說得極是。 \_\_

好像大地上一切都靜止了

人窒息,也令人興奮,除了兩顆心在跳

兩個人都嚐到了愛的滋味;初吻,

, 低聲道:「有人來了。」

驀地尹劍青似有所覺,迅速輕輕一推

金步嬌飛紅着臉,說道:

「你在說什

「好,好!」 尹劍青道: 「我認姑娘

金步嬌一笑,抬起頭來,撒嬌的道。

飄風之聲,劃空飛落,方才自己兩人立身 看看是什 話聲未落,但聽「嘶、嘶」兩聲衣袂 一麼人?」

之處,眨眼之間,已經多了兩個靑衣女子 身法好快!

心中不禁暗暗皺了下眉。 尹劍青目光一動,已看清來人是誰了

副帮主柔柔和使女翠翠! 這兩個靑衣女子非別人,正是靑衣帮

在船上時那樣嬌柔荏弱。 腰間多了一柄青穗鏤金長劍, 夫人」那樣打扮, 柔柔還是那一身青羅衣裙,還是「少 只是用青羅包着秀髮, 看去已不似

女,但她同樣用靑絹包頭,腰束得細細的 翠翠依然一身青衣,一望而知是個使

芒,那是在鞋尖上暗藏了尖刄。 輕嘆道。「他明明朝這方向來,怎麼會不 人落到地上,柔柔目光一轉,口中

見他人的影子呢?」 翠翠道: 「副帮主真的要一直追下去

悄聲問道:「她是柔柔麼?」 偏過頭去, 金步嬌聽她稱呼「副帮主」, 附着尹劍青耳朶,吹氣如蘭 忍不住

尹劍青道。「快別作聲。

也要找他,再說,他一點江湖經驗也沒有成為衆矢之的,正派中人要找他,邪派人 咱們不帮助他,還有誰帮助他呢?」 柔柔幽怨的歎了口氣道:「目前他已 金步嬌回眸一笑,悄聲道: 「她說的

翠翠咭的笑道: 「恐怕不是爲了這些

柔柔輕啐道。 「妳知道什麼?」

M74

翠翠嫣笑道:

「副帮生的心事,

可瞞

不過小妹。」

她自稱「小妹」,那就不是使女了! 柔柔叱道:「你少嚼舌根,走!」 「哈哈!」一個蒼老的聲音大笑一聲

道 了進來。 麻布長衫的秃頂紅臉老者,大步從林外走 隨着話聲, 「二位姑娘不用走了。」 只見一個身穿一件及膝白

柔柔看了他一眼 ,問道。 「老丈有什

麼事?」 秃頂老者看了兩人一眼, 問道。「妳

們是青衣帮的人?」 翠翠道:「是又怎麼樣?」

「老夫聽說妳們靑衣帮從金財神那裏

「是就好。」禿頂老者點着頭,說道

說得不錯,看來江湖上眞有許多人在找自是誰,但他說的,可能就是自己了,柔柔 **刦走了一個人,可有其事?」** 尹劍青心中一動, 能就是自己了,柔柔

老夫說話最好要客氣一點。 翠翠道:「我不知道,難道就不客氣 翠翠道: 「不知道。」 秃頂老者深沉一笑道:·「小姑娘·對

氣不大友善。 秃頂老者裂嘴一笑道。 「老夫是說妳

什麼事呢?」 柔柔聲道:「翠翠,不許多說。」 翠翠道:「我說話口氣一向如此。 面朝秃頂老者道:「老人家到底有

秃頂老者說道: 「姑娘臉上戴了面具

> 戴面具,老人家有什麼見教呢? 柔柔道:「不錯,敝帮的人,出外都

秃頂老者看了柔柔一眼,問道:「姑

去,你有什麼話,就請快說。」 娘在青衣帮中,大概身份不低吧?」 翠翠不耐的道:「我們副帮主還有事

人。 「原來姑娘還是靑衣帮主,老夫算找對了 柔柔眼波一抬 秃頂老者雙目神光乍亮,呵呵笑道: 9 問道: 「老丈找我何

事っ 夫况公權,妳們聽人說過吧?」 秃頂老者伸手一指鼻子 ,說道: 「老

大大有名的人物,青衣帮怎麽會沒聽人說 况公權,是武功門的掌門人,江湖上

女子久聞盛名,今日幸會之至。」 黨,急忙檢袵道:「原來是况掌門人,小 柔柔聽 尹劍青聽說這禿頂老者竟是武功門掌 他自報名號 ,心頭不禁暗暗

他是神拳沈中慶的師兄了。」 劍靑是妳們靑衣帮刦持去了,此事副帮 况公權道:「老夫聽說石東華的徒弟

門人况公權,也不禁暗暗一怔,忖道:

主不會不知道吧?」 金步嬌悄聲道: 「這老頭是找你來的

尹大哥,你認識他麼?」 尹劍靑微微搖了搖頭 只聽柔柔說道:「况掌門人找他有事

是不是被你們刦持了?」「副帮主還沒有答我所問 「沒有事老夫會找他? · 姓尹的小子。 · 」况公權道:

> 帮作客,那是沒錯,因爲敝帮和 有淵源,尹公子是應敝帮之邀去的 聽?」柔柔淡淡一笑道:「尹公子正在敝 「况掌門人這刦持二字, 說得有多難 中公子頗 ,沒有

追踪下去,因此把事情攬到了青衣帮身上 出尹劍青已經離去,爲的是怕况公權一路 不怕區區一個武功門了 青衣帮崛起江湖,帮中高手如雲,自然 她因聽出况公權口氣不善,是以沒說

你的事情攬過去了。 的副帮主夫人對你眞不錯呢,方才她說過 江湖上正邪雨派有許多人要找:你,她却把 金步嬌凑着他耳朶,悄悄說道: 「你

激,自己縱然不需她把事情攬過去,但她登時「哦」了一聲,對柔柔不由得暗暗感 這話是什麼意思?如今金步嬌一說,心中 這番心意,是令人感動的 尹劍青先前還覺得奇怪 ,不知柔柔說

最難報答美人恩,這自然就是美人恩

况公權聽得呵呵大笑道: 「副帮主此

人 , 豈會騙你?」 翠翠道 「我們副帮主是何等身份的

公權裂開大嘴,笑得很得意,頻頻點頭道 「如此好極了,哈哈,好極了

共有幾位副帮主?」 「老夫眞是不虛此行!」 目光一抬,問道:「不知妳們靑衣帮

翠翠回答道: 「副帮主自然只有

如此更好!」况公權又道:

老夫,妳叫什麼名字?」 最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副帮主可否告訴

柔柔道:「不敢,小女子姓何,小字

,妳呢?」 况公權目光一掠翠翠,問道: 金步嬌道: 「她果然是柔柔!」 「小姑

翠翠道:「我叫張翠翠。」 「很好。」况公權伸出蒲扇大的手掌

可以走了。」 朝張翠翠揮了揮道:「小姑娘,現在妳 况公權大笑道:「妳們兩個,總得有 張翠翠道: 「爲什麼?」

個人回去報信呀! 張翠翠問道:「哦?你要我去報什麼

教妳們帮主把姓尹的小子送來跟老夫交換帮主留下作人質,妳自然要回去報信,好 人質了。」 况公權大笑道:「老夫要把妳們何副

說道:「你要留下我們副帮主?」 **追話似有不信之色!** 張翠翠「嗤」的笑道,瞥了他一眼

妳們副帮主?」 况公權道:「怎麼?妳不信老夫留得

就等着給帮主報信去了。 當然還是不相信,她調皮的道:「那我 「我相信得很!」張翠翠這話的語氣

小

着瞧吧!」 况公權大笑一聲:「利嘴丫頭,妳等

頭就不是人麼?等我出口,那話就不好聽 老長者,你怎好出口就罵我丫頭,難道丫 張翠翠臉色一沉,哼道:「我尊你年

> 夫走吧!」 向了何柔柔,說道:「何副帮主,妳隨老 况公權沒去理他,一雙銳利的目光投

跟你走呢?」 况公權道: 何柔柔依然嬌柔的道:「我爲什麼要 「老夫要妳跟我走,妳就

別無選擇。」

帮她?」 柔柔跟他走,看來就要動手了,你要不要 金步嬌悄聲道:「大哥,這老頭要何

說 尹劍靑道: 「別作聲,我們看下去再

是太霸道了麼?」 已到那裏去的權利,况掌門人這麼說 何柔柔嬌笑道 : 「任何人都有選擇自 ,不

出 來了,何副帮主不去只怕不行 况公權道:「老夫一向如此 0 ,話已說 \_

况掌門人的話,大概也無妨的了。」唯命是遵,但小女子不是貴門中人,不聽 門之主,說出來的話,貴門中人,自然要 何柔柔展齒一笑道:「况掌門人是一

她話聲嬌柔,好似毫不動怒。

看來何副帮主是逼着要老夫出手了?」 何柔柔嬌聲道:「這是况掌門人在逼 「哈哈哈!」况公權仰首大笑道:「

過幾手,老夫非出手不可。」 况公權點點頭道:「大概何副帮主學

起况掌門人來,只怕差得多了。」 何柔柔道:「小女子練過幾手,但比

高深 她說話一向嬌軟柔弱 ,使人對她莫測

中不禁一呆,忖道:「莫非她還有大援在

何不跟老夫走呢?」 一面輕哼道:「何副帮主旣然知道

也無法相强,你說對不?」 功縱然不如况掌門人,但我不想去,別人

來如此。

「我也不會去的。」

何柔柔手腕抓來。 厲,身形一晃而至,右手一探 「妳非去不可。 」况公權聲音突轉嚴 , 閃電般朝

拿手,大異其趣,但手法更神妙。 向以擒拿手馳擊江湖之上,和鷹爪門的擒被他手指搭上,就可把你拿住,武功門一

說道:「况掌門人不要逼我。」 何柔柔身如飛絮,輕盈的閃了開去

追踪抓到。 嘿然道:「看不出妳果然有些名堂!」 右足疾跨一步,右手未收,左手已然

兩招,希望貴掌門人勿爲已甚。」 願和貴帮無故啓衅,所以連讓了貴掌門人 :「我尊你是一門之主,再說敝帮也不

然極高!」

然極高!」

然極高!」

如身手居風,輕靈之極,不覺低聲道:「她身手居風,輕靈之極,不覺低聲道:「她身手居」

金步嬌披着嘴道:「她身手高,

何柔柔輕輕搖了下頭,說道:「我武

何柔柔舉手掠掠鬢髮,依然搖頭道: 况公權道:「老夫一定要妳去呢?」 她說來極爲自然,好像天下道理,本

他這 一記使的是「大擒拿手」,只要

况公權一抓落空,不由得微微一怔

何柔柔纖腰一挪,入又飄退了數尺

况公權一張紅臉,臉色漸漸沉了下來

能耐,只管使出來就是了。」 哼道:「老夫偏要把妳拿下,妳有多大

呢?」 帮主,這老頭不識好歹,妳和他客氣什麼 張翠翠站在一旁,忍不住說道:「副

况公權聽得更是怒不可遏,厲笑一聲

,道:「何副帮主接着了。」 他身形再次疾欺而上,雙手五指箕張

目不暇接。 手法,但指影飛洒,有如急風驟雨,令人 籠罩了何柔柔前身幾處大穴。雖仍是擒拿 ,似扣似抓,朝何柔柔撲到。 這一回雙手齊發,十指移動之間 ,就

「大哥,柔柔……」 金步嬌身子緊緊貼着尹劍青,細聲直

柔柔已經出手了。 她只說了兩字就停住了 「小女子那就失禮了 。」何柔柔不待 ,那是因 爲何

然從身前翻起。 對方指影近身, [雙柔嫩如玉的纖掌,已 只見她身影飄動,雙掌忽左忽右

拍忽拂,護住了全身要害,有如片片飛花 ,掌影繽紛,煞是好看。

權擒拿手法是如何地快捷,她都能及 拍到之處,都是對方關節要害,任你况公 你別看她掌勢柔軟,記記拂脈斬穴

進退而自如,絲毫不受威脅 就像一朵青雲,在對方急驟的爪影之間 尤其她那輕盈身法,只要輕輕移動

路數,竟有如此奇少为事上。 打越驚奇,心中暗道:「這丫頭到底是何 又被她滑了出去,十數招下來自然使他越 况公權身爲一門之主,竟然連對方一

後退,心中不由稍生超起,因爲她也不願 主的往後連退了三步,張嘴噴出一口鮮血 但感胸前一震,眼前一黑,一個人不由自 如石的暗勁,無聲無息的湧撞過去,一時 和武功門結仇,正待收手,突覺一團其堅 ,頓時搖搖欲倒。 心念轉動之際,脚下忽然退了一步 何柔柔左手堪堪拂出,對方忽然無故

手把她扶住,忙問道:「副帮主,妳怎麼 張翠翠睹狀大驚,急忙掠上一步,伸

何柔柔雙目緊閉 ,臉如金紙,已經昏

老賊傷人了,我們決出去……」 金步嬌看得大急,低聲道 「不好

尹劍青急忙把她按住,輕噓道: 隨着話聲,身子正待站起

動,又有人來了。」

當場! 道人影,已然疾逾鷹隼,穿林直入,瀉落 就在他話聲甫落,只聽嘶的 一聲,

手握一支朱漆鳩頭杖,看上去年在七旬以 那是一個頭髮已白的青衣老婆婆, 張翠翠驟視青衣老嫗,好似救星自天

主被老賊打傷了!」 ,副帮

M76

青衣老嫗手拄鳩頭杖轉過臉去,雙目

烱烱看了况公權一眼,冷聲道:「況公權 是你『百步神拳』打傷何姑娘的麼?」 「百步神拳」,正是武功門威震武林

絕技,百步之內傷人於無形。 不由怔得 一怔,抱拳道:「原來是祁七 眼看到青衣老嫗的朱漆鳩杖

婆婆,老朽况公權這厢有禮了。」 祁婆婆哼道:「况公權你怎不答我的

况公權放在眼裏 張翠翠望着祁七婆婆,目中隱含淚水 人已朝何柔柔走過去,好似絲毫不把

的盯了况公權一眼,口中哼道: ,才緩緩站起身來,一雙水泡眼,惡狠狠 在她身上施行「推宮過穴」,按摩了一 ,傾出三顆藥丸,納入何柔柔口中,雙手 ,切了切脈,就探手從懷中取出一個瓷瓶 ,你真該死!」 ,問道:「婆婆,副帮主還有救麼?」 祁七婆婆俯下身去,拿起何柔柔右腕 「况公權 陣

婆,何用生這麼大的氣?」 叱,居然毫不動怒,陪着笑道:「祁七婆 况公權堂堂武功門之主,被她當面怒

師父教你練拳之時,沒有告誡過你?」 ,怎會用『百步神筝』隨便傷人,難道你 祁七婆婆怒聲道:「你枉爲一門之主

拳 不輕,還不至有性命之憂。」 ,只用了六成力道,這位姑娘傷勢雖然 况公權依然陪笑道:「好在老朽這一

她憂 祁七婆婆冷哼一聲道:「若有性命之 「就這樣,你已經要吃不完兜着走了 一百條命,

> 如此損人,老朽好歹也是一門之主,難道 祁七婆婆,老朽尊妳是前輩,但妳也不能 况公權臉色不由一變,勉强笑道 頭?」 :  $\neg$

道:「你當她是誰?」 「閉上你的鳥嘴!」祁七婆婆怒聲叱

罷了。」 掛不住了,一張紅臉,漸漸發白,冷笑 :「她左右也只不過是青衣帮一位副帮主 况公權一再被她惡言相問,臉上有些 道

公權,虧你活了追入一把年紀,你眞是越 說過唬人的話?」 活越回去了!你也不想想看,老太婆幾時 祁七婆婆一陣桀桀怪笑,說道:「况 况公權哼道:「難不成她還是一位公

主?」 「也差不多。」祁七婆婆尖笑一聲道

應過帮主盡我之力,保護副帮主,不使她 「老太婆現在是青衣帮的左護法, 我答

衝着道:「如今老朽把她打傷了。」 着何柔柔,心中不禁有氣,沒待她說完 况公權聽出來了 ,亦七婆婆一味的帮

副帮主,老太婆就卸下他那一隻手來。」 要有人敢碰副帮主一下,他那一隻手碰了 「老太婆曾在帮主面前,誇下海口,只「就是這麼說。」祁七婆婆點着頭道

「祁七婆婆這話那是要卸下况某的手臂來 况公權臉色變得鐵青,冷笑一聲道

的話,幾時不算過數?」 祁七婆婆冷冷說道:「老太婆說出來

况公權怪笑一聲道: 「老朽的手臂

只怕祁七婆婆未必卸得下呢!」

盛,望着况公權,冷冷問道:「你是用那 一隻手使的『百步神拳』?」 祁七婆婆一雙水泡眼中,突然精光大

權,你敢小覷我老太婆? 中朱漆鳩杖朝地上一插,冷聲道:「况公 祁七婆婆自信能把我的手臂卸下來?」 只聽「篤」的一聲响,祁七婆婆把手 况公權右手一伸,道:「就是這一隻

景吧!」 也不能不算;這樣吧,你自斷一指 老太婆總算認識你師父,但我說過的話 風,一下欺到了况公權面前,厲聲道: 她經着小脚,但走起路來,可進退如 ,應應

自斷一指?」 運足功力,口中冷聲道: 况公權雙目盯着祁七婆婆,暗暗已在 「况某爲什麼要

會,應個景吧,若是要老太婆親自出手 那你就非得卸下一條臂膀來不可了。」 金步嬌低聲的道:「大哥,這老太婆 祁七婆婆道:「這是老太婆給你的機

是誰,你認識嗎?」

竟然出了紕漏一 他們聲音說得極輕,那知這兩句話尹劍靑道:「不認識。」

來?」 太婆,你們當我沒有聽見嗎?還不給我出 「樹後面是什麼人,鬼鬼祟祟的數說着老 只見 
和七婆婆突然轉過身來,喝道:

再輕,她居然也聽到了! 之外,兩人附着耳朵說話 人隱身的大樹,和祁七婆婆相距已在十丈 這一下直聽得兩人大爲吃驚,因爲兩 · (未完·九) 将音輕到不能

打出手,一塲混戰之後,卜常醒、包不輸、彭盈妹眼看無法戰勝

前文書至萬太師率衆到姥山要捉方少飛歸案,雙方在巢湖大

可

途,方少飛與張亞男正遇上廬州三兇、朱祐楨等人的攔截,張亞男憑她的機智,帶着方 定與他同行,方少飛因爲張亞男是酉仙的女兒而對她憎厭,但張亞男不理會這些… 逃去……方少飛來到一間飯館子裏,正巧遇張亞男,張亞男知道方少飛要回姥山去,决 對方,忙叫方少飛逃離巢湖,設法與布笠人聯絡,再定行止,方少飛不敢遠師命,只得 少飛逃去,但前面又有王立等人帶着三十六值緝手攔阻,情况危殆…… 前文提要:

### 逃避敵 退擊

見萬貴妃。」 我怕有人搶功邀賞黑吃黑,要親自押他去 張亞男正經八百的道:「人心不古

外推。」

許。」 仙子的女兒,一腦子的鬼主意,小心她使 們是一個夥的,這鬼丫頭叫張亞男,是西 萬家棟道:「師父,別上她的當,他

從命。 妳能說出一個令人折服的理由,本官歉難 王立略一沉吟,道:「張姑娘,除非

「你們是好朋友,對不對 「曾經是。 「我不懂你的意思。

「一句話,爲了白花花的銀子。」

五十萬両銀子可以過八輩子好日子。」

應妳的要求。」

「爲什麼?」

「理由是很充足,但老夫還是不能答 「够了,爲了爭產,兄弟尚且閱牆 「沒有其他的原因。」 「你爲何要出賣朋友?」

跟這件事一點關係也扯不上。 太監張敏莫名所以的間道:「此話怎

## 急如喪家犬

「開玩笑,誰會將五十萬両銀子往門 「怕妳使許。」

夫,就少不了妳的銀子。 「不推就好,只要妳將方小兒交給老

「哼!那我就殺了他,誰也別想領到 「本姑娘堅持己見。」 「假如老夫不答應呢?」

「哈哈哈,張姑娘,妳錯了

賞格是死活不論。 朝廷的

道:•「既然如此,我就死給你們看。」 是冰雪聰明之人,一計不成,又生一計 假戲真做,就可以爭得一綫生機。 張亞男倒沒有想到這一層, 以爲只要 但她乃

氣的道:「張姑娘眞會說笑話,妳死不死 太監張敏的三角眼翻了兩翻,陰陽怪

張亞男一臉神秘的回答道:「恐怕未

們那一個自信是我娘的敵手! 被你們逼死,我娘一定不會善罷甘休, **張亞男振振有詞的道**: 「本姑娘要是

一個人自信能打得贏西仙的白芙蓉。 這話倒不是吹牛,他們之中的確沒有

領,也休想逃出大家的手掌心。 自己數十人之衆,就算張亞男有通天的本 敵,何如姑且讓她一步,由她押着走,憑 快刀王立的念頭一陣轉動,覺得如非 實在犯不着招惹西仙,與其擅樹强

妳就是,咱們該上路了。 」 是故,快刀王立朗聲說道:「老夫依

我還有條件。」 **張**亞男反而拿起蹺來,道:「且慢

太監張敏一臉怒氣的道:「妳的名堂

夫與妳窮泡。」 眞不少,還有條件,說吧,王大人可沒工 只可以在十丈以外跟進,走什麼路綫 張亞男道: 「不許有人走在本姑娘前

應下來。 條件還不算太苛刻,快刀王立一口答

完全由我决定,你們無權過問。」

去 兒緊跟在十丈以外,向碧波萬頃的巢湖行 於是,張亞男「押」着方少飛,大夥

火,垂着釣桿,在湖邊一面垂釣,一面烤正感進退兩難,忽見東丐金八爺正架着柴 時,發現快刀王立巳有警覺,派了一撥子 臨近湖面,踏上一條背山面水的崎嶇山徑 人巳搶先奔到湖邊去,張亞男神色一緊, ,垂着釣桿,在湖邊一面垂釣,一面烤 照張亞男的本意,是想乘隙水道,但

M78

一大享受,八爺知不知道? 急忙快步而上,對東丐說道。「吃金 喝『綠芙蓉』,是絕配,也是人生

惜沒有綠芙蓉,說也是白說。 張亞男跨步而過,到了東丐身後, 東丐金八雙眼一翻,道:「廢話,

到 只有芙蓉谷才有,別的地方花錢買也買不 東丐滿臉不悅的道。「鬼扯,綠芙蓉

順利離開,忘了。」 你到芙蓉谷偷酒喝,還是我放了你一馬才 張亞男道:「八爺好大的忘性, 前次

見,綠芙蓉在那兒,快拿來救救我老人家 的道:•「哦,妳原來是西仙的那個寶貝女 可憐的老酒蟲。」 東丐這才看清楚她的面貌,大喜過至

不了你老人家的酒喝。 八爺只要帮我打發走這一羣混帳,保證少 張亞男道:「就藏在一個秘密所在

完,立與方少飛箭也似向前飛奔而去 顧不得東丐金八爺是否答應,話一說 山徑背山面湖,甚是狹隘,東丐一夫

去

,張亞男、方少飛落得輕鬆,從從容容的當關,王立等一大羣人全被金八爺擋下來 奔出去數里之遙。 脚下是一道懸崖,再往前可以看見有

未熄,仍在冒着濃濃黑烟。 一葉孤舟停靠岸邊,遠遠望去,姥山餘燼

**振亞男遽然花容色變,驚叫一** 方少飛心頭一酸,忍不住掉下淚來, **緊道**: 元完

「怎麼了?」方少飛說

聲說道:「我娘來了,要是被捉回去,我面還有一大羣人,心裏暗暗叫苦,口裏惶 少飛哥了。 看這一輩子再也見不到我爹,也見不到你 **張亞男指着遠處的一頂轎子,轎子後** 

不勝惶恐慓悚之至。 聲悲語戚,神凄氣急, 有如大難臨頭

辦? 張亞男花容大變,忙說道:「我們該怎麽 方少飛一聽說西仙芙蓉來了, 直嚇得

說。 張亞男不假思索的道:「先躱一下再

拉着方少飛,跳下懸崖

就在這兒躱一躱吧。」 方巨石之下,方少飛道:「這地方不錯 附葛,好不容易才下去五六丈遠,來至一 懸崖甚是陡峭,寸步難行,二人攀籐

山洞更安全。 張亞男道:「這裏不好,前面有一個 說着,沿着石壁,當先向側下攀附行

泥蓋密封的罎子, 洞,甚是寬廣幽靜,裏面赫然還擺着一個 知道這裏有一個山洞?」 行出去數丈,果見一個天然生成的 方少飛奇道:「妳怎麼

上來過。」 幾天,我們的畫舫經過這裏時, 張亞男含情脈脈的望着他 ,道:「前 我曾經跑

嘛? 方少飛 一怔, 道•「妳跑到這裏來幹

> 芙蓉」,道:「妳怎知我們會遇上金八爺 純粹是胡謅八扯,想不到她真的藏有「綠 而預藏『綠芙蓉』。」 方少飛原以爲她對東丐金八爺的話

歪打正着,現在正好用得着。 ,看將來誰有福氣喝到這一罎子酒, 「其實,我藏酒的目的只是爲了好玩 不料

天呢。 他,喝不到『綠芙蓉』,那他準會鬧翻了 「可不是嘛,要是東丐發現咱們騙了 「這下可好, 我要利用這一鰻子酒

好好跟金老頭討價還價一番。」 「便別談這些,咱們坐下來, 「妳又有什麼新主意。」 談談你

吧。

不多,這才像一對很要好的老朋友。」 怕我吃了你的是不是? 「你這人是怎麼攪的,幹嘛坐那麼遠 「談我,我有什麼好談的!」 - 嗯,這還差

人家聽了,說多難過就有多難過,你就不却叫我我張姑娘,真是的,有多生分,叫「慢着,我叫你少飛,或少飛哥,你 「張姑娘,妳一

了 能改改口? 「好,亞男,我的好妹妹。 嗯,這還差不多,聽起來也順耳多

「亞男,妳還沒有說要談我

呢?」 「我想知道你究竟是誰? 我就是方少飛呀。」

的身份 「我知道你叫方少飛,是想問你真實

,道: 「爲

了藏這一罎子『綠芙蓉』

張亞男指指身後的酒鰻子

的

我從小在方家長大,是方家的子係。」 「江湖上却盛傳你是皇子殿下 胡說,皇子殿下應該住在紫禁城

故的據 那是因爲曾經服用了北毒石天最蹩脚 「可是,有人說你頭上的秃髮就是證 『破孕湯』的緣

格捉拿你,你又如何解釋。 「萬貞兒父女肯出五十萬両銀子的賞 「這大概是巧合,我不信。

他們要捉的人 不一定與『破孕湯』有關。」 「誰知道, ,事實上天下禿頂的人多得 也許是他們誤認爲我就是

算討幾個媳婦。」如你真的是皇子, 一副肅穆鄭単的面孔,道:「少飛哥,假就在頭上的事置諸腦後,張亞男忽然換了 你真的是皇子,將來又做了皇上,你打 副肅穆鄭単的面孔,道:「少飛哥,假 你真的是皇子,將來又做了皇上, 二人促膝而談,情意綿綿,早將西仙

的話。 亚男, 亞男,妳開什麼玩笑,# 也不可能成為皇上,幹嘛說這些不相干男,妳開什麼玩笑,我又不是皇子,將聞言臉上一陣滾燙,面紅耳赤的道:「」 也不可能成爲皇上,

「我是說假如

「當然是一個。」

再加上宫女,少說也有三千人,你不「聽說後宮之內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

家,寧爲村婦,勿爲宮娥。」其一生也難得見上皇上一次面,常規勸人 「我爹常說,宮女最可憐,有的人終

> 接近,二人不由皆大吃一驚。職了回去,因爲她聽到,有人 ,有人正在向山洞

站在洞壁之上 也沒有地方躱,兩個人急忙一躍而起,貼 洞就只有這麼大,並無支穴,想躱

被母親發現。 此刻也沒轍了,只好寄望奇蹟出現,不要 張亞男是絕頂聰明之人 9 點子又多

食 女 說道:「我娘呢?·」 指擱在唇邊,作了個噤聲的手勢,小聲,正是她的貼身使女秋菊與冬梅,忙將 不一時,洞口終於出現了兩位綠衣少

谷主正在到處找妳呢?」 冬梅也低聲說道:「小姐, 秋菊噤聲道:「在上面。」 快出來吧

娘知道我在這裏嗎? 張亞男一把將二女拉進洞裏來, 道

秋菊道•「現在還不知道。」 「那你們跑到此地來作甚?」

轎子 中一人好像是小姐,一閃即逝,所以停下 來,谷主命大家四處搜鄩。」 「銀鳳姐在崖頭之上發現兩個人,其

「前次小姐搬一罎酒放進來時,我們 「你們怎麼會想到這個地方?」

曾親眼目睹。

我娘?」 「死丫頭,妳好尖的眼,有沒有告訴

實是我。 「銀鳳他們是否敢肯定,看見的 「沒有小姐的許可,我們怎麼敢。 人確

「只是說好像, 「可看清楚我們逃往何處?」

張亞男滿意的笑笑,話到口邊,忽又 呢

「那就好辦,妳倆快上去,告訴我娘

甚麼也沒看見。」 冬梅却不敢苟同,硬着頭皮說道:

的 芙蓉谷的規矩,謊報事實是會被逐出門牆

怎麼會知道。」 冬梅道:「谷主神通廣大,遲早會查

「如果眞有那麼一天 9 我會替你們承

那還顧得下奴婢。」

不照着我的話去做,我現在就將妳倆推下

面

蓉的聲音:「秋菊、冬梅,你們到底找到驀在此刻,崖頭之上傳來了西仙白芙 亞男那逆女沒有?」 張亞男神色一緊,兩隻手掌已經貼到

看見。一 那兩個人早已去遠 「那就上來吧,可能是母鳳看走了眼

教訓教訓不可

二女唯唯應諾,告別張亞男

「兩位的身法太快,誰也沒有看清楚

「到時候只怕小姐連自己也救不了

足了兩掌頂力,作勢欲發。

二女的心口上,秋菊怎敢造次,拉直嗓門 嘁叫道:-「回谷主的話,下面甚麼也沒

甘。

就算她飛天入地,也非要將她捉回來好好 ,本谷主親自出馬

張亞男臉一沉道: 「你們不說,我娘

清楚的。」

「秋菊、冬梅,你們都給我聽清楚,

她可不是虛張聲勢,說着玩,當眞運

,悄然離

堂之間似乎很不融洽?」 遠去後,才正容說道:「亞男,今嚴與令 方少飛拉長耳朵,直至崖頭的脚步聲

不融治,簡直跟仇人一樣。 張亞男悲聲一歎,道: 「唉,豈止是

「聽說當我還在我娘肚子裏的時 「令尊是何時與白谷主分手的?」

「是令堂告訴妳的?」

我爹就不告而別

0

告訴我的 「家母說我參早已過世, 是奶娘偷偷

一打從出娘胎起,我就沒有見過爹的 「可曾見過令尊的面?」 「據說是意見不合。」 可知他們分手的原因?」

「如此說來,令尊隱居北京的事

僅止於傳聞而已?」

「那妳如何去尋找?」 「事實確是如此

「碰運氣?那等於大海撈針 「只好碰碰運氣。」 「撈針也得撈,不見父母, 我死而不

的心理上造成沉重面震撼,她不願意再想,皆會引起她無限的孺慕之思,更會在她 ,向那一罎子酒走去 去,更不願再往下談,長長的吁一口氣 這是一段極爲不幸的遭遇, 經觸及

打開泥封,舀起一壺酒,自顧自的先吸了 還附帶着一個杓子, 張亞男心思細密, 三把用吸的錫壺 不但搬來一樣子們

些傷感情的事,喝口酒吧,很香錫壺遞給方少飛,道:「少飛, 心情這才稍稍平穩下來, 道:「少飛,別再談這 然後將

經張亞男一再慫恿,便也拿起酒壺來吸了 子一打開, 方少飛雖然從來不曾喝過酒,但酒儘 便聞到一股子濃郁的酒香,復

香氣,精神不禁爲之一振 好香, 酒入口即化,變作一股濃郁的

好喝?」 張亞男問道:「少飛,香不香?好不

果然名不虛傳。」 「好香, 好好喝啊,芙蓉谷的『綠芙

「好喝就多喝幾口嘛。

「好,我再喝兩口。」

「乾脆把這一壺酒全喝了好 啦。

「不行,喝多了會醉,我們還要去姥

「令師亦嗜酒 ,帶一壺去給卜大俠喝

的望着姥山方面的無盡烟雲,再也不說話卜常醒,方少飛便如遭雷殛,雙眸直瞪瞪 言者無心, 聽者有意, 她一提起醉俠

飛,剩下來的兩壺自己收起來,然後抱起話頭打住,先裝滿三壺酒,一壺交給方少 酒鸔子,出洞而去。 張亞男知道自己一時粗心失言,忙將

較小的洞穴折返時,方少飛依然一言不發 這一下 當張亞男將「綠芙蓉」 四目相對 她可虞的有點急了 存放在另一個 雙手扳住他

M80

「妳不是已經替我問了嗎?」悲傷過度,趕忙勉强擠出一絲 過度,趕忙勉强擠出一絲笑容,道:方少飛自然明白她用心良苦,怕自己

光 「咱們不是答應八爺,要給他老人家

「我是怕八爺這個老酒鬼一下子全喝

酒喝嗎?」

失信於人。」 「一口是喝,一壺也是喝, 自然不會

「自然另有妙用 「妳留那麼多酒做什麼?」 0

什麼妙用?」 你猜猜看。

「妳的點子太多,我恐怕猜不到

概是又想留待有緣吧。」 「不對

「哦……那是想逗逗金八爺,

讓他慢

「也不對

慢喝

「其他的我就猜不到了,妳自己說出

來吧 你就會明白的。」 0 「現在還不能說,等八爺到了之後

「妳怎麼斷定八爺準會來?」

的蓉 一開罎,數里之外,他就可以聞得到「嗜酒的人,嗅覺特別靈敏,『綠芙 餘音繞耳未竭,突聞有人接口說道:

品, 「女娃兒之言不差,『綠芙蓉』乃人間極 足可傳香十里。 臉邋遢相, 人已

來。」

東西,開口就說道:「快拿酒金錢魚,一照面,開口就說道:「快拿酒

還不能給你喝。 ,嘻皮笑臉的道。 張亞男取出一壺酒來, 酒 在此,但是現在 在他面前晃

頭, 比妳娘還難纏,有屁就放吧。」 東丐舔一下嘴唇,罵道:「好刁的丫 「京裏來的那一羣大內閣賊,怎麼樣

奇功

修得『玄天大法』,或眞經上所載的罕世

一有,除非妳能得到『玄天眞經』 一八爺,可有什麼速成的好法子? 見得馬上就能奈何得了他。 即使妳學會了我老人家的

女娃兒,

王立乃是大內第一高手

打狗棒法,

也不

想得出以酒換技的點子,聞言雙眉一揚,方少飛正為張亞男的智謀歎服,居然

道:。「常聽四位師父言講,『玄天眞經』

「我娘呢?」 全跑了。

「西仙?沒看見。

用不盡。

的精華,只要學得一掌一劍,便可終生受的精華,只要學得一掌一劍,便可終生受的精華,只要學得一掌一劍,便可終生受的精華,為三百年前的一位武林是天下第一奇書,為三百年前的一位武林

酒,笑盈盈的說道:「酒在這兒,請喝張亞男聞言,心下大安,又遞給他一

咚兩三口便喝光了, 「就這麼多?」 東丐那有耐性去吸,拔開瓶塞,咕咚 再舔一舔嘴唇,道

壶酒,想要再喝,必須另行商量。 張亞男慢條斯理的道:「嗯,一件事 「怎麼商量?」

「妳要交換什麼?」 「譬如咱們可以交換

功夫。」 「八爺的 『打狗棒法』就是換酒喝的

人。 好 「打狗棒法只傳丐帮弟子,從不傳外

害了 「多多益善,下次見面時我想要親白,幹嘛還要學老叫化子的餿本事?」 ,妳娘的『粉蝶掌』已經够厲

對付快刀王立他們,免得再賠一壺酒。

下次見面時我想要親自

方少飛道:「結果是誰贏了?『玄天壯闊,驚天動地,整整打了三天三夜。」 還爲此曾在華山之頗鬥了一場。」 二十幾年前,曾一度出現江湖,四大名宿 東丐金八爺道:「沒錯,那一仗波浪 張亞男接着補充道:「這本奇書,

,熱戰方酣,鬥得難分難解的時候,却突沒有得到眞經,正當我們四個人捉對廝殺 眞經』落入何人之手?」 然發現,那本 東丐搖搖頭道:「誰也沒有贏, 『玄天眞經』 竟告不翼而飛 誰也

怎麼會丢了呢? 下落着急起來,道。 四位身歷其境的當事人外,甚少有人知 ,方少飛聽到這裏,情不自禁的爲眞 「那麼申要的東西 西

「據家母說 是被人偷去

僧, 北毒,東丐,西仙的身邊偷東西?」 張亞男道。「是黑煞龍飛,與白煞鐵 方少飛道:•「誰有這個本事,敢在南

東丐金八道: 方少飛脫口驚叫道:「鼎鼎大名的黑 「一點不錯,就是這兩

成蓋世神功,一定會在武林中掀起大風

不可能像現在這樣安份。

「以西仙的心性,她如果得到真經

「何以見得?」

方少飛疑雲滿面的道:「這兩個老魔

面 頭,好像已經有很久不曾在江湖上公然露 東丐道:「懷璧招災,黑白雙煞爲了

綠芙蓉』?

後說我娘的是非,我問你,還想不想喝

張亞男白了東丐一眼,道:-「少在背

半天的牙,口正渴着呢。

東丐一本正經的道:•「當然想,磕了

從江湖上消失了。」
殺之苦,後來聽說二人分道揚鑣,不久便 本『玄天眞經』,曾吃足了被人爭奪追 方少飛一楞,道:「是死了?還是隱

够换碗酒喝也不賴。」

「好吧,我老人家的這點破工夫,能

「那八爺是答應以酒易技了?」

姓埋名?」 金八爺神秘兮兮的望了張亞男一眼

供我喝一輩子的『綠芙蓉』。

「老叫化子教妳三招

『迷踪拳』

, 妳 「怎麼個換法?」

張亞男莫名所以的道·• 「這話應該問張丫頭。」 「問我?我怎

殺黑煞龍飛的事? 金八道。「妳娘沒有提過當年千里追

張亞男道:•「隻字未提

雙方一場惡戰下來,鐵老魔身中劇毒,躲說法,白煞鐵虎在北京城被北毒釘上了,東丐金八爺道:「當時江湖上有一種 進了紫禁城, 至今行方不明。」

一不

壺酒倒在了地上。

拖泥帶水,拔開壺塞,唏哩嘩啦的便將好個張亞男,做事乾淨俐落,一點也

「太便宜,算了。

「一壺酒換一招。」 「怎樣才算合理?」 「太貴,我不幹。」

直追趕到黃河之南。」 東丐道。「龍老魔是被妳娘釘上的 張亞男道:「黑煞龍飛又如何?」

東丐道:「西仙守口如瓶,連她自己 方少飛急急追問道:「後來怎樣?」

來,先敎妳十招。」

到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白芙蓉絕對沒有得 的女兒都不肯說,外人自然更加諱莫如深 『玄天眞經』。

東丐道:「這不就結了,兩個人學三 要六壺酒才成,別打馬虎眼。」

們學會之後再孝敬你老人家另三壺。」 一壺酒,待金八爺喝光後,又去舀來兩 道: 「八爺,這三壺算是訂金,待我 東丐那有閒工夫聽她嘮叨,拔掉壺塞

詳加解說,直至二人完全領悟爲止 緻末節,變化繁複的地方,並不厭其煩的 歌這兩個孩子,先以慢動作演練一遍,細

自己手中的空酒壺,最後八爺却從地上拾 處却在另一個方向,張亞男看準了他要奪 見他一拳打 起了一條金錢魚,「迷踪拳」法的確神鬼 他一拳打到方少飛頭上來,結果落拳之步法詭異,忽東乍西,條南又北,明明

三招絕技,足足花費了東丐半個多時

接着又練了一趟快的,但見拳影飄忽 話是這樣說,其實東丐打從心眼裏喜 ,「偷樑換

山洞悉被濃郁的香氣所充塞。

美酒落地,酒香上衝,一霎時,整個

學三招三壺酒就行了。」 張亞男道:「我沒有那麼多時間,先 東丐眼一瞪,說道:「你們是幾個人

張亞男道:「自然是兩個

張亞男也不再跟東丐討價還價,遞給

遍, 喝了個精光,還吃了三條金錢魚,臉上紅,正在猛灌「綠芙蓉」,一口氣將兩壺酒 們,看好了,在商言商,我老人家只練 袖子,擺好架勢,鄭重其事的道。「娃兒 噴噴的,精神也來了,抹了一把嘴,捲起 多一遍就要再加六壺酒。」

名符其實的「聲來擊西」

次曾助老化子一臂力的份上,拿二十壺酒 今天算服了妳啦,馬馬虎虎,看在妳上一 道:-「丫頭,說妳刁妳眞刁,我老人家 直把個東丐薰得酒廳大發,猛打呵欠

辰,這時撤拳收勢,笑呵呵的道:「好了

們自己的造化,我老人家先到外面去溜躂 溜躂,等一下再來喝那三壺酒。」 果然頭也不回的走出山洞去。

娃兒們自己練吧,能學多少,完全靠你

法練熟,所差者僅功力火候與巧妙的變化 切磋,相互琢磨,午時過後,便將功架步 學樣,兩個人全神貫注,每心一意,彼此 絕妙的拳法中,不待八爺開言,巳自學模 尚待努力 方少飛、張亞男早日陶醉在東丐神奇

「咦,八爺呢? 東丐一去不返,方少飛頗覺意外,道

張亞男抿嘴一笑, 「在那兒? 道: 「我知道

「八成是去偷酒喝

着不放,裏面的酒已所剩無幾 洞裏,身體歪七扭八的,酒罎子仍緊緊捧 神,東丐金八喝得酩酊大醉,巳醉倒在山步出大洞,進入小洞,張亞男料事如 醉得七葷八素,爬都爬不起來了,

好酒!」 裏邊還不停的夢囈似的嚷嚷道: 「好酒! 張亞男走上前來, 將東丐扶正睡好

裝滿了壺酒,道:「少飛哥,咱們也該走

方少飛 望着金八,說道: 八爺睡一覺 「八爺怎麼

「別管他

9

就沒事了。 穿出懸崖,不遠處就有一 張亞男笑道: 條小船停靠

二人跳上小船,直划姥山。 岸邊,方少飛識得那是三十六寨的東西

奇怪, 往日巢湖水面之上, 白帆點點

屍 以及數不清的 映入眼底的 ,只有碎船 、破帆、與浮

今日却但見湖水漾漾,空無一帆

往來穿梭,處處可見三十六寨的船隻

物。 , 各式各樣的其他漂流

着零星的清烟。 姥山的火大致已經熄了,仍有數處冒

踏着夕陽,二人是從「怡然亭」舊址

登岸的,而「怡然亭」早巳蕩然無存 「怡然亭」附近的水域最爲觸目驚心

浮屍的身上中箭無數,已經變成馬蜂窩。 幾乎封閉了全部水面,湖水是血紅色的 香的別院也化爲灰燼,寨子裏非但找不到 個活人,連半隻活鷄活狗也沒見到,當 由水師所發射出來的箭桿,密密麻麻的 雄偉壯麗的總寨已完全倒塌,古色古

見人,方少飛找不到。 大師父醉俠卜常醒到那裏去了?活不 眞是鷄犬不留。

見屍,方少飛找不到。 三師父牌仙包布書到那裏去了?死不

也沒有半點消息。 四師父玉面觀音彭盈妹同樣如石沉大

偏偏又行方不明,無從查證 唯一得知生還的二師父鐵掌遊龍吳元

師父!師父!」

聲 除了浪聲,便是風聲,那裏會有人應 方少飛痴立在半毁的精舍前,望着蒼

飛的雙臂,無限嬌柔的說道:「少飛,不 張亞男伸出一雙柔荑玉手,抓住方少

M82

有問題的。」一等一的高手 等一的高手,無論如何,自保是絕對沒是卜大俠,包大俠,或是彭女俠,都是

萬,我是怕萬一! 道:「水師人數太多,亂箭如雨,不怕一 方少飛的眼眶裏滿含着淚水,戚然言

也奈何不了他們。」 「不會的,三位身懷絕技,水師再多

師父一個人? 「可是,去三河鎮的爲什麼只有我二

要。 壞的地方想嘛,還是解决眼前的問題最重 步走了,也許是另有別的原因 「吉人自有天相, 也許他們有事先一 , 別老是往

「眼前有什麼問題?」

行 扁了,即使趕夜路,也得先要塞鲍肚子才「鵬瞧,天巳經黑了,肚子也快要餓

稱完好,一定可以找得到。 問題,吃的東西更簡單,別院內的厨房尙 「精舍尚有三間未毁,住的地方不成

「那要住那兒? 「有吃的就行了,咱們不住這兒。

想還是儘速離開此地的好 在姥山找不到三位師父,方少飛也正 「家母找不到我一定不會死心的 ,我

人。一、 想到別的地方去碰碰運氣,自然不會反對 兩個人到別院厨房內找到很多好吃的東

巢湖水域遼闊,

到得北岸,巳是翌日

午後。

沒遇上 子竟如逝去的水,衝散的烟,居然一 巢湖三十六寨的弟兄數約三千, 其他三位師父的行踪亦杳如黃鶴 沒有二師父鐵掌遊龍吳元俊的消息 個一下 個 0

了消息。
 不笠人,在這個最需要他的時刻
 聚要關頭必會現身獻計,身份來 一人,在這個最需要他的時刻,竟也沒樣關頭必會現身獻計,身份來歷如謎的最奇怪的是,一向神鬼莫測,往往在

去 邊去尋找,於是,兩個人一致决定到北京 己未來的行止,必須由他自己來下决斷。 9 尋父,二則爲了方少飛思親,三則他認爲 四位師父找不到他,十之八九也會往北 經過一番愼密商討,一則爲了張亞男 方少飛第一次面臨這樣的局面 9 對自

順着官道,一逕向北。 事情一經决定下來,馬上付諸行動

漢打扮的粗俗漢子釘上了梢。 完尖,上路不久後,發現似是被一 ,上路不久後,發現似是被一個莊稼曉行夜宿,一路無話,這日在龍岡打

上了 張亞男道:「少飛, 咱們可能被人釘

的,可能是令堂派出來的人。」就坐在咱們斜對面,賊頭賊腦, 方少飛道:「嗯,打尖的時候這像伙 鬼鬼祟祟

沒有這樣粗俗的 而且他們個個都是眉清目秀的小伙子, 芙蓉谷的人差不多我都認識 人,我懷疑他是三十六值

可以認出來,同時,此人如果眞是王立的 「也不像,偵緝手服飾鮮明,一眼就

> 們想歪了,根本風馬牛不相及。 爪牙,應該早已放出響箭才對,或許是咱

,甚至毫不相干, 「不管他是芙蓉谷的人,或是偵緝手 我都有辦法掀開他的底

試便知!

陡地捨棄官道,朝西邊的一路他捉迷濛。」 「跟他捉迷藏 區奔去

上來。 **詎料那莊稼漢亦非庸手,也咬着尾巴追** 二人奔勢極快,霎時間已在三數里外

步亦趨,不即不離。 緩,溜躂着走, 換了一個方式 莊稼漢也跟着慢下來, 稼漢也跟着慢下來,亦

還是萬貞兒的鷹犬? 人的梢,只是,尚不知他是西仙的徒衆? 至此,事情已可肯定 9 莊稼漢在釘二

後面。 地一個急轉彎,兩個人一齊躱到一方巨石 地一個急轉彎,兩個人一齊躱到一方巨石 張亞男的名堂最多,又是一陣快跑

目標頓失,正自四顧茫然間,猛聽有人嬌莊稼漢措手不及,追至切近時,乍然 着叱聲的方向就是三招快攻

一掌印上他的後心 却從石左衝出來,正好在莊稼漢的身後, 事實恰恰相反,張亞男在石右發聲

饒是如此,莊稼漢依舊吃不消,悶哼聲中 一個踉蹌衝出去。 僅僅用了四五分的勁,並未施殺手

沉聲喝問道。 正巧與及時縱出的方少飛迎面相遇 「是誰派你來的?

上有一個獵人捕獸的繩套,當下靈機一動 審,又倒退回去。這時候,張亞男發現地 少飛反手還 拉高懸大樹橫枝上的繩頭,那莊稼漢「 計上心來,待莊稼漢踏入繩套時,猛地 夏手墨 ,力益如山,莊稼漢技遜一莊稼漢二話不說,劈面就是一掌,方 一聲,立被頭下脚上的倒吊在半空 **一**,力猛如山,莊稼漢技遜

我? ・語冷如冰的間道:■「你認識姑奶奶」 張亞男走上前來,仔仔細細的打量了

「當然不是。 「那你不是芙蓉谷的 稼漢搖搖頭,道:「不認識。

方少飛接口說道:「既非芙蓉谷的 莊稼漢斷然否認道:「不是!」 定是萬貞兒豢養的走狗。」 你爲何要釘我們的梢?」

人

搜他的身。」 張亞男玉面一寒,道:「別聽他鬼扯

「我沒有釘你們的梢!」

證明他乃三十六偵緝手之一。 少飛也從他的身上搜出三支響箭來,在在 他穿着一件十八號的號衣。同一時間,方 嘶啦一聲,撕破他的外衣 赫然發現

說? 方少飛用箭尖抵住了他的下巴,二人 相對,道:「現在你還有什麼話

十八號偵緝手雙目怒視 「毫無疑問,你的目標正是我,對十八號偵緝手雙目怒視,閉口不言 對不

了。 「假如你確實是方少飛的話,那就對

> 時也沒有這個必要。 「因為在此刻之前,還無法肯定, 「奇怪,你爲什麼沒有放響箭?」 同

掌落,重重地打了他兩巴掌,怒冲冲的 會那麼寬宏大量,最好問什麼說什麼,。「老小子,我張亞男可不是方公子, 然小心我給你苦頭吃!」 張亞男見他又閉上嘴巴不答腔 手 不不道起

進十八號偵緝手肩胛內寸許深 故郎好 以及刀客他們可能並不在這附近的緣 我說,我說,那是因爲王大人,花 十八號偵緝手痛得直冒冷汗的道。「 從方少飛手中取過一支箭來,立刻插

搜索範圍擴大至百里以內,命令交代,先來因未再見方公子的踪影,王大人下令將來因未再見方公子的踪影,王大人下令將來因未再見方公子的踪影,王大人下令將 掌握住確實行踪後再行連絡。

遠?! 就在數十里之外,也有可能就在這附近不 「換句話說,王立那個鬧賊, 有可能

里之內必有刀客。 「合理的位置應該在五十里以內,十

苦苦追殺於我?」 你如此合作,我想請教, 方少飛向四下裏望一望,道:「難得 你們爲什麼這樣

「秃頂的人難道都有罪?」 我又沒有犯法,這是從何說起?」 因爲你是欽命要犯 應該從公子的秃髮說起。」 確有謀奪大明江山的嫌疑。

> 間的皇子, 萬貞兒此舉的主要目的是想殺害流落民 張亞男道··「胡說,我得到的消息說 同時藉機排除異已。」

人多得是,就算有皇子流落民間,又如 ·得是,就算有皇子流落民間,又如何方少飛怒不可當的道:•「天下秃髮之

「萬貴妃的懿旨十分明確。

「這簡直是大屠殺嘛,太可惡了! 「寧可鉛殺一萬,不得放走一人。

箭下留人!」 嚇一跳,驚惶萬狀的哀求道:•「張姑奶奶 拔出響箭,就要動手,十八號偵緝手

吧。 「算了,他只是一個奴才,就饒了他一命

咱們的麻煩就大了。」 「這是婦人之仁,他一旦將消息送出去,

「絕對不可能有這種事。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這是偵緝手的工作信條。 「我還是不懂你的意思。

摑嘴巴,將事實抖出來。 「偵緝手的工作主要是偵察敵踪, 及

應該說是可殺,咱們先拿這個老小子開 張亞男雙眉一挑,道:「豈止是可惡

方少飛宅心仁厚, 有所不忍的說道:

張亞男大不以爲然,詞鋒犀利的道:

十八號偵緝手以斬釘截鐵的語氣說道

「事情很簡單, 達不成任務就只有死

時將消息傳出去,我不幸被擒,自然沒有 達成任務,論罪只有一條死路,怎麼敢自

> ,快刀王立怎麼知道? 「有沒有被擒,全憑你自己的一張嘴

,這已經够明白。」 「響節已失,肩胛受創, 衣服也撕碎

「對啊,這件事你又當如何自圓其說

呢? 一能瞞則瞞,能隱則隱, 萬不得巳時

冬梅,二女異口同聲的說道:「小姐,別似的射上來兩個人,一個是秋菊,一個是 跟這傢伙磨蹭丁, 只好編一個假故事騙人。」 冬梅,二女異口同聲的說道:「小姐, 一陣迅捷的衣袂之聲傳起,山下箭也 快走吧。」

**張亞男看得一呆,道**: 「你們跑到此

冬梅道: 「我娘還不死心,要抓我?」 「是跟谷主來的

「還有更重要的事

「快說呀。

「一本什麼書?」 「谷主來八公山是想找一本書。」

以前也來過。 「奴婢也不知道, 聽金鳳姐說,谷丰

實證明,如果你所言不實,姑奶奶我會隨 腦袋,就暫時寄放在你的脖子上,日後事 敲一敲偵緝手的頭,道:·「你這顆吃飯的 取走的。\_ 張亞男跟方少飛換了一個眼色,用箭

三支箭全部折斷,投擲於地,與方少

道:「小姐, 別往那邊去

山下都有咱們芙蓉谷的 張亞男止步轉身道: 我要往那邊

話, 尚不知亞男係與自己結件而來,心下又稍 **丛至不論死活,但從四女言談之中,似乎** 點鷄毛蒜皮小事,西仙居然要下令抓人, 字未発言過其實。」 稍一安。當下冷然一啊,道。「這是甚麼 方少飛聞言暗中吃驚不小,爲了這麼,谷主下令抓人,不論死活。」 在下與張姑娘只是萍水相逢,拐誘二

都有娘一樣。

「每一個人都有爹,正如

同每一

個人

她沒有爹一

名紅衣少女,正是西仙手下的大將「芙蓉望,並無半個追兵,左前方却赫然站着四

個女人最難纏,

咱們往鄉邊去。」

方少飛有不同的意見: 「他們可能已

妳一個人走,我繼續前進

張亞男心頭一寒,煞步說道:「這四

擇餘地,只有照着冬梅的意思往山上奔。

此時此地,張亞男無計可施,

**办無選** 

狂奔半個多時辰,

已至山頂, 回首一

頭就沒事了。」

冬梅道:「最好上山去,連翻幾個山

小姐

「可能正在上京的全」

能正在上京的途中

「她到北京去幹嘛?

聽 你就不該誘亞男離家。 身後有一個冷峻的聲音詵道: 「嫌難

是在張姑娘出走後才巧遇的。」 西仙白芙蓉舉步而出,面冷如霜。 方少飛猛回頭,面前日停下一頂轎子 「白前輩,這話少飛不敢苟同,我們

他。

斗秀士張前輩可能正隱居北京。」

「可是張姑娘得到的消息則不然,

「亞男的參早就死了

「哼,這個饒舌的人看本谷主怎麼治

這樣或許可以分散他們的注意力。」

是第二次見面,姥山初識時幾乎是不歡而 「甚麼巧遇,分明是事先約好的。」 「白谷主眞會說笑話了,在三河鎭僅

而別的事發生。」

芙蓉仙子勃然大怒道:「即使是成名

也不敢在我面前如此張狂,娃兒你

如果不反對亞男尋父,自然也不會有不告

「父女親情,乃是與生俱來,

白前輩

「方少飛,你瞧不起本仙子的寶貝女

活得不耐煩了,說,你把亞男藏在甚麼地乳臭未乾,竟敢扳起面孔來說教,是不是

活得不耐煩了,說

你好大的胆子,居然敢來自投羅網。」

方少飛異常鎮靜的道:「妳走妳的路

辣手娘子金鳳首先開腔:「方少飛,

,「芙蓉四鳳」也適時圍了上來。

當他行出十餘丈後,前路被一道斷崖

我過我的橋,這話是從何說起?」

「事實是晚輩對仙子欲强佔姥山的事

感到不滿。」 「好小子,你居然敢教訓起本谷主來

「不敢,在下說的都是老實話

山

「交不出亞男來,你就休想離開八公

「抱歉,少飛正想告辭,再見!」

放肆!給我拿下!」

好像要抓我?」

方少飛聽得一楞,道:「聽妳的口氣

就是這個意思。」

叫紫鳳的少女踏上一步,

道:

· 「方小子,你是束手就擒?還是要我

另一名叫銀鳳的少女更兇,兇巴巴的

色越來越難看,眉尖目梢,殺機隱約可見 以命令的口吻道:•「亞男呢?」 方少飛睜着眼睛說瞎話,答道:「不

在 仙白芙蓉臉一沉,道:「你們不是

M84

叫黃鳳的姑娘最漂亮,口氣却冷得可

「那是因爲你小子不學好,拐誘我家

遠日無怨,近日無仇,怎麼可以隨便亂抓

方少飛理直氣壯的道:「在下與四位

「到巢湖以後就分手了起嗎?」

用上了東丐的「迷踪拳」,「聲東擊西」 少飛知道她的厲害,不敢大意,一出手就

**倐翻,施出了絕妙擒拿術,企圖生擒,方** 

辣手娘子金鳳第一個應聲而出,玉手

「是,谷主!」

方少飛天生的倔脾氣,吃軟不吃硬

道她到那裏去了。 傲然言道:「脚長在令媛的腿上,我怎知

二人唇槍舌劍,針鋒相對,西仙的臉

是咱們低估你了。」兩個人從兩個不同的,方少飛深知西仙的「粉蝶掌」非同小可,與入歧途,從無數掌影中脫身而出。,誤入歧途,從無數掌影中脫身而出。 招亦出手,三招快攻,連成一氣,洶湧透你小子還有點眞才實學。」話一出口 方向包抄上來,次心活捉不成,就將他斃 銀鳳昭狀頗覺意外,嬌叱道:「看不 **洶湧的** 

才二、三日的時間,僅學得一點皮毛功架 在當場。 方少飛學「迷踪拳」 連前帶後不過

况是二鳳齊上。 認眞打起來,他連一個金鳳都打不過,何 笠人與四位師父修練成的深厚內力基礎 根本談不上火候功力,憑藉的還是跟布

彈起,退出三丈以外。 鳳全力迎戰,四掌接實時,方少飛巳借力 方少飛便以「釜底抽薪」分襲二女,待雙之明,亦自有應敵之道,二鳳掌招未出, 不過,他乃冰雪聰明之人,自有自知

暗道一聲•「要糟!」 如刀削筆立,寸草不生,不禁心頭大駭 眩,但見十丈以下烟濛,深不見底,崖壁 三丈外就是斷崖,向下一 望,目爲之

地,不幸半步之差,已被西仙白芙蓉堵上 心念一動,連忙向前衝, 翼圖離此險

係? 「說,你跟東丐那個老酒鬼是甚麼關

「亞男究竟 亞男究竟在那裏?」 (未完・

八

文提要: 凌英英雖然不齒於父親答應酒長劍的婚事,對於父親凌天鳳和天 前文書至凌浩田將凌英英帶走,避免酒長劍對她的騷擾,但

找失去的少女,證實是天水帮人將少女擄走,於是跟踪到他們約門的地點,發現其他門 林寺僧乘蓮找尋一個番僧萬象擄走一個少女,懷疑是丁潔雲,又見萬象夜入曹財主家中投宿在獵戶家,無意中查出天水帮、青劍門的人住在附近曹財主家中,在路上亦發現少 派亦戰鬥,凌浩田發現酒鬼伍鐘亦在場,二人便趁機將丁潔雲救走 水帮、青劍門的約門放心不下,要跟踪看個究竟,却不知他們約門的地點在何處,晚上 削

立時有幾個 人向這邊奔過來 一叫才驚動了在鏖戰中的人,

快一

雲這邊直撲過來,比「天水帮」的人都要 一團紅雲,紅雲疾逾奔馬,畢直地向丁潔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山下突然飛上

到玉泉洞

身, 紅雲直向丁潔雲飛去! 伍鐘驟聞背後有風聲,急忙讓開再轉

伍鐘倏地回首,驚呼一聲:「番禿又

是你!」原來來的正是萬象,他早到此處

俠義奇情中篇故

,右手五指巳堪堪抓到丁潔雲的後衣! 不過一直匿着,等候最佳的時機! 他的策略顯然十分成功,只兩個起落

子一偏,同時收爪 石之能,萬象武功雖高, 這一撞幾乎用了他五成眞力,眞有開碑裂

魔爪 潔雲的手腕,向旁一拉,立即脫離萬象的 伍鐘見機不可失,左手一撈,抓住丁

浩田的後背! 身子一歪,倏又飛前,雙掌齊出,印向凌 萬象的行動如高山流水,毫無阻滯

凌英英在遠處看得清楚,脫口叫道:·

有此一着,如影隨形,身形隨凌浩田之變 而變,同時化掌爲爪!

萬象第二爪又至,萬般無奈,只好極力向 極爲勉强,此刻他運氣也來不及喘一口,

經被撕破! 用力,但聞一聲裂帛,凌浩田的內外褲已 萬象的五指已經抓住他的褲頭,雙方同時

只覺一陣火辣辣的疼痛, 身去,袖角掃在他腰際麻穴附近,凌浩田 左袖如活蛇一般掃出, 隨即又是一陣麻 剛好凌浩田轉過

伍鐘大喝一聲,酒葫蘆向萬象撞去一 也不敢大意,身

「凌大哥小心!」 凌浩田聞驚及時一閃, 萬象似料到他

凌浩田因爲毫無準備,剛才那一閃已

他雖然已經盡力,但仍嫌慢了半分,

知道!脚尖一旋,雙掌如封似閉護住心頭 轉身過去! 凌浩田在此生死繫於一綫間,完全不

與此同時 萬象雙臂已經縮回袖管了

,正捲住凌浩田的腰,再將他提起, 凌浩田尚未定下神來,萬象手臂一長

右手

食中兩指向他身上暈穴戮出, 的身軀如皮毬般飛去老遠 脚齊飛,那頭目被踢個正着,水牛般大小 支援,萬象尖嘯一聲,身子凌空躍起,雙 一個「天水帮」的頭目,已首先奔來 同時轉身!

紅雲, 萬象動作未遏,脚尖一點,又似一朵 向山下飛去一

了手,萬象已經下山! 有目不暇及之感,待得惡鬥中的羣豪都住 作乾凈俐落,謀定而動,一氣呵成,令 他得手,不過是白駒過隙的一瞬間! 這一切寫來雖慢,但自萬象出現, ·他動

忽然山坡上又响起一道怪嘯,黃影一 魯巴圖巳首先追下去。

刻全力施為,只見那三枝節似是同時射出而發,他連環三箭,在河北極負盛名,此 追屈逐電,向萬象後背飛去! 杜鐵心劈手奪下一副硬弓,搭箭挽弓

底射空-不回便拔身而起,那三枝長箭,恰在他脚 耳目仍不失其聰,聞得破空之箭,頭 萬象不愧是頂尖兒高手,在此種情况 也

逃, 過此箭,他肩頭點地,挺腰躍起,亡命而 魯巴圖巴迫至其身後一 萬象大叫一聲,身子向旁墜下,又堪堪避 可是這樣一躭擱,加上抱着凌浩田 第四枝箭也在此時射出 一,只聽

獨步武林,全力施爲之下, 追下去,余修竹劍法雖高,但其輕功更是 杜鐵心發箭之時,山上又有好些好手 似一溜青烟,

劍一直,急刺萬象後背 眨眼間,反在魯巴圖之前,追近萬象,長

這一招正是「千竹劍法」 七大絕招之

废浩田向余修行的長劍凑上去, 萬象大喝一聲,倏地轉身, 道 : 將懷中的 「刺

劍尖已指向別處,改戮萬象的膝頭! 萬象雖然出其不意,但余修竹手腕一振, 不料余修竹在劍上的造詣深不可測

雙脚一錯,長劍一轉,改取萬象的魁陽一 與此同時,魯巴圖亦如飛將軍從天而降 萬象學起凌浩田,同時飛腿踢余修竹 萬象一跳而開,余修竹如行雲流水

,伸臂向凌浩田抓去!

危,不肯讓魯巴圖抓着凌浩田,一個倒縱 凌浩田軀體所遮擋,但聽覺尖敏,聞聲知 ,沉聲道:「快放下人來!」 ,退後丈餘,但凌天風等人亦在此刻趕至 萬象顧不得傷害余修竹,他頭面雖爲

魯巴圖道:「萬象,你不放下他,今 幾乎同時,萬象亦喝止道: 「通通停

日便別想活着回西域!」 萬象冷笑一聲:「你忘記你在跟誰說

話麼?論輩份我是你師叔!」 魯巴圖道:「當年我被教主責罰,爲

何不見你爲我說幾句好話?」 萬象心中大怒,但仍强忍着,用話提

醒他。 這個師叔,但你我總是西域人 「不管如何,也不管你還認不認我 ,他們是中

M86

魯巴圖心頭

葬身之地!」 巳搶先道:「不管你說什麼,你來搶中原 酌措詞,希望跟萬象聯成一綫,但杜鐵心 人,便是公然與中原武林爲敵, 教你死無

讓爾等什麼也得不到!」 是爲了從他口中挖出 請退後五步,否則貧僧拚着身亡,也要 救人絕非爲了正義 萬象道:「你們的目的貧僧清楚得很 『神鼎眞經』的下落 ,亦非民族問題,而

番秃插翅亦難飛!」 免受無妄之刦,咱們還是暫且退後吧, 風乾咳一聲,道:「諸位,爲了使林少俠 中原羣豪面面相覷,無人退後,凌天

成,反正他落在什麼入手中,後果都是 伍鐘冷笑一聲,說:「酒鬼第一個替

麼? 萬象冷冷地說道:「兩位眞不顧他的生命 都及時退後,只餘余修竹與酒長劍兩個 杜鐵心、易長鋒等人只當作沒聽見

證 余修竹說道:「余某尚未得到你的保

毛? 「咱們退後,你便不傷林少俠一根毫 「閣下要貧僧作何保證?」

萬象乾笑一聲: 「這個自然!」

走? 「你欲擄他多久,要至何時才肯放他

僧達到目的,自然會放他!」 萬象哈哈笑道:「這可難說,只要看 「你有何目的?」

余修竹淡淡地道:「余某此次到「貧僧的目的,跟閣下一樣!」 「余某此次到江北

,正在斟

M87 自相殘殺,難道大師目的與余某一樣?」 莫爲人所惑,因一本『神鼎眞經』而弄至 只是爲了查明幾件事,亦希望武林同道 萬象又乾笑了一陣,才說道:「如今

請大師行事之前 事 巳無人自殺,閣下大可以放心去查你的事 ,只要爾等不再迫貧僧的,林施主自會無 余修竹沉吟一下,終於退後,道: 先揣摸一下形勢,切莫

輕學妄動!」 林施主有仇,欲假貧僧之手殺他?」 萬象見酒長劍依然不退, 道:「閣下

經的下落!」 不但與他無仇無怨,而且尚有一段頗深的 源,不過酒某並不相信這小子會知道真 酒長劍哈哈笑道:「非也非也,酒某

人人相信,施主不信 ,豈不有點執

有人見過否?」 上尚有『神鼎眞經』!試問數百十年來, 下!」酒長劍傲然道:「酒某亦不相信世 「恐怕執迷不悟的,不是酒某而是閣

請問凌大俠如何處理?」 林施主的生命,但偏有人欲與吾等作對 另有陰謀,轉頭追:「諸位中原大俠憐惜 他這一招異常毒辣,一下子便將酒長 「無人見過不等於無!」萬象恐怕 他

于你?」 酒長劍冷哼一聲:「酒某一向獨來獨 閣下憑什麼要酒某聽令

大!」

白雲立即說道:「請酒兄退後,莫因小失

劍推向武林公敵之位,「雙槍震西湖」高

不倒在塲任何一個人!」 憑什麼要咱們這許多人的利益毀在你手 能稍露怯意,當下針鋒相對地道:「閣 高白雲近年聲譽日隆,在此場合自然 『長劍一杯酒』名氣雖大,却也還嚇

下會否被嚇倒?」 酒長劍條地轉身,撫劍道:「未知閣

憑 你還嚇不倒高某!」 高白雲長笑。「酒長劍,你太狂了!

要爲他强出頭?」 眼閃過一絲殺機,正待衝過去,却讓杜鐵 心截住,他眉頭一軒,道:「姓杜的 「嚇不倒,便將你打倒!」酒長劍雙 9 你

外生枝?」 杜鐵心道: 「外敵在前 ,閣下何必節

僧 其他事以後再說一 废天鳳亦道: 「酒兄 先對付了這番

武林爲敵,當下道:「看在凌兄臉上,酒 酒長劍只是下不了台,如今見有人給 ,樂得乘機收篷,事實上他亦不敢與

某今日便不與他計較!」言畢晃身退下 眼,凌英英心頭滴血,心中暗道:「罷罷 就連女兒在身旁也不知道,看也沒看她一 凌天鳳與凌英武父子一心只惦記着眞經 原來爹爹根本沒將我放在心上,我還爲 這當兒,凌英英不斷注視父兄,可是 心,巴巴趕來,反累了傻蛋!」

幾乎赤裸 氣 ,由於废浩田內外褲都被他撕破,下身 酒長劍與高白雲說話,萬象噓了一口 ,臀部更無遮掩,他臀上的圖案 一平定,目光自然落在凌浩田身

萬象不愧是個奇材,只看了幾眼,便

念一轉,巳知秘密,當下哈哈一笑,道的正是玉泉洞附近一帶,他心思靈活, 請賜一條,讓他穿上。」 巳看出那是終南山的地形圖勢,而且繪刺 相雜,實在不雅,誰身上有多帶褲子的 「剛才貧僧誤撕下林施主下裳,如今男女

取出一條褲子拋過去。 修竹向他打了個手勢,余灝遂打開包袱, 萬象以「傳音入密」對魯巴圖道: 隨余修竹同來的,乃他侄兒余願,余 ---

田穿上褲子。 師侄請注意他們行動!」他邊說邊替凌浩 余修竹道: 「閣下到底要到何時才肯

放人?」

們是不是也不爲難貧僧。 萬象道: 「假如貧僧放了林施主 你

**凌天鳳搶着道** 好,那麼請諸位再後退五丈!」 :「這個自然

止 疑 他自己首先率領兒子往後退,羣豪略一循 ,也開始向後退,但大多退了三丈便停 凌天鳳大聲說道:「請諸位退後!

請速表示。」 在西域尊王,各不相犯,未知意下若何? 你我共同分享,日後你在中原稱雄,愚叔 「師侄,愚叔已知眞經下落,取到之後 萬象又以「傳音入密」對魯巴圖道

魯巴圖心知萬象不會如此大方,然在

魯巴圖說罷忽然將凌浩田向凌天鳳拋去,傳音入密」:「小侄以師叔馬首是瞻。」此時此景,亦不容他細思,當下亦報以「此時此景,亦不容他細思,當下亦報以「 同時轉身向外掠去。

心心 聲,知有人偷襲,大驚之餘,急忙躍開! 浩田接去,忽覺身旁响起一陣金双破空之 杜鐵心見凌天鳳跳開,左臂暴長,向 凌天鳳心頭狂喜,立即迎前伸臂向凌

手 身子如皮毬般斜飛而起。 半空的凌浩田抓去,右掌護在胸前 根鐵材,在凌浩田後胯上一戳,凌浩田 指即將抓住凌浩田,忽然斜刺裏,伸來 杜鐵心回頭怒道:「老李 你我 ,眼看 一早

聯盟,爲何反 %破壞!」 「鐵拐李」李春河呵呵大笑說道:

快 此人不祥,堡主萬莫想據爲己有, 他立即彎腰將他抓起握在掌中,喝道:「 時,凌浩田亦跌落地上 個人飛起,凌空向他攫去,說時遲 那幾個人慘叫一聲,飛墮落地,與此同 ,只見「天水帮」的弓箭手,萬箭齊發 凌浩田身子波抛飛,羣豪中立即有幾 ,恰在江陽身旁, 不信 那時 你

地上。 聲,巳將他手臂砍落,凌浩田再次摔落 話音未落,背後飛來〔劍,「刷」的

天鳳,你背後傷人,還稱什麼大俠!」 都是大汗,余修竹飛身而來,喝道: 凌天鳳那還顧得答他,凌浩田剛落地 江陽大叫而退,伸手捂住傷口 ,滿頭 「凌

,一條手臂伸來,凌浩田巳在酒長劍手中 他低喝道:「凌兄,快護住酒某!」

岑原就一直跟在他身後,此刻自然不會袖兵器又從旁邊攻來,幸而凌英武兄弟以及兵器又從旁邊攻來,幸而凌英武兄弟以及

伍鐘苦笑一聲:「酒鬼還想留下腦袋 咱們快去救凌大哥!」 來越多,丁潔雲拉着伍鐘的衣袖道:「伍

酒長劍連連後退,但包圍他的人也越

喝 ,我質在無能爲力。」

生命危險!」 凌英英道:「不用急,他暫時不會有

姐 你是誰?」 丁潔雲看了她一眼,問道:「這位姐

何必道姓名。」 凌英英冷冷地道:「你我本不認識

大哥的師姐!姐姐,請你拉下臉上的手絹 ,讓小妹看看。」 丁潔英忽然叫了起來:「你一定是凌

女人。」 凌英英怒道:「你將我當作是無恥的

氣?小妹並無罵你是無恥的女人呀! 家不通,聞言訝然道:「姐姐,你因何生 丁潔雲自小是生長在庵裏,對世務一 你將我當作是那個無恥女人,還不

老夫也想知道你的身份,你一直跟小凌在 她天眞無邪。口直心直,絕無此意,而且 伍鐘道:「丫頭,你不要怪錯好人

請教姐姐的芳名,尚請示告。」朋友,小妹又怎會侮辱你?小妹丁潔雲 丁潔雲接道:「是啊, 「誰不知道你叫丁潔雲,我就是陪凌 你是凌大哥的

還是注意他的安危吧。」 大哥來救你的?」凌英英遙遙一指:「你 丁潔雲給她提醒,一對眼睛即瞪住凌

不到凌浩田這傻小子居然艷福不淺。」
熟,忖道:「老夫在何處見過她?哈, ,忖道:「老夫在何處見過她?哈,想

掌按在凌浩田的天靈蓋上,道:「諸位且 酒長劍見羣豪慢慢包圍過來,立即一 否則酒某一掌打死他!

你也逃不出此山。」 余修竹道:「閣下敢動他」根毫毛

他! 好好的聽酒某說幾句話,酒某自不會傷害 酒長劍說道:「只要你們不再過來

快放。」 李春河大聲道:「姓酒的,你有屁便

而 聲道:「諸位可有誰知道萬象爲何會空手 酒長劍心頭恚怒,臉上不動聲息,朗

生命 ,否則又怎敢跟大家爲敵。」 高白雲冷哼一聲,道:「除非他不要

他以凌浩田的生命相迫,咱們還不是要讓「不錯!」酒長劍長笑一聲:「假如 路給他離開。」

誰是凌浩田?」 魯巴圖的徒弟扎黎問道: 「師叔祖

「凌浩田便是林祖聰!

見又如何?」 凌天鳳心頭一動,忙問: ,萬象必巳 「以酒兄之

「如果酒某沒有猜錯的話

**予了口。」** 一學穴至今未解,就算他肯告訴萬象,也開 知道眞經的下落。」 高白雲罵道:「胡說!林……凌浩田

伍鐘望了凌英英幾眼,覺得有點眼 真以爲他有菩薩心腸麼?」要向余兄隨後討一條褲子給夜浩田 酒長劍自顧自地道:「剛才萬象爲何 ,你們

> 有玄虚!」 凌天鳳脫口道:「不錯,難道這裏另

「還是凌兄聰明!」

曉此, ,只須脫下麥浩田的褲子,自然知 **凌天鳳環顧一下周圍** ,道:「旣然如 道分

說 他好不要臉,要脫人家的 此言,一張粉面立即紅至耳根,斥道:「 一句話,都用內力送出,丁潔雲一聽到 他們爲求在場六人全部聽到,是以每 ...

不要臉?」 凌英英又瞪了她一眼,道:「你罵誰

妹不是罵你呀! 丁潔雲道:「姐姐爲何不生氣了?小

凌走在一塊兒?」 道:「原來是你這妮子 麥英英還待開口,伍**國**巳經咦一聲 ·哈,你怎會跟 小

誰你快告訴我!」 拉伍鐘的衣袖,嬌聲道: 上有手絹遮掩,不致太過尷尬,丁潔雲拉 凌英英頰生紅暈,又羞又惱,幸好臉 「伍前輩, 她是

潔雲! 怪口口聲聲要去救她,還要跟在一起!哼 興,恨不得把凌浩田拉過來,當衆趕掉丁 痴心妄想!」話雖如此,心中到底又不高 由又妬又惱。「原來傻蛋是被她迷住, 他那副奪容也敢心存享齊人之福,簡直 **凌英英見她巧笑倩兮** 體態嬌俏 難

知道!」 自己身份的原因,當下笑道: |身份的原因,當下笑道:「酒鬼也不伍鐘心念一轉,巳知凌英英不肯暴露

「伍前輩你分明知道,却欺侮我故意

你出 口,她早告訴你了?不過酒鬼可以告訴 她絕對不是小凌的師姐!」 伍鐘指指凌英英,道:「如果能說得

不算得一回事了! 女兒嫁給一個年紀比自己還大的惡魔然而比起欲求達到自己的目的,而答 心一想,當衆脫凌浩田的褲子雖然卑鄙 鍋沸油在翻騰,幾疑自己聽錯!在此之 ,實料不到父親會說出那種話來,但回 凌英英只當作沒聽到,其實她內心如 的,而答應將

咱們走近點!」凌英英惘然地跟着他 伍鐘走了過去,輕聲道: 「废丫頭

眼不見爲淨吧,請轉過身去!」言畢一陣 只有余修竹反對。酒長劍道:「余兄還是 凌天鳳的提議得到大多數人的贊成

是派幾個代表上前比較妥當!」 一湧而上,秩序大亂,以老朽之見 杜鐵心道:「且慢,在塲之人數不少 湿

令人佩服!凌某也有此意! **凌天鳳道:「杜堡主見識高人一等** 

擂麼?」不過此刻無暇計較,便大聲問道 高白雲心中暗道:「這不是在自吹自

派一個,當然余大俠那裏也可派一個!」 堡主也派一個,『天水帮』『青劍門』各 :「請問杜堡主,這代表如何產生?」 酒長劍道:「凌兄這邊派一個人,杜

派出代表,其他人則退後幾步,圍成一個 大圈,余修竹不便食言,只派侄兒代表 酒長劍道:「酒某跟凌浩田有點淵源 這個提議深得羣豪之心,眨眼間各自

不便動手,還是請諸位勞動一下吧!」 凌天鳳這幾年來,所作所爲都是爲了

忍不住,解開凌浩田的腰帶,便將褲子褫那本眞經,何况又爲此損兵折將,他首先

田後臀上的圖案,都看得清清楚楚! 余灝首先道:「這是什麼圖形?」 此刻日未下山,衆人目光一落,凌浩

派

畫的是那一座山?」 凌天鳳對終南山的一草一木,幾乎都 杜鐵心道:「是山形……嗯,誰知道

幾乎搜遍每一寸地方,爲何不見?在玉泉洞裏!可是上次羣豪在玉泉洞裏 果此圖與眞經有關,那麼「神鼎眞經」就 了然于胸,只看了一陣,已知所示的地點 ,再細看一 下,終南山玉泉洞有顆星,若

等

原 經

藏經的詳細地點。 」很多都已模糊,竟未見有任何圖案表示 因爲日久,而凌浩田又長大,那些「綫條 不得骯髒,雙手輕輕扳開兩邊肉團,可惜 是玉泉洞裏的情景。他顧不得身份,也顧 洞附近的一些綫條「畫」的並非山勢,而逐再仔細觀閱,看了一陣,才發現在玉泉 凌天鳳心潮澎湃,臉上却不動聲息,

易長鋒問道:「凌兄是否已看出玄虛

不出來,正想請教高明 凌天鳳鬆開手,道:「凌某眼拙,看

意思?嘿嘿,你幾時學過『麻衣相法』, 易長鋒冷笑一聲,道:「瞧凌兄之神 凌天鳳怒道:「易長鋒,你這是什麼 分明已有所得,何不公諸同好?」

盆!」 杜鐵心說道:「大家一齊研究,莫打

居然能觀氣色?」

趕去,咱們如果再看不出來,真經便得落 在西域人手中!」 陸百謙道:「萬象及魯巴圖師徒已經

人跟踪他們?」 凌天鳳道:「貴帮人多,剛才爲何不

大俠的造詣,騎馬也未必追得上!」 陸百謙道:「做帮人雖多,却無人有

废

此言一出,衆皆聳容,陸百謙脫口道 是終南山秦嶺一帶的地形? 」 「杜堡主,你看這像不像 人手中, ,看來非另想辦法不可,若眞經落在中 人手中,要取回尚有機會,若落在萬象 凌天鳳心念一轉,知道自己欲獨得眞 欲奪回則困難極大,是以作思

「正是秦嶺!」

「此處似是玉泉洞!」 易長鋒在那顆星形圖案處一戮 道

非此圖非眞?」 泉洞每一寸地方,都找不到絲毫踪跡,莫 易長鋒道:「若不是真的 凌天鳳道:「只是上次咱們已踏遍玉 ,豈有此處

到底有何來歷!」 慎重其事,刺在他身上,就不知道這小子

管! 反正此小子在咱們手中,可以沿途再研究這句話提醒了羣豪,凌天鳳應道:「 查出真經所在,也讓萬象捷足先登了! 如今咱們立即起程:這小子的由酒兄看 陸百謙道:「你們再嘮叨下去,就算

吧 而此去關中路途又長,還是每人看管一天 易長鋒提議道:「旣然有五個代表,

凌天鳳道: 「咱們雖然分成五個組織

題!\_\_ 易門主的辦法,很可能在路上就會出現問,但並非平分,是故實力相差頗大,若依

不理?」 們看管時,如果有人搶刦,咱們都會坐視 易長鋒冷哼一聲 , 道: 「難道他由你

棄己見。於是山上的羣豪,瞬息間便跑得 乾乾淨淨。 陸百謙與余灝都贊成 ,凌天鳳只好放

便主動跟伍鐘三人聯絡,伍鐘正感人孤勢 單,便一口氣應尤跟他結盟。 當余修行自侄兒口中得悉一切之後

羣豪吃了飯,也不管天寒夜冷,立即紛去搶購,把登封城弄得秩序大亂。 拚力奔跑,到了登封縣城,沒馬的 由於羣豪恐怕落在萬象之後,是以都 人都紛

打點,連馬匹也是他購下的。 出城西行,伍鐘不名一文,一切由余修行 氣勢磅礴,沿途所至之處,宿鳥禽獸 數十匹快馬在路上急馳,聲動大地, 紛

紛驚醒走避。 半夜急馳, 人未疲馬已乏,大隊人馬

方答一句!取她說話,凌英英態度冷淡,經常是幾句跟她說話,凌英英態度冷淡,經常是幾句 凌英英怕被父兄認出來,是以一直跟只好停下歇息,天一亮,又再登途。

凌浩田 聲,更添幾分驚詫。都是乘馬的大漢。耳際再聽到如雷的馬蹄 長鋒懷中,微微一怔,目光一及,見左右 其暈穴,凌浩田悠悠醒來,見自己躺在易 天亮之後,易長鋒首先向酒長劍領回 。他先封住凌浩田的麻穴,再解開

> 不用驚恐,咱們不會傷害你! 易長鋒低頭對他一笑,道:「凌少俠

田 一口氣提出幾個問題 伍鐘前輩呢?啊,還有丁姑娘!」凌浩 「你要將我帶去何處?萬象呢?還有

再說!」 ,塞在他嘴裏,道:「你先吃了點東西 易長鋒空出一隻手來,取出一個窩窩 凌浩田因爲麻穴被封,花了很大的氣

爲何你臀部上,被人刺了一幅圖案?」 幾口水,然後道:「凌少俠,你以前姓林 力才吃光那個窩窩頭,易長鋒又餵他喝了 爲何現在又姓凌?到底你有甚麼來歷?

未答覆,你不答覆,我也不會說!」 易長鋒認識他非止一天,知道他脾氣 凌浩田道: 「剛才我問你的話,你還

所知極爲有限 將身世說了一遍,但他對他父親的事蹟 倔强得很,只好耐心答覆他,凌浩田簡略 易長鋒對他軟硬兼施,都挖不出想知 ,沒法滿足易長鋒

息時間短,一些武功和體力差的,三天之 道的事情,最後只好又封了他的暈穴 羣豪兼程趕路,又沼途換馬,只因休

却也沒可奈何 十個人聞訊而來,慶天鳳等人雖然不說, 天入夜,到達峽縣縣城,不料那裏已有數 後,巳經掉隊,但仍遠遠跟在後面 羣豪的隊伍並沒有因此而減少,第三

原來他早一天已離開峽縣! 不過羣豪在峽縣却打探到萬象的消息

凌天鳳道:「咱們只比他遲半個時辰

出發,路程不可能相差如此之大。」 報訊者道:「废大俠有所不知,那番

立即跳下鞍,拉馬上坡,丁潔雲一切俱依 樹木沿坡而生,凌英英策馬入林之後, 俄頃 ,路旁便有樹林,因屬崤山山

僧騎的乃是『汗血寶馬』!」

,到終南山跟他比較,起碼要相差兩三天羣豪一聽,心中更急,推算一下路程

於是五個代表開了個簡單的會議,決定

着她 雲在背後看不到前面的情景,忍不住問道 剛走了幾步,凌英英忽然停住,丁潔

「姐姐因何停步不前?」 「你看不到前面有火光麼?」

山 !

各帶兩匹馬上路,沿途不歇息,直抵終南 輕裝前進,各組織只帶幾個武功較高的

道是不是余大俠他們留下來的!」 却不見有人,她輕聲道:「奇怪,不知 丁潔雲探頭過去,果見遠處有堆篝火 「咱們走的路,跟他們不同,不可能

是他們留下來的!」 丁潔雲道:「篝火正旺,不知那人去

娘,你要去那裏!」

弟同行,偷偷備了亁糧上路,不料剛出客

精英隊伍連夜趕路,凌英英不想與兄

雲與凌英英只好跟隨大隊之後。

余修行只能帶伍鐘和余灝上路,丁潔

了那裏?」 話音剛落,背後忽然傳來一個冷冰冰

及體 的聲音:「老夫在此!」 ,馬匹長嘶,她急忙鬆韁躍開,目光一 叫道:「是你!」 废英英剛回頭過去,猛覺一陣罡風壓

要去終南山救他!」

「我知道,你是記掛废大哥的安危

「你管得了我?」

凌英英嬌軀一震,

策馬繞過她出城而

麼? 空洞洞,可不正是「高樓萬里心」萬高樓 雙頰深陷 樹林後轉出一個老頭來,雙額插天, ,兩眼圓大,瘦若骷髏,兩袖空

誰? 萬高樓冷冷地道 :「小丫頭 9 你們是

要認定方向,總不會走錯!」

輪到咱們保管凌大哥了

,偏偏他們先帶他

丁潔雲道

:「說起來眞氣人,明天便

放心跟着她。「姐姐,你曉得路途否?」 丁潔雲已知其性格,料定她不反對,是故

凌英英淡淡地道:「管它甚麼路,只

凌英英沒答,繼續前進,這些天來,

個照應!」

道:「凌姑娘,咱們一起走吧,路上也多

出了縣城,丁潔雲追上凌英英,大聲

臉上的手絹 萬高樓「啊」地叫了 丁潔雲退到凌英英身旁,凌英英摘下 一聲: 「是你?

傻蛋呢?」 「他讓酒長劍擄走了!

M90

兩人趕了一程,天上忽然下起雪來,

不辨東西南北

,凌英英生怕走錯了路,决

失約

「酒長劍?」萬高樓怒道: 他爲何要擄走傻蛋?」

「難怪他

外 南山玉泉洞!」 高白雲,余修竹等人……通通都趕去終 ,尚有許多人,萬象,魯巴圖,杜鐵心 「還不是爲了『神鼎眞經』?除他之

丁潔雲道:「還有废天鳳!」 「哦?你怎不跟你爹一起?」 「哼!都是一羣瘋子!」

凌英英弦光欲滴,道:「我……不會

再見 丁潔雲驚叫一聲:「姐姐,原來你是 「是他將你趕出來的麼?可惡!」

人上」 他卑鄙小人,在你眼中,我自然也不是好 凌天鳳的女兒!」 凌英英冷哼一聲:「是又怎樣?你罵

小妹不知道……我不是有心的!」 萬高樓問道:「她是誰?」 丁潔雲結結巴巴地道:「對不起…… 「她便是傻蛋的丁姑娘!」

「你怎會跟废姑娘在一起?」 萬高樓又「哦」了 [聲,轉頭問道:

姐姐都已知道,你問她就知道了 帮』經過,又將我擄走……後來的事,凌 輩救儍蛋的,却讓萬象擴住,後來萬象入 ……解手,將我放在一邊,恰好『天水 凌英英冷冷地道:「他問你,我爲何 「我跟傻蛋分手之後,本想去找伍前

要代你答?」 丁潔雲委屈地道: 「姐姐,你爲何

「我才不會這般小器!」

知道他是你父親,請你原諒!」 直生我的氣?小妹罵你爹爹,是因爲我不

> 對啦,你冒險救了小妹,我還未向你多謝 你旣然不喜歡我,爲何又會來救我?啊 -」 說着向她長長一揖。

忙,與我無關!」 用謝我,是傻蛋要救你的,我只是帮他的 凌英英急忙閃身,冷冷地道: 「你不

們一句,你們還想不想去救傻蛋?」道:「兩位丫頭別再門嘴了,老夫且問你 道麥英英態度不佳的原因,便輕咳一聲 萬高樓是成精的狐狸,聽了幾句已知

他麼?」 人,粉臉「刷」地變紅,偷眼看了丁潔雲要去救他!」凌英英話說出口後才猛覺羞 一眼,見她若無其事,不由 丁潔雲問道:「老前輩 废英英與丁潔雲齊聲道:「咱們就是 明暗叫慚愧。

去終南山看看!」 ,老夫也無把握,不過旣然要救他,必須 萬高樓嘆了一口氣,道:「他們人多

程在先,只怕來不及!」 丁潔雲憂愁地道:「他們馬快,又起

們 縣 ,他們怕來不及,各帶兩匹馬上道,咱 未必追得上!」 废英英道:「萬象馬快,昨天已至w

到好馬?你們睏不睏?」 萬高樓笑道:「老夫有錢,還怕買不

高樓想了一下,還是叫她們席地運功調息 ,休息一個更次才起程 丁潔雲與凌英英同時表示不睏,但萬

跑出一匹馬來,魯巴圖一見是汗血寶馬 放下心頭大石,他撮唇一嘯,遠處樹後 萬象下了山,回頭見只有魯巴圖師徒

丁潔雲喃喃地道:「我就是不明白

不破!」

叔,真經藏在何處?」 馬匹,另一方面又急追幾步,問道:「師心頭一動,一邊向扎黎打手勢,叫他去找

下第一,若由兩人分享,則世上尙有一個該帶他們同去取經,若由自己獨得,則天 萬象沉吟不語,心中難以决定,該不

抵禦得住?」 「師叔,等下他們追來,你一個人可以 魯巴圖見狀便猜到萬象的心意 萬象忖道:「魯巴圖所說亦非無道理 ,急道

有 「師侄,眞經就藏在終南山玉泉洞裏,愚 我能夠看出機關,凌天鳳他們之間也必 人能勘破,且將他穩住再說!」 當寶馬至身前,萬象飛身上馬,道:

師叔又怎知道眞經就在玉泉洞裏?」 叔先行一步,你們隨後趕來!」 魯巴圖忙又道:「那小子一直未醒

安全得多!你不必疑慮,請隨後跟來!」 也須防範他們侵襲,若能與你合作,自然 愚叔言出必行,就算我得到眞經,練功時 們捷足先登,則大家都沒好處!你放心, 保他們不會!漢人善用飛鴿傳書,若讓他分誠懇。「師侄,愚叔能夠勘破機關,難 「詳細情况以後再說!」萬象表情十

趕至時,您已得手,小侄去何處找你?」 早已將坐騎牽來,而且在羣豪帶來的坐騎 急馳幾丈,揚聲問道:「師叔,假如小侄 坐。魯巴圖飛身上鞍,一掌拍在馬臀上, 中,挑了三匹神駿的,以便在途中輪流乘 萬象道:「山下有間『大覺庵』,咱 他邊說已邊揮鞭催馬,此刻,扎黎亦

乘蓮!

己有空馬替換,拚命策騎,不想讓萬象把設罷,又將距離拉開丈餘,魯巴圖仗着自 距離拉得太遠一

泉洞! 任由他們在後面苦追,他只求儘快趕至玉 息幾次。兩天後,已至峽縣,萬象進城吃 不大,但因心愛胯下愛駒,每日仍讓牠休 以預料,難定讓魯尼圖跟上是禍是福,便 他內力深厚,幾日不休不眠,問題也 事態的發展會如何,萬象在此時也難

不少 了 中,被截的可能性减低了許多,是以寬心 行踪,半路攔截,但一出潼關,便已是關 歇息。他最害怕的是讓中原武林人士知悉 些乾糧,休息了三個時辰,在半夜又上路 飯,還讓客棧替寶馬上料,洗刷。他買了 次日午後, 人馬巳至潼關,萬象這才

凌天鳳等人遠遠抛在後面,是故决定在潼 間房,在客棧歇下。 關休息半天,讓寶馬恢復元氣,便賃了一 由於人馬一夜未歇,萬象又估計已將

强悍,只在峽縣打了一個尖,讓人馬飽餐 個有心人發現,此人便是「不大和 頓,便又上路。 而魯巴圖亦剛至峽縣,不過魯巴圖十分此刻,凌天鳳等人猶在去峽縣的半路 萬象萬料不到,他到潼關投店時 向

碰上! 潼關,希望截住他。 只道他已回轉西域,是以一早兼程趕往 乘蓮在嵩山附近打聽不到萬象的消息

> 店吃飯,却讓他從形貌和馬匹中認出萬象 一直睡至午後才醒來,剛洗好臉,要出乘蓮是在凌晨投店的,由於連日趕路

棧 了一頓,又到街上買了一包巴豆才返回客 太快離開,於是悄悄出店,在麵店裏飽餐 ,聽得他吩咐小二備水洗澡,便料他不會 他是有心人,立即回房暗中觀察一

外注目。 匹馬,其一是自己的 ,萬象的汗血寶馬格

再折回前堂付了賬,牽馬出關。 頭吃料,乘蓮悄悄把巴豆撒在槽裏,然後

黑了,便將馬匹藏起,匿在石後。 驚世駭俗!他出關時已近黃昏,光途西行 走了「程,已至華山範圍,而天色亦已

漢子來,爲首一個正是華山弟子朱信。 聲音,乘蓮跳了起來,便見上面跑下幾個 乘蓮雖然不認識他,但亦猜出他們的

華 拳道:「然也,請問小師傅來自何處?到 朱信見他滿臉笑容,沒有敵意,也抱

「貧僧乃少林乘蓮,在此伏擊番僧萬

山可隨便行動,晚輩立即通知敝掌門! 朱信忙道:「原來是老前輩,前輩在

他一溜烟混到店後,見馬廐裏放着幾

汗血寶馬連日奔馳,食指大動,正低

就在此刻,背後忽然响起一陣响箭的 乘蓮不欲在人多處與萬象爭門,以免

身份,合什問道:「阿彌陀佛,諸位施主 可是華山弟子?」

山有何貴幹?」

,請代上達貴掌門一

象

」言畢率門人隱去。

艱,乘蓮暗覺好笑,待得人馬走近了,才萬象乘汗血寶馬而至,那馬兒有點舉步維乘蓮遂仍匿在石後等候,未久,即見 自石後飛躍而出! 萬象反應極快,也不見他如何作勢已

最强的對手! 手,却讓他感覺到,這是他自成名以來 手!他匹馬東來,遇過的中土高手無數 第二高手,其實是碍着他掌門師兄的臉子 自鞍上飛下,乘蓮一晃身巳攔在其身前! 都無一人能放在其心中,但乘蓮露身這 謙讓第二,實則內心自詡爲西域第一高 萬象這一驚非同小可,他在西域號稱

有何指教?」 如常,不慌不忙地道: 乘蓮笑嘻嘻地道: 萬象儘管內心激盪 - 「師兄截途,未知 - 但表面上仍平靜 「人人均說萬象師

着實出人意料!」 弟是個笑臉惡魔,想不到居然這般客氣 萬象臉色一沉,道:「萬象久居化外

,却不知佛號如何稱呼?」 「老衲乘蓮!」

,不料竟能驚動師兄,料師兄必是少林高

不大和尚』之稱的乘蓮?」 萬象臉色一變,道:「師兄便是有 「不錯!」乘蓮笑嘻嘻地道:「想不

名號,難得之至!」 到你這位久居化外的師弟,也聽到愚兄的 有怒,但仍沉住氣問道:「師兄截途 萬象見他言詞之間,處處佔平宜

當然不會無緣無故!」 「未知師弟來華山所爲何事?」

「貧僧久慕中土繁華,武功別闢蹊徑

,不料竟被他誤打誤撞 華

人?」 ,是以特來開開眼界,如今正欲歸去!」 「師弟是仰慕我中土的文物,還是女 

暗話 乘蓮臉上笑容消失。 ,請把人交出來!」 「師兄此言何意?」 「明人眼前不說

氣力?」 趕至此,若無可足信之處,又怎會花費此地點就在大金店至登封一帶,老衲一路追 破色慾之關,師兄出口傷人可有證據?」 萬象大笑道:「萬象雖不肖,也能勘 「言者鑿鑿,目擊者也有不少,擴人

是爲了爭奪神鼎眞經,並因此傷了好些人 窮語拙,只好道:「老衲風聞你是次來華 ,可有此事否?」 ,馬上只有貧僧一人 乘蓮雖然咄咄迫人,但一時間也感詞 萬象冷哼一聲: ,豈有什麼女子?」 「如今師兄巳可看見

向十分小心,也從不趕盡殺絕!」 殺,死的人不是更多?何况貧僧出手,一 此傷人也不是什麼大事,中原武林互相殘 但真經無主之物,人人均可得之,至於因 「貧僧不諱言此亦是來華原因之一,

清淨,想不到師兄連 人說少林高僧修爲高深,四大皆空,六根 ,是可忍孰不可忍!老衲想領教一下高 萬象哈哈大笑,道: 『瞋』字這一關也勘 「萬象來華,

**暫停一期。** 作者因事 ,續稿未

> 關,難道你就勘得破『貪』關?」 乘蓮冷哼一聲。 「老衲是勘不破『瞋

萬象側頭問道:「師兄在馬匹食料裏

做了手脚?」 「不錯!你傷我中土武人,老衲是小

是馬兒傷的!師兄理該在貧僧食物中下毒 懲大戒!」 「豈不知冤有頭債有主?那些人可

才對!」 沒有 乘蓮臉上發熱,喝道:「你準備好了

可忍, 帶 不講理,又何必假裝得道高僧?」他連諷 一股罡風,隔空向萬象胸腹撞去! 萬象哈哈一笑。「要打便打, 句句都刺進乘蓮的心坎,乘蓮再無 雙肩一晃,向他欺去,左袖一捲 你本就

喝一聲,猱身再上! ,發出一道悶响,各自退了一步,乘蓮大 一掌!乘蓮一掌舉起,兩股掌風撞在一起 萬象哈哈一笑,身子一晃,也回敬了

僧怕你麼?」 招破招,遇隙反擊,毫不遜色。「你道貧 萬象也被他激起鬥志,長嘯一聲,見

着進攻,氣勢迫人! 夠味道!」乘蓮久未遇敵手,一動手,着 「你最好別怕,否則這一仗打來便不

「你恃强凌弱,視中土如無

他纏住,驚怒地道:「乘蓮,枉你爲少林出無數火把,火把迅速向下移近,萬象被內力相拚,分出勝負!就在此刻,山上現 門了百餘招之後,乘蓮殺得性起,便欲以的功力,非至千招以上未克分出勝負,但是以表面上看來,似處於下風,若論兩人 萬象恐怕對方另有伏兵,處處留力

> 高僧 ,却欲以衆凌寡!」

華山派的人!」 就老衲一個人巴可收拾你,絕不會動用 乘蓮長笑一聲:「你不必拿話扣老衲

林高僧!」 萬象心頭大定,道:「這才不愧是少

無可閃,猛一聲暴喝,同時迎起兩掌! 掌風凌厲,將周圍兩丈全部單住,萬象閃 乘蓮趁他說話分神,忽然雙掌齊出

光臨!」

心中雖怒,但仍不敢不遵,急忙喝停門 輩份,乘蓮猶高于他。當面爲乘蓮叱責

道:「大師既到敝派山下,請移玉·大駕

傷,勝之不武,何况尚要倚多爲勝!」

乘蓮喝道:「且住!賴掌門,他已受

賴英揚雖貴爲一派之長,但若論武林

處流竄,把兩匹馬鱉得連連長嘶,而乘蓮巨响,四股猛烈的掌風相觸之後,罡風四刮了起來,遮天蔽月,但聞「蓬」的一聲 與萬象亦同時向後退了兩步一 利那間,只見地上泥塵以及積雪全數

嚇 掌 弟子的衣袂刮得獵獵作响! ,這一次,他用了八成眞力,氣勢更加 乘蓮一退即進,大喝一聲,第三度出

揚親自率領,正來至場畔,餘風把華山派

與此同時,山上的華山派弟子由賴英

擁戴他上山,賴英揚又令門人繼續在山下

戒備,一有變化,須即上山通知!

被殃及! 賴英揚見狀連忙下令弟子退後,以免

掌風臨身,他才翻掌還擊-萬象立定之後,撮唇尖哨, 待得乘蓮

蓮連退三步,上身依然不斷搖晃 而上,喉頭一甜,一縷鮮血汨汨而下 氣血浮動,難以抑止,忽然一股血逆升 「蓬!」巨响令人疑是天崩地裂,乘 ,只覺體

撮唇唿哨,招呼馬匹,汗血寶馬似有靈性 繞了一圈,避過罡風,奔馳過去,萬象 塵土飛揚中,萬象飛身暴退,剛才他

> 路 重內傷,是故終於答允,華山派弟子立即 事要辦,異日再上山拜訪!」 一夜再上路吧,讓賴某稍盡地主之誼!」 ,一則未必能追得上萬象,二則恐會加 乘蓮心想自己如今內傷不淺,勉强趕 賴英揚道:「如今夜已深,大師且歇 乘蓮道:「多謝掌門好意,老衲尚有

我見機得快,豈非要喪命于此?」 再也忍不住,張口「哇」地吐出一口鮮血 暗叫一聲: 萬象勉强閉住氣,策馬馳了五十丈, 「好厲害的乘蓮,今日果非

之間竟沒法聚合,好不容易才將體內的眞傷!一提眞氣,只覺眞氣四處散竄,一時。只好下馬找個隱蔽的地方,盤膝運功療 氣聚合于丹田之內,再慢慢導入經脈中 再馳了里許又吐了一口血,萬象知道嚴重 派弟子追上來,强忍痛苦繼續催馬前進 他體內氣血翻騰不已,但又恐被華山

在受傷之後,强行策馬,幾乎累至走火入 魔,此刻思之,仍忍不住出了一陣冷汗 ,萬象散了功,頗有九死一生之感!昨夜 待他運舒了七個周天之後,天巳發亮

前文提

要:

在酒樓上遇上千毒谷的人,便一直跟踪下去,原來那人正是千毒谷

前文書至徐少華,藍如風四處打探史元的下落,毫無頭緒,却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

犯我,我不犯人,和令尊旣無過節可言,

趕到爹的書房,爹也掌中左胸,死在床上

,詳細說了一遍。

龍山莊,發現莊中上下,全日中掌死去

遍給老夫聽聽?」

徐少華道:「在下年輕識淺,在先父

祖護法把徐少莊主請來,你可否詳細說一 因此老夫想親自聽聽此事經過詳情,才要 决不會向令尊下手,此中也許別有緣故,

種掌功 辨得出來。」 論武功多高的人,只要和毒掌接觸,就會 是以內功爲基礎,再加練毒藥於掌上,不做門的『黑煞掌』,也叫『毒煞掌』,那 因爲肌肉驟遭傷害,瘀血凝結所致,至於 黑沙掌』擊中,身上會有黑色掌印,那是 厚的人,還可以靂碎對方骨骼,所以被『功,擊中人身,不但會震碎內脈,以大沒 擊中人身,也會留下烏黑掌印,兩 雖然截然不同,但外人就很難分

掌』的人,就可以假冒咱們的 徐少華聽得暗暗奇怪,在自己想來, 黑袍老者問道:「這麼說 『黑煞掌』 ,會『黑沙

向祖東權請教。 千毒谷主應該比祖東權知道得多,他却反 祖東權笑着道:「那也不然,被『黑

那是中了劇毒所致,一眼就可以分辨得出 中,必然雜有許多血塊,那是震碎的內臟 沙掌』擊中,震碎的是內腑,吐出來的血 。被『黑煞掌』擊中,吐出來的是黑血 徐少華心中暗想:「可惜當時時間太

在先父壽辰前幾天,在下曾糊裏糊塗的被 過匆促,沒有仔細檢查。」一面說道:「 黑袍老者忙說道: 『黑沙掌』撃傷,此事也許和先父之 「那你快說出來聽

中,被人用「黑沙掌」擊傷,放置在柳泉 自己先回去,途經車幅山,當晚在睡夢之 徐少華就把在爹壽辰十天前,師父要

M94

附近

,幸遇丁藥師把自己抱回家中

把金縷甲要自己穿上 救治,爹就因自己無緣無故被人擊傷,才

莊說起……哦,在車幅山小酒店曾遇上一 黑袍老者問道:「那麼令師是如何失 徐少華從自己師徒二人,離開雲龍山

個獨目黑衣的苗道人,他堅要和師父比武

出 蕩江湖幾十年,也會過不少成名高手, 住閻九婆脈腕的一記擒拿手法了?老朽闖 兩度摔出一丈以外,使的大概就是方才扣 ……於是又把這一段也說了出來。 ,不覺含笑問道:「徐少莊主把苗道人 祖東權聽位說到接連兩招把苗道人摔 却

從未見過如此神妙的手法!」 徐少華俊臉一紅,說道:「祖老丈誇

「徐少莊主和閻護法交過手了?」 徐少華臉色更紅,說道:「是閻護法

黑袍老者聽得目中神采閃動,奇道:

少莊主,她說先要問問徐少莊主,老夫因 她是左護法,職司保護老夫之責,所以才 說了出來 不出手自衞……」說着,就把剛才的情形 出言不遜,逼着在下動手,當時在下不得 黑袍老者哼道:「老夫要小紅去請徐

話如此沒有禮貌?」 同意的,她怎好對老夫邀請來的客人,說 不用再說了。」 祖東權道:「事情已經過去了,那也

**傷人,閻護法怎可對本谷客人,出手就使不得巳,不准輕使,因爲『黑煞掌』出必** 條禁律,凡是練成 ,閻護法怎可對本谷客人,出手就使 「不!」黑袍老者說道 『黑煞掌』的人,不到 「本谷有

祖東權連聲應「是」

以前,總以爲千毒谷是仗着毒物爲惡的 十分明理的人。」 夥組合,如今聽谷主的口氣,他却是一個

說了一遍。 後來才發現穿在身上的金縷衣也竟然不翼 ,自己才趕回雲龍山莊去的,一字不漏的 而飛,一直等到天晚,師父依然沒有回來 色巳黑, 就在一座山神廟中坐息,等到醒

丁藥師回家必經之路,好讓丁藥師把他治用『黑沙掌』打傷徐少莊主,又把他送到 這一件事,從頭到尾可以說是早有預謀的晌,才道:「祖護法,你聽出來了沒有? ,徐大俠若是不把金縷衣讓給徐少莊主 就是『黑煞掌』也傷不了他,故而先 「祖護法,你聽出來了沒有?

先生引開,就可輕易弄到手,然後就可以 全力對付徐大俠了 而且金縷衣在徐大俠身上,賊人自然無法 徐大俠以爲有人尋仇 但穿在徐少莊主身上 ,才把金縷衣要徐少莊主穿了 ,只須把馬陵 憑 他的武功

「谷主的分析極是。」

### 中散 功

夜訪千毒谷

答應接見徐少華,而徐少華在拜見谷主之前先見了左護法閻九婆,閻九婆爲人陰狠毒辣

言出不遜,徐少華見她如此托大與她頂撞,閻護法黑煞掌擊出却被徐少華扣住脈門

的,祖東權較技落敗,立卽離去,當晚,徐少華獨自去赴祖東權的約,原來是千賽谷主 眼前,並以極高武功制住千毒谷的門人,逼他們放了史元,原來史元正是被祖東權據去 右護法祖東權,祖東權問徐少華有關雲龍山莊莊毀人亡的經過,正談說間,史其元突現

人,老夫深感詫異,千毒谷一向抱定人不 煞掌』下,徐少莊主認定兇手是千毒谷的 少莊主令尊和貴莊四十餘口,都喪在『黑 「老夫聽祖護法說,徐 定會向徐少莊主有交代的。」 拱拱手,接着就把師父失踪,自己趕回雲 ,此事敝谷自是要查個水落石出, 「如此在下先向谷主謝了

。」徐少華

自然也傷不了他了,江淮大俠怎麼會中 龍山莊有一件寶衣,可以刀劍不入,水火 死的呢?」 不侵,那麼就算此人使的是『黑煞掌』 完,才朝祖東權問道:「祖護法,你說雲 黑袍老者聽得很仔細,直等徐少華說

祖東權道:「也許徐大俠沒有穿金縷 ٥

把金縷甲交給了在下…… 徐少華目中隱含淚水,說道:「先父

是想奉陳經過,請谷主查明眞相

,並沒認

定是貴谷的人下的毒手。」

黑袍老者在他說話之時,一縷神光湛

之時,曾託他向谷主先容,求見谷主,就 』所傷,但也並無證據,所以遇上祖老丈 印,據幾位父執推測,很可能是

『黑煞掌

先父和遇害的莊丁身上,都有一個烏黑掌 遇害以前,從未聽過千毒谷這三個字,因

江湖上的『黑沙掌』是不是很相近似?」 抬目問道:「不知貴谷的『黑煞掌』和 祖東權含笑道: 他忽然想起自己中「黑沙掌」的事來 「黑沙掌只是外門硬

才點點頭道:「老夫就是因爲敝谷的人旣 然的目光一直注視着徐少華,等他說完,

沒有向雲龍山莊下手的事,豈能替人揹上

他仍然會把金縷衣脫給徐少莊主,自然也 俠知道向他尋仇的人,精擅『黑沙掌』! 衡量過,他有足夠的能力,可以對付得了 『黑沙掌』……」 「還有一點!」黑袍老者道:

也奈何不了先父。」 外門極霸道的掌力,但就算練到十二成 得極是,先父確會說過:『黑沙掌』雖是 徐少華目蘊淚光,點頭道:「谷主說

雲龍山莊四十餘口的兇手,使的確是咱們 的 咱們干毒谷的人,也許並沒有錯,這殘 忽然沉嘿一聲道:「徐少莊主認定仇人是 『黑煞掌』!」 「如何?老夫沒說錯吧?」黑袍老者

主……」 祖東權聽得身軀一震,張目道:

主進入雲龍山莊,就看到所有的人,一個 個倒臥地上,旣無交手的迹象,『黑沙掌 ,也只有『黑煞掌』有此威力。 黑袍老者道: 「你想想看,從徐少莊

무 之所以到今天還只有本谷中人才會, 世代相傳的秘技,但難免不洩漏出去,它 不是沒有人會,只是此種毒掌難練難精而 黑袍老者說道:「黑煞掌雖然是本谷 祖東權道:「但……」

苗 人,眞相就不難大白了。」 道人,乃是一個關鍵人物,只要查到此 黑袍老者又道: 祖東權點頭道: 「老夫認爲那獨目的 「谷主說得是。」

祖東權道:「谷主的意思……」 「全力緝查。」黑袍老者擬聲道:

行。」不講理,這一點,咱們今後必須要改過才 如蛇蝎,好像本谷的人都是心狠手毒,蠻出『黑煞掌』來,無怪江湖上人對本谷視

徐少華心中暗道:「 仅遇見千毒谷主

「徐少莊主請說下去。」 黑袍老者目光一抬,朝徐少華含笑道

來之時,已是辰巳之交,師父也不見了 徐少華又把自己師徒離開小酒店,天

穿, 黑袍老者偏着頭 , 一語不發,過了半

得手, 足可應付

非插手管這件事不可,捉到此人,交與徐 少莊主處置,咱們千毒谷對徐少莊主就有 十餘口,明明有嫁禍本谷之心,咱們自然 關,但他却以『黑煞掌』屠殺雲龍山莊四 他用旁的武功向雲龍山莊尋仇,和咱們無

是否貴谷的人下的手,如今已蒙谷主坦誠 技薄,但父仇不共戴天,天涯海角,也誓 見告,此事旣和貴谷無關,在下縱然年輕 莊的人遭仇家殺害經過,奉告谷主,問明 分感激,在下此來,原也只想把先父和敝 必找到此人……」 徐少華拱手道:「谷主盛情,在下十

少莊主,至於如何處置,悉憑徐少莊主作 敝谷的武功殺人,事關敝谷信譽,因此老 是父仇不共戴天,但對敝谷來說,他是用 主,這樣不知你意下如何?」 力值查此人下落,一有消息,隨時通知徐 **夫覺得咱們不妨合作,敝谷出動人手,全** 意思,老夫明白,此事在徐少莊主來說, 搖着手說道:「徐少莊主不用說了,你的 他底下的話還沒說完,黑袍老者已經

了個長揖,感激的說道:「谷主如此厚愛 是要强得多,這就站起身,朝黑袍老者作 查,比自己一個人到處茫無目的查訪,自 好再堅持己見,而且有千毒谷的人全力偵 ,鼎力賜助,在下銘感五內,大恩不敢言 徐少華覺得他說的合情合理,自己不

袍老者說道:「祖護法,這件事就交給你 「老夫說過,這也是敝谷之事。」黑

祖東權連忙欠身道:「屬下遵命。」

打擾谷主,時間不早… 徐少華連忙站起身,拱手道:「在下

「徐少莊主遠來,老夫已經吩咐他們準備 「別忙,」黑袍老者一擺手,說道:

了宵夜,聊盡地主之誼,喝杯水酒再走不 徐少華道:「谷主鼎力賜助,在下巳

遲。」

經感激不盡,怎好……」

: 「徐少莊主少年雋才,咱們同是武林中人 不拘俗套,何用客氣。」一面回頭問道 「小紅,準備好了沒有?」 黑袍老者不待地說下去,截着笑道

可 以請徐少莊主入席了。」 祖東權站起身說道:「屬下那就告退 小紅應聲道:「已經準備好了,谷主

黑袍老者笑道:「祖護法,老夫是主

以告退呢?」 人,徐少莊主是客人,你是陪客,怎麼可

法 ,你領路吧!」 黑袍老者抬手道:「席設東閣,祖護 祖東權站定下來,又應了聲「是」

就走在前面了。」 拱手道:「徐少莊主,老朽奉命帶路,那 祖東權又應了聲「是」,朝徐少華拱

說完,就走在前面領路。

暗香浮動,份外清幽! 出東首月洞門,是一座小花園,白石小徑 黑袍老人和徐少華並肩徐行,由長廊 種着數十棵梅樹,此時正當盛開

前面,但在行近石階之際,脚下一停,說 六角形,四周圍以白石欄干,祖東權走在 小徑盡頭,是一座精緻的暖閣,閣呈

> 石階,一名青衣使女立即撩起棉帘,讓三 道:「谷主、徐少莊主請 人走入,再行放下。 暖閣裏面也呈六角形,每面都有兩扇 黑袍老者脚下沒停,引着徐少華跨上

銀盏牙箸,再經六盏柔和的燈光映照,使 雕花長愈,如今全由紅絨窓帘遮了起來。 人有一種溫和如春的感覺。 中間一張小圓桌上,果然已經擺好了

坐 黑袍老者抬手說道:「徐少莊主請上

客… ,斷斷不敢,還是谷主請上坐吧! 徐少華連連抱拳,沒待他說下去,就 黑袍老者却說道:「徐少莊主遠來是 徐少華謙讓道:「在下只是武林末學

谷主萬萬不可再和在下客氣了。」 接着道:「在下蒙谷主賜見,已感榮寵 ,谷主就請上坐吧!」 黑袍老者依言坐了上首,徐少華,祖 祖東權道:「徐少莊主旣然這樣說了

東權就在左右兩邊的椅上落坐。 徐少華拱手道:「谷主原諒,在下不 小紅手捧銀壺給三人面前掛上了酒

回首詡祖東權道:「祖護法不在此限,儘咱們就以此一杯爲限,慢慢的喝。」一面 可多喝幾杯。」 黑袍老者含笑道:「老夫也不善飲

端上六碟下酒菜餚。 說話之時,另一名靑衣使女已經陸續

今晚俠駕光臨,諸多簡慢,老夫敬你,大 黑袍老者舉杯道:「來,徐少莊主,

> 徐少華只好和他學杯呷了一口,說道家隨意好了。」說罷,只輕輕呷了一口。 「多謝谷主。」

然後再敬谷主 祖東權隨着也學杯敬了徐少華的酒

黑袍老者含笑學筷說道: 「大家請用

菜 一碟玫瑰豆沙餅。 接着青衣使女端上來一籠蟹黃餃子和

房裏最拿手的點心了。」說罷,自己也夾看,這是老夫最喜愛的甜點,也是敝谷厨 華面前的碟中,說道:「徐少莊主請嚐嚐 了一塊吃將起來。 黑袍老者便用筷夾了一塊餅送到徐少

好。 爲可口,不覺讚道:「這餅果然是做得很 徐少華吃了一塊,果然酥軟香甜,極

吧。 黑袍老者喜道:「那麼你就多吃幾塊

徐少華依言又吃了一塊。

呢?\_ ,說道:「你旣然喜愛,怎不再多吃一塊 黑袍老者又夾了一塊放到徐少華碟裏

子也不錯,徐少莊主嚐嚐味道如何?」 筷夾起一個餃子,送了過來 意外,含笑道:「其實咱們厨房裏做的餃 的甜食,今晚對徐少華如此殷勤,也頗感 祖東權知道玫瑰豆沙餅是谷主最喜愛 擧

徐少華說了聲:「多謝。」

果然高明,這兩種點心,只怕大酒樓也做 道:「祖老丈說得極是,貴谷厨司,手藝 吃了一個,果然也極爲鮮美,一面說

谷主指點,又叨擾郇厨,在下感到十分榮 身朝黑袍老者拱拱手道:「今晚不僅得蒙 時間已晚,在下應該告辭了。」 他因時間不早,不覺放下筷子,站起

華莊主旣然急於回去,老夫就不好再留了 祖護法,你去吩咐他們送徐少莊主回去 黑袍老者跟着站起,頷首道:「徐少

祖東權答應一聲,正待抬手說聲:

,未悉谷主可否賜告?」 徐少華望着黑袍老者拱手說道:「今

下斗胆,想請教谷主高姓大名,如何稱呼 晚得瞻谷主容顏,不知何時方能晋見,在

不便,在下豈敢多問。」 上一紅,抱拳道:「在下冒昧,谷主旣有 氏一時未便奉告,徐少莊主日後自知。」 「老夫和徐少莊主一見投緣,但老夫姓 徐少華沒有聽出他口中語氣,不覺臉 黑袍老者貶動目光,遲疑了下,笑道

恕老夫不没了。」 黑袍老者也拱拱手道:「徐少莊主,

祖東權一起回到前進,馬車依然停在大天 徐少華連說「不敢」,辭出東閣,和

另眼相看了。」 像今晚這樣談笑風生,對徐少莊主可說是 祖東權含笑道: 「谷主平日很少對

徐少華道:「在下覺得谷主平易近人

徐少莊主請上車吧,恕老夫不遠送了。」東權囑咐了車把式幾句,就拱拱手道:「 祖東權含笑不語,兩人走下石階,祖

M96

下告辭。」 徐少華拱拱手道:「多謝祖老丈,在

門也巳開啓。 轅 路疾馳。趕到桐城,天色已經黎明,城 ,馬車就緩緩馳出莊院,就抖韁揚鞭 跨進車廂,車把式放下皮篷,跳上車

主,可以下車了。」 跳下車來,打起皮篷,說道:「徐少莊 車把式一直馳到客店門前,城行停住

謝丁。」 巳經大亮,急忙一躍下車,拱手道:「多 叫聲,才「啊」了一聲, 睜開眼來, 天色 徐少華倚在車上打盹,聽到車把式的

,駕車自去。 車把式含笑道:「不用謝。」跳上車

遇上藍公子、史公子和胡老四?」 了上來,喜道:「徐少莊主回來了,你沒 六坐在店堂裏,看到徐少華走入,急忙迎 ,也不以爲意,擧步跨入店堂,只見余老 徐少華一晚未睡,只覺頭腦微感昏脹

裏去了? 徐少華問道:「二弟、三弟他們到那

莊主過了三更,還沒回來,心裏十分着急 小的留在店裏的。」 就帶着胡老四趕去呂亭驛找你去了,要 余老六道:「藍公子,史公子因徐少

回來了,現在天都已經亮了! 徐少華道:「他們沒遇上我,也早該

了。 他們找不到徐少莊主,又分頭到附近去找 余老六掻了搔頭皮,說道:「大概是

真是的,我只是去赴約,又不會有事的 徐少華唉了一聲道:「二弟、三弟也

他們急什麼呢?

却說藍如風扶着大哥回轉上房,讓徐

四三人一起走了進來。史琬喜道:「三弟 大哥,你幾時回來的?」 你看,大哥已經回來了!」接着又道: 說話之時,只見史琬,藍如風,胡老

做什麼的,我又不是三歲小孩,還會走失 徐少華道:「剛剛才回來,你們這是

回來看看,大哥果然已經回來了。」 里都找遍了,幸虧胡老四說:我們不如先 和二哥,胡老四三人,把呂亭驛附近幾十 三更還不回來,怎麼教人家不担心?小弟 也還罷了,你是赴千毒谷的約去的,過了 藍如風道:「大哥若是赴別人的約

房去吧!」 「眞謝謝你們,大家一晚沒睡了,快回 徐少華一把抓住藍如風的手,含笑道

蹌! 說罷,正待擧步,他忽然脚下一個跟

驚咦道:「大哥,你怎麼了?」 藍如風被他握住了手,自然最先發覺

有些頭唇。」 藍如風出身雲南藍家,原是用毒世家 徐少華道:「沒什麼,愚兄只是覺得

\_ 頭突然一動,急道:「那就快些回房去。 ,何况大哥今晚是赴千毒谷之約去的,心 用手扶着徐少華就走。

裏不舒服了?」 子,心中也是一怔,急忙問道:「大哥那 藍如風道:「我們回房再說。」 史琬走在後面,眼看三弟扶着大哥身

胡老四、余老六也就退下,各自回房

少華在椅上坐下,一面關切的問道:「大 徐少華道:「千毒谷主平易近人,怎 藍如風道:「大哥會不會被千毒谷的 徐少華笑道:「愚兄沒有什麼,只是 現在覺得如何了?」

道:「大哥,你把此行經過說給我們聽聽 會在愚兄身上下毒?」 史琬倒了一盅茶,送到大哥面前 ,說

徐少華接過茶盅,喝了一口,就把此

行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藍如風仍然不放心,說道:「大哥和

閻九婆交手,會不會是她施的毒?」

的脈腕,怎麼會中毒呢?」 藍如風道:「不,這很難說,大哥快 徐少華笑道:「愚兄一把就扣住了她

運氣試試看,千毒谷的人手段毒辣,在江 運氣試試,看看有什麼不適?」 史琬道:「大哥,三弟說得對,

湖上出了名的,如果真像大哥說的這樣好 ,還會惡名昭彰? 徐少華含笑點點頭道:「好吧!」當

除雜念,緩緩吸了口氣,努力聚集眞氣, 查,登時發現體內眞氣竟然在緩慢的渙散 ,再也無法凝聚!心頭不由一驚,急忙摒 下雙目微闔,就坐在椅上默默運氣檢查。 他不運氣檢查倒也罷了,這一運氣檢

也無法凝聚,額頭上綻出一顆顆的汗水 但任你如何提聚,全身氣機業已渙散,再

「大哥,你覺到怎麼了?」 史琬急忙取出手帕,替大哥輕輕地拭 藍如風看出大哥情形不對,柔聲問道

你運氣檢查的情形如何呢?」 ,我一身功力,全都散了ー 藍如風心頭一震,急急問道:「大哥 徐少華終於睜開眼來,頹然道:

口茶水,

把藥丸吞下。

藍如風道:「大哥,你過一盞茶的時

攤攤手道:「愚兄連一口眞氣都提不起來 好像全都渙散了!」 「還運什麼氣?」徐少華雙眉微蹙

法了。J

史琬說道:

「我們就去找千毒谷谷主

服三顆,萬一沒有效果,那就只好另想辦 光,再提氣試試,如果覺得好些,就再吞

毒呢?」 藍如風問道:「三弟,大哥這是中的什麼 「會有這種事?」史琬吃驚的回頭朝

的了。」

他們的人下的毒,那麼他一定會有解藥

們?」

史琬 一呆道:

「那怎麼辦?」

是他們的馬車接送的,一時如何找得到他

藍如風道:「妳沒聽大哥說

,來去都

會中了散功毒藥?」 藍如風道:「照大哥說的情形,難道

功全失…… 中了散功毒藥的人,一身眞氣渙散,武 史琬問道:「散功毒藥會怎麼樣?」 藍如風沉吟道:「我也只是聽爹說過

解毒丹嗎?快給大哥服了,看看能不能够 藍如風道:「寒家秘製的辟毒丹,只 史琬道:「三弟,你身邊不是有家傳

管用?」 能解一般普通劇毒,對散功毒藥不知管不 史琬道:「總是解毒的樂吧,先讓大

哥服下再說。」

多半也是有毒性的,如果藥不對症,服了 反而有害。 ,用毒一道,需得對症,因爲解毒藥物 藍如風蹩着眉道:「二哥,你不知道

「那怎麼辦?」史琬道:「眞急死人

個藥瓶,傾出了三粒辟毒丹,遞給徐少華 ,說道:「目前沒有解藥,只好先試試再 藍如風想了一想,還是從懷中取出 種人。」

徐少華接過藥丸,放入口中,喝了一 個 毒谷主,才會對他有成見,其實他確是 徐少華含笑道:「一弟,你沒見過千

想那就真的不是他了 他也一定是不知道的。」 十分正直的老人,我想即使有人下毒 藍如風道:「六哥既然這麼說了,我

是不點個頭,那老虔婆敢這樣做嗎?下次 個老虔婆?哼,千毒谷主身爲谷主,他若 史琬哼道:「那會是誰?九毒寡婦那

茶工夫了,你再運氣試試看,是不是好 點了?」

氣。」 **搖搖頭道:「不成,愚兄還是無法提聚眞** 一點也提聚不起來,很快他就睜開眼睛,氣,默運眞氣,只覺全身眞氣渙散如故,

毒藥的辦法,如今家父正在洪澤湖作客,

藍如風道:「我想家父也許有解散功

許知道散功毒的解法。」我爹也在洪澤湖,他老人家見多識廣,也我哪得眼睛一亮,忙道:「對了, 到洪澤湖去。」如果大哥服藥無效,我們下午就護送大哥 動身呢?」

候被人下了散功毒藥?」 徐少華道:「愚兄眞不明白,什麼時

過 千毒谷主在酒菜中下的毒藥了,你不是說 ,準是那時候下的毒了。」 ,谷主曾親自夾什麼豆沙餅給你嗎,對 史琬披披嘴道:「這還用說,一定是

主决不是這種人!」 徐少華微微搖頭道: 「這不可能 ,谷

> 在你身上下了散功毒藥,你還說他不是這 史琬道:「大哥,你真是好人,人家

> > 息

給我遇上,不給她好看才怪! 藍如風抬目道:「大哥,快有一盞熱

徐少華點點頭,就閉目凝神, 緩緩納

朝藍如風道:「三弟,我們是不是下午就 你已有一晚沒有睡眠 史琬道:「大哥,那就不用再試了 ,快休息吧!」一面

一晚未睡,不如在這裏休息一天,明日一動身,沒趕上幾十里,就要投宿了,大哥也要三四天才能趕得到,冬天晝短,下午 早再動身的好。」 藍如風道: 「從這裏去洪澤湖,最少

了?

多睡一回好了。」說完,兩人都退了出來 隨手給徐少華帶上了門,就各自回房休 史琬道:「你說的也是,那就讓大哥

> 開出房門,輕輕推開大哥的房門,只見大 哥也已醒了,正在穿衣下床。 中午時光,史琬、藍如風一覺醒來,

呢?」 史琬道:「大哥,你怎麼不多睡一回

徐少華笑着道: 「你們不是也起來了

一回才是。 史琬道: 「大哥身體不適,應該多睡

武功若失,不能使展之外,其餘的就和平徐少華說道:「愚兄除了眞氣渙散, 常人無異,肚子餓了,自然要起來吃午飯

房裏來吃好了。」 藍如風道:「那就要小二把飯菜送到

,叫厨下快些送來。」 史琬道:「三弟,那你快去吩咐小二 藍如風答應了一聲,匆匆下樓,吩咐

房門開處,走出了一個青衫少年,看到自 了店伙。 回轉上房,只見自己二人隔壁房中

手還禮, 嗎?」 己,含笑拱拱手道:「兄台也是住在這裏 藍如風看他朝自己先打招呼,只好拱 口中說道:「兄台是剛住進來的

位年輕公子,都是讀書人,兄弟正想拜訪上午落了店,聽小二的說:這上房住了三十一時形少年溫文一笑,說道:「兄弟是

呢? 笑道:「兄弟姓紀,單名 1:「兄弟姓紀,單名一個南字,不知他不待藍如風開口,輕哦一聲,接着

兄台如何稱呼?」

藍如風只得說道:「原來是紀兄,在

探頭出來,問道:「三弟,你在和誰說話 史琬聽到藍如風在和人說話,忍不住

藍如風說道: 「這位紀兄,也住在這

藍兄,這位兄台是… 紀南却瀟洒的走了過去,拱手道:

人家問出口了,藍如風不得不答,只

好說道:「他是我二哥,姓史。」 「幸會、幸會!」紀南迎着拱手道

「史兄請了。」 他已經走到門口,自然也看到了徐少

哈,能在客店中結識三位仁兄,真是有緣的三位公子,都是風度翩翩的佳公子,哈華,一邊含笑道:「兄弟沒想到店小二說 ,還沒請教這位兄台尊姓大名?」 他是朝徐少華拱的手,徐少華在禮貌

徐 上自然要答禮了,這就含笑道:「在下姓 草字少華,這位兄台請裏面坐。」

紀南忙說道:「原來是徐兄,兄弟打 。」擧步走入,一面說道: 「兄弟紀

他就毫不客氣的坐了下來。 紀南抬着手道:「三位兄台請坐 徐少華道:「紀兄請坐 ° °

何貴幹?」 茶,含笑問道:「紀兄前來桐城,不知有 徐少華看他學止斯文,替他倒了一盅

M98

城文風,是遊學來的。」 「謝謝。」紀南答道: 「兄弟久慕桐

> 爺和三位公子都是熟人。」 好碗筷,一面陪着笑道:「原來這位公子子碗筷,一面陪着笑道:「原來這位公子

下多做幾個菜,這位紀兄,就在這裏便飯 徐少華含笑說道:「伙計,你去要厨

中雖然客氣,却坐着不走。 紀南忙道:「這個怎好打擾?」他口 店伙連聲應是,退了出去

相 逢,也是有緣。」 徐少華笑道:「紀兄不用客氣,萍水

也是遊學來的嗎?」 好推辭了。」一面抬目問道:「三位兄台 紀南道:「徐兄這麼說,小弟倒是不

經此地,休息一天,就要上路。」 「不是。」藍如風道:「我們只是路

三位要去那裏?」 紀南道:「小弟明天也要走了,不知

正好和三位兄台同路,如此路上就不 紀南啊了一聲,喜道:「小弟要去淮 史琬道:「到洪澤湖去。」

行蹤告訴了人家,不覺看了史琬一眼。 嫌史琬說話太以爽直,一下就把自己三人 一放到桌上,說道:「四位公子可以用 正好店伙提着食盒走入,取出酒菜, 藍如風因紀南不請自來,不無可疑,

「三弟,你叫了酒?」 史琬看到桌上有一壺酒,忍不住問道 藍如風道:「沒有呀!」

> 留下 一起,慢慢的喝,喝上一口就知道了。」上起,慢慢的喝,喝上一口就知道了。」裝船運來的,足十五年陳,四位公子聚在

可以陪紀兄喝上一杯。」接着抬手道: 徐少華笑道:「愚兄不喝,兩位賢弟 史琬道:「大哥,你不能喝酒 伙計應着「是」,迅快退出 0

杯才行。」 紀兄請坐。」 「兄弟和二哥都不會喝酒,紀兄要多喝幾 藍如風給紀南斟滿了酒,一面說道: 紀南和三人略作謙讓,就各自落坐

道:「徐兄怎麼不能喝酒呢?」 一杯的量。」目光一轉,注視着徐少華問 紀南啊道:「小弟也不善飲酒 ,只有

說罷,就獨自先吃飯了 昏,紀兄不用客氣,兄弟以飯作陪了 史琬、藍如風、紀南三人 徐少華道:「兄弟感染微恙,有些頭 0

壺茶没上 了一杯酒,也吃飯了 飯後,店伙進來收過碗筷,又沏了一

,也各自喝

不但人品俊逸,談吐雋雅,甚爲投契。 甚有好感,竭力拉攏,徐少華也覺得此人 史琬道:「大哥,你身體不適,該休 四人坐着談了一回,紀南對三人似是

息[回吧!」 徐少華笑道:「愚兄又不是什麼大病

好。 紀南站起身道: 「徐兄尊體不適,是

藍如風說道:「大哥還是休息一回的

張逯來的,小店的女兒紅,是直接從紹興店伙陪笑道:「這壺酒是小的自作主

去 該休息了,小弟告退。」拱拱手,退了出

來了沒有?」 掩上房門,悄聲問道:「三弟,你看 是房門,悄聲問道:「三弟,你看出藍如風回到自己房中,史琬跟了進來 史琬、藍如風也退出房去。

他八成是女扮男裝!」 史琬點點頭,壓低聲音說道: 藍如風道:「二哥是說紀兄?」 「我看

正經,你倒說到我頭上來了。 看得比較仔細,小弟倒是沒有看出來。」 史琬臉上一紅,說道:「人家和你說 藍如風笑道:「也許二哥是姑娘家,

脏禮,這總好了,不知二哥如何看出來的 藍如風忙道:「好,好,小弟給二哥

到他,走路有些扭扭捏捏,不像是個男子「多着呢!」史琬道:「我第一眼看

的手又小又白,還有,他兩個耳朶都穿過 史琬道:「後來他用筷夾菜,我看他 藍如風含笑道:「還有呢?」

耳孔……」 藍如風嗤的輕笑道:「還有,他一雙

含情脈脈的眼睛,不時的看着大哥……」 藍如風接着神秘一笑道:「如果他買 史琬點着頭道:「對,對!」

要是女的,二哥可得小心!」

走呀!」 史琬道:「我小心什麼?」 藍如風低笑道:「當心大哥給人家搶

你敢開二哥的玩笑!」 史琬粉臉驟紅,頓頓脚道:

藍如風連退了幾步,搖手道: 「小弟

三位兄台的酒食,徐兄身體違和,不便外 出,小弟特地要下厨整治了一席酒菜,好 和三位兄弟把盞暢談。 跟着走入,拱手道:「中午小弟叨擾了 一席豐盛的酒菜,送到徐少華房裏。他 旁晚時分,紀南吩咐店伙,要厨下做

一見如故,這是小弟一點心意,不成敬意 來、來,三位兄台請坐。」 紀南爽朗的笑道:「小弟和三位兄台 徐少華含笑道:「紀兄何必客氣?」

不用再說客套話了。」 史琬笑道:「大哥,這是紀兄的盛意

人面前斟滿了酒,然後又給自己也斟了 正好驅驅風邪……」 ,抬頭道:「徐兄感冒風寒,少喝一些 四人落坐之後,紀南取過酒壺,給三 紀南道:「還是史二哥爽快。」

史琬搶着道:「不,大哥一滴酒也不

徐少華道: 紀南怔道: 「不瞞紀兄說,兄弟是中 「爲什麼呢?」

麼毒?」 酒壺,睜大雙目,問道:「徐兄中的是什 史琬氣憤的道:「大哥旣然說出來了 「中毒?」 紀南似是大爲驚訝 ,放下

的人下了毒。」 那就不用再瞞紀兄了,大哥是被千毒谷 「千毒谷?」紀南幾乎不敢相信自己

的耳朵,鱉詫的道:「怎麼……有這種事

能是被他們下了散功毒藥!」 約 回來就覺得頭昏,一身功力盡失,可 史琬道:「大哥昨晚去赴千毒谷主之

道 「散功毒!」紀南聽得變了臉色,哼

徐少華道:「好在兄弟除了功力若廢

呢? 旁的倒也沒有什麼。」 紀南道:「徐兄怎麼不去找他們谷主

時如何找得到他們?」 藍如風道: 「千毒谷的人行踪隱秘

地再留一天,小弟設法去找找祖大叔,也相識,這樣好不,徐兄三位明天不妨在此相識,這樣好不,徐兄三位明天不妨在此 許可以弄得到解藥。」

找得到嗎?」 史琬喜道:「紀兄認識祖東權,能夠

來 和家父是素識,還是小弟的父執,小弟想 ,一定可以找得到他的。」 紀南道:「不瞒三位兄台說 ,祖大叔

事。」

吧 紀兄旣然這麼說了,我們明天就再留一天 藍如風說道:「這樣就好了 ,大哥

就謝了 徐少華道:「紀兄如此熱心 ,兄弟那

足掛齒?」接着學筷道:「我們只顧着說我們一見如故,萍水論交,區區微勞,何我們一見如故,萍水論交,區區微勞,何 請呀!」 「徐兄這麼說,就見外了

哥中毒之事,如今聽紀南說得極有把握, 也稍稍放下心來。 史琬,藍如風兩人本來一直担心着大

」說着喝了一口酒。

位兄台結爲口盟兄弟,不知三位兄台肯不 肯認小弟做兄弟呢?」 十分投契,人生知己難求,小弟很想和三 慕三位兄台義氣,而且和三位兄台也談得 紀南和他喝了一口,說道:「小弟仰

笑道:「我們都聽大哥的,只要大哥點了 越快能夠得到解藥越好,就不好反對了 然很不願意,但想到大哥身中奇毒,自然 藍如風和史琬有着同樣的想法,一面

頭就好 何况我們志趣相投,[見如故,紀兄不嫌徐少華笑道:「四海之內,皆兄弟,

紀,今後就是兄弟了。」 那就好,我們就在席上結盟,先敘敘年 紀南喜形於色,說道:「徐兄同意了

九,史琬和藍如風都是十八,比紀南小了 當下一敍年紀,徐少華二十,紀南十

哥 徐少華道:「恭喜紀二弟 9 一來就做 兩

作了個長揖,說道:「小弟拜見大哥。」 紀南連忙站起身朝徐少華恭恭敬敬的

二二弟

我們兄弟感激不盡,來,兄弟先敬紀兄 藍如風學杯道:「紀兄如能求到解藥

史琬越看他越像是女扮男裝,心裏自

棄的話,我們四人結爲口盟兄弟,正是好

,小弟還要低下 藍如風道:「這倒好,二哥變成了三 一格,成了四弟了。」

藍如風道: 「這叫做一人之下

徐少華握住他的手,含笑道:

其實因該叫她三妹才是。」 愚兄給你引見,這三弟眞名叫做史琬

可見我女扮男裝,已經到了家呢! 史琬嗤的笑道:「二哥看不出來吧? 紀南鱉異的道:「三弟會是女的?」

「真的一點也看不出來,大哥,這位四弟 是不是也女扮男裝的呢?」 這話聽得紀南不禁臉上【紅,忙道:

我却是男扮男裝。」 笑道:「我看二哥才像女扮男裝,小弟 藍如風被他說得俊臉不期也爲之一紅

們都是女扮男裝,那只有愚兄一個是男的 紀南臉也紅了。徐少華笑笑道 ,一面 :「你

也該動筷才是,天氣冷,菜都凉了呢!」 大家又談了一回,才各自回房 吃得更爲融洽!飯後,店伙沏來了茶 紀南打岔道:「大家一面說話 四人結爲兄弟,這一頓飯,談笑生風

祖東權去的了。 紀南却匆匆的往外行去,他自然是找

着房門,叫道:「大哥,你睡着了嗎,快上房,就一脚來到徐少華房門口,輕輕叩 約莫三更光景,紀南才趕回來,到了 °

紀南又叩了兩下門,叫道: 徐少華自然睡着了,並沒答應

中的史琬和藍如風却很快開出門來。 徐少華還是沒有答應,但隔壁兩個房

熟了,你有什麼事?」 史琬噓了一聲,問道:「大哥只怕睡

紀南道:「我要來解藥了,這時候服

,大哥就明天可以完全恢復體力了。」 藍如風喜道:「原來二哥是找祖東權 一定是千毒谷的人,我們快追!」 正待從窗口追前去。 一轉身

目的又何在呢?」

吞的 史琬急道:「救人如救火,你還慢吞 藍如風道:「三哥,慢點。」 ,還追得上嗎?」

哥去見千毒谷主,千毒谷主矢口否認這件

裹?」

藍如風道:

「二哥知不知道他要去那

山莊四十餘口的兇手,就是這老賊婆,六史琬道:「對了,殺大哥的爹和雲龍

方向追,人家也去遠了,萬一追錯了方向今相距已有一個更次,就是順着他們去的 追出去,到那裏去找?再說,看情形,大 ,相去更遠,還能找得到他們嗎?」 很可能是二更過後,就被人刦走了,如 藍如風道:「三哥,這樣毫無頭緒的

大哥滅口!」

再把人擄去,想殺以滅口……

啊,她要殺

石出,老賊婆作賊心虚,才向大哥下毒 事,還指派祖東權負責調查,要查個水落

叩着房門,叫道:「大哥,二哥已經拿到失,自然沒有從前的機警了。」一面舉手

史琬道:「大哥中了散功毒,武功已

睡得這樣熟呢?」

去的,已經弄到解藥了,咦,大哥怎麼會

下

說道:「那依你說怎麼辦呢?」 「眞急死人!」史琬急得直是跳脚,

哥

٥

功

,也該聽到了ー

藍如風道:「不對,就算大哥失去武

裏面還是沒有回答

你快開門!

史琬又重重的叩了兩下

叫道:「大

但我們要保持冷靜,不可亂了步驟。」 紀南點了點頭,說道:「四弟說得不 藍如風道:「大哥失蹤,事情雖急

個殺一個,見兩個殺一雙,不給他們痛下 呢?哼!這批賊東西!給我遇上了,見一 了千毒谷的人,還會有甚麼人刦持大哥 「這還用說?」史琬氣鼓鼓的道:「

重。」

心吐出內勁,格的一聲,房門應手而啓!

?」右手按着房門,不待藍如風回答,掌

的

錯

!我們先要確定大哥是被甚麼人却持去

去找,我要和老賊婆拚了。」

「妳急也沒用。」藍如風道:「我們

「難道我想的不對?你們不去,我一個人

「這時候你還笑得出來?」史琬道

「這只是妳心裏這麼想而已!」

[三哥,

妳冷靜一點!」藍如風笑道

史琬聽得矍然道:「你說大哥出事了

們進去看看。」

藍如風道:「三哥,推得重一點,我

徐少華還是沒有出聲。

跟着走入,三人目光一注,不由得相顧失

史琬、藍如風搶先閃了進去,紀南也

「還會不是他們?」史琬道:「十之去的,妳殺光了他們也找不到大哥呀!」 殺手,難消我胸頭之氣。」 紀南道:「萬一不是千毒谷的人刦持

去,這老賊婆實在該死!」 哥身上下散功毒藥,又趁機把大哥刦持了 八九就是那個九毒寡婦擄去的,她又在大

從窻戶中出去的;但他中了千毒谷的「散

後窻兩扇板窓,也只是虛掩着

人是

,他分明已經睡了又起來的

原來徐少華已不在房中,只要看床上

功毒」,一身武功全已散失,和平常不會

武功的人無二,不可能穿窗而出

紀南道:「大哥是穿窻出去的,他會

她下毒的目的,就是志在刦人……」 說到 有沒中散功毒,老賊婆未必能把人擴走, 藍如風道:「三哥這話沒錯,大哥若 「但她刦持大哥

M100

藍如風道:

「大哥功力已失,怎麼會

去那裏呢?」

穿窓出去?」

史琬 怒聲道:

「一定是被人擄走了

那裏還找得到他?」 差 一步,祖大叔已經要走了 ,這時候去

紀南道: 「我也不清楚,好像是去江

藍如風道:

找到他再說了,二哥、四弟,我們這就走史琬說道:「我們只有一路趕去,先 事,到江蘇去,那是到徐州去的了 史琬說道: 那是到徐州去的了。」「他奉命調査雲龍山莊的

如風的手臂直搖,神色緊張的道:「這怎

她越說越覺得胆戰心驚,一把抓住藍

還沒開呢!」 亮了,我們還是等天亮了,這時出去城門 藍如風看看窻外天色,說道:「天快

史琬道:「還要等到天亮?」

四隻脚來得快,也不在乎這點時候了。」 成的牲口在這裏,兩脚趕路,總沒有牲口 城牆出去,那就要憑脚力趕路,我們有現 藍如風道:「要這時候出去,只好翻

,天怎麼還沒亮呢?」 但坐了沒一回,就站起身道: 「眞氣人

史琬氣道:「大哥之生不?這樣坐立不安,不是徒亂人意嗎?」

能找到他,才能救出大哥來,這不是光急 目標,等上路之後,只要快些趕路,及早 ?我們旣已决定先找祖東權,就已經有了 哥失蹤了,誰不着急,但急又有甚麼用呢 藍如風苦笑道:「我們義結金蘭,大

東權,就可以找到千毒谷主了。

紀南爲難的道 「我趕去北峽山,只

說道:「二哥,祖東權在那裏,我們這就 史琬急急間道:「誰?」 毒谷主?但有一個人倒可以找得到……」 藥不是找祖東權去要來的嗎?我們找到祖 的行爲,諒她也不敢貿然加害大哥。」 擄去的,這樣瞞着千毒谷主擄人,是犯法 先好好商量商量一下,事情不會有這麼嚴 「不錯。」史琬聽得眼睛一亮,急忙 藍如風道:「我們一時如何找得到千 紀南道:「三弟,就算大哥是閻九婆 史琬道:「那我們找千毒谷主去。」 「祖東權。」藍如風道:「二哥的解 不急!」 「好吧!」史琬只得在椅上坐了下來

走!」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

卧龍生·

覺山壁一側,一人面對石壁而立,原來是杜秋寒,不禁一呆,剛才裸露身體,頓覺蓋慚天未洗澡,香汗淋漓,因無人跡,放胆洗刷,頓覺心曠神怡,穿回衣服,四下一看,發石洞,採摘水菓充飢,又被兩隻火紅怪鳥糾纏了十多天,才能懸靑藤到谷底察視,十多 見如隔世,他帶她到異人留下武功遺言的石洞中,記下武功,迅卽離開險地: 。其實杜秋寒已做到非禮勿言,雖已發現亦做到非禮勿視,故于飛虹高聲叫喊,二人相 前文提要: 網纏住;一個跌落谷底水潭,二人幸未跌死。于飛虹在脊嶺上發現 前文書至于飛虹、杜秋寒跌下絶谷中,一個跌在脊嶺絕壁被藤

### 捨己爲人情義重

多大的氣力,只怕連妳一個人都救不了,生死 由命,咱們各憑運氣吧!」 杜秋寒道:「不用管我了,這小紅鳥能有

「我怎能留下你一個人 「你也要走……」于飛虹無限溫柔的說:

…」杜秋寒默運真力,雙臂微沉。 運轉眞氣,盡量減輕體重,不要開口說話了… 生離死別,于飛虹突覺熱血消騰,微轉螓 「就算要救我,妳也得先離開才行,快」

氣力,把于飛虹向上抛去。 首,半啓櫻唇,在杜秋寒的臉上親了一下。 杜秋寒吐氣出聲,雙臂一振,用盡了全身

于飛虹緊閉櫻唇,丹田眞氣運轉,盡量使 兩隻小紅鳥同時振翼,直飛而起。

體重減輕,一面準備應變。 大約那兩隻小紅鳥也知身處危境,故而亦

是全力飛馳。

### 三言兩語探前途

口眞氣,也無法再作運轉,直向下面沉落。 越過兩座山峯,兩鳥氣力已盡,于飛虹

着地上。 足踏在一條橫枝上,借勢換氣,樹枝雖被踏斷 少。落身之地,又是一片雜樹林中,于飛虹雙 仍然拚盡餘力振動雙翼,使墜落之勢,緩了 ,但巳換了一口氣,雙手一鬆,落着實地。 兩隻小紅鳥似巴累極,拖累雖去,竟也落 一則是于飛虹早已有備,二則兩隻小紅息

出危難,只可惜杜兄已葬身於那山崩地裂之中 「你們和我打架,助長了我的武功,又救我脫 于飛虹稍作調息,取下網兒,黯然說道:

伏在地上 兩隻兇猛、靈活的小紅鳥,似已累脫了力

眨動,仍然活着,低聲說道:「兩位鳥兄,但于飛虹收好網兒,只見兩隻小紅鳥,雙目

願咱們日後還有再見的機緣……

噴而起,大地動搖,塵滿蔽天,身前擊樹搖頭 向下沉陷,整座的山峯向下倒去。 但聞驚天動地的一聲大震,一道火柱,怒

火山爆發,山峯陸沉。

亦提氣疾奔。 于飛虹抓起那兩隻小紅鳥,投上空中, 大自然的威力,實非人能比擬。

這一跑,用盡了全身氣力,越山渡澗,當

眞是亡命飛奔。 只聽到身後山崩地裂的隆隆之聲,傳了過

來。

巳盡,才停了下來。 香汗透衣,氣喘如瀑,于飛虹感覺到氣力

數十里之外,近山蒼翠,山花依舊。 濃烟,隆隆之聲,早已不聞,這一跑,竟已到 抬頭看落日夕照,晚霞榴紅,遠天處一團

于飛虹揮一下臉上的汗水,在一處草叢中 湘西地廣人稀,這等山沉地裂的大變,竟

她身心俱疲,一躺下,竟然睡熟了過去。

流之中,寒意襲人。 睡夢中感覺到洪水滾滾,全身都跌入了洪

大,連數丈外的景物,都被大雨遮擋的看不清 風雨的所在。而且鳥雲越聚越灋,雨也越下越 阿寒意, 着大雨,身上衣履日濕,山風勁吹,帶來了陣 于飛虹睜開眼來,發覺滿天烏雲,正在飄 翻身坐起,流目四顧,竟不見有可避

的地方。 ,心中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找一個可暫蔽風雨 這是一片荒山,于飛虹連方向都攪不清楚 于飛虹只好放腿奔跑。

她的輕功本已十分高明,在那座深谷中和

的山路,雖然難走,但于飛虹奔跑起來,仍是 快逾奔馬,就像一隻大鳥在風雨中掠地飛行 對小紅鳥多日搏門,練的更加精熟,大雨中

雖然只是一幢小小的茅舍,立刻衝了進去。 的木門,突然大開,但在下飛虹衝入

于飛虹終於看到了一幢可避風雨的房子

了茅舍之後,突然關了起來。

力,仍可看清楚茅舍中的情形。 鳥雲蔽天,室中更爲幽暗,但于飛虹的

同時睡下八個人。 一點的感覺了,尤其是那張大木床,大的可以 中在一處, 只是一問房子、厨房、臥室、客廳,都集 再加上一張大木床之後,就有着小 這間房子雖然不算太小,但擺了厨

是男人還是女人。 但現在大木床上,只睡了一個人,不知道

擅闖進來,因爲, 于飛虹暗暗調息一下,低聲說道:「恕我 他蒙頭大睡,全身都蓋在一條大棉被中 外面的風雨太大。

阻風雨。 她沒推門,門却及時而開又及時關上,以

法辦到。 相距八尺的門戶,非有上乘的內功修爲,絕無 微,以洞觸機先,闖入室中後,已感覺到高臥 木榻上的是一位高人,能在形跡不露中,操縦 經歷過一番歷練,于飛虹已學會了默識細

雨雖大,比起死亡還是好了一些! ,細微而清晰的傳入了耳際,道:「外面的風 「妳不該關進來的……」一個冷冷的聲音

測的高人,不敢有絲毫大意 她心中一份擅闖入宅的愧咎,頓化怒火 于飛虹早已運功戒備,面對着一個玄秘難

冷笑一聲道:「如是凉薄、惡毒,我只有候教

「女娃兒,好大的胆子,你可知道老夫是

避風雨,該不會犯了死罪吧! 什麼人嗎? 于飛虹衣履透濕,腹中飢餓,早已失去了 「不管你是誰,都是一樣,借茅舍一角暫

動靜,對方如若出手,至少也該看出一點兆頭 但他覆身棉被未動,無聲無息中,竟然攻了 于飛虹吃了一驚,她一直留心着木榻上的 」一股尖風突然直射過來。

只好斜斜拍出一掌,原地轉身,閃開一尺。 室中狹小 ,退無可退,勿急之間 7,于飛虹

功?有如暗器一般,擊中人身,那還得了!洞,于飛虹心中大爲震駭,忖道:這是什麼 ,道:「小丫頭,妳用的甚麼武功,竟把老 棉被掀動,那蒙頭大睡的人,突然坐了起 尖風給于飛虹的掌力一引,撞向一侧的灶 <sup>暟</sup>的一聲輕響,燈台竟被鑽了一個小 忖道:這是什麼武

來,但深陷的雙目中却是烱烱有神。 是餓了很多年沒有吃飯,全身也剔不出一斤肉 髮散披,白髯垂胸,枯瘦如柴,雙目深陷,似 于飛虹吁一口氣,仔細看去,只見那人白

「說呀…… 」枯瘦老人雖然坐了起來,但

所及,似乎該是又瘦又矮的老人 他的下半身,仍然覆蓋在棉被之下,但就眼見 「你那一指又是什麼名堂……」于飛虹已

原來是那山谷石室中記載的接引神功。

于飛虹暗暗忖道:無怪這一掌力道怪異,

最爲怪異,運氣發力,和一般武功大不相同

她記述石室中神功口訣,只覺這種武功

留下的絕技,又和一對小紅鳥習練撲擊之術, 子奇,那樣名滿江湖的高人,不過是舉手之勞 以跑得了吧!月前長江水域中,對付陰陽刺重 準備放手一搏了,就算是打不過吧,跑一該可 自信武功,又有了長進。 ,何况,深處絕谷這幾十天來,目睹前輩奇人 「妳認不出老夫的指法……」枯瘦老人突

> 行功,只是沒有刻意習練,發掌的方法不對 記在心中,且在不知不覺之中,照着記載運氣 就深深記在心中,日夜思索,早已把口訣要旨

剛才心中一急,感覺到學武功之中,任何一掌

都不能應付那襲來的暗勁,匆急之間,拍出

心。 然間笑了起來,而且是洋洋得意,笑的十分開

老夫猜對了吧?」

于飛虹點了點頭,說道:「不錯,你猜對

「不對呀!不對……」枯瘦老人搖着頭

了這麼一掌

只聽枯瘦老人哈哈大笑,道:「女娃兒

突然間,笑容凝止,枯瘦老人似是受了很虹亦不示弱,道:「有什麼好得意的?」 「你也看不出我川的什麼武功 道:「有什麼好得意的?」 一于飛

來 大的刺傷一 ,我只是想要妳自己說出來罷了! 般,冷冷說道:「誰說老夫看不出

功?」 性一般,這樣的明朗,多變,倒是要逗逗他了 這人如此一把年紀了,喜怒之間,竟和兒童心 。當下說道:「那你就說說看,我用的什麼武 于飛虹看他的神情變化,心中暗覺好笑。

不知道麼? 呼 妳用的接引神功,妳認爲老夫真的



道: 問,他未必肯說,不如激他說出來好了上許對那三位前輩高人,有些瞭解,但如正面相 所知,這個老人旣能一口說出他們的武功,也前輩留下的武功,但對三人的身世,却是一無 紀, 自然是不知道 于飛虹想到那石壁的記述上盡都是三位老 怎會練得到這種武功?」 「那接引神功早已經失傳了,以妳這點年 心中念轉,冷哼一聲,道:「你坐井觀天



于飛虹激起了怒火。 事物,怎會不如妳個小女娃兒?…」老人果被 「笑話,老夫行年九十,熟知江湖上百般

是 還自誇熟知江湖事物,豈不是可笑的很麼?」 一樣,有志不在年高,無志空活百歲… 于飛虹微微一笑,道:「管你是誰人,都 老人大怒道:「妳可知道老夫是誰麼?」 「我如何學會接引神功,你都想不明白

五十年來的江湖上人人事事, 頭,怎能如此藐視老夫? 「嘿嘿!氣殺老夫了,老夫號稱萬事通 無不通曉。妳這

得知一些江湖内情,豈不是好……。 要追殺於我,不知原因爲何?如能由他口中, 于飛虹心中一動,忖道: 「江湖上很多人

,可有求老夫帮忙之處?」 但聞老人大聲笑道:「妳巳知老夫的名號

什麼忙? 心意,立刻冷笑一聲,道:「笑話,你能帮我 我已經被他的名號震住了,不能被他摸透我的 于飛虹忖思:看他得意的神情,大概認爲

你很多红湖中的秘密,也可以給妳些食用之物「老夫能帮忙的地方可多了,我可以告訴 ,現在,想妳大概很餓了。」

餓。倒是要小心一些了。 這個萬事通並不簡單,竟能瞧出我十分似

緊……」 ,不過,我還能支持得住,再餓一天也不要 「這一點被你猜對了,我是一天未吃東西

你那萬事通的名號是眞是假?」 「怎麼?妳真的不向老夫討些食物? 「不用!不過,我想問你幾個難題,看看

怕很少有人能回答了るこ 一如是老夫答不出的難題,當今之世,只

前輩的武功,爲何失傳?你怎麼瞧出我用的是 「好!你先說說看, 那接引神功,是那位

接引神功?」

飛虹的臉上。 百年前程仙子的獨門武功,她未收門徒……」 突然住口不言,兩道冷厲的目光凝注着于 萬事通冷笑一聲,道:「接引神功,是

是獨門武功,你又怎會知道?」 「爲什麼不說下去……」于飛虹道•「既

「怎麼?你也有不知道的事情,你不是萬 「妳進去過不歸谷 「這麼說,傳說是真的了?」 ……」萬事通神情忽然

事通嗎?」于飛虹冷笑道:「寛也有不通的地

會住在這個地方,落得今日下場?」 「我如不是通晓萬事,知道的太多,又怎

入豐厚, 于飛虹怔了一怔,道:「你是說……」 「老夫以出賣武林中消息、秘聞爲生,收 因此生活過的十分逍遙……」

飛虹說:「想必有很多人恨你入骨了 「你作這等買賣,定然結仇很多……」于

路走多了,終於遇上了鬼……」 但老夫武功高强, 萬事通突然長長歎了一口氣,接道:「夜 「不靖,江湖上想殺死我的人,雖然很多 能殺我的人,却是不多…

「怎麼?被人打傷了?

對付老夫,他們雙方本有大仇大恨,但却合作 一老夫千思萬想,也沒有想到他們會聯手

飛虹帶着三分揶揄的說:「這種深山荒坡之處 ,難道還會有接骨的大夫?」 「你跑來此地,可是爲了避人追殺?」于,夜嬰老夫的山莊,擊斷了老夫雙腿。」

用刀斷去雙腿…… 也無法使我碎骨復合,老夫爲了保命,只要 聽到此處,于飛虹竟然又動了同情之心 「老夫腿骨被他們擊碎,縱然是華陀在世

有一個人肯跟來照顧你麼?」 低聲道:「爲了活命,你躲在此地,難道就沒 「妳少不更事,須知眞正的秘密,只有

學:: ,老夫來此,志在進入不歸谷中,以求三奇絕人知曉,多一個人知道,就不能算秘密,何况

一個人的生活起居,豈不是不便的很。」 于飛虹接道:「你雙腿斷去,行動不便

服。 佳餚,天子富有四海,只怕也沒有老夫過的舒 四人,名厨一十二個,爲老夫研製天下的美味 逍遙山莊時,單是伺候老夫的了項,就有二十 萬事通說道:「大丈夫能屈能伸,老夫在

于飛虹苦笑道:「你這人,倒是想的很開

必是艱苦的很? 但你吃飯、穿衣,都無人效勞,日子過的想

眉頭,道:「所以,這幾年餓的老夫瘦骨嶙峋 今看來,只怕只怕不及當年一半了? 當年老夫腰大十圍,體重一百二十多斤, 「簡直是食難下 ·」萬事通皺起了 如

> 漏,不但無法練得先賢絕技,只怕真氣岔經 的缺失。一味的愛照遺言,苦心練習,間有疏 處?如不能超然事物之外,體會他們遺留武功 只不知他們匆忙中留下的遺言,是否有遺漏之 透人心,又不願絕世武功隨着生命消失人間

反蒙其害,落得個走火入魔的結局。……

想到此處,不禁心神震顫。

谷是不是發生了變化。」 起 ,只怕比自己還要瘦些,忍不住嫣然一笑。 萬事通吁一口氣,接道:「女娃兒,不歸 于飛虹仔細瞧去,只見他眼窩深陷顴骨突

**已變成大海,深潭,消失人間了?」** 「對!天崩地裂,山倒谷平,不歸谷只怕

有什麼重酬可贈。」

秘笈相贈,在下當致重酬……」

「重酬?你現在孤處深山,伶仃無依,還

但聞萬事通接道:「姑娘,如能以撈出的

的?二 于飛虹點點頭,道: 萬事通說道:「你真的是從不歸谷中出來 「不錯…

相贈,妳立可富甲一方:

于飛虹接道:「就算你傾盡所有,

也無法

財富,拖埋於一處無人知曉的所在,願以半數

萬事通淡淡一笑,道:「萬某集聚了千萬

和 他們的遺物了? 「還看到三位前輩的遺體……」 一定見過了三奇遺留的武功秘笈,

萬事通急道:「那些秘笈和遺物,都帶出

最後肯把武功留於石壁之上,大概也是早已洞 不歸谷了?」 並無人基於對先賢的崇敬之心,這三位老人家 只圖得到前賢留下的武功秘笈,神兵利器, 于飛虹心中忖道:人人急於進入不歸谷中



幼小,不知道財富的重要· 「這……」萬事通急道: 「姑娘, 妳年紀

換得秘笈

功秘笈。… 笈。…」于飛虹說:「所以,你永遠也買「不歸谷炉的三位老前輩根本沒有留下武

不到它。」于飛虹說。

于飛虹點點頭。 萬事通神色一變,道: 「真的?」

瘦的身體,似是更瘦了一些,一種絕望的打擊 忽然間,使他變的蒼老了許多。 他目中的神光,突然的黯了下去,原本枯

聲,道:「那些武功,對你很重要麼?」于飛虹忽然間生出了同情之心,輕輕歎息

老夫心中明白,進入不歸谷中不是件容易事情 進入不歸谷去……」黯然歎息一聲,接道: ,老夫只怕無法再活下去了。」 ,但那是老夫的希望所寄,一旦這個希望破滅 「重要的很,老夫息隱在此,就是希望能

于飛虹道:「不歸谷中根本就沒有留下



#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



### 餘份子

個呢?而且林鈴又指得沒有錯;黃光也承 是林鈴怎麼能指出這一個就是多出來的 奇的事情;林鈴是有機會這樣做的。但 假如林鈴數過守衞的數目,那並不是 高倫廠長一時也爲之目瞪口呆

是比你的槍更犀利的嗎?」 「不要妄動!你忘記了他手上的槍火力 黃光立即從身上拔出手槍來,林鈴說

黄光也醒悟了。

也可以連發掃射,而且槍彈的威力甚强 一把手槍是不易對抗的。 守衞所提的卡賓槍,可以單發射擊,

黃光咬着下唇,深呼着說:「我先叫

幹的壞事

他進來好了。」

沒有豐富的暴力經驗。 他自己却置身其中 臨的,是一個可能演變爲槍戰的場面 。他並不是那種人 9 9 並 而

的! 說道:「有林鈴小姐在這裏,用不着害怕 「你放心好了,」莫先生安慰地對他

> 掃射 以

光的面前來時,亦是很易給認出來的

所

事實上假如黃光叫他,而他依命到黃

,黃光才開口一叫,他就提起卡賓槍來

已經看到了林鈴指他,亦看到了黃光拔槍

大概亦正是他潛入這裏來的任務,因此他 顯然是一直在注意着一切的,而事實上這

「晞,你!進來一下……」

那個冒充的守衛雖然是半低着頭

但

而又把槍放下了

黃光巳走到窻前對那守衞揮揮手,說

高倫廠長則恐慌起來了,因爲現在面

武來: 姐,也許她是有很高的智力的,但是動起 不能夠拿出信心來了。一位清秀嬌美的 心的,但是對莫先生這句安慰的話,却是 但高倫廠長雖然對莫先生是有十足信

倖免

倒,而祇是蹲下來的話,他恐怕仍是不能 而且連牆壁亦穿了幾個洞。假如他不是仆 然一軟,整個人也仆倒下去了

槍彈把簓子的玻璃掃射得粉碎下來

巳不及避開了,但是他的腿子却奇蹟地忽

黃光吃了一驚,冷不提防,看樣子是

天車地一談罷了。豈料事情發生在另一方炸墜毁的事情,二人相顧取笑,只當作車 己的廠內,故邀請莫先生來廠暗中調查, 飛機研究廠的廠長高倫因爲怪事發生在自 飛機師也目睹眞有其事,因此喧騰一時。 回地球,報紙亦大事喧染其事,而民航的 機研究廠發生了一宗桌子衝破屋頂飛上天 隕石,視如珍寶的收藏起來,不久當地飛 麥德洛先生帶了子午石離開工廠, 莫先生找林鈴一齊來廠, 前文提 而且直衝上太空,由人造衞星拍出來送 ,有一個人在地上撿到一顆西瓜大小的 要 李敏談及看到隕石爆 知道該廠科學家 前文書至林鈴和

是林鈴撲過去抱着他的腿子把他推倒

林鈴在槍聲響時就叫道: 「大家快伏

些零件堆躱起來 更好主意,他把高倫廠長一扯,就扯進那 不過莫先生想到了一個比林鈴所提的

會走曲綫的 進來,都不容易射中他們了,除非子彈是 ,那就不論從那一個窗口或門口有流彈射 那些零件雜亂地堆放着,鑽進了裏面

黃光大聲叫道: 「捉住他,別讓他逃

其他在場的科學家也學着樣子躱起來

走!

由於他們並不是聚在 外面那些守衛們一時倒是手足無措 起,而是分開來

是看不到以及射不着那個冒充者。他大喝 ,還是放棄

,跟着就是車門關上的聲音 林鈴通過那牆洞看見那人的脚忽然不

子, 是要開車到這裏來。有莫先生那部黑色大 汽車之外還有其他那些科學家們所乘的車 這裏是有好幾部車子的,因爲人人都

這個冒充的守衞就是開了一部守衞用

裝甲車。 槍彈却在車頂上彈開了 樓上那個守衞再發射了一排槍彈, ,。這守衞車是一部 射了一排槍彈,但

,林鈴亦已跳起

讓他到處橫衝直撞的好!」 但是林鈴說:「射車輪吧!還是不要

那就又會引起不必要的死傷了 就慢慢捉拿亦不遲了 破車輪使車子滯留在空地上不能動,那時 死逃走的話,就會硬衝過攔截他的關卡 最好是射

到底林鈴是剛剛救了他一命 那些守衛在他的命令之下追出去

些守衞們的掃射並未成功。 就是要射車輪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過轉瞬之間,車子已去得很遠了 。那

出邊緣的鐵絲網了 「老天!」黃光看着叫道:「他要衝

「他可以衝出去嗎?」林鈴問。

許不知道!」 「沒有機會!」黃光搖搖頭:「他也

不是普通的鐵絲網。 理論上,他是可能衝破鐵絲網而出去的 這人開着車子一直向空地邊緣衝去 但這却

光亂閃,車身也冒起烟來,這鐵絲網乃是 通了强力電流的。 他的車子一撞在鐵絲網上,馬上就電

「他死定了!」保安主任黃光說

且上面還是掛了警告的牌子,有文字及圖 那反而沒事,因爲外面那層沒有通電,而 畫聲明內層是通電的,叫人不要企圖越過 假如車子是從外面企圖撞進來的話 這鐵絲網有內外兩層。

鐵絲網進來。 遠遠步行到鐵絲網那裏去 進這裏面的人就應該知道是這樣的設備的 ,而且正常的情形之下亦沒有理由會有人 裏面則沒有這樣的設備,由於有資格

觸了電 現在,這個冒充的守衛這樣一撞 ,人也幾乎給烤熟了

黃光馬上用無綫電命令把鐵絲網的電 一面乘車趕過

的人是誰。 知道發生什麼事故,亦不知道黃光說要捉每人站在一個位置的。他們聽不見槍聲,

衞,先發制人,他們就可能失去 [ 些性命 這樣也好 ,不然的話,那個冒充的守

巳達到另一隻窻子的前面。果然她看見這 她放了一槍,那人巳剛好躱到外面的一部 跌倒時丢下來的那把手槍。她兩個打滾就 車子後面了 人的路綫沒有改變,可惜就是遲了一點。 林鈴則已一跳起來,已經抓起了黃光

林鈴放了一槍便馬上向地上一撲,平

薄鐵板砌的牆壁射得滿是子彈洞 果然那人又還擊了一排槍彈,把那用 ,有如蜂

隻窻前 槍聲一歇,她又打了一個滾,到了另

這人不再繼續逃走,而是躱在車子後 但那冒充的守衞並沒有再出現

的草地,沒有掩護物,逃不到哪裏去的。 使還未認出樣子,也知道冒充的就是那個 ,其中有一人是假冒的了。那些守衞即 那是明智之學,因爲周圍都是空蕩蕩 此時黃光已經大聲叫着通知其他的守

「不要逼他!」林鈴叫道: 「他反正

放槍的了

說 就會傷及其他守衛的性命,而另一方面來 守衞手上的武器甚爲犀利,硬攻的話恐怕 ,祇要把他包圍着,他終於是非要投降 這也是一個明智的提議,因爲那冒充

不可的

什麼地方去?」 槍放下來,擧手投降吧!你以爲你逃得到 黃光也叫道:「喂!朋友,你還是把

槍向上面 中的事情了,因此在同一時間,林鈴就用 那個人不會肯馬上就投降, 這是預料

又跳到了貨倉的另一個部份 梯向樓上爬上去,而林鈴則迅速地一跳 其中一個守衛會意,便悄悄地沿着樓

她輕輕地把一隻放在牆邊的木箱移開

因爲太古舊,生了銹而穿了一個洞。那是 個貼地的洞 原來那下面的牆壁是破了的。那鐵板

部車子的 向那洞的外面探索着。這洞外亦是對着那 林鈴就在這地上伏下來,槍和眼睛都 林鈴就是打算通過車底而實行奇兵突

的 隻車輪擋住火綫。其中一隻就是最接近林 鈴的車輪,而另外一隻則遠在那人的脚邊 是躲在車子的後面, 。因爲車底是一定有空隙的,而這人雖 林鈴可以看到他的脚了,然而却有兩 祇要一槍射中他的脚…… 也還是要站在地上

的 人脚邊的一隻車輪亦是會把他的脚護住。 即使沒有了林鈴面前的那隻車輪,那 這個人不知道他的運氣是多麼好。

想的地點,向下面掃射了一排槍彈,是警 也許,暫時他的運氣是還不太壞 上樓的那個守衞此時也已經到達了理 ,因爲仍然是有車身在擋着,

道:「好了,你是沒有機會的

跟着車子就開動了。那人開車逃走 那人上了車!

亦有守衞們乘來的車子。

的車子。

這時黃光也跳起來了

聯絡器來,把這件事情通知每一個守衞崗 口!」他從另一個守衛的手中抓過無綫電 位,並且命令截停這部車子。 最熟悉這裏的保安設備的安排的,他搖搖 ,跟着又說:「他不能這麼容易通過關 林鈴問道:「他可以逃出去嗎?」 「沒有機會,」黃光這個保安主任是

這個提議亦是對的,因爲這個人要拚

黃光亦不因爲林鈴教他怎樣做而反感

M106

我看有你這樣本領的小姐 能表現得太軟弱,所以他强自鎮定的說: 出來了 「林鈴小姐,你眞了不起 **驚心動魄的場面他實在是經驗不豐。不過** 莫先生與高倫廠長從那些零件堆中鑽 一位小姐在場,他身爲男子漢也不 。高倫的臉色是蒼白的,由於這種 ,我想不到…… ,世界上也不易

的破綻看出來的?」 莫先生則問道 : 「你是怎麼把這個人

也許 他也認得我,也許不認得。」 「是什麼人?」莫先生問。 「我祇是剛好認得他 。」林鈴說:

說 「是我們久違了的藍星公司!」 林鈴

所謂「藍星公司」,實在並不是一間 「老天!藍星公司!」莫先生說。

公司 商業機構爲表面,在許多城市開設公司 展到世界的許多地方。莫先生這個組織, ,而是一個龐大的犯罪組織,勢力伸 ·構爲表面,在許多城市開設公司作這個組織以一個叫「藍星公司」的 泛為了對付這些龐大的犯罪組織而存

好我還認得!」 「眞是久違了 ,」林鈴說:「不過幸

莫先生說 「但我還以爲我們已經把它消滅了!

「藍星公司是不存在了,」林鈴說:

但是還有一些小魚大魚漏網的!」 傷養好了 傷養好了,也許本來是小魚的也變成『也可以說是養傷,』林鈴說:「大 「唔,」莫先生說:「死灰復燃。」

> 大魚了,於是他們便又再出而活動!」 「你們在講什麼?」 高倫廠長走過來

問道 入了你們這裏! 「一個犯罪集團 莫先生說:

的事情! 「老天!」 高倫說 「這不是開玩笑

「剛才的眞槍實彈! 莫先生說

那是跟 但 你開玩笑的嗎?」 但 -」高倫廠長說:

們來幹什麼?」 「造就要細細查看一下才知道了 1\_

下。 莫先生說:「你們的保安組織最好先調查

這裏面的職員們都是經過小心錄用的。」 一。但 但 」高倫廠長說:「我

出 「你的守衞却多出了一個!」林鈴指

.樣 這是黃光的責任!他是保安主任,出了這 件事 「這個 ,他是要向我解釋的 -」高倫廠長咬着下唇,

個人已經是死掉了。 廠長從無綫電對講機中接得報告,知道這 走的冒充守衛從車子上搬了下來了。高倫 這個時候,那些守衛們已經把那個逃 也是應該的 0 」林鈴說

「把他送到殮房去吧,」莫先生說 我在那裏再跟你見面!」

莫先生與林鈴也離開了。

安主任黃光也一起來了。 三小時之後,高倫廠長也到殮房來了 ,因此並不是一個愉快的地方黃光也一起來了。殮房是一個

> 但他們都有理由來 合。也沒有人會樂於到這樣的地方來的 ,與林鈴這個美麗年輕的女郎尤其並不配 高倫廠長給領到裏面去看看那個死者

人的手臂上的一塊藍色的刺花 ,黃光也在一起, ,並不是他們的守衛。林鈴指出這個 他們認出這人果然是假

們常常以這標誌炫人。 的成員的標誌,在聲勢浩大的時代,他

過 認得,而此人又是其中一個漏網的人 司」的人,這個死者,她雖然沒有親眼見 ,但是她從資料上看過此人照片,所以 0

並不可能每一個人都捉起來的

和制服混進來。」 他把那個守衛在家中綑起來,拿了證件

「混進來幹什麼呢?」林鈴問

炸掉一些東西 面藏着一批炸藥,我猜他的計劃是要進來我在守衞房裏找到他帶來的一隻袋子,裏 「這個— 難道貨倉裏有什麼重要的綫索嗎? 。很可能就是那座貨倉 -」 黃光連忙接口解釋: 0 L\_

變成了這件事情祇是口講而已 根據,祇是嘴巴講講,就很難使更多人相變成了這件事情祇是口講而已。沒有其他 能夠猜。我猜,他是要把這貨倉消滅。沒說:「不過目前我還是知道得太少。我祇 「我就看不出有什麼綫索了 就很難證明桌子飛上了天空, ・」黄光

那是一隻鷹的圖案,也是「藍星公司

林鈴是當日也有出力消滅這「藍星公

這樣大的一個組織,雖然是消滅了

,」高倫先生解釋:「我們已調査過了「他是冒充另一個渡假的守衞潛進來

林鈴問

信那桌子是從這貨倉裏飛上去的 「很可能目的正是如此。」林鈴說 0

假如他解釋的話,秘密就不可能守住,於秘密,假如他留下來,他就必須解釋,而,爲了某種原因,他認爲他必須守住這個 是他便逃走了。 着,當他知道有人時他就連忙逃了。後來 的實驗。他沒有料到那個時間還會有人在 子飛天是他弄的 ,是麥德洛到貨倉云攪過什麼,很可能桌上。」保安主任黃光説:「許多跡象屬示 」保安主任黃光說:「許多跡象顯示 問題還是在那位科學家麥德洛的 **\_** ,他是在那裏做一些奇怪

午石! 「而且 」林鈴說:「他還帶走了子

作了?」 就是說,麥德洛是爲這個什麼藍星公司 「那麼 高倫廠長皺眉道:「這豈

「可能是的 ° 莫先生說

我們 」保安主任黃光說: 一個滿意的解釋! 「所以我認爲最重要的 「他一定可以給 就是找到麥德

裹? 莫先生揮揮手,殮房管理員就把另 「這裏?」高倫廠長四面望望: 「他就在這裏。」莫先生說

德洛!」 張石床上 莫先生問道: 「對了,」高倫廠長說: 的一塊白布掀開露出另一具屍體 「這不就是這個人嗎?」 「他就是麥

一但 林鈴流着淚,嗚咽着說

『什麽占如森?』高倫廠長說這是占伯伯,占如森呀!』 是麥德洛!

「我相信他不會是你們的職員麥德洛 「因爲這個人已經死去了 高倫廠長說道 一但 很難的事。」

三個星期!

「三個星期?

他幾天之前

還在我的工廠裏上班

<u>-</u>

莫

先生說:

呀! 是

「我知道,」

莫先生說:「我早就知

到我工廠裏來工作…… 高倫廠長呆在那裏,緊皺着眉頭 他又吶吶看說:「老天!冒充科學家 0

底了。由於你們一直沒有競爭,不怕商業化名在你的工廠裏工作,我猜你們很重視也名在你的工廠裏工作,我猜你們很重視 位科學家,假如不是的話,他决不可能在 位科學家。冒充他的這個人,顯然亦有 占如森祇是冒名罷了。他自己本來就是 這許多科學家中間工作,與他們合作而不 露出破綻的。」 「不是冒充科學家,」莫先生說:

「但是爲了甚麼呢?」高倫廠長說

注重!」

諜,所以祇求好手,保安問題實在不太

脚的

他這工廠裏的保安措施的確是相當之際

高倫廠長的臉紅起來。事實也證明了

動的企圖,他祗是有興趣做這種工作的,作呢?這是因為他對這工作感與趣。這個作呢?這是因為他對這工作感與趣。這個人嘛——他是很古怪的,甚麼有關科學的以相信我。他進入你工廠並不是有甚麼不以相信我。他進入你工廠並不是有甚麼不過,也不過過,他就是有興趣做這種工作的, 他,因為他工作過的機構太多,給人以不,假如他的真正身份,你很可能不會錄用而且也借這個機會證明他是能做這工作的 可靠, 「其實也是等於兩個問題了。首先, 你問的雖然是一個問題,」莫先生 不穩定的印象。」

接電話,我派人去找,我的人找得比你們口中了解一下是什麼事情,但他家沒有人

中有事時,我就先找找占如森,想從他的

「當你打電話告訴我廠

但是我們的人則是進入屋中去找,我們的

。你們也許按鈴沒有人開門就走了

人發現屋內的情形可疑,打開屋中的大冰

,就發現占如森的屍體,已經在那裏冷

,他是被槍殺的

之長的。 就是他, 嗜好 他逗留的時間這樣長, 的。他很有研究精神。事實上最勤力的 他的確是一 ,也因此他留在工廠內的時間是相當 假如他是有甚麼不軌企圖的話 除了工作之外,他簡直沒有其他 :研究精神。事實上最勤力的人個怪人,而他的成績亦是很好 」高倫廠長沉吟着,說道。

> 過,既然你爲他的 人格保證,我是相信你

> > 家很多,其中自然良莠不齊。有些人是怪

着逃走了! 後,而且這個冒充的人,又把子午石也帶 情是發生在你們得到了子午石一 麼會有人把他殺死了 我看, 這是與子午石有關的 題 莫先生說:「爲甚 而冒充他進來工 0 段時間之 冒充的 事作

德洛-子午石又沒有什麼用處 時間都放在這東西上 「但是,」高倫廠長皺着眉頭, 占如森又確是幾乎把一切的空間 呃 -不過麥 一這

間都放在研究子午石的上面?」 這個也是如此的,是不是?把大多數的時 「這就是了,」莫先生說: 「冒充的

更落力! 高倫廠長點點頭 , 一

森還未完成的研究工作 

高倫說:「那為甚麼不老早就拿走呢?」 「看來是因爲你們這裏是一 「但是假如他是爲了子午石而來, 間研究科

學工廠,」 恐怕就是有錢也未必可以辦到呢! 要在別處設一間同樣設備的科學研究所, 不過, 難道你是認為,你這位朋友占如 他是要利用這裏的設備。假如 莫先生說:「有着一流的科學 高倫廠長說:「這倒是真的

森是與這間甚麼藍星公司勾結的?」 「我不認爲他會如此, 」 莫先生說:

意見,互相討論,然而這另一位科學家却疑問,但需要另一位科學家的帮忙,提供究子午石的時候,也有一些他不能解决的傑,然而品行却不大好。假如占如森在研 就累死了占如森! 認爲這個研究的發現可以以高價賣給藍星 原來是藍星公司的殘餘份子勾結的,或者 是煩惱地皺着眉頭:「子午石是不值得這 起來,歸根結底都是這塊子午石累事!」 公司,於是藍星公司便插手進來了, 沉默了一陣,保安主任黃光說:「看 「但是我仍然不明白,」高倫廠長還 而這

是在他的來歷罷了,它是天外飛來的。」不會有很大的不同,假如說有價值,那祗實其他星球上的石頭,與地球上的石頭並 樣的 ,這不過是一塊普通的石頭罷了。其

到,我是沒有研究過的,不過,我這廠裏一次,不過是一塊普通石頭,到處可以拾高倫廠長聳聳肩。「我自己是去看過「你對子午石很清楚嗎?」林鈴問。 有許多科學家,他們都全部研究過了,認到,我是沒有研究過的,不過,我這廠裏 爲沒有特別之處。」

也沒有想到過的特性?所以在起初的時候 球上從未見過的成份?會不會有一 會是一塊大鑽石?一大塊黃金?而科學家 白的,當天上跌下來一塊石頭,起初是人 人都十分感典趣的 人人都爭着去研究。」 黄光在旁邊又立即補充道:「你也明 這石頭之內會不會有一種地 。普通人會想,這會不 種做夢

高倫廠長接下去說: 「結果他們都研

經是一個很不覊的人,他認識的其他科學「不過,占如森是一位科學家,他本身已

M108

占如森又給人殺掉了,有人冒充他。這可根本不存在的,他是否占如森的化名,而

來上班的是冒充的人。麥德洛這個人

幅,頭髮蓬亂,有時可以一個星期不洗說是雙重的冒充。占如森這人一向不修

凍了三個星期了· 和,就發現占如本

高倫廠長吶吶着。

但他却仍然能够回來上班?

「是的

」莫先生說:「三個星期以

落力地繼續研究下去?」莫先生問。 「然而化名爲麥德洛的占如森則是很

到

一間私人的研究室

你提過這件事情嗎?」 「怎麼?」高倫廠長說:「占如森對 「沒有,」莫先生說: 「假如早提過

别的地方,却不出聲,要等完全肯定了之比知人高明。也許他早已研究出了一些特他却偏偏要研究出一些頭緒來,以證明他 後他才公開 罷了。占如柰這個人是一個鬼才怪。我不過是根據占如燕這個人性格 勝心又强,別人研究不出甚麼 ,他是這樣的。」

沒有動過。

火的塑膠廢紙簍,「紙灰還保存在這裏

時也燒掉了

知,麥德洛—

研究心得的記錄燒掉了,以冤落入他人之

「唔,」林鈴說:「我看他是把他的

他的 經死了 人,我們根本無從知道是誰,也很難 高倫廠長苦惱地一揮手•「可惜他已 不能告訴我們甚麼,而這個冒充

在焉!」林鈴說:

「但這却並不等於是說

「科學家對日常生活的細節常常心不

「爲甚麼不帶走呢?」黃光問

高倫廠長說 「假如你們可以找得到, 「也許我們可以找到的 0 那就最好了 林鈴說

因此,

常把全部注意力都放在自己的工作上,也 他們的記憶是很差的,這只是因爲他們常

這些文件的內容他會全部配得,都

就不如索性燒掉了。」

好在我留着這些紙灰,」

黄光說:

巳在腦海中了,帶着走也是多餘的

,所以

相當之重要的。所以,我們再回午石,你說子午石並不再要,我 甚麼留下來吧!」 「不過這個問題的關鍵似乎還是在那塊子 我們會再想辦法的 丹回到你的工,我却認爲是 莫先生說: 神秘客有

「別傻吧,

」高倫廠長說:

「燒得那

這一 次則是參觀這工廠的科學研究部門他們又再度回到格蘭飛機研究廠去 這裏既是一流設備的,地方自然大得

確,

而轉頭望望莫先生,問道:

「你們能

這樣說着時却又懷疑自己所講的未必準

紙灰重組起來而知道紙上的內容的一

,世界上現在還沒有人能够把燒掉

洛的占如森在這裏工作的時候,自然亦是家亦有一間私人的科學研究室。化名麥德很,有合作研究的部份之外,每一位科學 每一位科學

科學家,但他們也不是神仙呀!

莫先生聳聳肩:「我們雖然也有不少

究着那裏的一切。這裏面的一切都亂得很

他與林鈴在那實驗室中走來走去,研

他對這裏面的情形也有一點概念。 自然是也到這裏面來視察過的,因此 保安主任黃光既然找了他幾天都找不 他指出道:「我已經看過這裏了,照

是帶走了那塊子午石,除此之外,他臨走 一批文件。」他指指一隻不着 占如森,主要 又未曾棄掉的 客人大致上並沒有留下甚麼綫索。起碼 小心查看了一遍之後,酸覺這個神秘

沒有留下甚麼有關子午石的綫索。 假如子午石的資料是有文件記載下來

到的 • 「假如你們想看看子午石,還是可以看

研究之前,就先行隆而重之地拍下了照片 科學家們都很重視,所以在把它拿來分析 就是那塊子午石的照片了 ,因爲是從天上跌下來的一塊石頭,那 0 在起初的時 些候

。這些照片並非單是屬於「麥德洛 的,都有這些彩色照片清楚地顯示了出

沒有甚麼特別之處的 普通人的眼光,

她指出其中一張照片: 「這就是子午

作的人才知道甚麼東西放在哪裏,以及甚 平時放東西沒有秩序,也許祇有在這裏工 壓東西是有用,甚麼東西是已經沒有用而 但又並不是給人搜索而翻亂了的,祇是

並

裹了 高倫廠長則拿進來了一叠照片, ,那麼這些資料是全部都在那些紙灰 說道

他拿進來的乃是一叠彩色的照片, 也

是跌落在何處的 所以他亦無法把照片亦帶了而逃走|照片並非單是屬於「麥德洛」一人 ,以及是在何處找到

是說,假如是由普通人的眼睛看來,那是 看來是如此的,並沒有甚麼特別之處。那 果然祇是一塊普通的石頭,起碼在外表上 林鈴和莫先生可以看到,這塊子午石 她馬上就注意到有甚麼不是的。但林鈴的眼光並非

似乎不大合理!」 石落下來的地方,以及當時的情形嗎?這

像是棉花製成的東西跌下來! 草地是軟的 頭都陷入草地之內,由於石頭是硬的 應該是會在草地上擊一個洞, 個令人迷惑不解的地方。這樣大一塊石頭 從高空跌下來,擊中我們這裏的草地 高倫廠長讚許地點點頭:「林小姐的 果然是眞了不起的。 這的確是一

「你看着它跌下來的?」 林鈴問

二天早上才發現的,我們這裏的草地,你 件東西,不容易知道,就是聽也不聽不到 也知道是很廣闊的,晚上從天空掉下來一 ,不過白天我們的人巡視了一下,就找到 「不是,」高倫廠長說道: 「是在第

又太遠了,沒有人能把一塊這樣重的大石那還是可能有人從外面丢進來,但是距離 那還是可能有人從外面丢進來,但是距頭進來丢下。假如是接近邊緣的鐵絲網 丢得這麼遠的!! 沒有人有理由以及有機會在晚間搬一塊石 「我們這裏面根本沒有石頭, 「這眞是天上掉下來的?」 似乎沒有什麼疑問!」高倫廠長說 而這裏亦 林鈴問

冷凍了下來,不再是熱的了。祇是我們想發現的時候已經是第二天,那時石頭已經 辦法把草地也弄焦了呢?自然, 是偽裝而放一塊普通石頭在這裏, 是彩色照片,跌下此處的草都給灼得焦了 這是因爲剛剛跌下來時是很熱的。假如 他又指點着:「你看,是從天上跌下 應該是沒有疑問的。你看到的,這 因爲我們 有甚麼

爲甚麼跌得不重

鈴拿着這些照片 ,沉吟着

個拾到石頭的人就知道這一點,但是那另 個人是不會告訴他們的 輕的,冷却了之後就重了。另一一時都是無法猜到,這石頭在熱 却了之後就重了。另

的 . 「似乎是一分爲二,應該還是有另一塊 「我看着它在天空爆炸, 」林鈴說道

子午石,由於外本 子午石,由於外本 子午石,由於外本 吧,過後,你就是踢着了亦不會知道是 「不錯,」高倫廠長指着照片中的石」 ,由於外表看來亦無特別 但是另外半塊落在何處, 除非是跌落的時候親眼看

的身上作 上作過了一切試驗,試不出甚麼特別另一位在場的科學家說:「我們在它「事實上也的確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

「有試過把它燒熔嗎?」 問

方法才能够鑑定它的成份。有許多其他的」那科學家說:「我們却不需要用燒熔的 簡單方法的。 「石頭是需要很高温度才能燒熔的

自稱爲麥德洛的同事,却正是要企圖把它 林鈴說:「看來你們這位

是亂七八糟,連天花板的玻璃都可是一個怪人,」搖搖頭:「你看, 照我們所知他是想把石頭熔化,再進 才能够把一小塊割下來, 「是呀, 不過他並沒有把結果告訴我們 那科學家說•• 因爲石頭很硬。 物可以打破物看,到處都 「他很努力 這步

M110

的

色玻璃果然破壞了不少地方 鈴抬頭看着天花板,天花板的奶白

均匀的光綫了 這裏的天花板是有一層奶白色玻璃 此,實驗室內便可以有很充足和很 而璃玻之內是裝了電光管

以及真正天花板上的水泥 多地方,有些地方還可以看到上面的光管 不過現在她看見,這裏的玻璃破了很

丢嗎? 破了 兒郎 呢?難道他無緣無故的把東西向上面 「他這個人, 但是,他怎樣才能够把天花板弄 」林鈴說:• 「雖然是吊

不來, 就是亂丢亦不出奇的一 ,也會把東西亂丢一通的,以他這個:「有時我脾氣不好,一個問題解决

很準確 上的天花板。」 燃燒器具的地方,破的都是這一列地方頂 方 「但是, 她伸手一指,「這裏一列都是放置 ,你看,破的全部都是同一塊地 林鈴說:「他的眼界却是

的?二 難道你是說,他的研究是把天花板弄破了 高倫廠長抬頭看看果然,他說道:「

,「也許你會記得,這些大花板是破了很 抑或是最近才破的? 她說,又轉向科那學家

問題 也間中會進他的寫字間裏來跟他談談一着說:「我是跟她合作最多的,有時, 還是最近, 前的確不是這樣的 那科學家專思 然些我

> 不到的,想起來, 到的,想起來,也是這兩個月間破的罷到處都是亂七八糟,不過天花板倒是碰

百孔。 午石發現了大約一個月之後才開始破的 給了麥德洛去弄, 了一個月,就失去了興趣, 子午石發現了不過三個月 但是總而言之他就是把天花板弄得千瘡 「那亦即是說,」 而在弄什麼就不知道了 林鈴說:「是在 , 而把子午石交 你們大概研究

「看來是的!」 那科學家心中狐疑地

林鈴請高倫廠長派人找來了一把鋁質 爬上去看清楚那天花板

份的天花板亦是有不少的小洞的到的東西,那就是,玻璃之上, 她果然看到了一些的地面上不容易看 ,那就是,玻璃之上,那水泥部

梯子的上面叫道:「這裏地方可以放槍的 「就像是開槍射成的小洞!」林鈴在

给說·「這裏面也沒有子彈頭在着。」「這大概亦不是開槍做成的洞,」 手槍之類的武器的。 了保安人員之外,這裏面的人不能够携帶 「這大概亦不是開槍做成的洞 「當然不可以,」高倫廠長說:「除 她林

摸了一陣之後,再爬下梯子。 確是相當之令人迷惑的 莫先生等人則是迷惑地看着,那些洞

向上飛的東西,幾平像是槍彈似的,所以研究出一些特別的東西的,拿一些以强力在弄什麼把戲,他的確是從這塊子午石上 應該說是占如 「我看, 」林鈴說·「不論麥德洛· 森 我們的占伯伯

> 的水泥天花板亦射了一些洞的水泥天花板亦射了一些洞 這 一部份的玻璃就破了 而連玻璃上面

類,以致上面 「他在把這塊石頭燒熔的時候發生爆炸之 難道你是說, 也給炸穿了。 」高倫廠長又說道。

倉的天花板, **倉的天花板,則祗是木的,木的水泥,可以擋住飛天的東西** 次比這家裏嚴重的,這裏的天花板是堅硬 不能在這實驗室裏做太强烈的爆炸,要換 ,那麼,在這裏的爆炸是較為輕微的,他假設情形是如你之所類推發生某一種爆炸 一個地方,於是他就到那貨倉去弄,弄一 林鈴說:「不過情形則顯然是大致如 ,這塊石頭給他找到了一些用途了 道那塊石頭究竟是甚麼成份 ,但是那

爆炸可以强力到把一張桌子也炸上天空的「但是,」高倫廠長說:「沒有一種給擊穿了。」 把這貨倉連同人都炸得粉碎了。 個方向,就是千分之一於此的炸力, 也會

道··「假如你有更好的解釋,歡迎你提出 「這祗是大致的推測罷了!」 林鈴說

高倫廠長並沒有更好的解釋

寫字間 晚間,林鈴與莫先生在總部裏, 9 仍然在研究着這件古怪的 莫先

派的冒充科學家已把子午石帶走了,他們,藍星公司何以要派一個人混進去?他們說:「這裏肯定的了。唔,但奇怪的就是 「我們的對手是藍星公司 莫先生

是要炸毀貨倉,而是要炸掉占伯伯的研究「也許,」林鈴說:「這個人其實不 更值得消滅的,在他未曾做這件事情之前 室吧,那裏的天花板上留下的痕跡,才是 所以也冒險跑過來,打探一下 我們來了,他當然想知道我們來幹什麼 「也許吧。」莫先生沉吟着說:「不

保護自己的利益,他們是不惜殺害許多人的作風,向來都是多疑而又殘酷的,爲了 什麼端倪來呀! 成功,我們也看到了,我們却並沒有看出 跡過 作風,向來都是多疑而又殘酷的,爲了 難道那研究室裏留下了那麼一點點痕 也是值得毀滅的嗎?他結果並未毀滅 「很難講,」林鈴說:「他們這帮人

會供出很多!」 捉到活口,假如捉到活的,也許這個人就 做成多少破壞的!」 莫先生嘆一口氣•「就 피 惜我們沒有

一他們這幫人的作風,一向是祇有他們的 「但亦可能供不出多少 0 L\_\_ 林鈴說

個很可怕的陰謀! 公司又出現了,他們一出動,總是有 莫先生搖搖頭: 「總之就是頭痛了

們的陰謀的關健又似乎是這塊子午石上 頓一頓, 「而且,」林鈴說道:「這一次 多了他們在這裏合作應付這個問題一頓,「很可惜,可馬洛與李敏都 他 的

一他們都是總會回來的 莫先生說

> 在林鈴的心中 ,她則是希望司馬洛

道

回來得 們 法却是另有一套,能她們之所不能,而 兩個女郎又是能司馬洛之所不能,因此 些。 時亦是對司馬洛的 爲人和想 她

合作起來,又是效果特佳的

不知道哪裏可以找到他們!」基礎了,然而我們對此却是一無所聞, 基礎了,然而我們對此却是一無所聞,也似乎的確是正在重振雄風,已經有了新的 林鈴說:「看現在的情勢,藍星公司

旁邊的牆壁上,一隻幻燈機便高起來了 莫先生說着,按動桌子上的一個按鈕,在 面出現照片 「我們是可以試試找一個活口的,」

幻燈機上顯示 莫先生每按一次掣, 幻燈機上顯示的

家, 他們所 家 中去繼續做研究的人,必然乃是一個科學 冒充占如森(也即是麥德洛)進入飛機廠 正如莫先生所講, 知,占如森在生前認識的所有科學 燈機上顯示出來的這些 那個在占如森死後 照片 , 乃是

應該碰都不會知道,瞞不了人的 樣的地方,根本就連什麼應該碰,什麼不 因爲假如不是科學家的話,進入了那

沒有 道子 了 些有關子午石的秘密 對廠內的同事講出來, 午石的內幕的人,占如森顯然研究出 而且,既能假冒占如森,那必然是知 , 他是守着秘密 然而他一直都

照情形看 個冒充者却知道秘密 不大可能是調查出來, 這秘密

不會是陌生人,一定是占如森所 ,而且也幾乎一定是占如森的朋友,占如 占如森肯對這個人講出來,

人參加意見的。

占如森親口講的

恐慌,掙扎着,鳴叫起來,却無法制止

中, 能是任何人那麼困難。 窄了,不是要從茫茫人海之中找出一個可於有這許多條件的限制,選擇的範圍就較 森與這人共同研究,就惹了殺身之禍,由 有高度的科學知識與造詣的人,占如 不是要從茫茫人海之中找出一個

一驚,他大概是不知道

你在幹什

的條件都適合。 住了,說:「應該是這個, 莫先生終於再按出一張照片之後就停 劉耀柱 9

莫先生再按鈕打出此人的資料 「找他問問如何?」

最近已經失踪了

鈴說 他?假如不是失踪的人,又不像是了。」:「他當然是逃掉了,難道還等着我們找 「失踪了,還是等於沒有人了。」林 「既然是他,」莫先生說着嘆一

個地方,做着一 另一方面 9 些很奇怪的事情 這個劉耀柱却是正在另

隻牛忽然升空而起。 中工作時,忽然看到怪事出現。就是他那 那是一片寬廣的田, 個農夫正在田

這使他爲之目瞪口呆, 一隻牛是不會飛的呀。 難以置信, 因

(升上了空中,而那隻牛的本身亦是大爲果然並沒有錯誤,那隻牛像一隻氣球似他用拳頭擦擦自己的眼睛,再看清楚

森是在這件研究上還有一些難題,是這個 因此這個人還應該是占如森的朋友之 林鈴 問 沉認識的人 9 口 此 切 氣 牛 可能追上了,於是這個農夫就追着他那隻停着的一部汽車,一上車就開走了,就不 麼? 貴的母牛好些。而且,那人是逃向小路邊 覺得追這個人無補於事,還是追他那隻寶 轉身就逃。 農夫站起來一喝叫,那人才知道,便連忙 些農作物乃是玉蜀黍,長得很高,農夫蹲 這個農夫是正在田中的,因爲田中種的那 鬼祟祟的,也在抬頭看着 牛也飛起來,他却看見一個中年人正在鬼方,看着那裏究竟有什麼古怪,會使一隻 仍然是繼續升上去。 着,就給那些玉蜀黍遮住了, 這個農夫望望他那隻牛原來所在的 但那人還是繼續逃,農夫遲疑一下, 那人顯然吃了 「唏!」農夫喝道:「你, 」農失又喝道:「不要走。

而現在,那

層樓的高度 ,就可以知道,這隻牛已經升到大約有十經升到相當髙。假如這裏有高樓比較的話 ,就可以知道, 其實他也是無計可施的 這隻牛巳經升到大約有 ,他那隻牛已

亦是完全沒有辨法可以使這隻牛降回下來 他固然不知道牛何以會升上去,而

定沒命了 **廖慢吧,假如是** 除非牛降回 \_\_\_ 下 跌跌下來的話,那就肯 來時亦是像升起來時那

一部份 但他還是要追 ,這牛很值錢,是他財

扎着的牛就開始被風帶走。 風自然就會吹得更勁了。於是這隻哀鳴掙 很少沒有風的,而升到了這樣的高度時 升勢就轉緩了,開始被風吹走。田野中是 這隻牛升到大約十層樓的高度之後, 9

而這附近並沒有別的人,沒有人應聲來救趕着這隻可憐的牛,一面叫喊着救命,然趕個可憐的農夫在地下拚命奔跑,追 呢? 怎樣帮忙把一隻飛上了天空的牛救下來 而且 即使有人聞聲而來,也是愛莫能助

經到了懸崖邊 還是繼續追着,他急得快要哭出 後來,他想追也不能够了, 這個農夫追得氣喘如牛,兩腿發軟了 因爲他巳 來了

勢的限制的,牠飛出了懸崖之外的上空, 而也距離地面更遠了 那隻牛飛在空中,則是不受地面的地

哀鳴起來, 「老天,」這個農失伏在崖邊看看 「老天・完了!

件不可能發生的事情,然而不可能發生的再看見牠了,這簡直是一場噩夢,這是一 事情偏偏就是發生了。 他相信牛會就此飛走,他不會有機會

秘力量忽然失去了,那隻牛就直向下跌 接着,那種支持牛飛天的不知什麼神 農夫痛心地掩着眼睛。

時並不如牠升起來時那麼容易、他已經在 所祈求的奇蹟並沒有出現,那隻牛跌下來 當他再把手從眼睛上拿開的時候,

岩下 警方到場來查究,對這個農夫的故事這件事情,這個農夫當然是去報警。 的石上跌死了

M112

則是表示懷疑

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天的,事實上,一隻牛飛上天上,這簡直 這也雖怪,因爲通常一隻牛是不會飛 0

崩碎了 足跌了下去吧,牠走到崖邊,崖邊的泥石 一個警員說:「也許你這隻牛祇是失 牠便跌了下去,如此而已。

|去的! 「不,」無農夫冤屈地叫道:「牠是

去, 也是可以得到賠償的。」 「也許你不願意承認牠失足跌下去罷 另一個警員說:「其實失足跌了下

的

「難道你沒有購買保險嗎?」 「什麼賠償?」農失問。 那警員

問

道 「什麼叫保險?」 那農夫茫茫然地問

故事的 因 。他似乎不是爲了金錢的利益而 也不懂得替自己的財產買保險這件事情, 他似乎不是爲了金錢的利益而虛構這個此他的牛跌死了,是沒有人會賠給他的 他祇是一個小農夫,沒有什麼知識

失足跌下來的。你看,跌下來的地方,距 面的崖邊太遠了。 個警察也說:「看來又不像是

這樣講又是不無道理的

才跌下來 的 出 非是有跳虱似的本領,在跌下之前一跳跳 地方 去, 沒有理由會跌在距離崖脚一百幾十呎遠 這隻牛假如是從崖上跌下來的話, 跳到距離崖邊一百幾十呎遠的地方 ,否則就應該祇是跌在崖脚而已 除

然而這隻牛又明明是跌死了的 除此

> 粉身碎骨了 之外,沒有什麼別的可能性能使牛如此地

後再跌下來吧? 除非是有直升機把這牛吊在上空中 來

但是,

又沒有其他地方可以讓牛跌下

會有能力弄一架直升機來開這樣一個玩笑 **廖會有人如此做?這個農夫無論如何就不** 這當然也是可能性不高的事情, 爲什

不會認得了,如何去找? 那部車子是什麼欵式的,更連車牌號碼都 也不能形容,亦沒有機會看到這人開走的 有機會看清楚這人的面貌,甚至年紀身裁 到那個做古怪的人吧,然而這個農夫又沒 然是不相信牛會飛天的事情,除非能够找但是,雖然沒有別的解釋了,他們仍

牛則確是巳經死去了 他們不大相信農夫這個故事 不過母

這個講法的眞實性,亦沒有否定。 是有一隻牛死得離奇,根據牛的主人所述 仍然是在報紙上出現了,報紙上 ,因此這件事情並沒有成爲大新聞,不過知識水準不高,不是一個可靠的消息來源 經過的情况是如此如此而已, 由於沒有目擊證人,而這裏的農夫的 沒有肯定 的報導就

心這一類新聞。 不過有心人則是注意的, 普通人不大注意這新聞 而且特別留

有一個人就是如此,而且這個人還來

說

屋子前面,痛惜他那隻牛的失去,想着自 第二天黄昏的時候,這個農夫正坐在

飛掉嗎 弄走! 掉嗎 也許——這一次不要把我的車子,我已經沒有牛了,難道要我連屋子也 「老天!」他喃喃自語着說。「又來 也

物的 他是有一部殘舊的貨車用以搬運農作

來的這一部 機會看清楚。但他亦可以肯定並不是現在 屋前,停了下來,雖然昨天那部車也沒有 他充滿戒心地看着這部車子駛到他的

的下側才沾了一些泥土。 閃閃生光的,祇因駛到田間的路上,車身 這是一部名貴而漂亮的黑色大汽車

從黑車上下來的也是一個黑

不會辨別這一點。他並不知道他等於是面這個人還是隱含殺氣,不過這個農夫則是眼鏡,雖然黑眼鏡遮住了這個人的眼睛,服裏面是深色的襯衫,鼻子還架了一副黑服裏面是深色的襯衫,鼻子還架了一副黑 對死神的

**殘餘份子,他是一個職業殺手** 這個人混號叫黑鯊,也是藍星公司的

說: 他走到農夫的面前,探頭向屋裏室望 「呀,祇有你 「我根本就是一個人住的 \_\_\_ 個在這裏 0 0 뫲 農夫

牛的賠償問題 紫胡謅出一個名堂來 我是世界農業救濟會派來的 9 「是來研究你那隻 (未完・二)

文

也聽不到什麼可怕刺耳的慘嘷

一切算真正的平復下來,再

這種種的疑問,誰也不知,誰也不曉

殺他們的人,又是誰呢?

他們怎麼會在此荒山僻野,相繼被殺

直若夜梟啼泣,令人聞後,毛骨悚然! 這是多麼可怕! 聲慘絕人寰的驚叫,端地驚人心魄

莽野中,是誰遭此不測? 在此——夜闌人靜,荒蕪無際之曠山

這是多麼奇怪!

是山中孤魂的泣號吧?

爲。 一個平凡之輩,而是有着極深厚的內功修刺耳號叫,由其慘聲中,仍可聽出其絕非 那分明是一 人在慘死時,所發出的

惨叫聲,掠空傳滿荒山遍野,歷久方

又恢復了一片靜寂!

天空中

佈滿了黑壓壓的烏雲,使大地變得

片漆黑,看來天要變了!

之聲,與夜梟長鳴相和,更平添了此荒凉 一陣夜風吹來,搖動起一片沙沙莽林 無限陰森恐怖之感。

驀地裏!

冒出一股寒氣! 山谷不絕,叫六聽得,不禁打從心底,又響起一聲驚人慘嘷,劃破靜空,久

功修爲,中間相距,不過一盞熱茶時間 來得奇特,凄凉,而且都是有着極深的內 這可讓人很感到有些心驚肉跳,難道 這慘叫聲,竟與適才所聽到的 ,同樣 0

在這深夜荒山中,還會發生什麼可怕的殺

也許是的!

不然這慘嘷又怎麼會發生呢?

怕 一定在這荒野深山中,揭起了神秘可 ,江湖浩大殺刦!

越來越深

雷聲也不時乾响兩下。 風——越吹越緊。

森恐怖的氣氛,就像這些慘叫聲,還不夠 令 人害怕,胆寒…… 這一切,都似乎在,有意陪襯幾分陰

慘嘷聲,又漸漸消聲滅跡,使大地顯

工夫,倏然,緊跟「哇 同樣慘絕人實的嘷聲 --」的,又傳出

的慘法。 三聲,足可想像出這三個人,死得是如何

做出殺人之事,似乎手段極其毒辣。

的 十三次!

好不吉利的數字

意 可怕!確實讓人心頭不由升起陣陣寒

名江湖者!

得格外寂靜,恐怖!

這倒叫人感到有些費解,難以揣測的

們都進入夢鄉之際,隱藏在此深山之中 這是誰的佳作 竟然如此殘忍,在

主跟着緊張得「澎!澎!澎!

直跳

似乎要跳出了喉頭

沙-沙-沙-沙……的聲音,愈來愈近

雨黑夜中,由遠傳來,令人心頭,不由自

這是什麼聲音?竟在此本已恐怖的風

但風雨聲,使它時斷時起,隱約可聞

這正是十三個武林高手,而且均是嚮

又是一聲「哇」的慘嘷,就這樣不斷

已經清楚能辨。

那一

原來是人的脚步聲一

可是,漆黑的夜,却看不到有什麼人

近相差無幾。 人離開了這世界,而且其中相距時間 人跡的深山中,半宵間,竟然一連十三個 ,背脊直冒冷汗,誰會想到,於此荒無 幾

但,這靜寂只不過保持約莫一盞茶的

了一切聲息,帶來另一種恐怖

,從空中傾倒下來,擊打在地上,隱去

豆大的雨點,一滴滴,尤如决堤江

雷聲更急! 狂風更緊!

傳來一陣陣緩慢的沙……沙……沙……聲

就在此暴風雨來臨之際,突聞遠處

怪事!實在是一件可怕的怪事,由此

而已!

驀然

却是那麼短暫,一閃而逝。

搖曳下,照亮了整個漆黑的宇宙,但,它

驟然之間,天邊劃起一道閃電,餘光

黑的風雨夜中,緩緩朝前蠕動。 現一點黑影,看去似乎漫無目的,在此漆 借着那閃電亮光,突見山之盡處,驟

於此陰森恐怖,又是雨夜之荒山中

莫非有人嗎? 不!那正是一個人。 該不是山魅鬼魂吧?

愁容,似有無限沉重心事,看去孤獨,冷不過,一十七八歲,却是神色漠落,滿脸 一個失魂落魄的青年,雖然看去

那雨點擊在他的俊美臉上一 一而未拭

狂風吹散他的頭髮— 也未拂理。

他為什麼要冒此風雨,漫步這罕見人 支撑搖搖欲墜的,疲憊身子,朝前挪動。 跡的荒山? 他看出雖然顯得異常狼狽,但,孤傲 使他毫不屈服,仍是緊咬牙關,勉强

莫非他在尋找什麼嗎?

這倒眞與適才十三聲慘叫,同樣令人

歡經常漫步在這種無扚無束的大自然環境 其實這又有什麼值得奇怪,因爲他喜

的不平,給他坎坷的身世! 恨那人浮於事的現實社會,更恨老天

睜着一對仇恨的眼,仰首瞪着昏黑的蒼天 ,鋼牙咬得「咯咯」作響。 此時,他緊閉着嘴,顯得冷漠傲然

對他冷落、輕視、辱罵……|幕幕的浮現 在他的腦海之中…… 不幸的遭遇與往事,以及所有的 人

牛馬,任意鞭策! 來的,是無限愉快的,舒暢、沒有感到絲 但,現在他逃離了所有的人,給他帶

M114

孤獨的他,喜愛人人所不敢喜歡的事

悑

强! 猛,像要將他吞噬似的,但,他却愈是堅 狂風暴雨,籠罩他的四周,愈來愈兇

山景物,凄凉,恐怖, 來一片光明,但,呈現他眼前的,僅是荒 劃破了漆黑宇宙,給大地帶 陰森森…

那是可愛,動人。 他沒有將這景像,置於腦中,只覺得

,發出沙!沙!沙……的響聲 他帶着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步踏在地 他確實是個性情獨特的年青人!

久 都給照亮起來,尤其顯得,特別明亮長 驀然間 天際閃起一道電光,幾乎將整個山林

圓兩丈,是那麼陰森森的佇立在狂風勁掃約,出現一座極小的石屋,最多不過,方 處,離他不遠的一片密茂樹林中, 一閃之間,流目四掃,突然,於他眼光過 那神情漠落孤獨的年青人,借着電光 隱隱約

奇怪ー

造如此一座小屋子呢? 在此荒無人跡的深山中,會有誰來建

常古怪,忍不住一股好奇之念,湧上心頭 旣生,萬千揣想俱來,只覺此小石屋,異 那麼小,幾乎只能同時容納三四人而已。 小石屋,到底建於荒野中,有着什麼奇怪,暗道:「對!乾脆過去察看一下,看此 更怪的事是-他不禁好奇的,愕然發楞,心中疑竇 - 這小石屋,建造得是

> 影, 過兩步,條然,在電閃之下,出現一條黑 直奔怪小石屋而去 心念一决,邁步而去,就當他邁出不

使他大爲一驚,下意識的收住了脚步 黑影緊隨電光,一閃而逝。 此突來之變,黑影快似電光石火,倒 9

> 像那十四個人,遭到同樣的慘死? 到有些懼怕,心想:我若前去,會不會也

道:「石中堅呀!石中堅,你難道也會

但他倔强高傲的性格,使他暗地自責

,發生好奇之心,但,他對這小石屋,感

此時,更增加了他對這神秘的小石屋

少,心中雖覺可疑,但實在無法想出其中 時之間,竟然呆住。 他乃毫無江湖經驗閱歷之人,見聞甚

原因,當不免落於默然沉思中。

他開始細心的想着。

嗎?」

過是一間小小的石屋,難道你就怕了不成 遭遇,你也不是沒有見過,今天遇到這不 怕死嗎?天大的苦事你都嚐過,多危險的

,將來你還能幹出一番什麼了不得的成就

這種天氣下,奔向那怪小石屋,又是什麼影,分明是一個武功極高之人,可是他在 原因呢? 自然不免感到非常奇怪,尤其是那黑

冷汗,端地刺耳巳極-有若鬼哭神號,讓人汗毛皆豎,全身直冒 一聲,慘不忍聞之痛號,劃破黑夜,聽來 一念未息,倏然, 「哇 一」的傳出

也不禁嚇了一跳,打了一個寒噤,下意識 的後退了兩大步,背脊頓生寒意。 這突然的惨叫,任他再倔强的胆量,

中,抛出一條黑影,緊跟着聽到「啪噠」 一聲,一切又恢復原狀,就連怪小石屋中 ,也沒有一絲聲息。 心悸未定,借着電閃,只見怪小石屋

屋中嗎? 知如何是好,腦海中全盤旋着,那怪小石這可又楞住了他,不由目瞪口呆,不

這座小小的石屋中,到底隱藏了什麼

怦然心跳。 因爲 他雖然極力振作精神,但,仍然不免 這石屋實在太可怕了

秘的奇怪小石屋行去—

定了一下鱉恐之心,邁開大步,直朝那神

心想之間,不禁嚥了嚥口水

略爲鎭

緊張一些,步子也跟着愈來愈慢。 不讓他心寒,愈當他接近石屋一步,心愈 近了!眼見就要走到石屋! ,豈能

他幾會見屬mustered。 冷汗直冒而出,簡直嚇得他魂飛天外。 出來,全身不由自主的,直打寒顫,一陣 驀然

,下意識的閃到

一棵大樹後面,緊閉雙眼 他不敢看-

-死人!好可怕的死人! 因爲,呈現在他眼前的 ,正是一堆

由他們口中,流出的鮮血,染紅了地上污眼突出,全身濺滿汚泥,却已氣絕多時, 一個個死狀甚慘,面孔一片模糊,兩

竟然一連死了十四個人,簡直太可怕

由樹後伸出 只見死者排列異常整齊,心裏不禁感 半晌,石中堅才較爲清醒,將頭緩緩 那正是一十四個死人! 簡直是慘不忍睹 ,朝地上死人看去

大悟,原來十四個死人,正好排成一個大 壯起,緩緩挪步走近,仔細一看,方恍然 近一尺之深!直看得他不禁倒吸了一口冷 好生奇怪,而且一個個,都嵌入泥中幾 石中堅見半晌沒有聲息,胆子也較爲

筆 大的「恨」字。 但細看之下,這個「恨」字,還少一

恨! 吸引住石中堅,使他發生了濃厚的興

他更恨 「恨」字。 ,竟然將人殺死,用來排成一個大 在這世界上,還會有誰比

感到奇怪,他就無法想出在這小小的石屋 下三四人的小石屋打量了一陣,不禁越發 有什麼怪玩意? 他情不自禁的 朝那只不過,僅能容

底可怕之處何在。 山荒野之中,倒是要瞧它個水落石出。」 座小石屋倒眞有些神秘,又偏偏建造此深 他却又無法按耐下好奇之心,忖道:「這 心念一决,就準備走進石屋,看它到 石中堅內心中雖然有些恐怖之感,但

見必定還要死一個人… :不對!那「恨」字不是還少一筆嗎?

> 種可怕的意念,緊跟著湧上心頭 方忖至此,心中不禁打了一個寒噤,

「恨」字的最後一筆。 這不是分明去送死嗎?平白去完成那

笑,暗道:「怕什麼,我能死在 上,又有何憾!」 點聲音,條然,他冷漠傲然的發出一聲輕 的脚步,呆呆的發楞,半晌,沒有聽到 想着想着,下意識的又收回了已邁出 『恨』字

到的目的不可。 倔强的石中堅,真是好勝至極,他似

可想而知,他要前去,是何等危險!四個武林高手,半宵之間,均慘叫身死 ,又是那麼可怕,令人費思難解,竟連十 他身無武功, 而這異常奇怪的小石屋

太可怕了一

安。 他的心中,只是認爲,非要看到水落石出 ,即使犧牲,去塡補那「恨」字,也覺心 他竟然像是一無所知,貿然行事,在

浩大的殺刦: 却隱藏了一段江湖的冤仇,足以激起江湖 可是他却不知,這雖然很小的石屋

懼意,那必定是個死人! 毫無一切顧慮,他,只要是八,如果沒有 此時,他已抱定視死如歸之心,自然

躱得遠遠去了。頭口上,如果不是一個好强的人,怕早已頭口上,如果不是一個好强的人,怕早已 心,却仍是砰然而跳,緊張得直懸掛在喉 石中堅只不過胆子較壯,但是他那顆

> 關閉,實有些陰森森恐怖 覺此屋,實在小得可憐,門板巳爛,緊緊 慕然,石中堅發覺有些奇怪 行未數步,他已然走至石屋門前,只

> > 夜貓子,當心我挖了你的心,看你還嚇不 上顯得格外堅强怕人,狠狠的暗罵道:「

楚 不甚明亮,但在黑夜之中,却顯得非常清 只見數道亮光,由門縫中射出,雖然

石中堅不禁心頭暗吃一驚!

令

此時,

此風雨黑夜,更增加一份陰森恐怖之感

人聞後,心中不由升起陣陣寒慄!

咬鍋牙,轉身復朝門上推去。

暗罵之後,鎭定了一下驚跳的心

耳際間,只聽「軋軋」一

陣響聲,

的怪人 正等前來送死的人! 突然在他腦海中, ,滿臉兇殺之氣,坐在一盞燈下 出現一個三頭六臂

什麼樣的怪人? 大不了一死!倒要看看 想得如此可怕,有人又有什麼了不得的 自己有些可笑,心想:爲什麼要將事情, 幻想中,突然怪影消失,他不覺感到 ,裏面到底住的是

楞住

大驚,暗道:不好!

驚恐情急之下,往後急退數步

一時之間,看不見一點東西

,心裏爲之

慕然一股奇光,照得石中堅兩眼發花 緊隨「軋軋」之聲,緩緩而開

的恐懼,

腦際中突然在不由自主下

就這轉瞬之間

他感到一種從未有過

朝門推去 心想至此,不由處之泰然 ,伸手緩緩

但,目不轉睛的,注視着石屋內

道不祥的預兆,下意識的節節後退

嘉然間-就在他一伸之際一

就是一陣陣的電閃雷聲,其他再看不到什 過突然,不禁又嚇得魂飛天外,轉頭一看 ,但是,除去一片漆黑,與暴風雨之外 身後「哇」 的一聲怪叫, 這可來得太

打量・心想:這是誰在怪叫? 他不由心跳不止,目不轉睛的,四處

了一口冷氣!

那會發光的,到底是什麼東西?

個小如食指的東西上,放射出来。

石中堅看得心頭直打寒顫,不禁倒吸

中央置放一具紅木大棺材,而那棺材頭

當他視綫緩緩清楚時,頓見石屋內正

正對大門,奇光,不停的從棺材頭頂

,

風吹拂下,沒有一絲閃動。

奇怪這燈光 他奇怪!

,何以如此刺眼,竟在狂

簡直刺耳已極, ,又是「哇」的一聲怪叫,劃空傳來 正當他流目四掃,心感奇怪之時, 聽得人毛骨悚然! 倐

一身冷汗,抬手擦拭了一下額上雨水 R冷汗,抬手擦拭了一下額上雨水,臉原來這是夜梟長啼,却讓石中堅虛驚

就以那能發亮的東西推測,就令人感到不

當然,這絕對不是一個普通的棺材

他不由極力反覆揣測其中的原因

突然,一道靈光掠過他的腦際,暗道忙之處何名。

解。

死的? 難道那十四個武林高手 ,都是被它殺

他愈想愈覺奇怪-

極高之人何以半宵之間,全部慘死? 也容納不下其他的東西,那麼十四個武功 分明這小石屋中,除此大棺材外,再

他不信,這會發亮的東西,如此厲害那發光之物,欲想悟出一個所以然來。 ,直睁着兩隻銅鈴似的大眼,緊緊盯着 好奇之念,不禁吸住了石中堅後退之

,竟能殺人,而且是一連十四個高手。

可是—

大的「恨」字 而且明顯的,在屋外地上 這小小的石屋,分明是死了十四個人 ,排成一個大

石中堅雖然極力揣測,仍然無法獲得

的,木然佇立在奇怪的小石屋前 風雨打在他的身上 ,使他像落湯鷄似

一道可怕的念頭,無形中掠入他的腦

棺材中的死 心念之間,背脊不由冒出 殺這十四個武林高手之人,莫非是那 人幹的? 一股冷氣

加上狂風暴雨,淋濕全身,使他機伶伶的

想至此處,也覺不是味道,掉頭就想走一 走得離此可怕的小石屋遠遠的 就當他一轉身之時,忽聽「克軋」 他雖胆量過人,將生死置之度外

M116

聲!

看, 石中堅豈有不爲之大吃一驚,定神轉目 此聲陰惻惻的 嚇得混身直冒冷汗,兩腿發軟。 ,又是水得如此突然

緩豎了起來 見陡棺材蓋,隨着「克軋」之聲,緩

啪 心驚腿軟,脚下一沒站穩,只覺一滑 豈敢再稍有停留,拔脚就跑,可是因他 嗟」一聲,摔在爛泥之中 他不由脫口叫了出來,全身汗毛皆豎 ,  $\neg$ 

將他緊緊扣住,動彈不得。 ,一股冷風從背後襲來,似有一隻手爪 就當他身子爬起,準備再跑之時,

去。 響起一陣劃空響聲,他已被襲來冷風吸 頓覺身子騰空飄起,耳際間

汗毛皆豎-

這可嚇得石中堅臉上驟然變色,混身

心動魄的怪事,豈不把他嚇個半死,心想 此命休矣!少不了我石中堅要被補上那 試想他乃一個毫無武功之人,遇此驚

身子,巳然平伏地上 「恨」最後一筆了: 一念未息,背後緊扣勁風消失,整個

略一 沉思,緩緩抬頭 半晌沒有動靜, 一看! 不禁感到有些奇怪

他已心存一死,閉目伏地待斃!

響的 冷風,由他頭頂直擊而過,嚇得他下意識 ,將頭往下一低 就當他抬頭觀望之際,驀地裏,一股 ,頓聞「軋軋」一陣聲

> 聲,驚醒了石中堅,定神一看,他此時正泛起一陣「弨弨」急驅 泛起一陣「砰砰」急跳,緊接「蓬」的一道突然之變,使石中堅平復的心,又 一聲下,關了起來!

胸際一 以及那「恨」字尚少最後一筆 突然,一重重可怕的意念,浮現他的 死人!棺材!會發亮的小玩意!

**开毛皆豎,直起鷄皮疙瘩** 心想之間,不禁感到一陣寒意,全身

後面退着。 倒吸了一口冷氣,身不由主的 森的大棺材,就呈現在他的身邊, 驚惶中,爬身站起,倏然,一具陰森 ,一步步朝 嚇得他

至牆邊,但棺材雕他還是那麼近 圓,又能讓石中堅退上幾步?此時,已退 所幸棺材蓋關得緊緊的,倒使石中堅 可是這小小的石屋,總共不到兩丈方

較爲心安,流目四掃全屋,有沒其他任何

人藏身於此。

一道奇怪而恐怖的意念,掠入他的腦

際

十四個人後, 已經離去? 莫非有人,隱藏這小石屋中,殺掉這 那十四個人怎麼會突然慘死的?

那門又怎麼會突然自動關上? 可是 一石中堅他又怎麼進來的呢?

心忖至此,不由又朝棺材蓋看去

聲,而豎了起來麼?一定有鬼!那棺材頭這棺材蓋不是曾發出一陣「軋軋」之

清二楚。 不然他怎麼會將石中堅的學動 就當他愕然不知所措時 石中堅心念及此 ,連打了幾個寒噤 ,觀察得

,發亮的小東西

,也許就是鬼的眼睛?

耳際間,條然傳來一陣陣極其輕微的

「卡軋卡軋……」之聲。

得銅鈴似的,聚神看着面前的棺材,只見 石中堅不禁心頭一怔,兩隻眼睛,

想到— 一種從未有的恐怖,使他下意識中 鬼!來索他的命

它那蓋子,緩緩朝上豎起-

聽指揮 奪門欲想逃走,但,此時他兩腿發軟, 他再也按壓不住這種一連串的心驚

,馬上面臨危險! 眼見棺材蓋愈開愈大,心知再要不跑

突覺眼前伸出一隻骷髏爪,指甲長約寸許 就當他移步至門旁,伸手拉門之時

一把抓住他的右臂,冰冷攻心 「完啦!今天我石中堅可真碰到鬼怪

叫起來,背脊驟出一陣冷汗 心念間,學目一看,不禁「哇」的簽

住不放 殭屍鬼,伸出一隻乾枯手臂,將他緊緊抓 茫然中 · 只見棺材裏靜坐着 [個—

倔强的個性 石中堅眼睛一花 ,使他反而極之鎮定 ,幾乎昏了過去,但 ,抵受此

平靜 從未有過的恐懼一 當他定神仔細瞧去時 心神漸漸開始

因爲他發覺,那並不是什麼殭屍鬼

,皮乾肉枯的怪人,瘦得如同骷髏! 堅酸覺此長髮怪人,眼神中 一個銀髮白髯,兩眼深

人的精光,及嚴肅的神色,令人不中堅發覺此長髮怪人,眼神中,暴

慘死之人,心中頓生一股寒意 一定是這個長髮怪人幹的! 時,不由讓石中堅想起,那十四個

殺死十四個武林高手呢? 他又爲什麼要用如此殘忍手段,

並且用他們的身軀,排成一個大大的「恨 字,而表其心志 因爲他恨這些人,所以將他們殺掉

的手下,這是件多麼高深莫測的事啊!,半宵之內,這十四個高手,都慘死在他 他到底是什麼人,武功竟然如此高絕

籠罩着整個石屋

撲鼻而至, 當時陣陣陰氣森森,潮濕陰霉等味 石中堅被長髮怪人緊抓住,竟不敢動 但,他又不敢正眼久視怪人。 實在令人作嘔。

但 雖然此時的石屋中,面對着一老一少 ,他們確有着同樣的神色與觀念,孤

,冷漠,高傲……恨!…… 足足過了半盞熱茶工夫,石中堅心神 嚥口水,壯了壯胆量,冷冷喝

冷喝過後,半晌仍未見對方出言答話 「你緊抓住我做什麼?」

,他似未會聽見,仍然面無表情,冷冷瞪

着石中堅 倔强的石中堅,氣得火冒三丈,施力

白 脱不了,就像是被鐵環緊緊扣住! 掙右臂,欲想擺脫被抓的手,他實在擺 石中堅知道這不是辦法,可是又不明

,並且動也不動一下。 ,這長髮怪人,爲什麼緊緊抓着他不放 這長髮怪人,又何以不動手殺死石中

就快,我可不怕 你這是什麼意思 石中堅再也無法按忍,傲然叱道: ,你恨,告訴你,我比你 ,到底放不放手……要殺

而且震入耳鼓裏。 全身直起鷄皮疙瘩,真聽不出是哭是笑 此突來冷笑聲,聽得說不出的難受 話猶未歇,耳際間 ,突聞一聲冷笑一

頓住,心想:好厲害-石中堅聽得心頭一震,不由自主將話

怕死?」 道:「小娃娃兒,果然有種,難道你真不 怪人,面露冷笑,狠狠的緊盯石中堅,說 此時擧目朝長髮怪人望去,只見長髮

有什麽可怕,我石中堅不知該死過多少次 , 告訴你, 少囉囌, 趁早動手吧!」 石中堅「嘿嘿」一聲冷笑,道:「死

幾乎被此大笑聲震昏過去。 長髮怪人聽得縱聲大笑,直震得那破 「格格」作響,石中堅又不會武功

道你不相信 石中堅氣得一咬鋼牙,狠狠的瞪着那 ,冷聲罵道 :「有什麼好笑,難

長髮怪人一歛狂笑,說道 : 「小娃兒

然答着。 屋中的人,非死不可,你知不知道?」 · 我相信你不怕死,但 ,凡是闖入我這石

「我不知道!」石中堅依然冷冷的傲

你怕!」 操在我的手中,你老實說,怎麼跑来的 如有半句謊言,你不怕死,我也有辦法讓 扣石中堅手臂之手鬆開,道: 然態度,並未動氣,反而緩和下來,將緊 你休想做逃跑之念,要你死活,現在全

這長髮怪人,說出來的話,好生可怕 人眞是不寒而顫。

又不是你的地方!」 難道我還怕了不成,到這裏來是我高興 勝之心,使他仍然冷漠地叱道:「哼!,但,此時也不免有些心寒,只是倔强

情古怪,見他毫無武功,心知石中堅必定長髮怪人聽石中堅道得天真,而且性 誤闖來此

因爲他跟石中堅同樣有着一段不幸的

,以免招來殺身橫禍,最後我忠告你一句開一面,你快走吧,此是非之地不能久留 兒,你確實是塊好材料,將來定有一番了 不起的作爲,我巳活不多日,對你特別網

竟對石中堅的冷 ·「我告訴你

說得石中堅心頭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難道他住在棺材裏渡日

石中堅雖然對生死之事,看得非常淡

他是何等人物,見聞頑廣,當然看得

出,石中堅有着一段悲慘身世,才會變成 如此性情,倒正合他的性情

突然,他不由長嘆一聲, 道: 「小娃

不學,因爲你殺孽比我還重,以後有人收話,雖然你是練武怪材,如能不學,最好 你爲徒,最好不要答應一

,對他突然關切起來。 石中堅聽得一怔,心想: 怪啦

他自從父母仙逝之後,又有誰關切過

沒有

……讓他的幼年,受盡了人間所有的所有的人對他,都抱着一種輕視,

感到從未有的溫暖 但,突然長髮怪人對他關切,竟使

覺得奇怪一 他感動的愕然望着那長髮老人

吧!」 你怎麼還不走,我這兒還有人要來,你又得奇怪,於是慈祥的問他,道:「孩子, 不會武功,到那時眞有性命危險……快走 長髮怪人此時見石中堅發楞,不免覺界上,竟然會有人不輕視他!而關心也! 他有些不相信 ,這會是事實,而在世

有着不幸的遭遇,所以他也恨!!! 暗道:「看樣子,這老人必定跟我一樣 石中堅腦際中,突然掠過一種意念

小石屋中,住了三十年之久,與世人隔追長髮怪人果然遭遇不幸,竟然在此 這長髮怪人果然遭遇不幸

希望跟這長髮怪 ,改變了他的

學習武藝,以便逐鹿江湖,爭霸武林,代 「我不怕!無論如何,我要拜您爲師 石中堅似乎心念已决,毫不遲疑的 道

部功力,傳授予你,但,這兩天內,還有,又道:「所以我兩天之內,必須將我全說至此,又黯然長嘆一聲,沉吟一陣

匕首取下,兩天之內,必定喪命…

的雙目,緊緊盯着他不捨,心頭不禁暗暗 臉上表情,千端萬變,尤其那對精光暴射 事重重,抬頭一看,突見老人神色有異

吃了一驚!

純樸的石中堅,又豈知此長髮怪

鬼劍客愈是說得可怕 ,石中堅心念愈

喜歡的 人,只有眼前這可怕的老怪人,才是他所 恨這世界上,沒有一個值得他憐愛的

水,說道:「最後要來的,到底是誰

1

長髮怪人冷冷一笑,說道:「此人乃

石中堅聽得心頭頓生寒意,嚥了嚥口

就要看你的福份了!」

正傳你功力,你我均要傷在對方手下,這一個最厲害的人要來,如果他一來到,我

然根深蒂固,無法除却 天天繁隨他的年歲增長,而發芽長大,已已然播下了種子,而這可怕的種子,却一 這種恨的觀念, 在他年幼的心靈中

,在他心目中是善良的,可親的…… 因此,在這世界中,幾乎沒有一個人

不知道,我是什麽人吧?」我的徒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也許你

,石中堅是不會知道的?

長髮怪人頓了一頓,又道:

「因爲做

另有原因——那又是什麼原因呢?當

石中堅覺得奇怪一 而是另有原因……」

幸的悲慘遭遇的老怪人! 人,孤獨,冷漠,高傲……及有着一段不 今天他遇到了一個,與他同病相憐的

這種恨,造成了他們「老一少,對人

湖武林之中,人人都要找我報仇的

『鬼劍

長髮怪人微微感嘆的道:「我就是江

石中堅搖了搖頭道:

「晚輩不知!」

怪老人,是可親的,給了他從未享受過的在他的心扉中,而開始覺得這雖然可怕的 老人,是可親的,給了他從未享受過的 此時,鬼劍客的影子第一次深深嵌印

後『命門穴』上,刺入一把匕首,若是我 巳然不長,三十年前,不知何人 是天意的安排,所謂的緣份,不過我壽命 的時光,從未遇過像你這樣的人,這也許 長嘆道:「我在此石屋中,已渡過三十年 功力較差,怕早已離開人世,此時 ,在我身

> 也是爲師最痛恨的一人一 ,心毒手辣,而且黨羽無數,機詐百出,當今黑道之中,是第一位高手,武功絕倫 ,心毒手辣,而且黨羽無數, 機詐百

就應該是他啦?」 「那師父門外的 『恨』字,最後一筆

出得江湖,第一要想辦法殺掉他,把我這老鬼,可是他沒有來,算你福份,將來當你天之內,他沒有來,算你福份,將來當你天之內,他沒有來,算你福份,將來當你了人內,他沒有來,算你福份,將來當你 『恨』字完成!」

一個幹掉『紅面尊者』,並且將七首之主父儘可放心,徒兒只要學成武功,一定第 尋到,代師父報仇!」一個幹掉『紅面尊者』 石中堅恭身靜聽,點頭應是道: 一定第一

懼怕的『鬼劍客』!」 鬼劍客頷首笑道: 「對!這才是

這就是爲師所有的東西 中,取出一包東西,交給石中堅,道: 說此,突然將話頓住,將手伸至棺 ,我現在全交給你

石中堅叩首拜過後,接過東西

,相處在一起

底在想些什麼,於是不解的說道:「孩子 你在想什麼?怎麼還不快走?」 他既沒有說話,也沒有動一動。這長 時之間,也無法摸清石中堅到

心

莫非他眞不願意收徒

無處可去,你能讓我留在此地嗎?……」 石中堅黯然搖頭道:「老前輩,晚輩

我的話,早點離開吧!」 裏好,絕不會像此地那麼危險,你還是聽 中更對你的危險,而且任何地方都比這 長髮怪人微微嘆息,道:「你留在此

你

口氣,

氣,道:「孩子!不是我不顧意收留 华晌,長髮怪人才黯然神傷的長嘆了

充溢在整個小屋中

决意不離開老前輩,這世界上,根本沒有「不!」石中堅着急的道:「晚輩巳

道:「老前輩就留晚輩做弟子吧!」 設着,「噗通」一聲,跪了下來,又

怪人,連忙搖頭說道:「不行!不行!… 趕快起來 石中堅這突來之學, 不禁楞住了長髮

晚輩就永遠不起來了 露堅毅之色,道:「老前輩如若不答應 話雖如此,石中堅依然長跪未動,臉

人見石中堅心意如此堅决,只

,又道:「就因爲我恨

話至此,他似乎非常得意的微露笑容

資質的徒弟, 來繼承他的地位, 但 他又何嘗不希望,收個像石中堅如此 ,他却

有着難言的苦衷……

他能再造就一個 他非常了解石中堅拜他爲師的意思! ,比他殺孽更重的人

M118

石中堅見長髮怪人沉默無語,似乎心

所有的仇家,來尋找我,你不怕嗎?」 我現在一樣,住在這兒已三十年之久,等 將來你會痛苦的,比你現在更痛苦,就跟 蓋世無比的武功,向世人報仇……不過 悲慘的遭遇,所以才要拜我爲師,想練成 十分慈祥的說道:「我知道你一定有着很 人,終於被人家害了,孩子!…… 說着說着,他學手拂着石中堅頭頂 殺了不知多少我看不順眼的因為我恨——恨所有的人,

生發生了共同的歧見!

溫暖,因此他這樣堅毅决定。 鬼劍客見石中堅心意已定,只有搖頭

黄皮紙書 色,紅面紗, 一看,竟是一件奇怪的衣服,總共三種顏 黑衣褲,白鞋襪,還有一本

,正待開口 鬼劍客復將棺材蓋上,順一看便知,這些是什麼東

响聲,端的震人心弦-整個小石屋中,頓時產生一陣「嗡嗡」 「噹」的響起一聲金鐵抖動之音,充

痛

石中堅當時吃了一驚,只覺眼前,見

的奇特短劍——劍尖却直閃奇光 「吶」了一聲,暗道:「原來如此!」 此閃光之物正是一把,長不過一尺許 道刺目精光,當他揉目一看,不由脫

石中堅突然想起

這正是棺材蓋上,會發亮的小東西一

道 石中堅恭敬地搖頭道:「弟子不知 「你知道是什麼劍嗎?」

鬼劍客持劍把弄了一陣,沉思片刻

亦師父明言。」 鬼劍客指了指劍道:「這就叫做『鬼

不知樹了多少仇家……」 江湖,五十餘年,未逢敵手,就因這樣, 運用得體,劍芒能達一丈之遠,爲師行走 劍』,此劍雖短,却具有無上威力,一旦

,變化奧妙,書中自有劍法招式圖解,因 九式,每式又有三種變化,九九八十一式 九式,每式又有三種變化,九九八十一式 也鬼沒』,『急如星火』,但,每招暗藏 出鬼沒」,『急如星火』,但,每招暗藏 爲時間急迫,如若傳你各種內外功夫

然極不可能,以後你自行按書中所載去練

宵之間,就被師父一舉消滅! 心想:怪不得那十四個武林高手,半 石中堅聽得不住點頭應是!

心想之間,只聽鬼劍客「嗯」的哼了 天魔劍之威,當可想而知。

聲,似乎是咬牙切齒的,在忍受一種悲

端百變, 的七首,仔細的端詳着,臉上神色,却千 神看去,頓見師父手中,握着一把血淋淋 一陣寒意! 此突來之聲,使石中堅吃了一驚,定 令人看後,心中不由自主,竟升

起

感,這不但將我一生心血付諸東流,而且分神他想,如果我行功之時,你被外物所分神他想,如果我行功之時,你被外物所以及全身百穴,但,你千萬不能以所能,以及全身百穴,但,你千萬不能我多說也是無益……時間繁要,你靠過來 你也會落得一生殘廢……」 告訴你,爲師何以殺了如此多的人,現在 之中也只有一個知己— 去找他,我們已三十年沒見了,到時他會 我一生中,唯一的仇人,但找我報仇之人 ,却無以計算,你須處處小心,爲師一生 七首我已經取下,兩天之內 後你出現江湖,尋此七首之主,這也是 鬼劍客將七首交給石中堅道:「現在 『千面客』,你 ,爲師必死

爲師現在跟你先話別了……」 說着不由黯然神傷的一嘆,又道:

此時鬼劍客似乎悲痛已極,不忍再往

」等穴… 期門」、 手拼進雙指,拍向石中堅的「華蓋」、「 一聲,右掌抵住石中堅的「天靈蓋」,左 話聲甫歇,不禁淚水奪眶而出,微嘆 「將台」循經「丹田」、「氣海

淚!

但,此時他們却爲了別 是這一老一少 ,從不願流淚的 雕,而流了

時間轉瞬已過,這已是最後一天 ,也

是最危險的一天! 如果這一天過去,石中堅就安全了

石中堅聽得心頭也不免湧上一股莫明

只是重新靜坐。 **矮怪人,却透過了他的心扉,深深的印上** 了一個可親的影子,但,又馬上要離開他 髮怪人,却透過了10勺~110克,可是鬼劍客這位長有對任何人發生感情,可是鬼劍客這位長 鬼劍客凄然長嘆一聲,雙掌運功,又 他雖然黯然神傷,但是他沒有說話

已要死,本已無憾,只是你還年靑,不然,否則我們的希望,都要成了泡影,我不 我在九泉之下,也難瞑目!」 道 :「孩子!千萬記住我的話,不要分心

而下 石中堅也再無法按耐心酸,淚水簌簌

却是那麼傷心…

的背誦着… 而石中堅却翻動黃皮紙書,集精會神鬼劍客正以本身百年功力,傳予石中

因爲這已到了最緊要關頭,無論任何人

只要輕意出手一擊,就能斷送他們生命

動着石中堅全身各大穴道 騰,似是在用盡畢生之力,雙掌不停的拍 出汗,髮髯微顫,頭頂之上,熱氣蒸蒸上 鬼劍客此時神情極其痛苦,額角微微

奇熱難忍 有着一股熱流,直滲入體內, 石中堅只覺鬼劍客壓在自己身上的手 頓覺全身

注的背誦書中之學。 心 ,儘量忍耐着,緊咬牙關,全心全力貫 他那裏知道鬼劍客比他更痛苦,雙掌 使石中堅冷汗直流,但 他倔强好勝之

星靜脈」,使他功力,愈來愈增。 中堅的「天靈蓋」,迫進「華蓋」,衝破 巳將他百年功力,揉合真元之氣,透過石 「生死玄關」,「十二重樓」,歸入 鬼劍客心中有數,如果「紅面尊者」

此時來臨,他不知該如何是好? 他每當忖此,就心急如焚,但他想不

出一個妥善的方法,能夠一氣呵成。

兩人同時痛楚欲昏。 一刻刻過去,已然進入最後關頭

不由忖道:「好一個『紅面尊者』,沒想 半頓飯的時間,一切將可順利完成,心裏 你果真胆小如鼠,老夫三十年於此恭迎大 鬼劍客開始心安下來,因爲 再有

心方忖此,臉色驟然大變,暗叫「不

時,耳目較比平日更爲靈敏 他乃内功精純之人,此時又在運功之

一行十餘人,已然走到小石屋門前,都 未到半盞熱茶的工夫,「紅面尊者」

由自主的朝地上的「恨」字,瞟了一眼

心裏不約而同的,掀起一陣寒意

冷顫 尤其是那最後一筆,更使衆人打一個

脚步風聲,似乎有十人之多,直朝此處奔

果然有人,而且,還不只一人,聽那

他還有些不信

,不由寧神靜聞

,那最後一筆是留給誰

的冷笑。 味道,但仍强自鎮定,作出 「紅面尊者」看得心神雖然有些不是 \_\_ 副極不自然

然他與石中堅都要發生危險

石中堅却一無所知,依然咬牙忍着痛

,强背五中之學。

至最後急要關鍵,絕不能有絲毫分心,不

這豈不讓鬼劍客大吃一驚,但此時已

只是在衆目之前 其實他又何嘗不知 ,不願顯露胆怯而已 「鬼劍客」的厲害

覺耳中似乎有一股人潮聲,心中跟着一怔

可是此時他已有了極精深之內功,只

,暗道:會不會是「紅面尊者」來了?

「紅面尊者」果然帶了十餘高手,飛

他冷冷的「嘿嘿」笑出聲來,縱聲喝

道 「紅面尊者」不由爲之一驚,心想:奇 -難道「鬼劍客」已經死啦? 喝聲直如石沉大海,半晌,未聞回音 「『鬼劍客』!你看誰駕到了?」

者。 前釆取你的狗命,還不快給老夫滾出 ……你死了不成,告訴你,『紅面尊 心想之間,又暴喝一聲道:「『鬼劍

們並沒有全力施出輕功

沙-沙-……」的脚步聲,愈

力傳授弟子,而且巳至最後關鍵,所以他可是他們並不知道,鬼劍客正在以功

怪

難道「鬼劍客」真的死了? 奇怪-怎麼裏面一點氣息都沒有?

大的汗珠,

一顆心却砰然緊跳

鬼劍客與石中堅却緊張得額角溢出

都有同感。 「紅面尊者」如此揣測,就是在塲的人 莫非「鬼劍客」就在這兩天死啦?不但 不會吧,這些人分明才不過死了兩天

沉吟片刻,但仍然是一片寧靜!

就要待斃

驀然

外面一聲冷喝道:「把門劈開 喝聲甫歇,頓聞「嘩啦」一聲巨响 ,衝進

智,就在「嘩啦」一聲巨響,門被劈爛之 那原本已爛的小門,被打得粉碎 鬼劍客嚇得臉色大變,條然,急中生

集於雙掌,暴喝一聲,施出全力將石中堅 提氣縱了出去。 他將全部眞元之氣,會聚百年功力

「掌推去。 巴由門中朝外飛出 石中堅頓覺眼前一花 嗖」 的一聲

由嚇得魂飛入半空,不由脫口叫道: 此突來之變,無論他們武功再高,也

一組急追半空人影

十餘人,分成兩組

,

組奪門進屋

覺舒暢不已。 半空中的石中堅,週身痛楚皆除,反

全部百年功力修爲,一氣傳入他的體內 「督」兩脈,以及週身百穴打通,已將 而鬼劍客却氣血枯乾身死! 他豈知鬼劍客最後一下 ,將他「任」

,心想:師父還在裏面! 只見四五人直入石屋,心裏大爲着急 石中堅半空挫身,流目一看,大吃

屋與他身下之人擊去 勢待發,要置他於死,雙掌平胸 情急之下,也顧不得下面 有四五人集 ,分向石

石屋中的石中堅與鬼劍客,急得如熱 螞蟻,可是他們却動彈不得,眼見

知威猛絕倫,直若兩道疾勁狂飆,排山倒

動地的暴响,直響雲霄,及幾聲慘嘷相交 起,聽得人毛骨悚然,眞是慘不忍覩一 掌風到處,頓聞「嘩啦啦」 一聲驚天

場之人,竟連石中堅也大感意外,他真想 面尊者」同來之三四人,也都斃於掌下 他這驚人的功力,不禁嚇愕了所有在 小石屋已被石中堅這一掌擊塌, 紅紅

轉瞬之間,成了武林中罕見的高手 不到,這就是他幹的 這眞是一件想不到的事,石中堅竟在

就在衆人一愕之際,石中堅巳飄身落

爲他現在所最關心的,是師父的安危 眈的瞪了衆人一眼,直奔倒塌的石屋,因 ,只有那紅木棺材,在石塊堆中,露出了 當心走至石屋,却不見他師父的踪影 他滿臉呈佈寒霜殺氣,虎視財

要奪眶而出 石中堅看得心頭一酸,忍不住淚水又

大石壓爛。

一個頭來,其他的是一兩具屍體,都已被

在這種情形下 ,他當然想像得到

含笑而死! 的師父遭受什麼樣的情形 其實鬼劍客早在石屋場下之前 ,已然

<u>\_\_</u> 常奇怪,不禁仔細的打量了一陣,方條然,石中堅發覺那倒塌的石屋 了一聲,恍然大悟

M120

的話:「孩子!千萬記住,不要分心心用

這都是命運一誰也挽回不了的

開始鎭定,極力的鎭定自己!

但鬼劍客並沒有放棄最後的希望,他

他們都不約而同在心裏叫着

石中堅此時也不敢胡思亂想,在他的

只是不斷的浮現,師父最後關照

,毫無招式可言 但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 可飛

> 對姑娘 同

江相公, 攔,胡說八道。 實在很少時間管教她們,只怕她口沒遮 鳳媽媽緩緩在對面坐了下來,道: 我這個作媽媽的,每日忙於店務

娘精明聰慧,對在下確有很多指教。」 江玉南道:「鳳媽媽客氣了 ,三鳳姑

江玉南道: 「還不是談談鐵劍堡中的

建了大功,實是可喜可賀,鐵劍門中高 鳳媽媽道: 一江相公旗開得勝, 替谷

芒,心中暗暗一凜,暗忖道:看來三鳳沒 有說錯,這中年婦人是春風共面,蛇蠍其 聽到殺人之事, 江玉南看她滿面春風,笑容慈和,

## 見谷主可

回三鳳閣覆命,公鳳設宴招呼,最後只留江玉南一人在座,說出谷主對他們行動有懷疑

任務完成得比預期快兩天,殺人太少,還由鳳媽出來審査完成任務的過程

不肯就範,由後起三秀田榮、高泰和他們對陣,經過戰鬥不敵才肯屈服。鐵劍堡一夕間

行人是受黑谷谷主之命而來。十二弟子見師長被殺,雖然面對這些江湖有名的好漢,仍

計,還有十二弟子未有征服,派出金長久和他們說項,說明自己一

前文書至江玉南等人已和鐵劍三雄、曲氏五傑訂下本代桃僵之

前文提要·

變成了人間鬼域,數百戶人家連夜遷走,一塲大火盡成瓦礫……江玉南見任務完成,再

心

些什麼? 鳳媽媽哦了一聲,笑道:「你們都談

手不少,不知江相公如何征服了他們? 江玉南謙遜道: 一我們先殺了鐵劍三

鐵劍三雄,他們就沒有頭兒了。 鳳媽媽接道:一好! 打蛇打頭,先殺

雙目中却閃動着喜悅的光

麼? 多人,只殺了鐵劍三雄,就能使他們屈服 江玉南道: 只聽鳳媽媽接着問道•「鐵劍堡那麼 「那自然不行……」

了他們? 江玉南說道:「殺!我們展開了一 鳳媽媽接道: 「不知江相公如何收明

屠殺,一口氣殺了四十八個鐵劍門中的壯 鳳媽媽道:

殺上四五十個人,也不算多。 江玉南心頭震動了一下,道:「鳳媽 「那堡中只怕是一兩千

殺戮過重 媽說的是,但因格於谷主分諭,要咱們 十二個鐵劍門中弟子,不便放手施爲

子受制,曲氏兄弟歸依,.... 江玉南道: 鳳媽媽點頭,道:「以後呢?」 「以後,十二個鐵劍門弟

「這中間景有個道理,那 「哦!這麽容易?

但

只見一 張金交椅上面 ,端坐着一 個婦

只見她變挽宮髻,身着杏黃長衫,

全是兩個形態,一瞬間呆住了當地。 這和江玉南心中想像的黑谷谷主,

江玉南暗暗一咬牙,搖搖頭,道:

黃衣婦人道:「咱們動過手

是不是和你想像的完全不同?」 黃衣婦人道:「黑谷,我就是黑谷谷

黃衣婦人笑一笑,道:「那時我穿着 和黑色的 面

江玉南說道・「這個⋯⋯在下不敢妄

我以真正面目和你相見,那表示我已對你 黃衣婦人道: - 現在是我本來面目

十二個鐵劍弟子, 江玉南目光不斷轉動,只見閻五、金

份 「姑娘,這一位眞是黑谷谷主麼?」 百里香道:「千眞萬確,還不上前見 但他仍然回頭望了百里香一眼,道:

見谷主 緩緩向前行了幾步, 黄衣婦人笑一笑,道: 江玉南臉上仍然是一股半信半疑的神 道: 「你起來, 「江玉南拜

樣子, 你心中還有一點懷疑, 對麼?」

江玉南直言道:「不敢相瞞,確然如 「好!等一會我會給

出乎我意料之外, 個滿意的證明, 黃衣婦人道:「你才華絕高, 高到了 江玉南道: 「谷主吩咐。 黄衣婦人道:· 所以,我想改變一下計 現在我們先談公事。

劃 黃衣婦人道:「丐帮正在召集一個長 江玉南道:「谷主的意思是?…

老會議,我準備派你帶着人手,降服他們 靈通,又震駭着她手法的奇突。 最好能收爲我用,一舉間掌握丐帮。」 江玉南心頭震動,旣驚懍於她消息的

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了 如若眞要一下子制服了丐帮, 那可是

他們。 帮的精銳 話,那丐帮長老會議,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 區區這點能耐 想必一定集中了丐 , 只怕很難收服 「回谷主

,對付丐帮自然非你門力量所之一可來,你是個很務實的人,不貪功,不虛浮來,你是個很務實的人,不貪功,不虛浮 對付丐帮自然非你們力量所及,所以 黄衣婦人笑一笑, 道: 「江玉南,看 但却 殿

就是,他們一直担心我們放手屠殺,那些

人中,可能是他們父母、兄弟、姊妹。」

鳳媽媽道:「這就不錯了,一場大屠

不停的提出了很多江湖上新奇事件,

向江

三鳳笑一笑,不再談黑谷中事 江玉南搖搖頭,道:「沒有

殺,能使血流成渠,屍滿濠溝,我就不信

他們不怕。」

人

莊嚴中有着一股動人的成熟風韻 面朱唇,看上去,只不過三十許的年紀

你不認識本座麼? 只見那婦人微微一笑,道:「江玉南

江玉南道:「在那裏?」

江玉南道:「不止是想像不同,和在

具,對麼? 黑衣,帶了一副黑色的手套,

言

長久、田榮、高泰、 面是兩個中年婦人、 和曲氏五傑、鐵劍門 和三個鷄皮鶴髮的老 都一列排在右邊,左

語聲忽轉低沉 百里香道:「很令谷主滿意……」 接道: 「三鳳姑娘帮

你不少的忙

「谷主現在大殿相候,你快進去吧! 未容江玉南開口 江玉南深注了百里香一眼 又提高了聲音,道 ,直奔入大

不認識。」

妳看這件事,咱們是不是作的是可資非議

**<del>传勢有異,心中恍然大悟,三鳳有意留住</u>**</del>

到了羣豪落足之處,

江玉南已發覺

己以便有充裕的時間,使黑谷谷主作多

體上還算差强人意,只不知鐵劍門中弟子 ,是真的心悅誠服,還是假意投誠?」

江玉南道·「這個,在下就不敢斷言

鳳媽媽又問道:「小子

你姓江是不

劍門下弟子說過了。

江玉南心頭震動,但表面上仍保持了

笑一笑,說道:「谷主來調查在下

兄,

征服了鐵劍門,谷主已經和十二個鐵臉上帶着迎人的笑意,道:「 恭喜江

只見她仍是一身素雅的打扮

一個辿出來的是百里香

江玉南道:

「不錯,

在下姓江,叫江

了? 鎭靜,

主不作一次很精密的調查,

如何肯相信閣

江玉南笑一

笑,說道:

「調查的結果

百里香竟是一

口

承認,道:

一如若谷

鳳媽媽溫和一笑,

道:「這件事,

面

的調查

敦厚的面孔?

心中念轉,口

中却說道:「鳳媽媽

去

法瞭解。

一直到紅日西沉,三鳳才放江玉南離

用心在絆住自己。

江玉南忽然警覺到這是有意的糾纏

但對方質正的用心

江玉南一時間無

侵人,但爲什麼却偏偏有着那麼一張仁慈 能殺人,但言語間兇厲的殺氣,却已凜凜

這女人有嗜殺之狂,她屈身酒閣之中不這女人有嗜殺之狂,她屈身酒閣之中不錯。看來三鳳說的不錯

下見到的也不相同。」

們很信任了。

江玉南心中已經相信這黃衣婦人的身 兩個女婢,分站在黃衣婦人的身後

「她問過我的

聲音轉爲很低,接道:

三鳳道:「好像是進過了

在下是否通過了鳳媽媽的考驗?」

江玉南喝了一口酒,笑道:「三姑娘

的用吧!

站起身子,緩緩行了出去

人影閃動,三鳳快步而入

鳳媽媽笑一笑,站起身子,道: 江玉南道:「老前輩誇獎。 鳳媽媽道:「你小子不錯

M122

付鐵劍門 才行,至少,應該瞭解一個大致情形。 我派出援手接應你們 江玉南心內忖道:此事重大,不比對 ,必得先要弄清楚她的詳細計劃

除了黃衣婦人的心中之疑。 我的是什麼人?我要如何和他們配合?」 最後這一句話,問的很有技巧,也消 說道:「講問谷主,第二路接應

是絕情谷主百里香。 黃衣婦人笑一笑,道:•「第二路接應

江玉南道:「笋三路呢?」

,希望用不到我出面。」 黄衣婦人道·「第三路由本座率領 玉 南道: 「屬下還有請示

江玉南道:「我要帶多少人去?」 黃衣婦人道:「說吧!」 0

江玉南道:「就是屬下率領征服鐵劍 黃衣婦人道:「你自己的手下。」

中弟子,和曲氏五傑。」 黃衣婦人道: 「再加上十二個鐵劍門

江玉 此藥服用之後,能使一個人的功力 黄衣婦人道:「我給你十八粒大力神 增長十倍。 南道:「好!屬下盡力而爲。

江玉南道:「世上眞有這等神奇的藥

珍貴, 三味主藥,就出在黑谷,不過,這藥物太 不能輕易施用……」 衣婦人道:「有! 配裝大力神丹的

像對付鐵

劍門那樣輕鬆。」

加上大力神丹,會創出一種莫可匹抵的威 中人,最爲有效,他們的拚命招術,再 放低了聲音,接道。「這藥物對鐵劍

> 有多少時間? 江玉南道:•「谷主,大力神丹的藥效

久。」 種如大力神丹的藥物,如 了我很多的心血了 黄衣婦人道:-「一個時辰,這巳經花 林之中, 效力能支持如此之 從沒有一

江玉南道: 黃衣婦人道:「好自爲之,你會得到 屬下明白了

很好的報賞。」

黄衣婦人揮揮手,道: 江玉南道: 「多謝谷主 0 「迢裏有一封

錦囊,你照着行事就是。」 江玉南應聲退到一側。

和女婢擁護之下而去。 黃衣婦人緩緩站起身子,在幾個婦人

人和百里香 破落的大殿上, 只留下江玉南等一行

里姑娘, 緩步逼近了百里香,微微一笑,道: 百里香道:「什麼事?」 望着那黃衣婦人離去的背影,江玉南 在下要請教一件事。」 一百

姑娘有什麼高見?」 江玉南道。「對付丐帮長老這件事 百里香說道。「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大帮,長老會議, 麼? 江玉南道:「不錯,丐帮是天下第一 精華盡聚,我想,不會

呢? 百里香說道:「那麼,閣下作何打算

教的地方。 江玉南道:「這正是在下要向姑娘請

去 了一陣,沒有答話,却轉身向外行去

去 道: 這一戰非比尋常, 江玉南道:一在下是真的向姑娘請教 百里香行出廟外十餘丈才停了下來 一江兄,有什麼高見,可以說了?! 只怕我們無法應付過

毒,但丐帮中人,沒有中毒。 可以把兩股力量合而為一,就算咱們中了 工玉南道: 「咱們去攻擊丐帮,但也

的功力 它能使鐵劍門下弟子, 驟然間增長十倍

麼? 江玉南道: 「真的要他們去殺丐帮人

死地。 已經入了她的掌握,

下了毒 江玉南道:「我知道,她在咱們身上

生,就永遠受她奴役了? 以使毒性發作, 江玉南道。「照姑娘的說法,咱們這 不受時地限制。

爲虐。」 去了, 咱們不能就這樣一次一次的助她

們就算要反抗,也是機會不大。」

些: 江玉南說道: 「那總算比受人擺佈好

咱們必得坦誠相見了,妳究竟要作何打 語聲一頓,接道:「姑娘,此時此情

江玉南皺皺眉頭,跟在百里香身後行 百里香雙目凝注在江玉南的臉上,瞧

動

第三陣谷上親自接應

,對麼?

妳接應我

算,希望妳說個明白

百里香搖首道:「我發覺不能輕學妄

百里香道: 「那大力神丹可 以帮助

百里香苦笑一 ,道:「江兄,咱們

她隨時可以制咱們於

之境…

用的,她一身修爲,巳到了人力莫可抗拒

百里香歎息一聲,道:「江兄,沒有

們都可以吃下大力神丹,全力對付她。

江玉南道:「別忘了,還有咱們,

就能够抗拒谷主麼?

百里香道:「你認爲丐帮幾個長老

百里香道:「對!厲害的是,她隨時

江玉南道:「事情已經沒有辦法再百里香道:「你是不是想反抗?」

了你幾句……

也不想再聽我的話啦。」

「怎麼?現在不信任了

任妳呢?造成了目下這個局面,也不過聽江玉南道。「百里香,江某本來很信

團火藥,在外面爆炸,總不如在一個人的

百里香道: 「江兄,我們把它比成一

了丐帮人手,那豈不是如虎添翼麼?」

江玉南接道:「如若我們再帮他收羅

肚子裏爆炸强烈。

百里香道。 「我已經想過很久了,

,連我也不能相信你了。」

江玉南道:「目下的情勢,迷離詭異

**斯風吹草動,她可以重新調整她們陣容** 

百里香道:「江兄,咱們現在如若有

那時間,我們又如何應付呢?」

江玉南道:「百里香,我們不背離她 我們又能得到什麼?」

後,再告訴他們一些,那時間,他會很認情告訴他們一些,然後,再擊敗了他們之百里香道:「這要隨機應變,先把內 眞的想想你的話。」 ,然後,再擊敗了他們之「這要隨機應變,先把內 到 會使很多人上妳的當…

你對我竟是恨的如此之深。

百里香敷息一聲,道。「江兄,想不

江玉南道:「妳素衣淡裝,

華貴高雅

這件事暫時不說,我倒想請姑娘給在下一 個機會?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突然抬起頭,頰 俊目放光,冷冷說道:「姑娘

再用。」

百里香接道:

,由幾百年前,

用到現在,還是可以 「有些方法,可以一用

江玉南道•「這個……」

「你如何征服鐵劍門?」

方法,可以適應鐵劍門

,

却未必能適應巧

江玉南說道:

「姑娘,那是個很笨的

麼機會?最好別動歪念頭 百里香呆了一呆,說道:「機會, ,我們不能輕暴

這麼大的聲音。」

江玉南道:「不錯,我是快瘋了,

,大聲吼道:「聽我說完,……

百里香呆了一呆,接道:「你瘋了

百里香道。「我……

關? 江玉南接間道:「這件事, 和別人無

很快就發瘋了。

質力

以,他們不會屈服

百

香道。

「丐帮很相信他們自己的 「如何一個修正之法?

江玉南道:

百

爲什麼不修正一下?

征服丐帮的實力

江玉南道: 「我也不相信,我們眞有

倒要聽聽看,什麼機會 百里香道:「那是我本身的事了, 0

江玉南道:「我想和姑娘作一場公平 百里香道: 「打架。

自信

那就快些動手吧?

征服他們,然後,再和他們談判。

百里香道:「所以,現在,就要真的

路可以選擇,一條是死,一條是聽你的安

百里香說道:「那時間, 江玉南道· 「哦!」

他們有兩條

好一些, 現在積了一肚子的悶氣,希望發洩一下一些,深遠一些,但我辦不到,我心中江玉南道:「對!我想使自己的修養 和姑娘作百招生死之戰。」

死了。 戰,刑是說,我們兩個人,必須有一個要 百里香吁一口氣,道:「百招生死之

幽靈夫人這樣的敵人……

,但他太方正,對付

道。

「江兄

江玉南接問道:「慢着,誰是幽靈夫

不但沒有帮助他們,反而會造成了血流成他們全出丐帮精銳,全力和咱們一拚,那

江玉南道:·「我看,還有第三條路

千萬人頭落地的慘事。

百里香道:「江兄,你的顧慮很對,

你要明白,眼下已經沒有兩全之策

上了妳 妳更可恨,比她更可怕的人,所以, 我選

我們只有這一條路走。

江玉南道:「這是一條絕路,那會使

大局都沒有益處? 百里香道:「不論咱們誰戰死誰, 對

妳 閻五雖然俠名滿天下 江玉南說道:「妳不動手,我會殺百里香道:「不!我不和你動手。 百里香忽然流下淚來

江玉南道:「我心中還想不出一個比

她像幽靈一樣。

百里香道:「就是黑谷谷主,你不覺

,少也, 也發洩出了心中一股燥悶之氣。」也發洩出了心中一股燥悶之氣。」,我可以沒有煩惱、痛苦,我如殺了妳 江玉南道:「不對,

相似之處。一的生性和那一身飄忽的武功,也有着很多的生性和那一身飄忽的武功,也有着很多的生性和那一身飄忽的武功,也有着很多

暗之中,這幽靈夫人,倒也叫得恰當。」

江玉南道:「她大半生歲月生活在黑

是真正的面目?」 事,道:「剛才, 江玉南似乎突然間想起了什麼重要之 我見的幽靈夫人,是不

江玉南搖搖手,阻止着百里香再說下 面目,和我們相見,連我也覺得很十分意 江玉南道:「姑娘,妳覺得這件事 百里香熙熙頭, 道: 「是!她以真正

會不會別有用心? 百里香說道:「至少,我現在想不出

我 來

好叫在下費解。 江玉南道:「百里姑娘, 有一件事

胸中這一股悶氣,如若不酸洩出來,我會 百里香道:「什麼事?」

動起手來,你一定會敗在我的手中……」 不要逼我,也不要這樣大吼我,我們真要 江玉南冷冷說道:「妳既然有這樣的 百里香黯然歎息一聲,道。「江兄 她處理事情,却像是一個常年江湖上走動 黑谷之中,江湖上從來沒有她的傳說, 江玉南道:「那幽靈夫人,終年躲在 但

我會殺了 好像有不少人在江湖上活動,武林中事 的人,有着豐富的經驗,週詳無比的計劃 ,這是什麼道理?」 百里香道:「我也有這樣的疑問, 她

她大都知曉。 江玉南接着說道:「三鳳閣便是其中

之一。 百里香道: 「除了三鳳閣, 我還曉得

處地方。 百里香說道. 江玉南道: · 「金陵秦淮河中的飛鳳「什麼地方?」

舫 江玉南道: 「姑娘, 妳們絕情谷算不

算是她的屬下? 百里香黯然說道:「此時此情, 看來

小妹無法不把實情奉告了。」 「妳最好實話實說,要不

可以修正它。」 江玉南道:「姑娘能不能告訴在下

個修正辦法。

M124

百里香道:•「路是人走的,爲什麼不

屍此 她的手中。 ,今日,咱們兩個人中, 江玉南道:「妳……」 百里香道: 地 「我娘和大姊, 必有一個人構 却落在了

情谷主,但却是新任的絕情谷主。老實說 我坐上谷主這個寶座,還不足 百里香道: 江玉南道: 百里香接道: 「我雖然不是假冒的絕 「我娘交給了大姊,大姊 「令堂和令姊那一位是谷 年。」

手中… 主持谷政不足三年,就落入了幽靈夫人的 可 以和母親、大姊見上一面。」 百里香道:「不知道,但我每 江玉南道: 「所以,妳才甘心受她控 「她們現在何處?」 但我每隔一年

實非我們能抵抗得住……」 1里香道: 「事實上,她武功高强

把你們也陷了進去,作了她征服江湖的工 我會計劃借諸位之力,一舉把她搏殺, 語聲一 ,你們都非她之敵,謀計失敗,反 頓, 接道·「諸位找向絕情谷

江玉南說道:「這些都是妳的眞心話

百里香道:「如有一字虚言,天誅

面 我們商量一 江玉南說道: 下?也許不致弄到今天這個局 「那妳爲什麼不早些

百里香道:「唉!那時,我如說出來

更遑論合作了。 黑谷這個地方,只怕你根本不會相信

的有理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 「也許妳說

的 識, 都巳死於黑谷, 人 如是早經計議過了,只怕此刻,咱們 百里香道:「也幸好咱們沒有事先計 幽靈夫人不是個有勇無謀

像。」 來,咱們可能死傷殆盡,丐帮亦必將元氣 老聚會,咱們就算全力以赴,也未必就有等大門派,也要讓他們三分,如果眞是長 大傷,那是個什麼樣的情景,姑娘不難想 制服丐帮中的聚會精英,但這一場搏殺下 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就算是少林、武當、「姑娘,

兇焰呢?」 妹至少也可以列入一流高手,如若我們不多,小妹也不敢妄自菲薄,放眼天下,小 但 能制住幽靈夫人,又寄望什麼人制住她的 江兄,當今俊傑,像江兄這樣的 咱們也不能置諸不理,不是小妹推崇你 百里香道:「江兄所言 誠然如此 ,實也不

是逞口舌之利, 江玉南苦笑 自我安慰,這要憑眞實武 一下,

指教,但時間也來不及了。」 超 越過她,就算咱們肯下功夫,又有良師 百里香說道·「咱們已無法在武功上

有智取一途可行…… 百里香接道:「武功上既無勝她之望 江玉南道:「姑娘的意思是?」

江玉南道:「姑娘可有妙策?」

總會等到一個機會。 「如若我早有妙策,老實 不過,咱們等下去,

吧?

只有此法可行一 江玉南道:「不行,這樣太悶人, 等下去。」

得難受了…… 悶

你而言,這也是一場考驗。」 江玉南道:「姑娘,這個……」 百里香道:「你必須要盡力忍受, 對

之境。」 個處置不好, 對我們只不過是個人生死,但假如 百里香接道··「聽我說,江兄,這

對武林又有什麼帮助?」

咱們得先摸清楚她的底細……」 在江湖上,暗中埋伏了不少實力, 武林,無人能够抗拒於她,

她的底細?」

量 题夫人在江湖建立有一股力量,這一股力 题夫人在江湖建立有一股力量,這一股力 ,才是她的眞正實力。」

法 這 一股力量,

百里香道:「江兄,老實說 江玉南道:「什麼辦法?」 ,

江玉南苦笑道:「總不能一直等下去

百里香道:「如若沒有別的良策可用

百里香道:「江兄,就小妹所見,目

力,至少,何况她早已

動

江玉南不由楞住,道:「妳摸清楚了

股力量,然後,咱們再想對付她的辦百里香說道:「至少,我們先找出她 江玉南道:「哦!

我現在

就會把江湖陷入了萬刦不復

江玉南道: 「咱們如若去帮她收拾丐

早已經胸有成竹。 也沒有具體的辦法,

不過,

我相信,我娘

了 百里香道:「她雖然被幽靈夫人囚 「妳娘?

麼? 次面 ,但她的心却仍然自由,我和她見過 百里香道: 江玉南道·「幽鰋夫人沒有監視妳們 ,她要我好好的保重身體……」 「我相信有,

的機會。 意表現得很大方, 這就給了我們母女講話 不過她要故

否已被廢去?」 江玉南道: 「姑娘,令堂的武功,

上有一種禁制。」

江玉南道:「什麼禁制?」

她只告訴我幾句話。」 百里香道:「我娘沒有時間告訴我

百里香徐徐道:「忍辱負重 江玉南道: 「什麼話?」 待機而

江玉南道: 「這幾個字,不是太過籠

統麼?」 百里香道: 「這只是一個提示 值

的細節,還要自己去想了

面不能太冒險。」 江玉南道:「姑娘, 我總覺得, 這方

香一皺眉頭, 道 「你這人怎麼

辦?」 分清楚了,你還不肯信任我?那要我怎麼 ひ玉南怔了一怔, 百里香戚容道: 我已經跟你說得十 道:「怎麼樣?

這件事很重大…… 江玉南道: - 不是在下不相信姑娘

我的 百里香接截住說道:一好吧!不肯聽 ,我就聽你的好了,現在咱們應該如

我自己走一趟了。」

我也放不下心,說不定只好由

百里香說道:一你自己走一趟,那是

有想出一個完美之策。 江玉南道。一這個,這個,在下還沒

香道。一你既然想不出辦法,

要

清楚,不過,這中間,有一件事, 最好不過,不要立時相信,但必須把話說

最為重

就只好先聽我的了 **红玉南道**·一聽妳的可以

們先要說出一個細節來。」 百 里香道。•一你先說吧……」

江玉南奇道。一我有什麼好說的?

監視我的人,那就麻煩大了。」

江玉南道:一這個,她如若暗中派有

百里香道:一到現在爲止,

還沒有派

別叫幽靈夫人發覺了。

百里香道·一你要小心自己的行動 江玉南道·一什麼事?」

手段,就不能太光明。 黯淡的時期,所以,咱們用的一切方法 百里香道:「在武林而言,這是一個

人監視你

放低了聲音,說出了一番計劃。監視你。」

改變一下呢?」

重要的關係呢?」 不能太下流,不過,這和我個人,有什麼紅玉南道。一就算不太光明,但也總

的顧 忌,然後,才能放開手施爲。」 百里香道:一你必須先要除去你心中

,這些人你可以用他們,選一個可靠的人而且,你手下也有一批可以覓你効命的人 把咱們的用心告訴他,這些人你可以用他們, 你好像已經取得幽鹽夫人暫時的信任, 百里香說道:一再說,眼下的形勢吧 江玉南點點頭,道:一我明白了。」 由他轉告丐帮帮

上看來,你統率着很多高手,

威風八

只有她運用的

你們連她真正的屬下都算不運用的一顆棋子,替她打江

百里香道。一說不上什麼重要

表面 面

的地位

如何?」

經

可

以參與機要。

百里香道。一還談不上,不過,

我已

江玉南道:一在下在幽靈夫人心目中

是她很信任的人?」

上山其實,

,作爪牙,

江玉南道:一哦!

江玉南接道:一你認爲丐帮帮主

百里香道:一他也許在開始不太相信

M126

的

但丐帮這一代的帮主,是一個雄才大略 人物,他就算不相信,也會早作準備 惜 拚 ,對你們和敵人一樣,談不上一點憐 百里香道。一她要你們去人拚人,

江玉南想了一想,點頭道:一確實如

旦他相信了,就有立刻應變之能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這件事 0 此 0 L\_

,不瞞江兄說,小妹已經留心了很久,才我最快樂的一件事,就是說服了江兄合作 選中你江兄這位合作人。」 不瞞江兄說,小妹已經留心了很久, 江玉南道:一多承姑娘抬爱了 百里香臉上展現出一抹笑容,道:

所以,我能泰然使自己保持了適當的 都作了階下之囚,我從痛苦中磨練出 ,使心中所思不形諸於外。」 百里香道。「一夕驚變,家母和大姊 平 來

個兩面人 江玉南道:「姑娘好像使自己變成了

麦面上,看到我的內心。」 不服丐帮中人, 江玉南數口氣,道:「 百里香道:一是! 咱們的計劃,是不是可以 我要任何人不能從 姑娘,萬一說

的門派。 然强大,但他們還不是目下江湖上最强大 百里香搖搖頭,道:一不行,丐帮雖

麼,什麼門戶算是最强大呢?」 江玉南道:一丐帮還不算最强大, 那

林高僧的造詣 帮强大,他們的人數也不少,達摩院中少 百里香說道:一至少,少林派就比丐 比起丐帮弟子 ,高明得多

江玉南道 咱們也無法說服少 就算是少林派比丐帮實 林

境。 都不會相信,目前 這些人,都很奇怪, 百里香點頭道:「他們都不會聽的 丐帮正面臨到這個危 不到大禍臨頭,他們

命

江玉南說道: 所 以,丐帮目前容易

臨頭,但他們已經感覺到這種危急。 江玉南道:「姑娘,除了在下之外 百里香道:「不錯,雖然危急還沒

還有沒有別的人對丐帮攻襲。

的那 人手 些人,不是對丐帮攻襲,而是接應你們 百里香道:「有,不過,據我所 知

江玉南道·「那是說, 江玉南怔了一怔道:「接應我們?」

無信心了。」 幽靈夫人對我 對本人是全

鐵劍門 別生氣的話,你們是完完全全的工具。百里香道:「唉!江兄,說一句, 江玉南道: 「爲什麼他們要先行劉

馬行空一般,真可遏制。 匹,加上大力神丸,那 加上大力神丸,那一股力量,有如天百里香道:「鐵劍拚命招數,兇厲無 一股力量,有如

承教不少。 江玉南道:「多謝姑娘指點,在下又 百里香道:「用不着這樣客氣, 江兄

試試。 咱們是站在一邊的人 江玉南道: 「好吧! 我照姑娘的吩咐

任我。 百里香道: 「小妹感激江兄,你能信

一旦情形有變,我就不惜一拚了妳的吩咐,不過,我還是有自己: 了萬不得已,我不希望你用出來?」 百里香道: 江玉南道: 「百里姑娘,我雖然聽了 我還是有自己的主張

挖下這個傳說

說,則是一個强盜會經在那裏住過紅莓街其他的屋子都沒有的。但有

一個强盗會經在那

個人知道那裏爲什麼會有一

個

指甲抓

以留下了不少她在極度恐懼中進行掙扎

候,那裏的牆壁還是濕漬漬的土壤, 記得當年黛絲被安置在這個洞穴裏面 木支着,

還有幾個金屬的架子。

「這倒是一處很有用的地方,

四呎深

数 跟 多 多小心, 你連絡 江玉勸道: 百里香道:「咱們談的够多了 江玉南道: 小妹告辟了,有機會,我會再 「姑娘,在下還有一事請 「我會酌情决定。

江玉南道:「下馬集三鳳閣下,三鳳 百里香道: 「請說吧。」

係如 姑娘,加上一個鳳媽媽,和幽靈夫人的關 何?

的親信……」 百里香道。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 「聽說這些人都是幽靈夫

> 她們 江玉南也不隱瞞,說明了整個經過之 和你談些什麼?」

你要

麼?」 鎖的武林上,我們都要付出一些犧牲, 的臉上, 百里香聽完之後, 緩緩說道:「江兄,在這烟封霧 雙目深注在江玉內 對

不通,現在,咱們只好改一改了

三鳳和鳳媽媽,也都不是男人,美人計行

要,

百里香道。「可惜幽靈夫人是女的

以姑娘之美,此計大可行得。」

有經驗。」

百里香道:「這種事,

經驗並不太重

奧,我有些聽不懂弦外之音。 江玉南皺皺眉頭, 道:「姑娘說的太

深

老的計謀,叫作美人計 百里香笑一笑道:「江兄,有 \_ 個古

施捨出

江玉南打量了百里 香一陣, 道。 一嗯

了,她不願意再孤伶伶一個人住在鬧市裏 反正現在比爾和她的兩名兒子已經離開她 公司登記了 免得觸景傷情 個星期前, ,希望購置一 一間鄉村的屋子,

5

頭的職員就這樣的對她說過。 並不便宜。 地產公司裏面的一 「郊區的屋子的確是理想的居所 個塗了體香膏的紳士派 「不過價錢 ,

錢的 她現在住着那所房子也可以賣得不少 「這個不成問題。」黛絲說

。但她記得當時每一個星期六,她就得替那是佐治王朝時代形式的,表面非常光澤來却是四平八正的,另一幅是一扇大門, 居所嗎?黛絲看着那些圖片便笑起來。 幅圖片是印着一隻弓形的窻子,但本 紅莓街這一間鄉村屋子眞的是理想的 · 綠漆的大門,洗抹 至於那度寬闊的水門

十五號的示範章程寄來了。黛絲起床不久

的一個濃霧的早晨,紅莓街三

梯級?依舊原封不動,

櫃的,衣櫃的門,都雕了花 現在已經改了做浴室套房

壁燈則裝有制光裝置的 的松木餐具橱 改稱娛樂室了 然後是那間會客室 章程上面

發了霉的牆壁,便不寒而慄起來,每天晚 黛絲記起了那些冰冷的像油布般的 麼快便粗糙起來。

備

然章程上面的圖片

都是彩色精印

初時她還認不出這是她兒時的舊居,雖 身上仍舊穿着一襲褐紅色的天鵝絨晨樓

> 擦一次,難怪當時黛絲那雙幼嫩的手, 仍在那裏。但洗擦那度梯級,雖然用不着汀梯級?依舊原封不動,因爲難於改建, 拿赭石去打磨,但天天拿竹掃把去把它洗

臥室,髹了陰沉沉的棕色漆油的,不過這歇斯的里地大笑起來。那裏本來就是她的

黛絲看着那幅浴室套房的圖片,不覺

假鷹之說,難道 江兄就不能爲 江湖同道 亘古以來,那有這種計謀? 江玉南道:「姑娘,這件事:在下 百里香道。「佛家有捨身飼虎, 江玉南明白了,臉一熱,道: 百里香道:(「改成美男計… 一點情感麼?」 因爲難於改建, 「這個 割肉

信你會作得很好,不過,我担心倒是另一光明,又何在乎這一點外表的僞虛,我相

江玉南道:

「什麼事?」

百里香道:「聽說三位鳳姑娘,

都生

有這個經驗,不過,我相信不難學……」

神情變得很嚴肅,接道:「只要存

套虛情假意,

可以很快就學會,小妹也沒

百里香道··「但你够條件,至於那 江玉南道:「我也不會虛情假意。 重要的是條件和一套虛情假意。」

這

成蝕把米了。

江玉南道··「妳是說,三鳳能把我迷

反而被人家美人計給套住,那下叫偷鷄不 得花般模樣,我担心你沒有用成美男計

有趣。在那兩間睡房裏面,都裝了入牆衣她看着那些圖片,心裏便越來越覺得 ,而第三間房

給她的印象並不深刻 爐, 現在

容易,

百里香道:「江兄,這不是叫你值的

去談情說愛,是要你去騙人,只要騙得她

蓋在那快要凍僵的肩頭,睡在那寒冷的黑 她就只得一張粗糙而又潮濕的毛毡 「畜生是用不着禦寒的東西的 0 一這 淘氣。但慈祥的瑪薩姨母的所謂淘氣,就 是在進食的時候偶一不愼把刀叉跌落地上 發現地毯上面留有菜汁

眼淚的手抱着她的兩條腿。 的跟前,拉住她的裙子 於是她就在她這個唯一的親人瑪薩姨 「我不敢了,姨母,原諒我吧!」 或者用那指過

言猶在耳」

說這句話的就是瑪薩姨母!

親愛的瑪

雖然是一把四十年前的聲音,但黛絲却

喴 得久了,加上了她外散的溫度,就叫她差 種發霉的土壤的氣息,但是,她在邪裏躭 熟兒窒息起來, 起來了,最初她還不覺得怎樣的,只是一 至於那洞穴裏面的氣味, 於是她不能不直着嗓門叫 現在黛絲記

生的女孩子,

樣說的,沒有溫暖,

也沒有父母, 瑪薩姨母

也沒有

憐的孩子!」

當時是這

現在怎麼樣呢?在那地產經紀如簧之舌中

黛絲忽然想到了一

個洞穴。

這個洞穴

曾經大力讚揚過的,說已經把它改了做

酒窟,因爲它就在飯廳的附近。

黛絲不覺又捧腹大笑起來,好一個洞

天她就替教堂縫製那些籌欵的絨布襟花, 薩姨母。她的名字還是取材自聖經的。每

母便從她垂危的妹妹手裏,接過了一個私

「視如己出

能需要一個人帮手,於是親愛的瑪薩姨

因 師 了一個晚上。不過,那次是她自己犯錯,試過一次,黛絲便給關在那個穴裏過 的 爲她偷了那兩塊用來在星期日招待莊牧 糕餅吃了 便給關在那個穴裏過

糕餅 她便給禁錮在那洞穴裏十四小時。 候,這位虔誠的教徒差點兒氣昏了。於是 孜的說出:。「請先用茶吧,我到厨房去拿 。」然後才發現食橱裏空空如也的時 這麼一來。當瑪薩姨母 對莊牧師喜孜

她已經陷入半昏迷狀態,有點瘋瘋癲癲了 姨母的高床暖枕上的女孩子怎麼會凍壞 找來一位醫生,但醫生却懷疑那個躺在 害得仁慈的瑪薩姨母幾乎魂飛魄散,馬 第二天,當那扇機關門給人打開時 於是立即叫來一部救護車。

肺部 便不大健康的 這才診斷出她已害了肺炎 本來她的

她便 有再給安置

> 她的姨母着實是個心地慈祥的女人 在那洞穴裏面了 而她也天眞無邪地覺得 0

她的愛心去對待別人了 她厭惡,於是她停止關心別人,也不再用越來越覺得瑪薩姨母對她的那份愛心,叫 都决定儘快離開這個冷酷無情和極權的女 但是,當她越來越成長的時候 於是她的丈夫比爾和他們的兩個兒子 ,她就

人了 聲叫着。 你毁掉了我一生的 「瑪薩姨母 0 仁慈的瑪薩姨母, 黛絲不由自主的厲 是

她立即拿起電話

出了要買紅莓街三十五號的時候 經紀公司的職員喘着氣問 「你要不要去看看那屋子?」 那地產

叫 這可能是瑪薩姨母口渴, 喊;黛絲聽到了却無動於衷地笑了笑 當她放下電話時, 客房裏傳來了 問她要茶水 0

送到政府醫院去的…… 瑪薩姨母不願意再留在那裏, 地方安置她?爲什麼不親自照顧她 看看她有什麼轉變?不然,他們便把她 個星期,安老院打來一個電話,說 照顧她一個月間絲黛可有

去了 哈哈地大笑起來 黛絲記起了安老院那個電話,不覺又 現在把她送到政府醫院

她囁嚅着說: 的居所了 「親愛的瑪薩姨母 「我已經替你找到 你用不着担心 一處理

百里香笑一笑,

道:「小妹的意思是

最好你把她們迷住……

江玉南歎息一聲,接道:

「這個

住?

這個…… 子之中, 知執大義,不拘小節 百里香道。 不能不用點手段。 「不用這個 ,處在這個黯淡的 , 那 個了, 日

這個手段如何一個用法呢? 江玉南苦笑一下,道:「用點手段

人對女人,還有什麼不好對付呢?」 江玉南道:「唉!姑娘,這件事說來 百里香道 其實作起來,只怕就不容易了? 「你是男人, 她是女人

相信就行

姑娘對你如何? 江玉南道: 我才有着力難勝任的感覺 百里香沉吟了一陣, 「就是因為要作假, 道:「那位三鳳 0 要騙

深之感 江玉南道: 「忽冷忽熱,頗有難測

上動了情,有個十分本領,無法用出 來。」 無法用出三分

白 我只好自己去想了。」 江玉南道: 「看來,妳也無法說得明

百里香說道:「人家本來就沒有經驗 我很快就會

有經驗了,我也要磨練自己。 笑一笑,接道:「不過, 百里香道:「接近男人,然後,讓他 江玉南道: 「妳要如何磨練自己?

們拜倒在我的石榴裙下,聽我之命,爲我

效力。 自己的色相誘人,要人情甘效命,那實是江玉南道:「哼!一個女人,如若以 如若以

等而下之的身份了 百里香微微一笑,道。 「怎麼?不行

江玉南歎一口氣,道:

誰也勉强不得。」 百里香望着江玉南的背影 轉過身子,大步而 去 心中泛起

了 股凄凉。 這兩個年輕的男女,雖然都是極具才 但他們對江湖上事情 却是瞭

(完)

的責任 解不多 江玉南神情肅然的回到了古廟之中, 担負起了這麼一個重大

閻五和金長久,都已等得十分焦急。

閻五輕輕吁一口氣,道·「江少俠·

江玉南道:「在下正在徬徨無主,不

出來,大家研商一下。一 金長久道:「江少俠,可否把詳情說

話的經過。 江玉南點點頭,說出了百里香一番談

閻五皺皺眉頭,說道:「看來這法子

**已是很難解說的事了,何况,還想說服** 閻五道:「丐帮中長老會議,是一件 江玉南道:「閻前輩有何高見? 咱們如若驟然間闖了進去

命麼?。」 此,說不服丐帮中人,豈不是逼得雙方搏 田榮接道:一閻前輩,咱們的處境如

家却比咱們更高了一招。」 大的傷亡,咱們也計還在自作聰明,但 把咱們當作殺手看待,逼咱們和丐帮動手 ,站不論這一戰的勝負如何?都難免有很 勢而言,已很明顯,那黑谷谷主,只是 金長久輕輕咳了一聲,道:「就目下

對他而言,這生意划算得很。 只是在利用一個敵人,去打另一個敵人 高泰道··「這話不錯,那黑谷谷主

江公子,顯然對方是棋高一着,我們鐵劍 假扮曲樂山的譚綸突然接口說道••「

> 的犠牲,丐帮如若再步後塵,那可是一樁 門已在閣下的巧言許諾之下,付出了很大

利用收來的一批人手,對付另一批高手, 如何?下面還有武當、少林等九大門派 金長久道:「就算收服丐帮中人又能

而言,倒可以兵不血双的征服了江湖。」 他們真正的實力却是絲毫無損,這對他們 實在不可信任。」 閻五道·「對!江少俠,百里香那Y

江玉南沉吟了一陣,道:「那麼,諸

位覺着應該如何呢? 這一下問得全場一楞, 人人都覺得,

不出新的辦法。 百里香的辦法不好,但應該如何?却又提 沉默延長了足足有一刻工夫之後,江

意思,是不是咱們應該回頭來對付幽靈夫 玉南才輕輕吁了一口氣,說道:「諸位的

閻五道:「好像這樣子才對。」

死。 已經中了毒,她們隨時可以掌握咱們的生 金長久說道。「最大的困難是咱們都

閻五道:「大丈夫生而何歡,死無何

如何才能有補大局。 江玉南道:「這不是生死的事,而是

不是很熟識麼? 金長久道:「閻兄,你和丐帮帮主,

叫化子一向很看重,想不到,我……」 閻五道:-「慚愧,慚愧,因帮主對老 金長久道:「閻兄,現在不是自責自

咎的時間了,久聞丐帮帮主是一位足智多

口?

同小可,非得說個明白才行

汀玉南道:「好極了,閻前輩和周帮

算一個,至於其他的人,我看要江少俠决 但他也算是要飯的,和周帮主也認識,也 非去不可,小叫化子雖然不是丐帮中人, 丁玉南道・「這要閻前輩决定了。」

主决定了。」 個人,曲樂山也算一個,還有一位由金塘

雄出少年, 英雄。」 聽說丐帮周帮主,很喜歡少年

之後,在下希望還是金前輩去的好?」 在下少不更事,經過了這一次黑谷的搏殺

們五個人去。」 ,還是全體同往,只是見丐帮帮主時, 江玉南道:「好! 咱們五個人去!」

閻五輕輕咳了一聲,道:「慢着,

謀的人,此事何不和他商量一下?」 閻五嘆氣道·「這叫老叫化子如何開

高泰道: 「你不說,我說,這件事非

主既很熟識,說話就方便多了。 閻五道:「好吧!

閻五道:「人數不能太多, 江少俠是

江玉南說道:「閻前輩,我們去幾個

金長久笑一笑道:「田少俠去吧!英

田樂笑一笑道:「金前輩,你去吧!

語聲一頓,接道·「不過,咱們去的時候

一聲狡詐,

·咱們去幾個人?

江玉南問道:「老前輩你覺得應該如

閻五道:「最多四五個人。

丁玉南道:「閻前輩、高兄和兄弟三

金長久道:「這個麼?老夫就只好僧

咱

起立刻搏鬥,那時間,再想解釋,就很難 件事,不是這麼個作法。」

閻五道:「丐帮的長老會議,是丐帮 江主南道:「老前輩的意思?」

我們輕易侵入,必會引

立刻行動的樣子,我想幽靈夫人還不太放 心我們。」 你還是帶着這些人,而且,還要裝作一副 閻五道:「我和小叫化子先去一趟

江玉南道:「好,就依老前輩的吩咐

叫化和小叫化子先走一步。 江玉南也展開了一番部署,派出曲一 閻五微微一笑,道:「你們準備,老

百丈內可以藏人的地方,果然,找着了一 龍,帶着四個鐵劍門弟子,巡視了古廟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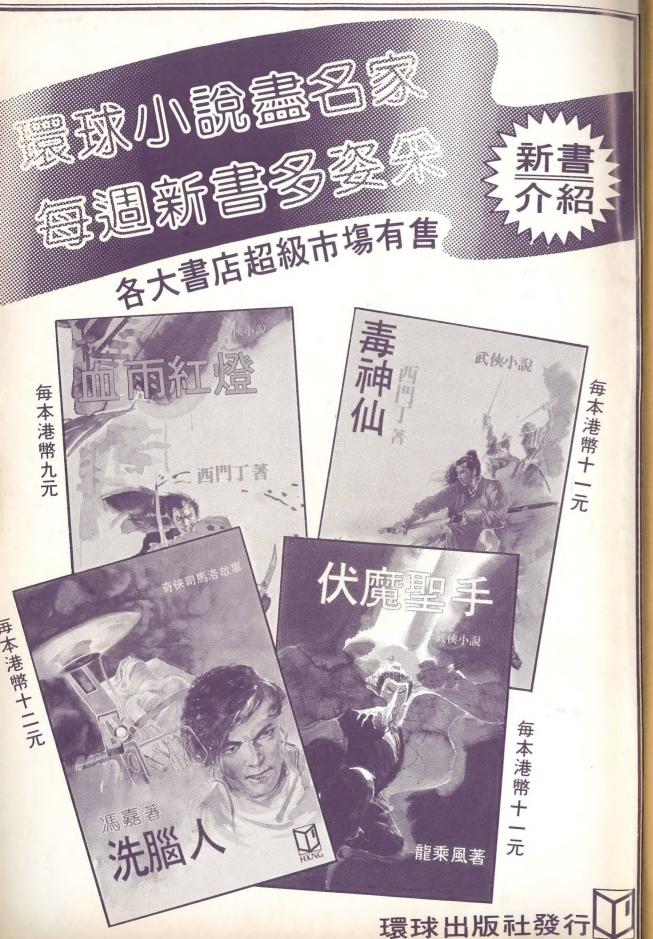
她藏在古廟外,三十丈處一片深草叢 是三鳳閣中的三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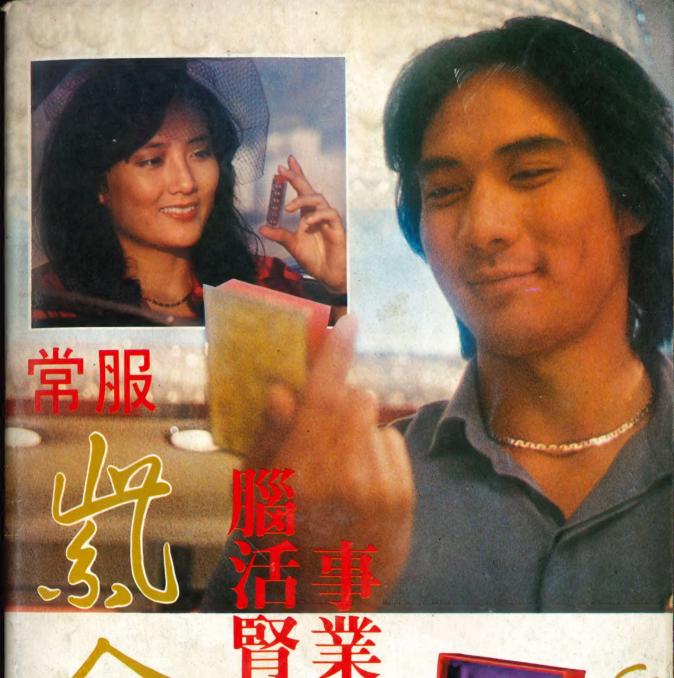
龍帶她去見江玉南。 三鳳沒有沒抗,也沒有辯解,只要曲 但被曲一龍找了出來

眼看是三鳳姑娘,江玉南心中暗罵了 曲一龍只好帶她進入古廟。 臉上却堆滿了笑容,迎了上來

說道:「原來是三鳳姑娘,請入廂房坐 廂房中一桌, 一椅,和一張木榻。

(未完・十六)





5.70



9

各大藥房有售